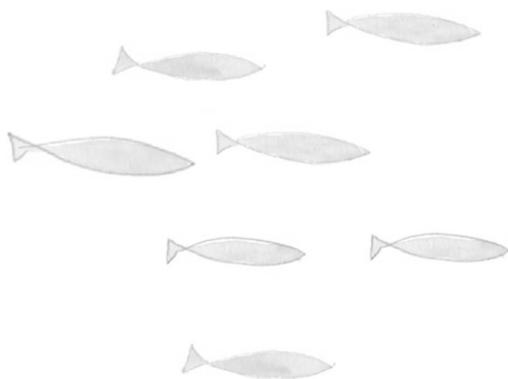


2015  
|  
YEAR

# 鍾肇政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桃園市立圖書館 出版



# 長大河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 桃園市立圖書館  
規劃執行：🎓 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 目錄

市長序 -----	005
局長序 -----	007

### 短篇小說

首獎 蔡宜汎   迴游 -----	010
評語 (王聰威) -----	031
貳獎 黃暉婷   地下社會 -----	032
評語 (王聰威) -----	053
參獎 蔡明翰   世代 -----	054
評語 (應鳳凰) -----	072
參獎 盧誌明   殘刺 -----	074
評語 (李喬) -----	092
佳作 林金玉   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 -----	094
評語 (陳萬益) -----	116
佳作 莊華堂   風流鬼 -----	118
評語 (彭瑞金) -----	139
佳作 許雅雯   遺忘的時光 -----	140
評語 (應鳳凰) -----	155
短篇小說   評審紀實 -----	156

### 報導文學

首獎 翁建道   林元枝談話筆錄 -----	166
評語 (楊翠) -----	192
貳獎 黃奕潔   回家的路 -----	194

	評語 ( 陳 列 ) -----	217
參獎	林惠珍   這些人·那些人——八塊厝的故事 -----	218
	評語 ( 林培雅 ) -----	240
佳作	陳宏銘   遇到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 -----	242
	評語 ( 王家祥 ) -----	264
佳作	湯松霖   移民家族血淚歷程 -----	266
	評語 ( 陳 板 ) -----	291
佳作	張捷明   回家 -----	292
	評語 ( 陳 板 ) -----	325
報導文學	評審紀實 -----	326

### 新詩

首獎	曾元耀   溯溪 -----	342
	評語 ( 李敏勇 ) -----	345
貳獎	翁繪棻   讓路給夢的出口 -----	346
	評語 ( 鄭焜明、江文瑜 ) -----	349
參獎	陳利成   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 -----	350
	評語 ( 吳 晟 ) -----	353
佳作	楊智傑   《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 -----	354
	評語 ( 江文瑜 ) -----	358
佳作	夏婉雲   父親的陂塘 -----	360
	評語 ( 吳 晟 ) -----	365
佳作	劉曙彰   航向天堂 -----	366
	評語 ( 鄭焜明 ) -----	369
新詩	評審紀實 -----	370

## 童話

首獎	吳高勝   送禮接班人	382
	評語 (馮輝岳)	391
貳獎	吳佳穎   馴獸師	392
	評語 (傅林統)	400
參獎	張任雄   尋找星星的詩人	402
	評語 (邱各容、趙天儀)	410
佳作	鍾鐵鈞   萬頭牲	412
	評語 (鄭清文)	421
佳作	施綉好   慢慢爬樹	422
	評語 (邱各容)	431
佳作	陳佩萱   盡情畫吧·蠟筆小白	432
	評語 (傅林統)	441
童話	評審紀實	442

## 市長序

我在選舉期間提出兩個重要文化政見，一個是要成立「鄧兩賢臺灣音樂紀念館」，另一個就是要設立「鍾肇政文學獎」。

鍾老以文學為畢生志業，至今已創作兩千萬字、書信往來超過兩百萬字，開創臺灣大河小說的先河，用長篇著作表達臺灣人在歷史跟精神上的際遇，寫作出《濁流三部曲》等值得收藏流傳的大作。他同時也是一個社會運動者，在當時的客家運動中，提倡新的客家人作為「客家認同」，希望客家人不只要保存語言和文化，更要以身為客家人為榮。

新團隊上任後，我特別責成文化局以鍾肇政為名辦理文學獎。除了向鍾老一生為文學奉獻的精神致敬外，也是表達對鍾老一輩子為臺灣文學樹立的典範，為後進的臺灣文學創作者開拓一畝良田。因此，桃園文學獎能以鍾肇政為名，是我們桃園人最值得驕傲的一件大事。

為了傳承桃園這份文學瑰寶，我請文化局將本次文學獎評審的紀錄集結成冊，記錄當代的時代文學潮流，也希望這個文學獎能夠成為桃園的特色，甚至是臺灣的特色，讓網路世代也能夠透過小說、詩歌的創作和閱讀來重新認識文學、喜歡文學。

這次投稿十分踴躍，作品件數有 737 件，題材豐富，頗受評審委員的讚賞。同時我們也推動「大河長流：2015 鍾肇政文學獎」系列活動，從實地參訪的文學小旅行、文壇菁英指導的報導文學營、將文學帶入桃園市民生活中的文學沙龍及深入高中校園的巡迴講座，系列活動也累積了 2,700 人的參與，實地讓文學種子重新播灑到每一個角落。

非常高興這次得獎作品集的付梓，同時恭喜得獎人，以及評審和主辦單位的辛勞，協力創作出屬於桃園的在地文學。

桃園市長 鄭文燦

## 局長序

文學是透過寫作，將思想經由想像、感性與饒富趣味的文字幻化成為書面表現的藝術展演模式。文學獎的辦理，使有志寫作的人得到動力，喜歡文學的人讀到好的作品，進而培養創作人才與提升文學寫作品質，以好的作品吸引讀者，鼓勵閱讀風氣，培養藝文關懷，是我們文化局的使命。

2015年桃園市文學獎，我們採用桃園人引以為傲的作家鍾肇政為名，希望將其文學精神予以發揚光大。鍾肇政是臺灣文壇的長青樹，一生致力於文學創作，著作等身，在文學運動及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亦不遺餘力，是文學界的典範亦為文化界的國之至寶。他從年輕時代，也是臺灣文學最艱困的時代即致力於推動臺灣文學，書寫臺灣，成為文壇重要領導者。設立鍾肇政文學獎，為的就是能傳承其對臺灣文學、臺灣文化付出的精神，尤其，期許藉由獎勵作家寫作，希望能為桃園、為臺灣培育更多創作者。

本作品集為「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結，內含小說、報導文學、新詩、童話等4種文類，祈願本作品之出版，能為臺灣文學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開創臺灣文學承先啟後的新局，同時透過文學，凝聚社會大眾對桃園的文化認同。

值此得獎作品出版前夕，也要謝謝參與本年度鍾肇政文學獎系列活動演講、授課、評審的專家學者，以及參與活動、投稿的所有愛好文學的鄉親朋友，因為你們的參與，讓活動更顯豐富與圓滿。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短篇小說  
得獎作品

## 短篇小說 | 首獎 | 回游

蔡宜汎



簡介

政大中文不合格博士生，電影幕後門外漢工作者。叛逃學院，混跡邊緣，著迷於工人農民流浪漢對活著的專注。從十幾歲開始寫，只為避免自己溺死。這是第一次參加全國性文學獎，因每次作品付印前就想，這種東西也值得浪費樹的生命嗎？便打消念頭。

這次投稿，忽然想被看見，也想證明自己除了會擔心付不起房租外，還會點其他的什麼吧。

### 得獎感言

「喂，沒有朋友嗎？」如果你在這裡獨自舉杯，一定會被埋怨，喝酒，就要邀請大家一同分享。這裡的人們冬天圍坐烤火，夏天家家門口擺著桌子。〈回游〉寫的港口部落的故事，沒有那塊土地、那群人，就沒有這篇小說，那裡曾修補我的靈魂，也令我為他們流淚，所以這個獎是港口村阿美族人的，我只是把那樣的生命寫下來而已。寫這篇小說，我放棄了所有慣性的思考、語言和技法，要赤裸直接伏貼於敘事者「我」，召喚出那稚拙生澀的語氣來落實書寫，對我而言很困難，越寫便越在真實面前節節敗退，原生之美終究難以被文字馴服拘束，僅能以虔誠之心，點滴祭之。感謝島嶼上每個與土地共生的美麗靈魂，始終覺得那才是真正與我最親的人。

# 洄游

## 1

異常安靜的下午，靜到連榕樹的影子悄悄移動都發出聲響。這是一個座落在山坡上的臨太平洋部落，一年中也沒幾天有這般攝人的寧靜，聽不見風、浪，四月初原該糾纏不休的陰雨也不知躲到哪，連最富生活經驗的老人都被瞌睡征服，對大自然鬆懈下來。

已經十多分鐘了，部落裡一間水泥平房傳出斷斷續續的爭執，伴隨著準備器具的聲音。陽光灌醉所有人，但隨著爭執的昂揚，整個部落的耳朵都清醒了。老人撒部一意整理出海的裝備，而老婆巴奈跟在他身後反對，在一般情況下，過不了十分鐘，老人便會放棄出海，不然就是巴奈安靜下來替老人準備出海需要的水、Tulung（糯米糰）等，畢竟兩人已有半世紀的相處默契。然而在這個大家都被壓住的下午，雙方下定決心一意孤行，最後撒部甩上木板門走出，巴奈幾乎同時從門內衝出來，她拉著他：

「不要去吧，都喝了酒！」

「那麼一點點哪算喝！等我抓飛魚回來吃吧。」說著就要去牽機車。

「危險阿！為何要讓我擔心？就算你抓一百條我也不吃！」

那些原本豎著的耳朵，一一打了窗、推開了門。

「怎麼，今天老婆特別餓，一定要出海？」隔壁的說。

「當他的老婆不會餓肚子，哪像你天天賴在家。」隔壁的老婆抱怨著。

老人一反常態的跟周遭的親戚打招呼，甚至還一一握手道別，

後來聽人說，他的手很冰涼呢。反常的下午，反常的舉動倒是顯得理所當然。他握手的力度很鄭重，口中仍叨念：

「家裡那個還擔心呢，誰知道我喝了酒反而頭腦清楚。」

「等一下，我也要出海！」

撒部的表弟這時也從隔壁巷跑出來。

表弟的老婆不情願的跟出來，手上拿著裝著水罐和

Tulung 的袋子。

「一整年也沒看你出海過，跟人家起什麼鬨啦。」

當然，兩個頭髮半白的老人並沒有發覺眼前等著他們的是什麼，如果知道的話也不會有說有笑的騎著機車往部落附近的石梯港去了。巴奈想起那天的海，刺得人眼睛發藍，不過真奇怪，的確沒什麼浪阿，這時連她也斥責自己多心的預感。

## 2

計程車停在台 11 線旁的老榕樹下，這時已經是凌晨的三點二十七分，在都市工作讓我對時間變得敏感，每個大片的白晝黑夜都出現了刻痕。走下車時手臂還殘留網綁布匹的酸澀，從這裡一路往上走到家門口，只要短短的兩百公尺，山坡上是陷入深深睡眠的部落，我不願計程車的引擎駛入族人的夢鄉，也是私心還需要這兩百公尺的期盼。

凌晨十二點人還在桃園，剛結束染布工廠的夜班。我在白板上畫著同事阿宇搞笑的樣子，誇張她又做了什麼糗事，這是每天下班後的消遣。畫好後，我等著她走進來，正想修改幾筆，卻發現剛才誤把奇異筆當成白板筆。趁著筆劃還沒乾透，使勁擦掉了阿宇的半張臉，心裡開始擔心如果擦不乾淨會被一早來上班的主管罵。就在這時，接到了大哥從家裡打來的電話，這麼晚了，要講什麼呢？

大哥只講了兩句話。掛上電話後，我用盡全身力氣又擦掉了半個阿宇的身體，就感到已經不行了。阿宇走進來，我告訴她：

「可以幫我擦掉這個嗎？我有事要趕回家一趟，拜託妳幫我請假。」

「阿成你還好嗎？你在哭欸。」

「是嗎？」我摸了摸臉頰，還真的有淚。

於是我留下吃驚的阿宇，和半個白板上的阿宇，搭上計程車，在暗夜中一路從桃園奔馳到了花蓮和臺東的交界處，我的家鄉，Makotaay<sup>1</sup>。車資總共八千三百五十元，差不多是我一個多禮拜的工資。

從村口的大榕樹，走到家大概只要三分鐘，但我卻走了很久很久，從來沒有這麼久過。小時候身體很差，常常半夜發高燒，爸媽就騎著摩托車載我到鄰鎮的診所，想辦法敲開醫生的門，求他看病。那是身體離爸媽最近的記憶，我們三貼，我就夾在他們中間，可以聽到風聲、浪聲、爸爸胸腔裡的心跳聲，有力、沉穩，非常規律。那時候 Mama（爸爸）潛水射魚抓到的龍蝦，都只給我一個人吃，說因為體質虛弱，要補。大哥和二哥擠在餐桌旁流口水的樣子，我都還清楚記得。

往家裡走去，心裡不停祈求，家裡的燈不要是亮的、不要是亮的，只要燈暗了，就表示一切如常，虛驚一場，家人按照日月的交替吐息。走過巷口的雜貨舖、部落舉辦祭典的廣場，經過舅舅、叔父的平房。風中有淡淡的鹹味，我的身體告訴我回來了，回到了這個誕生它的子宮，每一步都踩著記憶的波紋，我被推動著、拍打著，腳上雖然還穿著球鞋，但腳心已經感受到很多話語，斷斷續續，回

---

<sup>1</sup> 即港口部落，是東海岸最古老的阿美族部落之一。位於花蓮縣豐濱鄉，在花蓮和臺東的交界處，擁有秀姑巒溪出海口（cepo'）開闊壯麗的景象和豐富的自然生態。至今港口部落的原住民雖受觀光產業衝擊，卻仍致力於延續原本的祭儀文化和傳統生活。

到我的血液裡。

我停下腳步，失去了前進的勇氣。

家裡的燈還亮著。

打開家門，迎接我的是 Ina（媽媽）和姊妹們的哭聲。

### 3

天亮了，海天收起日出前的七彩幻象，深藍裡躍出一抹金黃，搖盪在灰冷的視覺裡。Makotaay 的年輕人已經度過第三個無眠的夜。

站在單面山<sup>2</sup>上，向遠洋眺望，天空陰沉著飄雨。這就是爸爸和表叔漁船出事的地點，船的殘骸已經打撈上岸，那一定是非常強烈的撞擊，一片片木板解體、破碎，在浪裡浮沉如同遊魂。父親在他上千次出海捕魚的航線中誤觸礁岩，是不可思議的，更何況那晚風平浪靜。唯一可以解釋的是那間民宿。這十幾年來石梯坪一帶多了許多漢人經營的民宿，他們向政府收購土地<sup>3</sup>，蓋起那些高大、華美的房子，像外國電影中的別墅，這樣的房子是超出我們審美標準的，只知道他們肯定非常有錢吧。只是從前那隨著海浪綿延數公里的金黃色稻浪就這麼消失了。聽說一些回鄉的族人重新向政府爭取這些世代代屬於阿美族的土地，然而政府裡的那些人卻說我們

---

<sup>2</sup> 石梯坪著名的海蝕地形之一，遠觀是平緩傾斜的巨大坡地，靠海的一側則以險峭直落之姿插入海水中，這一帶觸目皆是海蝕平臺、海蝕溝、海蝕崖、珊瑚礁群、穴壺等寶貴的自然地形，1987 年被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將石梯坪規畫為「休閒遊憩區」，對港口聚落居民造成無法預期的生活衝擊。

<sup>3</sup> 原本屬於港口部落居民的私有土地，卻被政府部門惡意變更為公有土地，並且販售給來此地做生意的業者。以下摘自港口部落土自救會網站：「位在東海岸並且登錄為國家級文化資產的豐濱鄉港口部落，卻因多年前鄉公所的行政疏失、惡意移撥給東管處，讓賴以為生的私有地一夕之間竟變成公有地，與土地密切相關的文化也成為肉票！部落族人二十多年來不斷向公部門上書陳情，卻始終為東管處、豐濱鄉公所及花蓮縣政府互踢的皮球！……」

擁有土地的證明已經被另外的一群人弄丟了。於是別墅也只是越來越多而已。

我們聽到土地的哭聲，部落的老人家常這麼說。

在單面山前方的這棟別墅，是這裡經營規模最大的民宿。它在近期新增了一種設施，燈會規律明滅、明滅的閃爍，那樣的亮度，足以吸引黑夜中的許多旅客。我想像父親在平靜如酣睡的海上，直將船駛往燈塔的明滅、明滅裡，卻發生了身體難以承受的巨大撞擊，這怎麼可能呢？在他這麼熟悉的海域裡，燈塔一向是指往回家的路阿。

我趕到的凌晨，整個村落的青年階級<sup>4</sup>已經聚集在海邊，包括在外工作的哥哥、弟弟都回來尋找父親。按照洋流的方向推斷，單面山以南最有可能找到父親和叔父。mama-no-kapah<sup>5</sup>將人力密集部屬於單面山以南近五公里的海域，年輕人分配好便輪番潛水尋找，每個海域幾乎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海水中搜救。單面山以北，則由我和家人輪守。大概每隔一公里就有部落的青年在岸邊紮營，方便夜晚搜救時稍作歇息。在濃厚的夜幕裡，可以看到綿延數公里的海岸都有頭燈閃爍，每一個頭燈都代表一個部落年輕靈魂的勇於承擔，比銀河更加璀璨。

身為在海邊長大的孩子，我知道在找的只不過是爸爸的身體。那天凌晨十二點聽大哥在電話中說：

「Mama（爸爸）出港捕魚，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

<sup>4</sup> 港口部落的「男子年齡組織」主要分為老年組（約 45 歲以上）與青年組（約 16-45 歲）。老年組有如部落的智庫，於必要時提供建議，青年組則分為「八大年齡階級」，各有其不同的職責與其所屬的職稱，共同守護部落，尤其在祭典期間，嚴格執行紀律，年齡階級的運作更加顯現。（摘自網頁「土地與浪花」）

<sup>5</sup> 港口部落八大青年階級之首。「負責管理、領導所有的青年階級。推動與決策部落公共事務。老人或頭目的意見也都要靠 mama-no-kapah 宣佈，因此 mama-no-kapah 是部落中最有權力的階級，統領所有的人、事、物。」（摘自網頁「土地與浪花」）

這樣一句話，代表的就是凶多吉少。海用她的奶水哺育族人數百年，同時也在浪裡收走許多血骨。然而，就算只是爸爸的身體，也必須一直找、一直找，直到找到為止。只要親人的身體還泡在海裡，家人是絕不回家的。

現在已經過了漢人所說的黃金七十二小時，搜救的直升機不飛了。海巡署的人以這幾天氣溫驟降、飄雨、海況差為由，根本連腳也不碰水，他們三兩聚在一旁，抱著手臂，站在岸邊觀看，一副「好冷」的樣子。我盡量不去看他們，那種好像在看戲的態度讓我的心裡泛起嫌惡的波瀾，無法平靜。

已經不是能夠分心的時候了，時間一點一滴流逝，必須將意志磨練成一條細細的鋼索，準確而踏實的走過去，找到父親。可能已是在另一個世界的父親。這三天一直待在礁岩岸旁，除了每天回家沖澡半小時，和偶爾在岸上的帳篷中補眠，我一直是撐大雙眼，不漏看每個岩石的縫隙，來來回回，不停的找。不只我，大哥、二哥和弟弟，還有全部落的年輕人都如此。常看到以前的同學濕淋淋上岸，我們會一起烤火、抽菸，大家已經累到無法用言語去問好或安慰，但這些互助的行動卻是最真實的，我的心裡有深海也填不滿的感謝。

輪到我下海，防寒衣緊緊包裹著身體，戴上蛙鏡和呼吸管，我從較易於攀爬的礁岩垂直爬下，接觸到冰冷的海水，身體本能的緊縮起來，我讓四肢在海水中緩慢舒展，調節著呼吸，放鬆軀體，讓自己適應寒冷。陰雨的海面下一片灰藍，能見度低，我朝事先選好的海域游去，那邊有個巨大的海溝，海流忽左忽右的吹拂我。就像前兩天一樣，一旦身體開始游動，便有許多黑影掠過眼前，如果仔細去區辨那是否父親的身體，很快便會失去方向。然而，不看牠們是困難的，族人從小就熟習潛水射魚的技巧，只要潛入海底，那世

世代代流淌的獵人血液就會自動鎖定最好的目標。一隻大如臉盆的白毛<sup>6</sup>游過我面前，用牠彈珠般的眼睛輕蔑的看了我一眼，或許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如果手上有魚槍就好了，清晨的魚經過一夜睡眠，身體還留在夢中，是最好抓的。在這個天氣裡，白毛很適合配高粱……我趕緊搖了搖頭，試著去想父親。

國小前的我一直有夢遊症，那並不只是無意識的遊走，而是會哭喊、衝撞，並力大無窮的推人、打人。擔心我出意外，爸爸總是在全家入睡後，守在房間門口。夢遊的我會在夜半衝出房門，叫喊著沒人聽得懂的話，彷彿換上中年男子的嗓音。當時壯年的爸爸，一個人並沒辦法壓制失控的我，會叫醒大哥、二哥幫忙，往往要三個孔武有力的成年男子，才能完全制伏住孩童的我。然而，我對童年的夢遊記憶幾乎是零，都是長大後聽家人談起，才發覺自己是很讓父母費心的孩子。在我有記憶以後，爸爸就很少與我談話，他一直比較喜歡小我一歲的弟弟，他們都是那種太陽般健康坦誠又熱情的人，就算是陌生人也會很快被他們的和煦打動。小時候我講話會結巴，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畫畫，不跟任何人互動，就算是家人。其實即使到現在，我說話前也要反覆想過，在心裡練習許多遍，才能順利講出口。於是常眼睜睜站在人生的重要關卡前，沉默著。只要開口就能改變什麼，但我不，彷彿被詛咒的沉默，一直跟隨著我。

小夏，我們交往了兩年多，她是工廠裡縫布的女工。一開始吸引我注意的是她白皙靈巧的雙手，快速穿梭在布匹間，打結、縫紉、折疊，折疊、縫紉、打結，在純白未染的布料裡飛舞著，融化在布匹裡，好像她的手天生只為做這件事。在我們後來的生活中也證明，她的手的確非常聰明，無聲化進我的身體裡，就像影子理解身體的每個部件，按準了我的欲望律動。有次部落的同學們來找我，我們

---

<sup>6</sup> 一種分布於臺灣東北部至墾丁礁岩岸的魚種，活躍於冬季，於夏季時北遷。

一起去檳榔灘的卡拉 OK 唱歌，她起身去上廁所時，同學問我說，欸，你們真的在一起？她長得好醜，跟你好不配。其實我一直沒有認真注意過小夏的長相，也不知道原來她在別人眼裡是醜的。回家一起洗澡時，小夏問，我是不是真的很醜？洗頭的水沖進我耳朵裡，雖然我聽得一清二楚，卻裝作沒聽到，沒有回答。

「我爸媽說，原住民都在路邊睡覺欸」她笑著說，剛在一起時這只是我們之間的笑話，但感情認真起來的時候，就變成分開的理由。到最後，我都不肯去她家吃飯，因為我知道他們不可能把女兒嫁給原住民。分開後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守著手機，總覺得她會打給我，於是半夜常常驚醒，盯著手機黑黑的螢幕，只是希望聽到她的聲音，再聽一次也好。這樣過了兩個月，我用吉他寫了一首歌給她，用手機錄起來，傳給她，她卻沒有回，彷彿沒有看到聽到。我告訴自己結束了，不要再耽誤人家。後來聽其他女工說她到別的工廠上班，為了要避開我，阿宇告訴我，小夏說，你嫌她醜。

「有什麼話就講出來，不要怕東怕西的。」

爸爸總是這麼說，後來我們之間的交談真的只剩這一句。然而，越是這樣，我越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大概我永遠也無法成為他心目中那樣吧。我不夠好，這是心裡的聲音。

然而有一段記憶卻特別清晰。那時夢遊的我被爸爸抱著拍醒，醒來後大哭不止，汗和淚水濕透了爸爸汗衫的前襟。他拍著我的背，溫柔的問：「剛剛看到什麼？」我答：「一個很高的人、一個很矮的人，他們穿西裝，要帶我走。」這就是我對童年夢遊的所有記憶了，夢中情節已經忘記，醒來後爸爸懷中的溫度卻好像還留在皮膚上。

爸爸落海時到底在想什麼？什麼才是他最後看到的畫面？找到爸爸後，我一定要開口問他。

又一隻瞪視著我的大魚游過面前。

中午大家升了火，坐在一起烤火吃午飯，仍然一無所獲。部落耆老們帶來了兩顆大西瓜，我用雕刻刀刻上了父親的名字「撒部·卡力亭朋安」，再在另一顆西瓜上刻上表叔的名子「勒嘎·噶照」。一筆一劃，小心翼翼的刻，深怕刻得不好，神靈認不出來。因此每次下刀前，手就停在半空中思考，刻完後整條手臂好像變成彈簧般難以控制。

海浪在昂揚的地方有著世界上最淺的顏色。它拍打著兩顆西瓜，往南岸送去，接著便在距離出事地點約一公里處停下。這裡有三顆石頭的形狀很像爐灶，所以叫做masaparoray（爐灶）<sup>7</sup>，是祖先要提醒後輩部落裡的三個重要青年階級，必須團結合作，撐起整個部落的事務。這兩顆西瓜在這裡停下，偶爾碰撞，不停打轉，奇怪的是浪這麼大它們竟沒有分開。兩隻海鷗在上空盤旋，這裡是牠們用餐的潮間帶。masaparoray（爐灶）是這三天搜救部屬最密集的地方，部落的巫師、耆老和教會，都曾先後來到海邊為父親和表叔祈福，他們在儀式進行後都判斷兩人就在這片海域裡沉浮著。這裡日夜輪守潛水的年輕人卻說，海面下出現反常大量的大魚，卻沒有看到一絲我家人的蹤影。

Faki<sup>8</sup>說這是魚群的「障眼法」，牠們會遮蔽住你真正想找的東西，就像真理面前總是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折射，偏移你的心智。

天色漸漸暗下，內心像冬日枯黃的山黯淡，漸漸覺得找到父親已是不可能的。海那麼大，人多麼小。

「噤、噤！」

---

<sup>7</sup> 港口聚落沿岸皆有阿美族的古語名稱，包含在名稱裡的，是祖先與土地共有的故事與記憶。

<sup>8</sup> 長輩、叔伯的意思。

身旁火光亮了一瞬，大哥不知何時走到我身旁點菸，用唯一那隻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一起無聲的望著被黑暗吞沒的海洋。

大哥在機械工廠工作時，一隻手臂被齊根絞斷，整整兩個禮拜，他躺在林口的醫院，和死神拔河。他回到部落生活已經十年，海洋是寬容的，只有左手的大哥，捕的魚卻足以餵飽老婆孩子。其實我心裡很羨慕大哥，還有這些回家鄉討海的年輕人，在從小長大的海邊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只有這塊土地理解我們，並給予我們尊嚴。但如果我貿然回到鄉下，會被認為逃避工作，沒有出息吧。

我也點了菸，偷看一眼大哥稜角分明的側臉，出事前他是部落公認的俊美男人，其實現在也是，只是眼角落下太多滄桑的痕跡。大哥年長我許多，這樣看著他，好像看著爸爸。

「明天一早，去石梯港把爸爸的車騎回家吧。」說著大哥把菸頭踩熄。

## 5

這天天氣很好，彷彿前三天的陰雨只存在夢境，此刻在海底搜救的族人應該能夠充分被陽光照耀吧。在石梯港順利找到爸爸的摩托車，二十幾年的光陽豪邁 125，把手、坐墊已經嚴重磨損，左邊の後照鏡不知道什麼時候掉了。這是一臺缺乏保養的車，畢竟從這裡要騎一個多小時才能找到一間機車行，倒是以前常看爸爸買零件回來自己拆卸更換。將機車發動後，我並沒有馬上騎，聽著它斷續的喘息漸趨平穩規律，每個呼吸的顫抖中，都是父親戴著頭燈組裝零件的背影。

我跨騎上機車，想到父親騎車時的身姿，一百八十多公分高壯的他，好像騎的是一臺玩具車，那種不成比例就像他不是去捕魚，而是去遊戲。

機車的坐墊在前端已失去彈性，我的屁股彷彿陷入父親二十幾年的騎乘痕跡裡，風呼呼刮過臉邊、刮過腦海，很快騎到了部落，轉彎上山坡往家裡騎，還沒到家門口，我就後悔了。

老遠看到母親緊張又興奮的從門後衝出，也許花了五秒才辨認出騎在機車上的是我，她好像忽然矮了一截，萎頓下去。大姊在媽身後，責備說：「要去牽爸爸的車也不先跟我們講，你知道車聲從老遠傳來的時候，媽有多認真聽，多開心嗎？」

以前放學後關在房間裡的我，唯一期待的就是爸爸騎車回家的聲音。房間很靜，穿過喧鬧的客廳，穿過巷口喝酒的人們，穿過榕樹的搖盪聲，捕捉到夾雜在細沙般浪聲中的，就是爸爸摩托車越來越具體的引擎聲，常常在他經過巷口時，從問候談笑中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漁獲量多少，是不是有我愛吃的。這時肚子會咕嚕叫著，叫新鮮的魚趕快上桌。

其實這幾天我一直避免回家，怕面對媽媽、姊妹們期待的眼神。剛剛看到媽媽跑出來的樣子，讓我連澡也不想洗了，直接調頭騎著爸爸的車回海邊。我並沒有往南去族人最密集的地方，反而往北走，北邊的浪更大，礁岩地形更加崎嶇難行。我在礁岩上跳躍著，非常仔細尋找每個岩縫孔洞，即便只容一隻手臂插進的縫隙也不放過。慢慢的，太陽來到頭頂，我感到暈眩晃亮，彷彿太陽融化成汗水，浸泡著我，比海水更鹹。藏身在礁岩洞中的螃蟹一感受到我的腳步就驚慌亂竄，像是一種惡意的干擾，我不時用族語喝斥這些如同惡靈的螃蟹。想到小夏特別愛吃這些出沒在潮間帶的小螃蟹，「比大隻的甜。」她會邊吃邊說，不知道以後她漢人的老公會不會抓給她吃呢？爸爸大概不會在這裡吧，人的身體怎麼可能卡在這麼細小的岩縫中？但我堅持要這樣趴在礁岩上找了超過十公里，是一種心意，不想錯過找到爸爸的任何可能。

手機響了，「快過來 masaparoray 這裡，爸爸找到了。」大哥說。

礁岩岸一片璀璨，海洋一片璀璨，我試圖往南岸看去，卻什麼也看不到。烈日刺瞎我的雙眼，這瞎好像有溫度，是來勢洶湧的淚水。

騎著爸爸的車，沿著台 11 線，我和風在比快，一路往南岸狂飆，就只有這個短暫的時刻能夠專心的流淚，徹底的哭，把自己哭掉，內臟和喉嚨發出被擠壓過後的奇怪聲響，不像是我的，也不像是人的聲音，卻和爸爸的機車被逼到極致的瘋吼完全融合在一起。

## 6

爸爸和表叔是在 masaparoray 附近被找到的，兩人竟然是頭對頭漂浮在一起，如同兩個西瓜的預言。他們從出事地點像是約好，竟往南漂浮了近一公里也沒有分開。還有一點令人想不透，這塊海域明明有這麼多人輪番搜索了四個日夜，怎麼就是找不到呢？

找到爸爸的是他的以浪<sup>9</sup>安查，他們從小就是玩伴，Mama（爸爸）常說小時候兩人一起翹課，就躲在巷口的榕樹上，榕樹枝葉茂密，完美遮蓋住孩童的身軀，但在樹上一整天，沒有東西吃，就只好吃樹葉配鹽巴辣椒水，沒幾天，榕樹就光禿得再也藏不住他們了。

安查在花蓮市上班，Mama 出事我們只通知家人，所以他並不知道。昨晚他夢到自己在部落潛水，聽到 Mama 的聲音對他說：「安查，我好冷，為何你還不來找我？」他從夢中驚醒，一直到天亮還睡不著，就打電話到我家，才知道他的以浪出事了，立刻請假回部

---

<sup>9</sup> 相同年齡階層的男子，彼此互稱為「以浪」。通常「以浪」也代表彼此關係的親密，曾經一同成長，一起接受部落年齡階級的嚴格考驗，互相承擔著彼此生命中的苦與樂，不會缺席。

落幫忙。

彷彿爸爸是自願被安查找到的，安查著好裝下水後，馬上發覺並不對，立刻上岸轉往岩岸的另一個方向。他往挾帶暗潮的海溝游，一隻非常漂亮的藍色大鸚哥從他眼前游過，他的心搖盪了一下，馬上捏了捏自己的臉頰，告訴自己，不行，不能去抓，今天下海是為了找到以浪，不是為了抓魚。安查是出了名的射魚好手，真正的部落海王子，眼睛要不隨著大魚飄移，需要非常強大的決心。不超過十分鐘，他在海溝附近找到父親和表叔，他們頭對頭，雙手往前伸在海中漂著，幾乎是牽著手。

我趕到時，爸爸和表叔已經被漁網打撈上岸，媽媽和姊妹們在一旁哭泣，我反而哭不出來了，甚至也不敢看，畢竟已經泡了四天海水，要分清楚誰是誰都很困難。我不想記住這樣的父親，只好一直盯著他的腳底板看，他的腳底板，是白色的，完完全全被泡成浪花的白色。我撇開頭。

我心目中的父親，是在海浪中雕刻出結實的體魄，在海水深處的潛流洗滌出他灰白的頭髮，用海風鏤刻他臉上智慧的皺褶，終年的陽光將他的皮膚鍍上出海口黑色鵝卵石般的光澤。那才是我的父親。

「孩子，我沒辦法離開海洋，希望你們在都市能有穩定的生活，但經常回來看看吧，因為再不回來你們就要失去回家的路了。」去年Ilisin<sup>10</sup>回家時，爸爸這麼對我們說。

不知為何，難得的憂心並不像他。或許他看到孫子都已經不會

---

<sup>10</sup> 港口部落每年固定時間舉辦為期五天的年祭，「Ilisin(年祭)祭典是 Pangcah (邦查) 向天、地、大自然循環的敬禮，也是對祖靈的感恩，祭典主要由部落男子階層所舉行，祭典中的歌聲、鈴聲、特殊的舞步皆是與神靈溝通的媒介，能引領族人通往神靈的空間。第一天為(迎靈祭)，第二、三、四天為宴靈祭，第五天的送靈祭才有女子組參與。」(摘自網頁「土地與浪花」)

講族語，或許他看到女兒都冠上了夫姓<sup>11</sup>，或許他真的怕我們遺忘回家的路嗎？

Mama，這次換我們帶你回家了。

## 7

一年後，makuta'ay 的墓園掀起了新的流行，只要有過世的人，家屬便會想盡辦法在圍繞長眠者的磚牆上繪畫，如果家族裡沒有擅長繪畫的人，也會請部落裡有才能的人來幫忙美化墓園。於是幾年下來，港口村座落在山頭的墓園區被活潑的色彩占據，讓人只想到生，想不到死。這是怎麼開始的呢？一切都要從那晚的不速之客說起。

老人泡過四天海水的身體，回到家中的客廳，畢竟跟自然死亡不同，為了怕泡過水的身体加速腐壞，長出蛆蟲，當晚就由家人替他淨身更衣，放進租來的冷凍冰櫃中，在家中停放七日，等待下葬。

停棺的第二日，家人吃完飯後開始收拾碗盤，並將供奉老人吃的飯菜放在棺木前的小桌上。忽然一群約二十隻的飛蛾「列隊」飛進客廳，說列隊，因為牠們並不像一般的飛蛾爭先恐後去衝撞燈泡，而是有條理的呈隊伍狀態繞行，不，是繞飛。牠們先進了門，便在棺材的上方逡巡三圈，像在確認，或者說是相認、招呼，和告別，就像是老人生前的舊友。牠們飛舞的姿態輕盈，像海中失去重力的氣泡，成為一群時，卻變成一種莊嚴的表達，家人的進出聊天就這樣忽然靜止：點了的菸就夾在兩指間、洗碗的聽到呼喚便擦著手定格在門邊、在大人的輕聲喝斥下停止追跑的孩子們發著楞、剔牙的小指就這樣放在半張的嘴裡、嚼到一半的檳榔就鼓在臉頰裡。牠們

---

<sup>11</sup> 阿美族是母系社會，傳統的阿美族男性要入贅到女性的家中，用自己的勞力換取女方家長的認可。不過在大時代的變遷下，這項傳統幾乎消失，阿美族的女兒嫁給漢人以後大多冠上夫姓。

就這樣翩然優雅的飛完三圈，不慌不忙往門外飛去，逐漸隱沒在黑暗裡。人們回過頭，正想用語言來梳理這昆蟲界難以理解的聚會，才發現原來不是所有的蛾都飛走。

供奉父親的飯桌上還留有一隻嫩黃顏色的飛蛾，現在換牠斂翅不動，人們圍繞著牠議論。

「好……好美的黃色。」

「這好像不是蛾欸。」

「那是什麼？」

「adipangpang（蝴蝶）阿！你看牠的顏色。」

「不可能，adipangpang 晚上不飛，只有蛾飛。」

「牠翅膀是合起來的，蛾休息時是攤開翅膀的。」

「真的，牠的觸鬚也和蛾不一樣。」我把抽到一半的菸踩熄，很靠近的研究起來。

於是這隻黃粉蝶就這樣待在家裡了，牠整天都在我爸的棺材上休息，完全不飛，我們都很擔心牠的翅膀是否受傷。沒想到才吃完晚飯，大姊開始擺放供奉爸爸的飯菜，黃粉蝶就又开始飛舞了，牠很有規矩的繞著食物盤旋了三圈，便像葉子般飄飄落下，就停在桌上的飯碗旁。

隔天，牠又开始不安份了，大姊擺完飯菜後牠開始焦躁地竄上飛下，失去了規整的飛行軌跡，先飛到了桌邊，接著又滿屋子亂撞，大家漸漸被搞得心神不寧。

「怎麼了嗎？」

「看起來不滿意今天的菜阿。」

「會不會是每天都擺我們吃剩的晚餐，爸爸生氣了？」

「不可能，牠就是一隻蝴蝶。」最鐵齒的妹妹說。

大姊不聲不響走進廚房，裡面傳來一陣炒菜聲，過不久她端了

一盤地瓜葉出來，放在爸爸的桌上。到處亂撞的蝴蝶先是停到了大姊的肩膀上，地瓜葉擺好後便繞著桌子飛了三圈，穩穩落在飯菜旁。這幾天一直安靜坐在門邊的媽媽開口說了第一句話：「牠就是你們的爸爸。」語氣像是一種宣判，不容發問。

## 8

比起認定蝴蝶是爸爸，我們更開心的是媽媽終於肯說話了。在海邊大哭一場後，她就一直坐在門邊看海，好像爸爸只是出去捕魚，而不是停放在她身後的客廳。她長久向前傾，維持著等待的姿勢，好像已經風化成一座礁岩。我們問她話，她就望著前方，眼睛穿越了我們，在更遠的地方找到焦距，這讓大家感到不安。Ina（媽）忽然被掏空的樣子，讓家裡人盡量表現一切如常，沒有人提起父親，也沒有人表現哀傷。連大哥召集七個兄弟姊妹討論出殯細節，都要偷偷進行，我們在約定的時間溜出去討論，像深怕爸媽會竊聽密謀的孩子。

於是等待出殯的日子反而像過年，不，比過年熱鬧，每次農曆新年和年祭總是會有人沒辦法回來。難得兄弟姊妹齊聚，小小的家一下塞滿了人，很難想像我們曾經一起在這個屋簷下長大，長成如此不同的人，然後四散各地。家裡的男生，大哥、二哥、我和弟弟都遺傳了父親高大的體格，如果四個人一起待在客廳，馬上會有「裝不下」的感覺，只好拿著折疊桌和板凳在戶外的遮棚下或坐或站，一起抽菸或吃檳榔，也很少講話。小孩子不肯乖乖待在家裡，他們在部落裡找到玩伴，到處跑跳撒野，遠遠都能聽到尖叫聲，天塌下來也不妨礙他們玩樂。客廳和廚房變成大姊、二姊和妹妹的基地，她們聊著自己的老公和家務，我們也不好意思聽或插嘴。就這樣，跟家人好像又回到從小那樣親密而又疏離的陪伴，然而這風一般的

關係裡，卻締結著牢不可破的同心協力。我們很有默契的一字也不提爸爸的死，我們流著同樣的血液讓我們很痛，卻又更怕痛。

小時候也是在四月吧，大哥常帶我們去抓麻雀，山坡旁的檳榔樹上會有鳥巢，我們待在樹下看，看到母鳥離巢大哥就爬上樹拿鳥巢。兄弟四人會圍著剛孵化出來的小鳥仔細觀察，挑出最早孵化羽毛最豐厚的那隻給大哥，再來給二哥挑，然後換我挑，最後是弟弟撿剩下的。帶回家後我們各自養各自的鳥，我們不像母鳥會抓蟲，只好拿生米給小鳥吃，過幾天，小鳥會開始陸續死亡，我們也習慣了小鳥長不大，常常放學回家，就發現自己做的小鳥窩已經被螞蟻攻佔。印象中只有一次我養的鳥成功長大，那天我放學回家，牠已經在房間裡飛了，但一飛又馬上掉下來。我把牠帶到門口，想要放牠走，那畫面卻讓我驚呆了，門外的樹上、屋簷上、電線桿上停滿了麻雀，至少有四十隻這麼多吧，那是我這輩子為一一次看到這麼多麻雀，大概都是被小鳥在房內的呼喚聲吸引來的。我把幼鳥捧在掌心上，往天空一拋，牠便開始飛，很稚拙的努力拍翅，畫過一個超長的拋物線，慢慢往下掉，掉到前面鄰居的房子前，我追過去看，鳥群早我一步呼嘯飛到落地的幼鳥旁，將牠圍在中心，繞成一個大圓圈，不停跳躍、拍翅，跳躍、拍翅，幼鳥奮力鼓動翅膀，經歷了幾次飛起、掉落之後，最後牠像提了一口氣，終於順利的平緩往上飛，飛入天空，鳥群們圍繞著牠，發出銳利的歡呼，一起在天空中旋轉。

很奇怪，那個像 *Ilisin* 的麻雀舞蹈，一直深深留在腦海裡。如同年幼時每年 *Ilisin* 的第一天凌晨，一定會被老頭目的「迎日歌」驚醒，那是呼喚部落散落各地的年輕人回家的聲音，即便潛入再深的睡眠中，都會被毫不留情的頭目歌聲打撈上岸，發覺天即將要亮，還沒有資格參加年祭的我，會摸黑起身，順著成年男性們互相的唱

和聲奔跑到廣場，看到父親、大哥和所有成年男子如同海浪拍打土地的舞蹈，所有人牽手圍成一個超級大圈，旋轉、跳躍，他們頭頂的老鷹羽毛在每次感謝祖靈的深深鞠躬裡，幾乎都要碰到了土地。

那個時候的我，真的好想趕快長大；長大以後，卻又開始害怕年祭，因為每次回來，心裡都更加抗拒再回去都市生活。

## 9

黃粉蝶抗議後，我們不再拿剩飯給爸爸吃，全家最早開動的是他，等黃粉蝶就座後，我們才動碗筷。爸爸吃飯的那張桌子，每餐一定會擺上他最愛的炒地瓜葉和口香糖，自從我國二他戒了香菸和檳榔，就離不開口香糖了。從蝴蝶華爾滋般美妙的迴旋和落下來看，爸爸應該很滿意吧。如果牠是爸爸的話。

沒想到意外卻發生在出殯的前一天晚上。

妹妹將剛炒好的地瓜葉，端上供桌，蝴蝶開始在飯菜上空繞飛，大家都著迷的看著，心想這是最後一次看牠仙氣靈動的舞姿了。我注意到在全家專注的屏息裡有人躡手躡腳前進，糟了，是那最皮的外甥。

「不要打！」與我的阻止同時發生的是「啪」一聲。

我們眼睜睜看著黃粉蝶從外甥的巴掌間落下，撞上了桌角，滾了兩圈跌落在地。大家驚叫著圍上前去看望「爸爸」。蝴蝶動了幾下翅膀奄奄一息「趴」在地上，大姊小心翼翼把牠捧到掌心，發覺牠右邊的翅膀折了，身體只能往左邊歪倒。幾乎同時，我們緊張的回過頭去看門口的媽媽，看到她沒什麼特別的反應，便鬆了一口氣。

「把牠放到供桌上吃飯，再把牠放到花架上吧。」

大哥試著提出解決方案，大家也紛紛點頭表示同意。門外傳來

外甥不甘心的哭聲，是妹妹把兒子拉出去就拿掃帚霹靂啪啦一陣打，這次連最疼外孫的母親都沒有開口阻止，她搖著頭嘆氣：「那是外公欸，你怎麼可以打……」外甥恐怕到現在也想不透大人們怎麼會為一隻蝴蝶跟他過不去吧。

隔天剛亮，葬儀社的人就來了，他們要先把冰櫃中的父親移到棺木中，才能出殯。我遲遲站在遮棚下不願進客廳，手裡拿著爸爸的照片，希望記住他美好的一面。比起死亡，我好像更不能接受死亡留下的東西，第一次發覺死不是把一個人完整的帶走，它留下和那人靈魂幾乎全然違背的身體和腐臭，我抗拒父親，或者是以後的自己，留下毫無意義的身體讓人擺弄。

客廳傳來一陣小小的騷動，我往門內看，原本昨晚被放到花籃上的蝴蝶，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到了冰櫃的邊緣，那是搬運爸爸的身體一定會壓到的位置。葬儀社的人聽家人說了蝴蝶的故事，也疑心那就是「爸爸」，並不敢出手去動牠。

大家正商量著該如何是好，妹妹走上前攤開手掌對蝴蝶說：「Mama，Mama，我們要把你搬出來下葬，如果你聽得到，可不可以飛到我的手上？」奇蹟發生了，話才說完，蝴蝶掙扎著撲著完好的左邊翅膀，歪斜的飛，或者說「跳」到妹妹的手掌心裡。所有人目瞪口呆，沒想到妹妹竟再次將蝴蝶放回原位，重覆剛才說過的話：「Mama，Mama，我們要把你搬出來下葬，如果你聽得到，可不可以飛到我的手上？」剛說完，蝴蝶又像第一次學飛般，撲跌進妹妹的手掌裡。

大家都笑了，在這樣的時刻裡，我們都為自己的笑感到不可思議。是不是連妹妹也相信了呢？童年時坐在房門口的爸爸，載我去看醫生的爸爸，逼著我講話的爸爸，總是在開玩笑的爸爸，跟我多麼不同的爸爸，藉著一隻蝴蝶來表達他最後的幽默，在應該最哀傷

的時刻裡，我清楚感受到他還在，幾乎聽到他的笑聲還守護著我們。

## 10

我的身旁放著好幾桶油漆，妹妹把雙掌攤開，伸到我面前。

「不對，你可以側一點向我嗎？」

「另外一邊。」

「左手再高一點。」

就這樣，我開始彩繪爸爸的墓園，一筆、一筆，又一筆。很仔細的畫著，顏色刷上磚牆，漸漸被吸收，濕的地方反射著光，一點一點乾透，變得凝固又安靜，好像所有的顏色都滲透到我心底。日落前，海灣和雲彩燎燒最後一絲艷麗時，我會放下刷子，重新看每天的進度，這時心臟裡有一塊黑黑、空空而又酸疼的地方，好像被揉散，又好像被永久釋放。

兩週以後，上山來為親人墓地拔除雜草的港口村居民，都嚇了一跳。山頭向著日出的地方，站著最近在船難中去世的老人，他站在自己的船頭，臉上掛著滿足的笑容，身後是一船滿載而歸的飛魚。太過於逼真，需要肉眼適應一下溫暖的色彩，才能辨認出那是墓地磚牆的彩繪。大部分的人會因為好奇繞到磚牆的另一面，一雙大而柔軟的女性雙手展示眼前，裡面捧著一隻折翼的黃色粉蝶。

很多人問，後來那隻蝴蝶呢？就在眾人好不容易把棺木弄出我家窄小的木板門時，一回頭，牠就已經不見了，好像從未存在過，只遺留下視覺底部那一抹調皮的嫩黃。

## 評語

王聰威

本次進入決賽的作品中有三篇以原住民題材書寫的作品引發了熱烈討論。本作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有穩紮穩打的格局，亦有其超越題材舊有印象之處。本作從乍聽父親意外死訊開始，即陷入人生的回憶之中，除寫父親之外亦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原住民身份與親族關係等等，是個企圖心頗為巨大的作品，然而寫來日常感十足，不會刻意堆砌原民知識或歷史哀傷。原住民題材過去所受注目之處，常探討漢原價值衝突或原民處境，至今則轉向強調原民力量與原民傳統價值觀的優越處，然而此作卻在小說中呈現了一個漢原自然混和的日常生活，既沒有憤恨怨懟，也沒有強烈批判，只有日常程度的淡淡憂心，這就是自然的生活方式。無論其葬儀形式，飛蟲如逝去祖先的形體迴返，並列提及舊曆年與傳統祭典等等，都可見漢文化與原民文化的混雜現象。全作情感真摯，文筆樸實，從年輕原住民眼中所見的不盡完美的世界，如此真實動人。

## 短篇小說 | 貳獎 | 地下社會

黃暉婷



簡介

1984 年生。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曾任大學職員、出版社編輯，現為新手人妻。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臺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大武山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它本來應該是一篇愛情故事，但我寫著寫著卻失控變成環境議題，甚至不留情面地批判政府。謝謝評審願意給這篇激烈的小說機會，讓它能被更多人看見。寫作一直都是孤獨的個人戰鬥，需要專注、意志力，和被理解的幸運。若是有人在閱讀時感到趣味、顫動，或是想起記憶摺縫中幽微的什麼，那將會是我最大的榮幸。

## 地下社會

她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旱鴨子的自己竟然會毫不掙扎、甚至帶著興奮的心情躺進河裡，感受水流從頭頂沖刷而過的強勁力道，顫抖著幾乎睜不開的眼皮，迷迷濛濛地看水花在睫毛上綻放。

河水的涼氣從皮膚全面入侵。現在她的背正抵著河床大小不一的卵石。她憋住呼吸，心臟因為水壓和高昂的緊張感激烈跳動。比起冰寒、凍骨這些體感上的刺激，水流對耳膜的震動似乎帶給她更大的不適，但狂喜的情緒又將一切淡化，她只感覺得到自己不受控制的心跳。

他也躺進河底了。那個年紀和她父親相仿的男人。她被他體重擠出的水流壓過。她好氣又好笑地轉過頭去看。他寬厚的肩膀露出水面，身體朝著她的方向，眼神無比濕潤。

（妳聽。）

他用口型說出這句話。側著身，撥開河底的卵石，把耳朵貼近河床。之前他曾說，在河道底下，另一層疏鬆的地層裡，會有一條平行的伏流跟隨地表的河水同時並進，穿過樹根、平原、水田、橋墩，最後流進深沉的大海。那是暗河，每條河流都擁有的祕密影子，暗自運作的地下社會。他們就是為了聽暗河流動的幽微聲音，才躺進河底的。

她被他古怪的表情逗笑。大量氣泡從她鼻孔冒出。她提醒自己憋氣，模仿他的動作，將注意力集中在微微漲痛的耳膜，仔細聆聽河流底下不可見的能量波動。

（聽見了嗎？）

她閉上眼睛，把耳朵再靠近河底一些，手掌也貼上平坦的河床。

除了水滴和水滴凝聚、碰撞石頭而後碎裂、沖刷過身體的微小聲波之外，地表下，還有一股低沉、深遠、不明顯的律動，正隱隱撞擊著其上的河道，緩慢地，自成步調地潛行。她睜開雙眼，驚喜地看著也有同樣神情的他。

暗河。一座隱密的地下社會。她聽見了。



小沁懶散地打了個哈欠，連忙低下頭，假裝在分類新到的公文。她抹掉眼角不由自主溢出的淚水，若是被愛找她麻煩的組長看見，肯定又會招來一頓責罵。

公所瀰漫著一股無所事事的渾沌感。她旁邊那個即將退休的雇員正展開第三份報紙，用放大鏡讀起已經過時的新聞；左後方的大姊午休一結束，就開始四處打電話聊天；坐在斜前方的替代役男，或許是因為青澀，或者身分，只敢微微彎曲脖子，用眼角餘光偷瞄大腿上的手機訊息。小地方的公家單位，就像皮膚表層輕微卻礙眼的微血管瘤，一旦破裂增生，便會留下阻礙流血液動的紅痣，難以剝除，也無法恢復。

閒適的公所突然走入一位民眾。是個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他捧著一箱貨物，局促地左顧右盼。沒有人搭理，也沒有人詢問他的來歷。小沁抬起頭，恰巧和他視線相接。「我雷電快遞。」他彷彿發現唯一的救生浮板，用眼神急切地抓住小沁。

小沁一時之間無法理解他的意思。「是 DM 廠商嗎？」男人點點頭，沒扣上的安全帽跟著上下晃動。他輕薄紅潤、沾著口水的嘴唇看起來非常眼熟。還有鏡片後微微凸出、有點渾濁的眼睛。小沁站起身，從座位走出來，推敲這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在記憶中搜尋可能的相遇片段。

「你之前是不是也送過聯保科技？我好像有看過你。」小沁終於想起來了。在前公司當總務小姐時，這位大哥曾經從她手中取走零件和模型。

他不明所以地搔搔頭。「可能吧，妳說的那間公司在哪一區？我們快遞員都跑來跑去的。」

小沁簡短說明了當時的情境。男人記得那間破落的小公司，卻想不起那時櫃檯小姐的模樣，只好故作爽朗地笑了幾聲，掩飾自己的尷尬和歉意。小沁簽收的時候，注意到他的包包背帶上纏著一面反核四的旗幟。她會心一笑。前幾個禮拜她才剛在遊行市集買了一模一樣的反核旗，就掛在房間牆上。

「你們公司允許你們這樣表態嗎？」小沁交回簽收單，指了指那面鮮明的立場。

「為什麼不行？」他將簽收本放回包包，拉上拉鍊，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人，我反核，這有什麼不能說的？倒是你們這些公務員，不要領了政府的錢就腦死了。就算當上縣長、部長還是行政院長，別只想著擁抱財團大腿，不要忘記你們本質上還是人。」

小沁詫異地看著他，趕緊回頭望向她那群老朽的同事。幸好，他們都與世隔絕地潛伏在自己的小宇宙裡，沒有任何反應；好鬥的組長也正好去茶水間，不在座位上。她回過頭來，對眼前這個直率的中年男子湧起親切又新鮮的好感。「大哥你真有趣。」

「我姓陳，叫陳泰川，別人都叫我大川哥，妳要叫我大仁哥也行，反正我也是人。」他幽默地說。「小姐怎麼稱呼？」

「這邊的同事都稱呼我劉小姐，不過你叫我小沁就好了。」

「小沁，這名字聽起來涼涼的。」大川哥靦腆地別開視線，又迅速看了小沁一眼。「我記得了。」

他黝黑的臉上透露出若有似無的潮紅。短促且制式地道謝後，

他便轉身走出公所，跨上摩托車，頭也不回地騎走。

難聞的機車廢氣在門口遲遲無法消散。小沁捧著那一箱包裹站在原地，想著偶遇的或然率和緣分的不可預期性。她愉快地走回到座位，清點廠商送來的政宣數量。呆板的文字圖樣在她撥動的手指間快速飛過，她的視線卻全被殘留在視網膜上那個羞澀的影像給占據。縱使組長故意繞至她身邊，刻薄地斥責她摸魚，她也彷彿沒聽見，兀自沉浸在命運奇妙的暗示裡。



就像一隻透明的手在牽引、擺弄一樣。小沁掛好安全帽，鎖上摩托車，走向人群奚落的集中處時，一眼就望見了那道混雜在年輕人中，有些格格不入的寬闊身影。

「大川哥？」她帶著八成的把握走近他身邊，期待映上的眼簾是那張歷經風霜、熟悉的臉。大川哥轉向聲音來源，先是略微遲疑地看著她，隨即露出驚奇的神情。「小……涼妹？」

「小沁啦。」

「哎呀，老了，記性不好。」大川哥拍了拍自己戴著鴨舌帽的腦袋，「妳也來淨川嗎？」

小沁點點頭。她發現大川哥渾濁的眼裡又浮現靦腆的笑意，心情不由得漾起一陣輕輕的震顫。兩人有默契地將視線一同投向旁邊那條豐盛的河流。這是境內最具指標性的河川，發源地和出海口都在同樣的行政轄區，自然而然成了當地居民情感依賴的重要存在。他們現在站的位置，剛好是接近中游的範圍，幸運地還保有最後一絲活潑的野性。流過不遠的行道橋後，河流就會進入建築和人口稠密的市區，被高聳的提防驅逐開來，馴化成公園旁毫無生命力的孱弱背景。

小沁偷偷回瞄大川哥深刻的眼尾，還有嘴角隱隱上揚的線條。她陷入一陣愉悅的暈眩和不可置信之中。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在訊息量爆炸的臉書上，大川哥竟然也會看到同一則消息，報名淨川的一日志工。她知道他反核，卻沒想到他對其他環境議題也懷抱濃厚的興趣，更具有親身投入的體力。他不是只剩一張嘴的可悲中年男人，他的熱情依然能帶動他的身體。

主辦者點完名後，發給他們一人一件青蛙裝、防水手套和鐵夾，這都是無法參與者捐贈的善物。他們套上自己預先準備的雨鞋，捲起衣袖，等候主辦者為他們隨機分組。小沁和大川哥站得近，自然被安排成一起行動的伙伴。她跟在拿著用以集中垃圾的麻布袋的大川哥身後，踩穩河底濕滑的石頭，一步一步涉入河水中。陽光照得水波閃閃發亮。即使隔著青蛙裝，河水低涼的溫度還是滲透了進來，讓皮膚揚起一陣不適應的寒顫。

他們先從河面顯而易見的漂流物開始撿起。寶特瓶。拖鞋。曬衣架。藥袋。文件夾。破損的籃球。口罩。洩氣的腳踏車輪胎。甚至還有老舊的婚紗照和驗孕棒，上面還清楚立著兩條宣示性的紫色平行線。

「塑膠袋怎麼這麼多啊？」大川哥一一夾起卡在岸石和水草之間的垃圾，倒出裡頭的河水，丟入逐漸沉重的麻布袋。

「不是很多人說總統是水母嗎？我看他根本就是塑膠袋。水母雖然沒有腦，至少還是海龜和曼波魚的食物，在生態系中怎麼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塑膠袋就真的是萬年禍害了，不僅自然環境消化不掉，還會害海洋生物誤食，造成痛苦和死亡，這不正跟我們英明的九趴總統一樣嗎？不要再抹黑水母了，婉君應該幫總統正名為塑膠袋才對啊。」

小沁被他一番滑稽的言論惹得哈哈大笑。「你根本就是 PTT 鄉

民吧。」

「啊，抱歉，罵到你們公務員的主子了。」大川哥逗趣的表情充滿說不出的喜感。

「其實我不是公務員啦，只是一般約聘人員而已。」

「喔？那妳後臺一定很硬。該不會是將軍的女兒？」

「沒有後臺，只是剛好人事主任是我同學的小叔。噓。」

「果然有背景，你們這些權貴。」

她假裝生氣地拍打大川哥的手臂。他的肌肉已顯得鬆垂，但柔軟的觸感卻讓人安心。小沁的手不自覺地停留其上。大川哥沒有拒絕，也沒有暗示性地抵抗。他們維持著輕微的肢體碰觸，心思逐漸從河裡的垃圾轉移到漫談：綠能開發、不正義的社會政策、黑箱經濟、理想和現實……。關於時事，大川哥總是能熟稔地運用時下年輕人的流行語彙，講出深具黑色幽默的道理。他並不像他的年紀那麼老氣、保守，濁黃的眼神卻又隱含一種深邃的滄桑風韻。而且大部分的價值觀，都和小沁非常接近。

他們就這樣一路聊天、撿垃圾。或許是亢奮，或許是口渴，或許是反覆彎腰和起身，或許是青蛙裝不透風，使得暑氣緊緊滯留在皮膚表層，小沁覺得身體越來越燥熱，意識也一點一點慢慢遠離。她挺直身子，仰頭看天空。陽光的重量讓她有些招架不住。她突然感到一陣暈眩。抵擋不住河水沖刷，腿一軟，朝大川哥的方向傾倒而去。

大川哥趕緊接住她。她的身體發燙，沒有出汗，應該是中暑了。主辦者在遠一點的區段，其他志工也專注於河中的廢棄物，沒發現他們的異樣。大川哥扶著小沁的腰，幫助她緩緩上岸。他們走向最近的一棵樹。大川哥讓小沁坐下來，覆蓋在林蔭薄薄的陰影下。他脫掉鴨舌帽，戴在小沁頭上。「我流了很多汗，有點臭喔。」

一股類似腐木的濃烈氣味沉降而來。嗅覺雖然變得遲鈍，但小沁並不討厭這個味道。她看著模糊的大川哥，有氣無力地說了聲謝謝，赫然發現他赤裸的頭頂有一片異常明亮的光禿。他寬幅的額頭毫無遮攔地往後延伸，暴露出脆弱的頭皮，正中央一丁點稀疏、危弱的寒毛都沒有，甚至連隱含希望的毛囊也全數死去，只有耳朵上方籠罩著夾雜白絲、不相襯的厚重髮帶。這是她第一次看見沒有帽子遮掩的大川哥。原來他有地中海禿。一時之間，他整個人的氣質變得猥瑣起來。

大川哥注意到小沁留滯的視線，開玩笑地說：「禿頭又不是什麼罕見疾病，妳也看得太用力了吧。」

小沁趕緊收回自己失禮的目光，低下頭。她從沒這麼近距離看過男人無毛髮覆蓋的頭皮。她不是惡意的，只是好奇。

「妳爸沒有禿頭喔？那他一定沒有男人味，我是因為男性賀爾蒙太多才這樣啦。」大川哥爽朗地自嘲。他走近河邊，伸手舀起一掌河水，淋在自己光禿禿的頭頂，抹了抹，露出涼爽的舒適表情。

「啊，真想就這樣直接喝，可惜河水有腥味和細菌。如果是底下的暗河，就可以生飲了。」

「暗河？」小沁第一次聽到這個新鮮的名詞。

「對啊，河道下方的含水層會形成一條伏流，經石頭過濾後水質非常乾淨，比河水還要澄澈，就像麥飯石泉水的道理，是一座沒有人知道、清新的地下社會。」

小沁循著大川哥的描述開始想像，舌根分泌出甜甜的唾液。她想再問更多，譬如暗河將流去哪裡、暴雨是否會讓它失控、要怎麼進入這座地下社會……。這時卻響起尖銳的哨音。淨川時間終了。志工們拖著裝滿垃圾的麻布袋，以主辦者為中心緩緩集合。小沁跟在大川哥身後，軟弱的雙腿還沒完全恢復力氣，她仰頭撐起身體，

不由自主望向他裸露的頭皮。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看久了，那片舒坦的禿頭竟讓小沁湧起不可思議的放心感。就像看著一隻無毛的初生幼獸，她有一股想要撫摸的母性衝動。

志工們檢視彼此收集的垃圾，票選出數量最多和最難清除的種類，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棄物。幾個外向的志工接著分享淨川心得，主辦者做個激勵人心的正向總結，大家歸還用具後，活動便結束了。

他們一起走向停車場。小沁在自己的摩托車旁停下來。大川哥發現她的停頓，也跟著停下腳步。「可以嗎？有辦法自己騎車回家嗎？」小沁對他點點頭。她知道他正等著她歸還那頂暫借的鴨舌帽。她把帽子從頭上取下。帽緣內浸濕了一圈顏色略深的汗水。她的頭髮被帽型壓出一條明顯的痕跡，上面混雜著味道濃重的汗液。那是兩種氣味混合過的複雜騷臭。淡淡的她毛孔的熱氣，還有他頭皮黏膩的油脂碎屑。

「帽子……」小沁抬頭看大川哥，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她鼓起勇氣，把鴨舌帽緊緊壓在自己疾速起伏的胸口，「給我你的手機號碼，我洗乾淨再還給你。」



這一定是命運之神耐人尋味的玩笑。早晨一睜開眼，小沁便慌張張從枕頭下摸出手機，查看通訊軟體的收件夾。沒有新通知。她昨晚睡前傳出的訊息顯示已讀，可是對方沒有回覆。

和大川哥交換通訊帳號後，小沁就無法不在意隨時可能跳出的訊息，一直出現手機震動和螢幕亮起的錯覺，於是頻頻低頭查看，反覆溫習沒有更新的對話紀錄。她焦躁地嘆一口氣，從床上起身，握著發燙的手機，走向擺好早餐的餐桌。

父親早就在那裡了。她僅剩的家人。媽媽前年過世後，這個家只剩她和父親兩人孤單地支撐。她把苜蓿芽和荷包蛋夾進吐司中，淋上鮮豔的番茄醬。一向寡言的父親忽然開口問：「妳咁是有男朋友了？」

小沁被父親突如其來的問題嚇得愣住，番茄醬也因此失控滴到桌面。她起身拿抹布擦拭餐桌。腦中第一個浮現的，竟是大川哥的身影。

「噯啊，你哪會按呢問？」

「我看妳最近不是笑頭笑臉，就是咁哪佇想啥，攔一直佇耍手機仔。」

小沁臉紅了起來。她慌忙否認。父親點點頭，沒有再追問，繼續喝著手中的麥片。她望著眼前正經的父親。一板一眼。拘謹。內向。不會開玩笑。給人一種難以親近、遙遠的距離感。小沁想，父親是不是少了什麼？幽默？自信？人生歷練帶來的餘裕？如果他也禿頭的話，會不會更容易讓人有好感？和她同年的其他女孩，會用什麼樣的眼光看父親？

而她又用什麼眼光看那個和父親同樣年紀的男人？幾次面對面的相處，她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樂和悸動，這是以往和年輕男孩互動未曾有的經驗。但大川哥從來沒有提過自己的家庭，他有幾個小孩、妻子幾歲、是怎樣的人……，他們的話題總圍繞在紛亂的時局上，或是講些機智俏皮的雙關語。以他的年齡，一定多少有幾個家人。只是小沁不知道，如果了解他家人的面貌和個性，自己撲朔渾沌的感情會不會明朗一點。理智，會不會清醒一點。

想著想著，小沁的心情莫名沮喪了起來。她好像迷失在混亂的情感激流中，失去人生的定錨點。當初之所以選擇沒有前途的公所約聘職，當個收發公文的低階雇員，是為了把握絕對不會延遲的下

班時間，投入更多環境守護和社會運動，但她的心思卻不知不覺沉入河中，無法自拔地往下陷。她腦袋裡一直有個聲音，警告她抓緊岸邊的石頭，從深淵中爬上來。可是她沒有力氣。她放任自己隨波逐流。

騎車。上班。進入死氣沉沉的辦公室，無趣的一天又開始了。小沁看著桌上成堆的公文和信件，目光不自覺移向那隻安靜的手機。沒有動靜。沒有被驚擾的訊號。或許試著一天不要聯絡。小沁深深吸一口氣想。不要主動踩踏水花，安靜地站在水中，等待水流自然變化。說不定激昂的亂流過去，她就能從河裡走出來了。

才剛打開電腦，左後方的大姊突然急促地走到小沁身邊，拿著一份標示最速件的逾期公文，哀求擔任收發窗口的她幫忙處理。「我工作太忙了，都忘記這份要回給 DM 廠商的函。妳不是有機車？騎車幫我送一下啦，不然我考績被打丙就慘了。」

小沁猶豫地看著她，又轉頭看了看組長。他正凌厲地瞪著小沁。她嘆了口氣，沒有文官資格的雇員想在公務體系生存一點也不輕鬆。如果她親自外出送文，一定會被組長狠狠地記上曠職；若她拒絕協助大姊，肯定會被告狀到長官那裡，成為不續聘的強力理由。無論她怎麼做，勢必都得背負莫須有的黑鍋。

她閃過一個自私的解決方式。大腦理性地抵抗這個念頭，手指卻迫不及待地撥打快遞公司的電話號碼。她說服自己這是為了工作，並不是因為個人無法堅持的私慾。她緊張地報上自己的單位和地址。掛上話筒前，小沁突然像著魔一樣克制不住衝動，脫口問對方：「請問能由陳泰川先生來取件嗎？」

「不好意思，我們都是看外務的位置機動調派，無法指定送貨員。」聽筒傳來冰冷的解釋。小沁放回話筒，臉頰灼熱發燙。她看向寂靜的手機，伸手解開螢幕鎖，進入排在最前端的聊天紀錄。她

好想傳什麼訊息給大川哥。就算是貼圖也好，她想要他關注自己的存在。

她還是心一橫，咬牙關上手機螢幕。距離今天結束還有十五個小時。她必須堅守為自己設下的承諾，否則只會陷入越來越討厭自己的焦灼情緒。她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一旦意識到時間的限制，分秒就變得無比緩慢。小沁看了看電腦螢幕下方的小時鐘。十分鐘過去了。她包裝好幾十份函文，繕打完寄件明細，也接了兩通電話，怎麼才過十分鐘而已？

突然有個龐大的黑影落下她的桌面。「快遞收件。」她抬起頭，還沒時間疑惑那道似曾相識的聲音，就看見那張占據她心頭、總在不經意間浮現腦海的臉。

「你怎麼會來？」小沁訝異地看著他，心中滿是無法壓抑的驚喜。

「我們公司說有權貴指名要我服務，我哪敢不從啊。」大川哥靠著她的座位隔板，安全帽扣環依然鬆脫得晃啊晃的。

小沁將那份急迫的公函交給他，「還有這個。」她從包包裡拿出那頂洗乾淨的鴨舌帽。他的味道幾乎消失，需要貼著鼻子才聞得見。她一直隨身攜帶這頂帽子，把它當成類似信物的東西，多少也有點像是他不在時的替代品。還給他，好像有什麼流動的感覺就要終止了。小沁哀傷地握著帽子，遲遲無法遞出去。

「這不急，等妳買到喜歡的帽子再還我吧。」大川哥似乎看出她眼裡的不捨，體貼地為她解圍。「今晚有空嗎？河濱公園新的夜市要開張了，聽說有從日本請來的小吃攤，十點還會放煙火，要不要一起去？」

她驚訝地看著他。這是她幻想已久的邀約。每天睡前，洗澡，還有生活靜止下來的空檔，她不止一次想過在緣分巧妙地掌控之外，

大川哥奪回見面的主導權，用一種輕描淡寫、不經意卻又堅決的方式，朝著困在情感洪流中、無法動彈的她，一點一點靠近。

她的眼底湧起一陣濕潤的情緒，但她沒辦法點頭或搖頭，只是傻傻地笑。她知道，她的表情已經代替她說出了答案。



小沁還處於甜美的暈眩。大川哥端著臭豆腐和珍珠奶茶走過來，拿出不鏽鋼吸管，插入飲料封口，移到她的面前。

「這是環保吸管，剛經過友善商店買的。」他拿起另一杯珍奶，重複同樣的舉動。見小沁沒有反應，點了點下巴，示意她享用。「快喝，吸管送給妳。」

他還準備了兩雙環保筷。小沁接過筷子，尖端嶄新沒有污漬，應該也是他特別為她添購。他對細節的注意比她更徹底、全面。小沁感動地看著眼前這個不起眼的中年男人。他今天沒有戴其他帽子，光禿的頭頂被夜市的燈光照得油潤，就像夜晚溫柔的月亮一樣讓人安心。她的心智頓時幼稚了起來。「我想撈金魚，」她用黏稠的聲音撒嬌：「等等吃完我們去撈金魚。」

她拉著大川哥射氣球、打彈珠，甚至坐上慢吞吞的小火車，和一群小孩一起繞軌道巡迴。她感到一股窒息的快樂。好久沒有這種心臟被猛烈撞擊、單純為小事發笑的興奮。她覺得自己像個沒有煩惱的小女孩。但她隨即又抽離地想，擦身而過的路人、小吃攤老闆、成群結夥的青少年……一般人會怎麼看待正並肩行走的她和大川哥？父女？親戚？鄰居？他們的輪廓並不相似，兩個人之間也沒有那種平淡無味的日常感，會有人認為他們是情侶嗎？

曖昧的念頭又疾速轉彎。她無法不去想像他背後的家庭。特別是他的妻子。那個從未自他口中現身的女人。她真實存在嗎？長什

麼模樣？愛嘮叨嗎？經過多年的婚姻，還會用崇拜的眼神看著他嗎？小沁沒有勇氣開口問他。她害怕聽到答案，卻又想知道答案。矛盾的心情激起她心中莫名的妒意。她覺得胸口變得好沉重。

他們慢慢散步到遠離夜市的河畔坐下。微弱的路燈一閃一滅，偶爾發出類似蟲子低頻的嗡鳴。水面上漂浮不少垃圾，河水也散發微微的腥味。他們不久前才在中游淨川，辛苦撿拾無人聞問的棄物，當時的努力早已被乏弱的公德心給抹滅。

「這下面也有一條暗河嗎？」小沁望著閃動波光的河面，想起之前他提過的神祕存在。

「有啊，就像河流的『芯』一樣。」大川哥撿起一顆石頭，拋出一道完美的弧線，擊中一個載浮載沉的塑膠杯。「無論河水量怎麼變化，被暴雨襲擊，土石流崩落，垃圾傾覆，甚至乾涸得只剩一根指節的深度，暗河都不會消失，默默潛藏在河道之下，繼續流動、前進，或是祕密地靜止下來，蓄養無人知曉的能量。那不是生態系，不會有魚、蝌蚪或其他微小的生命，也不是像宇宙那樣複雜的組成，而是單純、不滅的地下社會，獨自形成一股深刻的流律。」

大川哥又丟出一顆石頭。水花在河面上輕輕綻放。「不覺得就像人一樣嗎？每個人的內心其實都是一座地下社會，不管外在遭受多少折磨和傷害，底下還是有既堅韌又柔軟、流動的力量在支撐，有時還進一步成為人生方向的主導。譬如信念，意志，情感，或者是欲望。在經過思想、價值觀、個人判斷這些小石頭淨化後，那股力量又會因此變得更純粹、強大，讓生命能繼續朝著前方推動下去。」

小沁久久望著大川哥模糊的側臉。「聽起來好迷人，真想親眼看看。」她不知道大川哥那番話是否隱藏他擅長的雙關語，但她確實有。她不止好奇河道下神祕的伏流，還有他心中那座潛藏的地下社會。她的包包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震動。小沁拿出手機查看，螢

幕微微照亮她的臉。

「有門禁？」大川哥注意到她手機上顯現的時間。

「還好。我都這麼大了，我爸應該不會擔心。」她關上父親傳來提醒她早點回家的簡訊，把手機收進包包，不想這麼早就結束這個如夢的夜晚。

「一定會擔心的，女兒怎麼說都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嘛。」

他輕鬆的回應彷彿觸動關鍵性的按鈕。小沁突然轉頭問他：「那你有幾個情人？」

這是她最逼近他地下社會的一刻。她被自己魯莽的勇氣嚇了一跳，同時又因此受到鼓舞。時機到了。現在是真相大白最好的時候。她緊張地等著他的回覆。

大川哥嚥了一口口水，緩緩轉頭望向她。小沁心跳加速，耳鳴嗡嗡作響。她可以讀出那個柔軟又哀傷的眼神，但她還是想親耳聽見他說出答案。大川哥幾度輕啓嘴唇，又猶豫地閉上。他們僵持了好久。就在小沁以為還是無法觸及那座她最想探知的地下社會、沮喪地垂下眼睛時，他終於開口了——

但小沁聽不到聲音。煙火忽然在河畔另一側激烈地綻放。火藥炸裂的巨響蓋過了大川哥低沉的音頻。她看著他嘴型的變化，艱難地拼湊出可能的詞語。煙火還沒完沒了、長久地隆隆作響，他的嘴巴卻早一步停了下來。

◎◎◎

「妳想當我下輩子的女兒嗎？」

他應該是這麼說的。

小沁回想大川哥的口型，反覆推敲、組合出這句迂迴的話語。他真的是這麼說的嗎？燦爛絢麗的火花底下，他們凝望彼此波光閃

閃的眼神。緊繃的情感差一點就要衝破不明朗的氣氛，但沒有人成為打破界線的那一個。

後來她又跟他去了別的地方，很晚才回到家。她全身濕淋淋，頭髮和衣服不斷滴水。父親從房裡拿出一條毛巾，包裹住她因興奮和著寒而發抖的身體。「那麼晚哪會走去溪水耍？囡仔人真正嘸知危險。」他責備的聲音裡滿是擔憂。小沁擦拭臉上的水痕，擠壓出髮絲多餘的水分，安靜地看著父親拿來幾份報紙，塞進她濕透的鞋子。她不敢告訴父親，她剛從一座地下社會回來。

伏流的脈動還縈繞在她的耳際，跟著心跳一起震顫。閉上眼睛，她又看見了那一夜的情景。他濕潤的眼神。煙花。讓人安心的禿頭。河床卵石。氣泡。她全身肌膚好像又被河水的涼氣重重包圍。還有那雙溫暖粗糙的大手，重量依然壓在她的肩膀，沒有離開。

「劉小姐。」現實的聲音喚回沉浸在記憶裡的小沁。是組長。這個老花眼鏡總是重重壓著鼻尖、眼睛往上瞪的老頭。他將小沁前幾天提出的核銷申請單推至她面前，尖銳的紙緣差一點就要刺向她的眼球。「我們單位並沒有編列快遞費這種預算，所有文函都必須依照規定使用郵局掛號寄送，這筆單據無法核銷。」他加重語氣，一個字一個字刻薄地說：「請妳自行吸收。」

組長不客氣地將申請單丟到小沁桌上，瞪了她一眼，轉身走向座位。她的視線跟著他的身影往左後轉，看向那個完全不受責備的肇因者。大姊迴避她責難的眼神，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繼續磨她漂亮的指甲。小沁回過頭，悶悶地哼了一聲。她撕下申請單上的收據，想起它代表的意外和牽引，以及接連而來的所有發展，不禁又漾起甜蜜的笑意。她把收據仔細而工整地摺疊好，收進皮包夾層，拿出手機傳了訊息：「權貴被腦死人禁止叫快遞。哭哭。」

隔了一陣子，大川哥回傳一張豎起大拇指鼓勵的圖片。小沁有

點失落。如果可以，她更希望是摸頭的可愛貼圖。但這樣的話，她是不是反而變成他這輩子的女兒？

大川哥是有家庭的。他哀傷的眼神透露出妻子和小孩的存在，但他始終沒有說出口。在那樣欲言又止、緊繃、充滿歉意和暗示的氣氛裡，小沁決定不貿然戳破。她大概能想像一般中年男人的家庭生活，稱不上幸福，也絕非不快樂，就是單調乏味、沒有想再為此努力的欲望，自然而然變成一段無可奈何的依存關係。或許這就是大川哥無法說明的緣故。

知道大川哥如幽靈般模糊的家庭輪廓，小沁鬆了一口氣。她不用再痛苦地揣測他的背景。他的家人浮出地面，成為外顯的河流；她則轉而潛入地下，隱身為無人知曉、祕密的暗河。他下輩子的女兒。他的地下社會。

替代役男將新到的文件放在小沁桌上。她回過神來，對照電子系統的文號，依公文主旨分發給承辦的職員。防疫宣導。社區老人關懷計畫。徵文公告。閱讀推廣補助。都是些制式而空洞的通知。政府花了一大筆預算，大部分都浪費在這些無意義的空轉上。她無奈地嘆氣，注意到其中一份不尋常的公文，上面寫著：

「為遏止夏季暴雨造成溪流洪患，並讓民眾親近河川，發揚大河精神，促進觀光發展，市府決議將河道全面水泥化，保障戲水安全，以利民眾休憩。請 查照。」

小沁被這段冰冷卻暴力的文字給震懾住。她反覆讀了三次，頭皮發麻，趕緊抓起電話，打給公文上的承辦人員，想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電話接通了，但不是那個發文者，而是一無所知的職務代理人。

「承辦人休假，我不清楚。」電話另一頭不耐煩地說。小沁還想再追問，立刻被對方強勢地打斷。「承辦人明天上班妳再打來問。」

話筒傳來嘟嘟嘟的切斷音。她洩氣地掛上電話，看著殘忍的公文不知所措。小沁求救似的望了望四周。隔壁的同事正悠閒地喝茶。修完指甲的大姊大口啃著芭樂。替代役男扭了扭脖子，繼續低頭看大腿上的手機。他們每一個人都與驚慌的小沁全然無關。

滑鼠游標在螢幕上閃動。小沁看著電子公文系統，只剩那份公文還掛在線上。她閉著眼睛，眉頭緊皺，低下頭，怎樣都無法驅動僵硬的手指，按下接收鍵。



「政府竟然要將河道水泥化！（怒）」

她傳給大川哥的訊息顯示已讀，但沒有回覆。小沁悶悶不樂地把手機丟進包包。晚上七點。這種時間，大川哥應該已經下班回家了吧。

小沁騎車到上次淨川的地點，遇見當時的主辦者和幾位志工，正舉著臨時做的粗糙看板大聲抗議。現場只有零星的記者來採訪。小沁向志工打招呼，四處張望了一番。她期待的那個身影，沒有出現。

「政府對待環境的態度太誇張了，把生機蓬勃的河流變成死水溝，這是極度傲慢的人類中心主義。」主辦者憤慨地對著攝影機說。記者鼓勵性地點點頭，期望得到更多極端的意見。

小沁遠離鬧哄哄的群眾，獨自走向那條命運危急的河川。水流依舊撞擊著凸起的石頭和沿岸，發出清爽悅耳的聲音。她不由自主脫下鞋子，曲折地走進河石凹凸不平的冰涼溪水中，想坐下來，甚至躺進河底，像那個晚上一樣，感受暗河堅定的湧動。突然有一支麥克風伸到小沁面前。「小姐，妳是想用具體行動展示捍衛河流自由的決心嗎？請問妳怎麼看政府這項環境政策？」

巨大的鏡頭和刺眼的聚光燈不友善地打在她身上。小沁眯了眯眼，努力適應強光侵襲。她看見記者貪婪的眼神，還有其他志工等待的表情。吞了一口口水，她抬起頭看著攝影機，開始說話。



「垃圾政府！」

小沁被新聞中那個下半身浸泡在河中、頭髮濕漉漉、破口大罵的女人嚇了一跳。她差點認不得自己。

小沁難堪地別開頭。她明明還有其他清楚的闡述，媒體卻只剪輯最煽情的言論和影像，讓所有反對者看起來就像無理的偏激份子。父親坐在她身旁不發一語。他也看到她在鏡頭前失控的模樣。

「這樣做不僅扼殺河流生命，對其中早已形成的生態有極大的破壞，剷除原本布滿卵石的河床也會消滅河流底下、如靈魂支柱般的暗河。」她轉向父親，把受訪時被刪掉的話一股腦地重複一次，想尋求他的肯定。但父親只是微微點頭，若有所思地看著她，沒有表達同意或反對。小沁覺得很孤單。她不平的憤怒得不到理解，也沒有依靠。

關上電視，小沁走回房間，重重地躺上床。手機依然沒有動靜。「明天再帶我去一次暗河。」這是九點多傳出的最後一封訊息。快十二點了，一直顯示未讀。她放下手機，從包包裡拿出帽子，又看了看牆上那面反核旗。大川哥在做什麼？他有看到新聞上的她嗎？知道政府粗暴無知的政策，一向敏感的他難道沒有任何想法？小沁腦中一片混亂。關於伏流，那座迷人的地下社會，是大川哥領著她進入的奇境。他們兩人的祕密暗語即將要被剷絕，他為什麼沒有氣憤地跳出來，用他一貫的黑色幽默去護衛呢？

小沁在床上輾轉翻身。她的胸口窒悶又沉重。她想起那份不祥

的公文，她還沒按下電子系統的接收鍵。明天早上，組長大概會因為延遲收件而對她大發雷霆。還有其他同事可能也看見新聞裡她狼狽不堪的破相。一想到這些沒完沒了的痛苦，她原本就十分遙遠的睡意早已煙消雲散。

老舊的時鐘吃力地滴答行走。窗外深深的夜氣穿過紗窗，飄了進來。小沁摸索枕頭旁的手機。打開螢幕，訊息還是未讀。她煩躁地哼氣，望著天花板，為這種無法排解的彘扭感到痛苦。她開始輸入訊息，但只打了「地下社會」四個字，便因乾咳而失手按了傳送鍵。沒有前後脈絡，那四個字成為意義不明的孤詞。她想再補充什麼，卻還是無力地垂下雙臂。

她覺得好渴。她把手機丟向枕頭，從床鋪爬起身，走到廚房。瓦斯爐上有一壺燒開的水，她喝了一杯，兩杯，三杯……，怎樣都無法消解焦躁的乾渴。她倒出第四杯，正要一飲而盡時，黑暗中突然出現一道聲音。

「我之前仔夜市仔看著妳，佢一個查晡郎作伙，」父親乾燥的聲音帶著愁苦的表情，「妳一個好好的查某囡仔，麥佢有伴的人還陣。」

小沁緩緩地放下杯子。杯口的水溢了出來，潑濕她的手指和虎口。她沒有回應，父親也沒有再說話。空白的沉默持續一陣。父親拖著長長的腳步聲逐漸遠離。昏暗的小夜燈熄滅了。整間屋子又陷入深寂的黑暗。

隔了很久，小沁舉起杯子繼續喝水。水流進入她的口腔，在舌頭上留下幾乎無法察覺的甜味，順著食道滑向胃、腸子、臟器……，滲透微血管和渺小的細胞，填補空缺的縫隙。她聽得見身體每一處被水分填滿的聲音。咕嘟。咕嘟。她放下空了的杯子，又倒進滿滿一杯水，一口氣灌下去。

水流沉靜而緩慢地循環全身，最後終於靜止下來，成為深沉、穩固的核心。她打了一個嗝。皮膚滲出一層薄薄的汗。她的腹部微微地動了一下。她感覺得到，在這不寧靜的漫漫長夜，她體內那座龐大、神祕、隱隱浮動的地下社會，正要開始運作。

## 評語

王聰威

本作是相當正統的短篇佈局，以一件具有人性複雜度的故事做為主軸，平凡甚至有些不得意的小人物裡卻有激烈的心理糾葛，挫敗與喜悅，只為求得一次「正常」的愛情。接著採用河流為象徵，使男女角色在這河流中浸漬淘洗，卻無法帶走身上那些愁苦、敗德與情慾。不過本作並不只在於如此淺白的象徵而已，作者動用一個更深層的象徵，即伏流的概念，這就連結到題目上，男女角色無法見光，卑微又不被祝福的戀愛如不被認可的地下社會，然而這地下社會卻如伏流一般，比所謂的地上社會更清晰澄澈純粹，經過人情事故如麥飯石般層層過濾之後，那些衝動與無知，忌恨與恐懼被濾去了，那些與自身所愛無關之事也被濾去了，這才是他們唯一能有的愛情。全作最佳之處，正在於不慍不火細緻無比的情感變化描述，結尾將一切外在故事與象徵轉化為自身現象與想像，手法正統但也很迷人，從頭至尾一氣呵成，是篇極好的作品。

## 短篇小說 | 參獎 | 世代

蔡明翰



簡介

熱愛寫作，畢業於政治大學會計系，雖就讀商學院仍不忘文學創作，於大學期間曾以新詩作品「白婚紗」獲得明道文藝獎，刊登於明道文藝第 322 期。畢業後進入職場工作，仍筆耕文字，曾參與臺中圖書館舉辦之「2007 年青年文學創作數位化作品購藏公開徵集」，作品短篇小說「幸福戀愛學院」，及新詩「思慕、遐想」分別入選各該獎項。次年，作品「英雄」入選「2008 青年文學創作數位化作品購藏公開徵集新詩類」。

### 得獎感言

得獎非常開心，首先感謝妻子，給我許多的鼓勵和建議。在這個把網路按讚數高的言論當寶貝，以訛傳訛的社會，文學的力量究竟為何？當你不是名嘴、不是記者、不是公眾人物時，文學，給了一條發聲途徑，一種不被凡俗污染的純粹指標。不需張牙舞爪的口號、和盲目粉絲的轉載，小說用一種鏗鏘的筆調向世間傳達真相，透過獨創的故事對世人說服理念。得獎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的感覺，告訴網路上扭曲和偏頗的無德貼文：我還在！

時下諸如績效、正義等價值正被有心人士玩壞掉，我的作品「世代」揭露今日所謂積非成是的民眾觀感，只是明日替彼此套上相殘的繩圈，打壓另一個群體，並不會換來期待的光明。很高興獲得評審的認同，也希望讀者會喜歡這篇作品。

## 世代

飛機的引擎聲轟然地從天空中呼嘯而過，甘忠拉開帽沿抬頭看了一眼，剛滿六十歲的他在地生活了幾十年，比起許多變調的事情，似乎只有這飛機的破空聲沒有改變，上午他去市場備個料為自己的麵攤子做準備，一眨眼就到了中午。

這天，吃飯時間的自助餐店很多人，擠滿了上班族和學生，還有一些附近參與航空特區開發計畫施工的工人，不甚寬敞的店面瀰漫著人聲的喧嘩，不時還從廚房裡飄來飯菜的香味，甘忠眼尖瞧出一個空位剛騰出來，趕緊把自己頭上的帽子放在座位上佔位，自己拿起店內的餐盤排隊等候買飯，店內電視正好播放著新聞：

「美國知名電腦軟體公司宣布終止現行強制排名淘汰末位者的 KPI 制度，據傳，這項制度造成員工陷入內鬥，為了自保，員工開始處處留一手，並且迴避棘手的業務。」

「一名業界主管表示：雖然知道手下十名員工都是業界最好的人才，但至少得有一名考評績效不好，如果下面的人都表現不錯，為了制度只能把他弄到低於標準，此舉造成大家故意設定較低績效指標，甚至拒絕團隊合作。」

甘忠邊看邊嘆氣，一股不願回想的記憶竄上心頭，過了半晌，好不容易才打好飯菜，準備到座位上享用時，發現先前用帽子佔的座位已被一名年輕人坐去，自己的帽子被丟在地上，眼睛直盯著電視瞧，一邊對旁邊的人閒聊：「航空特區開發案要是早點執行，我還需要在快遞業幹打雜的工作嗎？」

甘忠按捺著脾氣，打量著這名年輕人，穿著沾著些許污漬的牛仔夾克，當下把帽子撿起來，和顏悅色地說：「這位先生，這是我

佔的位子……。」

「老頭，這位子又沒寫你的名字，誰知道是你佔的？」年輕人不耐煩地回話著，自顧自地吃起便當來。

「你搶了我的座位，還這麼囂張？」

「你才佔著位置不放呢！」年輕人瞪著甘忠大吼著。

「胡說什麼？我佔了什麼來著？」甘忠氣得的眼神快噴出火燄。

「我指的是年輕人的位置，你這種老傢伙，佔著一份政府補助，浪費大家的稅金，這不是佔了我的位置？」

這時自助餐的店長也聽到吵鬧聲，擔心騷動擴大，忙著從廚房跑出來調解：「大家都是混口飯吃，同情一下老人家嘛！」

「同情？」年輕人啐了一口：「為了養這些沒生產力的老屁股，政府都快要垮了，我爆肝加班領的薪水，這老兒拿著我付的稅金，整天領著老人年金過日子，那誰同情到我啦？」他的話語讓周遭一群年輕上班族直盯著甘忠看，那種打在自己身上的眼神，充滿了輕蔑和仇視。

「混帳！」甘忠聲音有說不出的憤怒：「老子賺錢的時候你這小屁孩都還沒出生，整天說老人對不起你們，以為只有你們爆過肝？做過事？」

「是啦是啦，那時候經濟比現在好，還不是被你們這些老屁股搞爛，把年輕人的未來賺進口袋了，害得我們這些年輕人上不了大位，當然只有打雜的分，然後再來嘲笑年輕人吃不了苦，說我們是爛草莓。」

「你……。」甘忠氣得說不出話，店長忙著安撫甘忠，笑著說：「店裡現在沒位子了，這樣吧，這頓飯我不算你錢，我幫你吧便當弄成外帶。」

走出自助餐店，甘忠抱著店家給自己外帶的便當，心情激動莫名，嘴角喃喃不停地唸著：「我也辛苦工作過，我也辛苦工作過...辛苦過的。」

三十多年前，甘忠在首都城市裡業界第一的科技大公司上班，雖然過著每天火車通勤的日子，但薪水比一般業界來得要高，這公司的吳董事長是業界知名的執行長，標榜著：「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

甘忠原本是人事部裡的職員，整天替公司篩選應徵者的資料，招募新人及辦理員工訓練等業務，直到進公司第四年，有一天經理神色苦惱地跑來找他：

「你上次設計了一個人事改革方案，老闆好像很有意見，要找你去找董事長室討論一下。」

甘忠不禁嚇了一跳，本來想再問怎麼回事？但經理白了他一眼轉身就走開了，渾然整個事情跟他沒關係似的，心中不禁暗罵一聲，進公司以來替經理收過多少爛攤子，上個月董事長開會交辦提交一份人事改革方案，經理沒什麼好點子就丟給自己來做，結果看似沒討到董事長歡心，就不敢居功，先把自己推出去當砲灰。

甘忠硬著頭皮去了趟董事長室，只見吳董叨著雪茄，看了他一眼，眼光露出讚許地說：「我看過你提的這份人事改革方案，命名為員工分級評鑑，提到微軟和雅虎等國外公司都曾採用過這個制度？」

「報告董事長，的確是這樣。」

「我不喜歡偷部下功勞的主管，所以才找你來問個清楚，我覺得你這提案非常好，打算在公司裡面推行，只是缺了個可以貫徹這

個方案的負責人，你進公司多久了。」

甘忠結結巴巴地說：「大概……四年多……。」

吳董點了點頭：「差不多了，我打算升你做人事經理，好好推行你這方案。」

就這樣，在董事長的器重下，撤換掉原本的人事主管，拔擢甘忠做人事部新任經理，並且囑咐他執行重大的人事制度改革，那就是員工分級評鑑。

「公司要有競爭力，資源絕對不能浪費在沒有生產力的人身上，絕不容許有那種等退休混吃等死的員工。」

「公司花錢請你來上班，不是來找你上班玩開心農場，上臉書！」

「表現差的員工就該滾蛋，別浪費公司的資源。」

這是甘忠那時對公司內外一致的口號，也是他本身的信念，因為董事長的賞識，辦起事情格外有衝勁，相信這是個自己憑實力就能取得重用的好公司，甘忠再也相信不過。

人事制度改革的第一砲，就是各部門每年強制按比例挑出考績末端的族群，搭配「鐘形曲線」來解釋，一般人佔 70%，菁英佔 20%，最後從最差的人裡面再挑出 3% 評為不適任，將之資遣開除，以保持公司的活力，讓公司不會因為都是老鳥而成為一灘死水，如此一來，員工為了不要變成被剔除的那 10%，而每天戰戰兢兢，願意努力發揮創意往高處爬，鼓勵辛勤工作的員工並淘汰不適任員工，但此一人事政策很快地就招致許多資深員工的不滿，他們提出反對聲音：

「名為改革，其實是公司為了省下大筆退休金，而故意衝著屆退人員而來的吧。」

「那以後我就故意不接棘手的案子，這樣就可確保自己的評鑑

能得高分，這是什麼爛改革。」

「新進員工也不要派給他重要的業務，最好也不要教他怎麼做，這樣年底考績就是這種人墊底，公司真的想要這樣嗎？」

儘管不滿聲浪此起彼落，但在「績效至上，產值掛帥」的口號和精神，以及吳董力挺人事主管的加持下，甘忠大刀闊斧地資遣了數十名屆退資深員工，確立了強制排名末端淘汰的人事制度，只要績效沒達到標準者，不是降職就是資遣。

就在甘忠自認到達事業的巔峰時，在他四十多歲那年，一紙莫名的人事調動，將他從人事部門調到公司的總務部門……。



區公所領補助的人群很多，甘忠拿了號碼牌等著，他掏出那臺十幾年沒換的智慧型手機，上網連結臉書打發著時間，他很快地找尋到自己兒子的最新動態，眉開眼笑地看著孫女可愛的照片映在螢幕上。

他兒子和自己一樣，選擇了在首都的公司上班，不同的是兒子結婚後在市區租房子，前年生了小孩後，便經常地在臉書上放送小孩的照片，隨著兒子越來越少來探望自己，甘忠便習慣從臉書上捕捉自己孫女的模樣。

「嘖，長得跟我有點像呢。」甘忠自得其樂地細語著，想起自己兒子小時候，自己也是愛上傳照片到網路上，滑動著手機上的照片，此時其中一張迪士尼知名童話的公主裝照片吸引了自己，一邊看著照片底下幾百個讚，一邊嘮叨著：「哎哟，這套衣服不便宜呀，首都生活消費這麼大，錢怎麼不省著點花……。」

此時，櫃檯叫到了自己的號碼，甘忠趕緊收起手機，兩步併作一步地走到區公所櫃檯，掏出自己的存摺和身份證件，對著辦事員

說：

「你幫我瞧瞧，我這戶頭怎麼這個月補助款怎麼還沒匯進來，明明上個月還有的。」

「我查查。」區公所的辦事員敲打著鍵盤，輸入甘忠的身份證號碼，然後操著沒有感情的語調說：「你的年金補助已開始停發！」

辦事員回答的口語，聽起來有說不出的冰冷，甘忠一開始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過了半晌才不斷地問：「你說什麼！為什麼？我的條件都符合資格呀？」

辦事員不耐煩地說：「沒看新聞嗎？這是民意呀，幾年社會輿論撻伐老人領太多，最後大家都同意不要把稅金和資源浪費在沒有生產力的人身上！政府也接受了，所以幾個月前已經修法通過，為了改善財政，下個月將停止部分對老人社福相關補助，把這些錢用來補助給年輕人。」

「這是什麼民意？從什麼時候開始，整個社會開始有這種觀念的？」甘忠一臉不可置信地表情。

「好幾年前就開始蘊釀這種觀念了呀，年金改革鬧得沸沸揚揚的，社會上年輕一代不想再繳錢給老人領爽爽，認為老人不可以領這麼多，甚至覺得老人根本就不該領，說這樣才符合世代正義與分配正義啊！」

甘忠不能理解地說：「這……這不一樣，政府本來就該照顧弱勢人民，這跟生產力有甚麼關係？」

辦事員不引以為然地說：「我說這位老先生，這得要去問民意啦，許多年前覺得老人領太多的是民眾，覺得老人沒有生產力的也是民眾？現在認為你們這些老屁股不配享有補助也是很合理呀，就像那個誰說的……對啦，那個經營之神吳董說過，績效至上，產值掛帥，資源絕對不能浪費在沒有生產力的人身上，沒有不景氣，只

有不爭氣，瞧~我還朗朗上口勒。」區公所辦事員嘴角流露出一抹難掩的自嘲。

聽在耳裡的甘忠，像是被雷擊一樣，自己曾幾何時，也說過類似這樣熟悉的話語，是了，就是年輕時，自己還是公司人事主管的時候，當年，自己力主改革人事政策，老闆還欣賞自己的魄力，誰知幾年後，就被調離人事部門……。

「你囂張什麼？我需要領補助還不是政府無能害的，公家機關有人像你這樣服務無助百姓的嗎？小心我申訴你！」

一句怒罵聲讓的甘忠回過神來，看到旁邊的櫃檯，一名民眾語無倫次地向眼前的辦事員叫囂起來。

「不好意思，如果我開方便給你，變成我違法了，要知道，貫徹政府的年金改革及撙節社福支出就是我績效的一部份，所以啦，要怪，就怪當初公司為什麼開除你吧。」



「要怪，就怪當初公司為什麼開除你吧。」

辦事員無情的話語，在甘忠腦海中迅速迴盪，他回憶起四十多歲那年，公司突然將他從人事部門調到總務部門，最初自己也不怎麼在意，反正都是幹經理的職位，誰知他一上任，董事長就訂出公司相關開支減少 20 個百分比的績效目標，面對不熟悉的業務，以及莫名超高的績效標準，甘忠的年度績效敬陪末座，從原本經理的職位，被降級到專員。

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狀況，甘忠面對陌生的總務事務，想請教同事怎麼辦的時候，慢慢發現大家習慣都故意留一手，讓甘忠無法拿到足以威脅自己績效的資訊，結果甘忠辦事效率越來越差，每年考績越評越糟糕，最後變成普通專員。

「我幫助你，等於讓自己績效降低」這樣的觀念已經牢牢扎根在整間公司的員工心中。

就在甘忠五十歲的那年，又到了年終考核的時候，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時間的他終於熟悉業務，但還是被總務部門的經理叫進經理室，開門見山地對他說：

「沒辦法，這是公司的人資政策，一定要淘汰考績後面 3% 的人，我知道你很辛苦，沒辦法，大家都表現很好，所以比較起來還是最差！」

「你說什麼，你意思是公司要開除我嗎？」一股毛骨悚然的危機感竄上背脊，甘忠語帶哀求地說：「經理今年你行行好，放過我，你不是說大家表現都很好？跟公司說情一下，看在我替公司付出這麼多年份上，我有一個兒子還在唸大學，急需用錢啊。」

「你懂得，公司資源絕對不能浪費在沒有生產力的米蟲身上。」總務部經理露出殘酷的笑意：「你幹過人事部門的經理，這人事政策你再也清楚不過，你那時不也是逼退一群，你認為坐著等退休，混吃等死的中年屆退員工呢？我只不過是做了跟你當年做的事情一樣罷了，別為難我了，負責交出考績後面 3% 的人，也是我的考績的一部份，你不滾蛋，要滾蛋的就是我了，要怨，就怨當初設計這種制度的你。」

甘忠打量著眼前評自己考績的主管，不過三十來歲，卻升到總務部門的主管，跟當年的自己好像，心頭像是被巨杵痛擊，瞬間他明白了，這一切不過是公司的陰謀，為了省下大筆的退休金，用績效不彰的名義把員工踢出去，自己只不過成了公司的手中的刀，自己被老闆利用了，一切全都是圈套和騙局，當下憤恨地說：「我會提告的！我會向公司提告的！」

甘忠氣得起身離開經理室，途中經過茶水間，卻傳來一名女子

的哀求聲音：「經理你故意不給我案子，我怎麼會有績效？」

甘忠心中狐疑，偷偷地探頭偷看，但見一名男職員正貼著女職員的身體，認得是隔壁公關部門的經理和職員，只見他手掌毫不避忌地撫摸女職員的臀部，不時撩撥她的窄裙，語帶輕佻地說：「我可以幫妳，只要妳今晚依了我，我保證今年妳的考績優等！」

女職員緊抓著裙襬，又羞又急地說：「小心我……我跟上面的說你威脅我，大不了我離開公司。」

公關部經理冷笑地說：「這個年頭工作不好找囉，想考公家？妳有關係？有背景嗎？聽說新版考績法實行後，現在公家機關更黑了，妳不跟長官陪睡，沒有政務官撐腰，長官就把妳的考績評為末端淘汰的人，還是乖乖聽我的吧，晚上下班後我等妳消息。」說著在女職員屁股上捏了一把，快步走出茶水間，甘忠急忙找了個角落躲起來，隱約地聽聞茶水間傳來女職員輕微地啜泣。



甘忠意態闌跚地走出區公所，想起十年前的種種，雖然那時對公司提告，但公司列出甘忠近十年績效都是差評的證據下，最後法官以公司考核過程並無疏失為由，甘忠就這樣被服務了 20 年的公司踢出來，為了養活兒子大學畢業，應徵過其他公司，但沒有公司想用他，為了節省開支，也離開了首都大城，回到家鄉應徵清潔工、資源回收場打雜等這一類的工作，期間妻子因兼差掙錢生了場大病先一步離開，好不容易終於等到兒子畢業出去找到工作成家，甘忠也快六十歲了，幹不了體力活的工作，但兒子成家後在首都大城開銷很大，不忍向兒子要錢，加上曾經和兒子為了工作的事大吵一架，於是甘忠在夜市擺起麵攤，每天靠著微薄的收入和每月的年金補助，道也還能勉強度日，但想不到現在連政府每個月的福利補助也停了，

往後的生活可該怎麼辦。

「好幾年前就開始蘊釀這種觀念了呀……。」

在夜市的麵攤裡，他拿著勺子無力攪著湯底調味，但辦事員的話一直在甘忠腦海裡翻攪，一邊想著以前到底什麼時候社會上會有這種聲音，這時開始有客人進來了，就趕緊下麵招待。

夜晚，夜市裡人來人往，幾名約會的男女或逛夜市的學生偶爾會來光顧一下甘忠的麵攤，吃麵的同時閒聊著最近熱門的話題，甘忠偶爾可以聽到現在的年輕人在想甚麼，聊電影、聊歌曲、聊政治、抱怨薪水、抱怨政府……。

幾個年頭聽下來，甘忠倒也聽得出這個社會氣氛流行著什麼，只要票房好的國片就是好電影，頒獎評審為了顧及人民觀感，還得另外設一個非正式項目的獎項鼓勵票房好的國片；幾個年頭聽下來，只要你敢跟政府唱反調，你就是正義化身，連街頭運動的一首歌，也可以是年度最佳歌曲；幾個年頭聽下來，只要雜誌民調高，就是好的政治人物，不管舉了多少債務，稅金蓋多少蚊子館，都有民意相挺；只要人多、聲音大，永遠都會有糖吃。

這時，幾個年輕學生圍在桌子那裏熱切地討論著，閒聊著他們如何上街頭抗議，抱怨家裡父母又是如何反對。

「說我們不夠成熟被煽動，其實長輩們所謂的成熟化，不就是把自己變成家畜，聽政府擺布？」

正在煮麵的甘忠聽到這一句話，忍不住在心底暗暗嘲弄：「小小年紀就瞧不起長輩，這些人以後出社會敢跟老闆拍桌子嗎？你以為我年輕時沒上過街頭嗎？我當年可是...。」

到了這裡甘忠思緒突然崩裂，原本模糊的記憶開始湧了上來，這才想起四十年前，大學時候的自己也曾上街頭抗議，一幕幕場景和當時的訴求頓時掠上心頭：

「要老屁股們下臺，給年輕人機會！」

「提撥出去的退休金都給老人享受，我們年輕人還有未來嗎？」

「請政府重新分配，減少老人的福利，政府要執行世代正義！」

甘忠一邊回想著過去的口號，一邊冷汗涔涔流下，當時自己年輕氣盛，參與了那場街頭運動，怎麼就忘了呢？是了，因為後來自己跟抗爭團體內部發生矛盾，喚醒那時和當時維護遊行秩序的糾察隊的種種對話：

「你們若不接受糾察隊的指揮，請退出這場抗議行動，一切後果自己負責。」

「意思是如果若不聽你的，不服從你們的規定，就另外去弄一個五十萬人的運動？你們好像忘記這個運動，是因為許多像我們這樣自發性的支持才成立的。」

「這是為了維持秩序，誰知道有誰會混進來搞破壞？」

「你把自己當成秘密警察嗎？大家不是為了反抗威權？為什麼現在一個超權威的指揮組織反而赤裸裸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呢？」

甘忠後來退出了街頭運動，但是往後數十年，類似的運動不斷地重演，社會上不斷地催眠著老人對不起年輕人，就像區公所那位辦事員說的一樣，一切的一切，好幾年前就開始蘊釀。

「原來始作俑者，一直都是我呀。」甘忠紅了眼眶，一股莫名的悔恨悄然地流竄全身。

「老闊，買單。」閒聊街頭政治的年輕人吃完麵付帳的叫喚聲，把自己從沉思拉回現實，甘忠恭敬地接過鈔票，用一種微帶憐憫的眼神，目送著那夥年輕人離去，此時，隔壁蚵仔煎的老李跑過來詢問：

「老甘啊，夜市自救會的連署單你有簽過嗎？沒有的話我給你一份。」

甘忠一臉迷惑地問：「什麼連署單？」

「因為航空特區開發案重啟，一些地主不想再租給我們，每天擺攤的夜市這塊地要被徵收炒作了，所以大家組個自救會，要連署抗爭。」老李一邊解釋，一邊把手中的連署單遞給他。

「這怎麼行，我這就馬上簽名連署。」甘忠急忙接過連署單，取筆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政府的年金補助已經停發了，要是連剩下賣麵的攤位都沒有，那還給不給人活。

老李滿意地回收甘忠的連署單，提醒地說：「這週的公休日，大夥會聚在里民中心開個公聽會，商量今後抗爭的策略，老甘你記得來呀。」



接近深夜 12 點，夜市人潮逐漸減少，甘忠開始收拾攤位打烊，回家的路上猶豫著要不要打電話給兒子，自從兒子搬出去住後，就很少連絡，也知道兒子在製造業上班，每天都忙到很晚才下班。心頭糾結了好幾分鐘，最後還是鼓起勇氣撥了撥兒子甘雄家裡的電話號碼，電話嘟嘟很快接起來：

「是阿雄嗎？我是老爸，這麼晚還沒睡呀。」

「剛下班當然還沒睡呀。」傳來依稀是兒子充滿疲倦的聲音：「有什麼事嗎？」

甘忠不好直接開口說年金補助停發的事，只得隨口問了句：「沒什麼，只是想問問你最近過得好不好。」

「哪裡好？」誰知電話那頭傳來冷淡的聲音：「你兒子爆肝加班得要死要活，結果年終考績還被公司冠上一個績效不佳的罪名，經理考評末等的理由竟然只是：『沒辦法，大家都表現很好，所以比較起來還是你最差！』你覺得你兒子過得會很好嗎？」

「我……。」甘忠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你沒看過今天的新聞嗎？現在國外公司都不想用的人事制度，只有我們政府和企業拿來當寶，當年參考這些國外公司的人事考評制度，一味鼓吹績效，鼓吹產值，強調末端淘汰的人，不就是老爸你嗎？現在呢？民間公司紛紛效法爸爸過去公司的人事政策，連政府職員也是活在末端淘汰的恐懼中，以前可以罵老闆為富不仁，現在老闆剝削員工後，還可以反過來指控你績效不好，這就是老爸你年輕時的德政！」兒子說完就憤怒地把電話掛上，丟下電話這一頭，已是滿臉老淚縱橫的老父。

甘忠拖著沉重腳步的回到自己那間陰暗又潮溼的小公寓，打開電視正好播放著夜間新聞，重播白天在自助餐店一樣的報導：

「美國知名電腦軟體公司宣布終止現行強制排名淘汰末位者的 KPI 制度，據傳，這項制度造成員工陷入內鬥……。」

甘忠這時慢慢明白，國外公司都不想用的人事制度，國內政府和企業卻還拿來實行，並不是想提升所謂的績效，只是找到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剝削薪水族群，政府拿這個排除異己，公司拿這個節省屆退人員的退休成本，但沒有人會抵抗，因為人性總是滿嘴同理心，從來不會真正體察其它領域工作者的辛苦，每個人都希望工作受到保障的和待遇，但偏偏每人都眼紅批鬥抹黑這些人。

「為什麼...到了這把年紀，才知道這些呢？」甘忠內心充滿悔恨地叫喊著，但此時一則新聞很快打斷他繼續自怨自艾：

「記者採訪發現，許多市民認為重啟航空特區開發計畫，將提供本市創造 30 萬個就業機會，航空特區開發案要是早點發展，市民根本不需要在跑到首都大城市去找工作。」

「那些不愁吃穿的外縣市環保團體，坐在電腦面前指手劃腳，聽說這些團體連外島不給開便利商店，這些外地人怎麼不滾開，害

慘我們本地人。」

「大城市的高等市民，享受工商業帶來的方便與進步，卻要求別人過著不現代、不方便的生活，真是文明的傲慢！」

「市長已經堅決表示，面對夜市週邊土地的徵收勢在必行，並且獲得多數攤販的共識！」

甘忠目瞪口呆地看著記者報導，喃喃地自問：「什麼共識？」



夜市公休日所舉行的有關土地徵收的公聽會，其結果完全出乎甘忠之外，原本全數攤商要串聯抵制徵收，結果夜市自救會團體主導的幹部成員和知名度較高的攤商整個倒向財團那裡，因為財團允諾，新的計畫區裡，政府會規劃將來蓋好的商場讓他們進駐，但只限於某幾個攤商。

「大家一定要團結，這是個圈套！故意先給某一部份的人好處，然後達到分化大家的目標啊！」甘忠和老李等剩下半數知名度不高又處於弱勢的攤商，聲嘶力竭地反對著，但只有換來對方的嘲弄：

「哈哈，別笑死人了，什麼圈套？不要因為你吃不到好處，就說是分化大家的圈套，你們這些魯蛇誰要被你拖累，為何我們能被財團看上而你們不能，因為我們的攤位闖出了名堂、上過美食節目，新的航空特區開發計畫案裡面願意跟我們打契約佔有一席之地。」

「要怪，就怪你們自己不努力，賣的那幾道小吃，能吃嗎？騙騙客人可以，能上得了檯面嗎？」

「哪裡建設就罵說炒地皮，就說政府圖利財團，那都不要建設好了，年輕人沒有工作機會，商人不想來投資，大家一起死。」

就這樣，夜市自救會被輕易地內部分化和各個擊破，幾天後，拆除的怪手和數百名拆遷大隊來到了夜市的土地……。



「請問是甘先生嗎？我們這裡是市府社會局。」

難得的假日，接到的卻是社會局的電話，甘雄不禁有些不耐煩，回答說：「我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是這樣的，令尊甘忠老先生前幾天被人發現病倒在街頭，經過報警處理後，目前由社會局這裡協助安置。」

「喔……然後呢？」甘雄冷漠的語氣似乎沒有引起電話那頭太大的反應，社會局的人語氣依舊平和地說：

「令尊現在處於無法自己維持生活的困境，依照民法的規定，只要父母自己不能維持生活，原則上子女就有扶養父母的義務……。」

甘雄急忙打斷對方的話：「等等……我爸他有經營一個夜市麵攤，國家每月都有年金補助給他，應該還不需要我扶養吧。」

「很遺憾，甘先生可能對政府法規不熟悉，經過本局調查，目前年金補助已經停發，而令尊的夜市攤位也因為航空特區開發案計畫區徵收用地，目前已拆除作為商場大樓工程，令尊年事已高，客觀判斷符合法律上受扶養要件，所以今天下午我們就會派人將令尊送到府上。」

「怎麼這麼趕？事先都沒問我們有沒有空？」甘雄不禁生氣地說：「你們社會局的人是這樣為民服務嗎？」

電話那頭，社會局的人傳來冰冷的語調說：「別怨我們，這可是機關設定的績效目標耶，幾天內要把個案對象安置好，以表現政府的效率，免得被你們罵公務員沒效率，至於你要如何照顧令尊，還是安置在養老院，我們絕不過問。」語畢，對方很快地掛上電話。



「家裡這麼小，哪有房間安置你爸？」

「我也無可奈何呀，誰知道社會局匆匆忙忙地就把他送過來，一時之間上哪找地方安置他。」

甘忠在半清醒中，隱隱約約地聽到兒子和媳婦的聲音，他這才發現自己躺在客廳的沙發上，原本想起身但感覺兒媳兩人好像在吵架，只得又闔上眼皮，裝睡偷聽著兩人的對話。

「那就找附近的養老院呀，我們夫妻倆都要上班，誰能照顧你爸呀。」

「我這不是在打電話連繫養老院了嗎？可是公營的幾乎都額滿了，民營的又貴得要命！」

「總之，就隨便先找間最便宜的，先讓你爸住下就是了...小娣，別靠近爺爺，聽話，過來媽媽這裡。」

甘忠聽到這裡，忍不住稍為眯了一下眼，模糊中瞧見三歲大的孫女穿著那件上萬元的迪士尼公主裝，正用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盯著自己瞧，但很快就被媳婦給拉走。

「太好了！終於找到一家公營的養老院了，嘖……真貴，一個月就要九千多……本來要帶女兒出國玩的……。」

不知為何，裝睡的甘忠聽到兒子這句話，心底湧起一股難言的酸楚，下意識地打算就繼續這樣裝睡下去。



養老院的夜晚顯得格外冷寂，院裡面住的形形色色的老人，幾個禮拜住下來，甘忠已經聽聞許多故事，有的老人被子女丟下，積欠院方好幾個月費用也沒家人來；有的老人跟子女打起官司，但後來又不忍心真的把子女告上法庭，不久就撤告了；有的老人遺產早早分完，結果子女反而推託誰繼承得比較多，誰就該負責扶養；有

的老人則是已經癱在床上，沒有行動能力，整天坐著輪椅任由看護擺布著。聽久了看多了，甘忠也在盤算著自己距離淪落到跟他們一樣的遭遇，還有多久。

看著天邊的一輪明月，正好是滿月，想起了當時跟妻子生下甘雄，也是這樣的一個夜晚，有了兒子之後，整天想著怎麼給他最好，省吃儉用給他買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玩具，小時候帶著他出國去迪士尼樂園玩，把積蓄供他上最好的大學而不用負擔就學貸款，給他辦場風風光光的婚禮。

此時陽臺閃過妻子的身影，笑著對他招了招手，甘忠愣了一下，揉了揉眼睛問道：「阿雲，是妳？」

但見妻子對自己說：「是我呀，辛苦了這麼多年，該歇歇了。」

甘忠下了床，往陽臺走去，濕了眼眶說：「老伴……我想妳想得好苦呀。」

「我也是，快跟我一起歇歇吧。」

甘忠打開落地窗，緩步地走到了陽臺，但妻子的身影還是無法觸及，不自覺地身子已跨過欄杆，渾然忘卻腳下已然踩空…。

次日，各大報紙的頭條報導著養老院老人墜樓死亡的意外，甘雄在攝影機面前哽咽地說：「這分明就是政府管理的疏失，讓我親愛的父親就這麼走了，我一定會申請國賠，以告父親在天之靈……。」

〈全文完〉

## 評語

### 應鳳凰

本篇小說藉一個家庭兩代間疏離的人倫關係，寫出臺灣社會在解嚴後常見的社會現象：工商社會人浮於事、從業人員內部的生存競爭。產業升級形成人力過剩，加大貧富差距；而財團與政府勾結爭利的結果，犧牲的是年輕人以及無錢無勢的底層階級。小說中大批街頭抗議者，主角夜市麵攤無端被政府以開發計畫快速拆除，都是典型的例子。作者把近年臺灣最常見的社會現象，在一篇小說中，藉著甘家父子的遭遇，如浮世繪一般生動描繪出來。男主角「甘忠」年輕時為公司引進西方一種強制淘汰的人事制度，最後自食惡果，自己被這個制度所淘汰。等他老了沒有生活能力，不料竟成兒子的包袱與累贅。工商社會父子關係疏離，結尾是住在養老院的甘忠墜樓自殺。但兒子以父親「意外身亡」在媒體前哭訴：這是政府管理疏失，「我一定會申請國賠，以告父親在天之靈……」充滿反諷的浮世畫面，為荒謬的臺灣社會現象做了精采定格。



盧誌銘



簡介

五十一歲的中年人，保生大帝和耶穌的慕道友，羨慕他們擁有讓癱者站起的醫術，最喜歡的聖經章節是約伯記，目前是不停地尋找信仰的無神論者。在此之前，偶爾寫點學術論文，唯一的文學獲獎紀錄（如果能算的話），是小學得到的高雄市反共大戲寒流觀後感佳作。

得獎感言

有陣子每個星期二的下午，我會自恆春搭車回高雄，夕陽在車過枋山時開始融入海面，到達東海或佳冬那瞬間，在我和太陽之海有個東西躲在一道被粼粼波光包圍著無法直視的刺眼光芒背後，隨著餘暉燒盡，那個東西趁夜色跳進我搭的車，然後摸到身邊，最終停在我的心底，他的名字叫寂寞。那時開始想寫些東西，沒想到年過半百才做了寫作的素人。原本以為寫作很簡單，不過是用小時候學會的華麗字詞敘述自己的經驗或感受，動筆後才發現不簡單，因為寫實便開始擔心影射身邊的人事物、虛構總是變成不合邏輯時地的魔幻，加上個人先天的缺陷——得花很大的功夫才能寫句通順的句子，因此得此大獎確屬僥倖。可能是我個人的錯覺，我覺得醫界是個習慣在檯面下運作的社群，「做善事不欲人知」和「做虧心事」都有，絕大多數的偷偷摸摸屬於前者，這事要特別澄清。

# 殘刺

秀雲原本有四分鐘想這問題。

## 1

立冬過後的第一個星期六深夜一點多，也有人說是禮拜天凌晨，空氣冷冽，氣溫只八、九度，急診門口的保全人員把當年在料羅灣站衛兵穿的，最厚的棉襖大衣裹住自己，依然不停的顫抖，慧敏卻滿頭大汗。

「血管這麼大條，戳那麼多次，妳會不會打針啊？」家屬的質疑讓空氣更冷。慧敏很想回頂他「你媽媽血管很難打上，難道孝子你第一次知道嗎？不然你自己打！」但她明白不能這麼說。

「認真點，那麼想上電視嗎？」家屬拿起手機，對著慧敏錄影。

慧敏抬頭對家屬手機做出飽受欺凌小媳婦的表情。這是二號表情，學姊早教過，一號表情是順勢下跪磕頭。時代已經不一樣，剪接上集劇情的手機加上完結篇的急診室錄影，上傳網路，麥克風前跪下來道歉的必是家屬，不是慧敏。

家屬收起他的氣燄，似乎正回想他看過的鄉土劇，想從中模仿一幕比慧敏更卑微的演技，以免在網路輿論上成為落水狗。

在虛擬世界討不到便宜，在現實世界落居下風的家屬慢慢由言語尖酸刻薄，變成無處發洩的滿腹怒氣，青筋浮上他的額頭。

「這針再沒打上，巴掌會不會就下來了？」慧敏猜他藏在褲袋裡的是拳頭還是巴掌。拳頭對男生，巴掌對女生，一般原則是這樣。

病患是個糖尿病又自行服用十幾年美國仙丹的胖女人，皮、油、肉水腫的更厲害，表皮薄的如嬰粟花虞美人的花瓣，今夜天冷，她

的血管可比實心的義大利細麵，一路爬行歪曲得像麻花螺旋，明顯可見凸起如蟻巢的竇塚，慧敏知道不用試，因為一打即破，討罵而已。

慧敏剛從學校畢業半年不到，在校老師只教過肌肉注射技術，雖然她們實習時就知道老師一再警告護士不可以做的靜脈注射，都是護士在執行，也從那時便開始偷偷私下練習，不過眼前這個病人，即使是出道十幾年的老護士也會列為拒絕往來戶。慧敏想好雙手雙腿都打不上，便向學姊求援，沒預料冷言冷語來得比北風還快。

「我找高手來打。」慧敏放棄打第四針。

「你繼續打啦，小孩子不懂事，別理他。」急診常客的胖女人哀求地說，把從北部回家看她，第一次陪來醫院的四十歲上下男子漢形容成小孩子。有些移民北部的人會誤以為自己是員外的私生子，沒見過世面的青梅竹馬永遠是這土地上的包衣奴婢。

「但是打三針我都没打上。」

「你至少知道那些地方找不到血管。」胖女人解釋她並不是因為看好慧敏的技術才求她繼續。

「我找學姊幫忙好了。以前幫妳打上過的學姊恰巧有上班。」慧敏來打針前已經翻過舊病歷，想好要找誰接手，也為了不被學姊責備，要適可而止，不能將好打的血管全試壞掉。

胖女人知道高手在場之後，默不作聲。

「秀雲學姊，我那個病人只有妳找得到血管。」

秀雲不苟言笑的走過來，右手拿著 24 號針頭，以左手姆指以外的四指，在慧敏還沒蹂躪過的肥厚光滑左腿搜索，對右利手護士來說，左腿血管很不順手，因此左腿成為秀雲的專屬外野，她終於找到脂肪下細緻如螞蟻爬過的跳動，接著換成食指與中指，沿著淺淺的波浪探索，秀雲的手上光溜溜的，沒戒指也沒玉環，在一段稍

直的血管遠端用指甲壓出一個小小的十字，左手拾起酒精棉，輕軟地在十字區域畫圈消毒，果然在此下針馬上看到回血。慧敏衷心佩服的發言稿還沒擬好，秀雲又不苟言笑的回去剛被送進來急診的小學老師床邊。

## 2

秀雲在急診室十年，她原本是這醫院的心臟科門診護士，門診該有的知識和技術，對秀雲而言似乎太簡單，小時候扮家家酒玩過看病橋段的經驗就夠用了，不需辛苦地念護校。秀雲小時候沒同學願意跟她一起玩，她被趕到遠遠的地方看著同學在醫生、護士、藥師、病人等等角色間變換，年紀最小的老是被安排演病人，同齡小孩連病人的角色都不讓她演，以致她很渴望進入門診。

門診偶爾也需要困難的醫療技術，只是護校沒教。

有次病人跟醫師強索假診斷書，秀雲和醫師多次婉言拒絕，病人死賴著不走，不耐等候的其他病人屢屢打開診間木門，探頭詢問何時可看到他。醫師在僵持四十七分鐘後心軟了，和賴著的病人談判起來，醫師一再退守，只要病人接受「疑似」兩字，病人卻寸土不讓，醫師語氣變的厭煩，對病人說「實在無法寫你說的病名，你要投訴我就去吧，院長室在地下室樓梯轉角，我的名字門外有。」秀雲的名字門外也有，但她不敢請病人連她一併告上去。病人說他不要投訴，他只拜託醫師救他們全家的命，寫張假診斷書讓他申請保險理賠而已。醫師被驚嚇到口不擇言地說，「偽造文書會害我被捉去關耶！我的妻兒誰幫忙養？」病人毫不猶豫地說服醫師，「你當醫生這麼多年也有不少積蓄了，不像我們只剩這點救命錢，沒這張診斷書，全家五口全得餓死路邊。」這個說法連窮人家出身的秀雲也目瞪口呆，醫師倒很有幽默感，從皮帶取下黑色的摺機，對著

病人說「這是新型錄音機，你把剛剛的話再說一遍。」病人趕緊說「我沒有說什麼喔，剛剛有錄音嗎？現在才要錄對不對？」被抓住尾巴、說起話結結巴巴的病人只好落慌而逃。秀雲跟醫師說沒看過這麼可惡的病人，醫師反過來安慰她，「人窮到一個地步就沒辦法維持尊嚴，失去尊嚴就不忌諱弱弱相殘。」。

秀雲並非因為門診缺乏挑戰性而轉來急診。

有天她在診間門外呼病人名，那姓名不罕見卻是她心頭上忘不了的三個字，她刻意留心那人的面貌和年齡，當天，下診後她順道走到護理部，申請轉調急診。

那陣子急診沒缺人，這不是她沒轉調成功的原因。那個濕熱的下午，坐在靠窗、小馬拉巴栗簇生綠葉盆栽後頭的護理部值勤督導並不認識她，這不奇怪，最底層的員工記得最多的名字，身邊的同事，外包商派遣來的清潔阿姨，醫師、護理長、督導、主任、這些人的好朋友，奇特的病人，而長官只記得更高階的長官，手下的護理長也不見得每個都認識。

辦公桌上堆了一疊的班表，一疊待擬意見的公文，幾張護士態度不佳的投訴單，還有一張記得亂七八糟的待回電話，督導從紙堆中頭也沒抬地告訴她，根據護理人員轉調單位標準作業程序，秀雲必須得到門診護理長的同意，在門診人力充足的條件下，由門診護理長徵詢急診護理長的同意，在急診人力不足或有同事也想互調的條件下，同時急診護理長同意她轉調，門診護理長才會把護理人員轉調單位申請單交給她。督導故意模糊的責罵秀雲不懂事、給長官製造麻煩。

秀雲了解正確的程序在以上程序之前還有一個隱藏的前置標準作業程序，她得私下取得兩方護理長的認可、幫門診找到接手的護士，探聽急診何時會有護士離職，還有，讓覬覦這個職缺的人知

難而退。

她在門診預排的班表有次遇到帶婆婆看病的時段，兩點多她找護理長，護理長很同情她，但是當天下午三點是護理部收班表的最後期限，護理長希望她等交出班表後再找其他同事換班，循換班程序更改班表。秀雲在那之前是乖巧的門診護士，為了別讓護理長在長官腦海留下能力不足、統御失敗的陰影，她答應了，她知道不答應也不會改變護理長的決定。

之後她到處找同事換班，開出一班換兩班的條件，仍舊無法如願。原來表定的門診，她跟的是一位看病非常慢，非常細心，常常延診到隔天清晨的醫師，當然沒人願意和她換班。

所以那天第一次由公公陪婆婆回醫院。半夜秀雲回到家，新藥袋和取出藥丸的鋁箔片散落在餐桌上，兩老吃過附近小吃攤買來的大滷麵，正鼾聲大作地睡了，用過的湯碗和羹匙收在洗菜水槽裡，她隨手把碗盤清洗乾淨，慶幸從此多了一個陪婆婆看病的替手。

隔天她上一個由早上延到下午三點才結束的診。從醫院附設的日間祿姆那邊接回八個月大的嬰兒，走到家門口，就聽到耳朵敏銳的公公用力的嘶喊「你婆婆一整天沒換尿布了！」她抱著小孩輕輕的溜回自己的臥室，給自己和小孩洗把臉，換套輕便的居家衣服。秀雲嫁到這家，誘發了公公的歇斯底里，她早把那老男人的聲波當做背景噪音。

「等我餵好小孩就去換。」

「你婆婆一整天沒換尿布了，你什麼時候才要幫她換啊！」才過三十秒，公公又來催促。

「好，好，好，我走到婆婆門口了。」還拿著奶瓶的秀雲，使出忙不過來的病房護士常用的招式不耐煩地回應。

「還坐在那裡，騙我要去換了。」

「今天小孩都在玩，喝得慢。」秀雲有點微怒地想婆婆不是你老婆嗎？昨天公公帶婆婆去看病，做的就和她一樣專業，為何現在只顧動嘴，不願意動手。

「你先換尿布再回來餵。」

「快好了，再兩分鐘就好了。」秀雲拗了起來，調整奶嘴的角度，讓小孩喝的更慢，嘴說一套、手做一套，誰看不下去誰去換。

「還坐在那裡，等餵好奶，你婆婆都長褥瘡。」

「婆婆的尿布換好了。」終於餵好奶的秀雲動手幫婆婆脫掉成人尿褲，這局她認輸。

### 3

秀雲的轉調停在難題無法敲定的前置標準作業程序，她找急診護理長，急診護理長和督導不同，沒以標準作業程序擋路，沒怪她跳過門診護理長，嘴上說很歡迎她轉來急診，順便送給她一本最新版的高級心臟救命術，隨手翻開心跳停止那一章，要她回家研究一下，對往後的生涯將很有裨益。往後就沒了下文。

秀雲把書帶回家，小孩幾個小時就得餵奶，婆婆幾個小時要換尿褲，煮好晚餐後要洗碗，洗好碗要給婆婆擦澡，其他人都在看電視的時候，她沒有時間調息身體的疲累，拿起書來，公公的魔音傳腦也跟來了「冷氣不冷了，快來幫我調降溫度。」於是她闔上高級心臟救命術，她相信這本書就是音樂盒的蓋子，一掀開，音樂便會自動流曳，永遠自動上好發條。

又將滿一年，有天，她的小學同學婉婷，同醫院的心臟科主治醫師，特地打電話給她。她們的小學老師，也就是那天在門診有點熟悉感的病人，因心肌梗塞住院，婉婷約她去探病。婉婷說，心臟科剛用心導管氣球擴張術救回老師，但是冠狀血管鈣化的程度滿嚴

重的，或許不久就得做繞道手術。秀雲找個藉口推辭邀約，這通電話讓無計可施而瀕臨放棄轉調的念頭又死灰復燃。

秀雲護校畢業後就來這家大廟的附設醫院上班，秀雲的媽媽是大廟的女乩童，她媽媽的家就在大廟的後方，這區塊地名叫做乞丐寮，事實上全鄉也擔得起這個名字，廟前是座大到可笑的圓環，在這個整天沒半輛車經過的鄉鎮裡，圓環蓋的特別壯觀，像土地不用錢一樣，廟的正前方半里處是鐵軌，只不過這鄉下沒火車站，鐵軌下有條便道，只有兩輪車可以通過，地下道出口是色眯眯的阿伯埋伏的地方，再往前五十公尺有條小路通往小學的老師宿舍，老師宿舍在學校的後方。醫院是後來才有的，大廟在私營樂透彩的時代一夕暴紅，中了五億的信徒捐出一半蓋醫院。

小學六年級秀雲比同學發育的早，腿抽到和成熟的女生一樣修長，胸部、臀部玲瓏有緻，六下到上國中有一小段時間老師不再緊盯頭髮的長度，家境小康的小女生可能某天便頂著剪過的奧黛莉赫本頭來上學，即使那樣，還是比不上秀雲烏溜茂密的長髮。放學路上她曾經讓高中生撞上電線幹，還有色眯眯的阿伯開口要載她，那次幸好老師剛好經過。那是秀雲第一次到老師家裡。

若是一切停留在這一點就好了。

護校畢業當年她沒想過對抗自己的母親，很認命的回到家鄉，唯一的抵抗是堅持搬到外面住，不住家裡。秀雲的媽媽沒阻擋，讓她住進了醫院的女生宿舍。秀雲想到當年同寢的學姊正在急診室，或許那裡有條門路。

那時急診護士沒人提辭呈，學姊好意的問秀雲要不要先去開刀房？奉母命結婚、先生車禍留了遺腹子，和先生同車的婆婆頭部外傷，手術後生活無法自理，那一、兩年裡秀雲流的眼淚彷彿梅雨季潑在醫院外牆的水，從沒乾過，學姊印象還很深刻，這時自然不吝

幫忙。

秀雲告訴學姊她希望調去準時下班的單位，即使延遲最好不超過一小時，她的那一點點薪資實在花不起另請院外祿母的費用。

學姊說服她，開刀房永遠缺人，但是除了加班第一線，否則都能準時下班，急診護理長出身開刀房，護理長常提到這家醫院只有急診和開刀房護士有長腦子，反應敏捷，懂得自動補位，如果急診開缺，她必定優先考慮開刀房的申請者。最後這一點，把學姊先調開刀房的提議變成非常有價值。

開刀房確實永遠缺人，前置標準作業程序是給基層用的，高層用的是電話交辦程序。開刀房護理長透過開刀房主任替她跟門診護理長商量，兩方很快就同意了秀雲的轉調，秀雲明顯感覺到門診護理長對她自作主張的不痛快，不過她一點也不在乎。

#### 4

等門診放人的蕭瑟十二月，梅花瓣上結了霜、冷冽刺骨的黃昏，就如婉婷先前的預言，老師又被送回醫院心導管氣球擴張，這次用血管支架救回一命。

秀雲有個奇特的家庭和曲折的故事，婉婷倒是非常平凡，爸爸是朝九晚五的鄉公所公務員，媽媽是嗜讀勃朗特三姐妹的家庭主婦，哥哥是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婉婷是這鄉下土生土長的第一位女醫生，也是秀雲在班上唯一的朋友。秀雲沒有婉婷需要的東西，但是婉婷從不吝嗇分享她的財物，包括便當裡的滷蛋，用吸管做的祈願星星，媽媽不要的口紅，學業第一名的獎品，還有考卷上的答案。

小秀雲自從去過老師宿舍，便常向小婉婷炫耀老師家裡那些作工巧妙精緻、螺鈿烤漆的音樂盒，婉婷聽得津津有味，並不嫉妒，遠觀不是褻玩，欣賞不等於擁有，就像秀雲看到誰的便當盒有隻油

亮的雞腿，又不是她的。

直到有天小婉婷在小秀雲家裡，發現那張供著七星劍、狼牙棒、鯊魚劍、月斧、刺球的神桌角落，有個鑲著小公主銅偶的小小的桃心花木盒子，她眼珠死盯著這盒子。從前兩人獨處時，秀雲好不容易說一句，她會回上十來句，那次卻角色對調，不管秀雲談什麼話題，她總是嗯啊哈的敷衍了事，秀雲看透她的心思卻不讓她輕易得逞，直到夕陽在遠方水田裡的倒影成了被壓扁的黃金太陽餅，才心滿意足的取了小盒子，輕手輕腳的轉動盒底發條，當秀雲翻開那盒蓋的瞬間，婉婷立即聽出來傳來的音符是羅蜜歐與茱莉葉。

這件事早點發生就好了，婉婷可以選擇其他報復方式。

如果再晚點發生，上國中之後，婉婷在升學班，秀雲在放牛班，故事也不會往下發展。

但是這件事就發生在畢業考前。考前婉婷沒跟秀雲說這次考試和從前不一樣了。婉婷與秀雲還是併桌而坐，婉婷直到鈴響才將答案謄在考卷上，靠婉婷分享答案過關的秀雲，畢業考交出一張又一張的白卷。

老師暗示秀雲在公布成績前去他家一趟。

恨死婉婷的秀雲沒擔心畢不了業，她全心全意想著如何把婉婷拖下水。

秀雲踏進老師那間沒有窗戶的書房裡，發現有兩份考卷放在擺滿音樂盒的檀木玻璃櫃旁的書桌上，一份是她的，一份是婉婷的，整個房間只靠桌上那盞翡翠綠燈罩的銀行燈照亮，老師讓秀雲自己留在房裡十分鐘。秀雲應該非常明白老師的意思，但她照老師的計畫做，就失去了讓婉婷後悔的機會。

那十分鐘，她把曾經意淫的音樂盒一一拿下來把玩，關了門，關了燈，她聽出機蕊凸點的細微差異，就像她的乩童媽媽常念著狼

牙棒上的紅線要纏多厚才能噴血又不傷筋動骨。

老師發現她沒把該做的事做完，差點給她一巴掌。秀雲倒很希望老師沒住手，她可以順勢說出婉婷長期幫她作弊的劣跡敗行。老師住了手，秀雲只好自己說了。老師沒目瞪口呆，長期兩人的考卷對就一樣對，錯就一樣錯，老師當然有看出端倪。不想讓婉婷牽連進來的老師，反過來對她說，婉婷畢業是憑自己的實力，她想不想畢業要自己想清楚。

那天秀雲從老師家離開，走到鐵路下僅容兩輪車通過的通道時，往事來到在她的眼前，婉婷幫她護航那麼久，全班只有婉婷沒看輕她的出身，她家只有婉婷願意出入，這事的起頭是她不懷好意地設計婉婷，害她犯嫉妒，她突然覺得沒臉面對婉婷，自己的良心裡頭，怎會住著叫她出賣最好朋友的魔鬼呢？她在圓環獨自繞好多圈，繞不過去。

## 5

秀雲繞完開刀房新手護士訓練課程，便固定在心臟血管外科的手術房。原本只是家裡窮，並不笨，察言觀色、快速遞上正確的器械，她總是能跟上節奏，很快獲得主刀醫師的信任。

外科住院醫師跟她上過幾次刀，老是記不住她的名字，但是已經記住她迷人的眼睛和永遠悲傷的眼神，給她取了「憂傷貓女」的外號，又從這個外號的英語 Sad Cat 取了下一個綽號 Sake。只是多看了 Sake 幾眼的住院醫師裝醉和她鬧些開刀房的低級玩笑時，會說「Sake 快點叫床，今天刀這麼多，病人接這麼慢，我們要從上刀開到半夜上床嗎？」住院醫師淫淫的邊說邊偷窺秀雲的眼睛。她剛到新環境，人生地不熟的，她會委屈的眯眼蹙眉來乞憐。慢慢熟了，她只是惡狠狠的瞪著小外科醫師，爭辯無用，反諷自傷，沉默

是她最愛的武器，常常巡迴護士看不過去地幫她反擊，「專心開，別流太多血。等下紗布不夠，要脫你的尿布來用，就不好意思了。」

年紀大點的外科醫師，也記不住她的名字，這位新寡二十多歲的女生姿色引人垂涎，那些醫師投射在她身上的視線，通常不是眼睛這個水準，很明顯的趨於下流，低到了豐滿的胸部。他們也不講無實際效益的輕薄話，偶爾不小心失言的講出心底的寂寥，出國演講剛好少個伴之類的誘餌，但是守株待兔的招式，對貓女是沒有殺傷力的。應該說，她很快就對這些只想玩玩的招式免疫了。

幾年後她得負責控臺，那是一個像機場塔臺的角色，別的護士遇見醫師施壓，要求讓他的病人優先開刀，只能低聲下氣、曲線抗拒。頂多私下聊天時嘲諷這些醫師，「與其浪費時間吵人，還不如讓我專心安排，說不定他的病人早就進來開了。」

對此，秀雲有她獨特的處理方式。

「我這個闌尾炎病人要立刻進去開刀。」

「但是現在房間都滿了。」

「等到闌尾破了，你負責嗎？」

「喔，那麼我去問問看誰可以讓。」秀雲讓院內電話佔著線，趕緊用對方聽得到的音量，透過開刀房內線詢問各房可否讓一讓。

問了一圈，只有好心的林醫師願意延後。

「林醫師的小兒疝氣修補術可以先讓出來。」秀雲邊說邊想著開闌尾炎的醫師會不會上當。

「好。……那個小兒疝氣修補術的病人叫什麼名字？」闌尾醫師好像想到什麼事。

「就是你兒子啊。」護士真得會記很多人的名字。

「那我等一下好了，我兒子已經餓一整天了。」

秀雲想跟醫師說「闌尾要是破了，你負責嗎？」，或者「你捨

己為人的形象在我眼前破滅了。」她當然沒這麼說，秀雲會說「謝謝你喔，O 醫師！」

某天她上心臟外科的刀，主刀醫師突然抬頭問她，「婉婷醫師說，前晚那位緊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病人是你們的小學老師？」

秀雲第一時間就想到他。下刀後她去找當晚值班的人，問了名字，果然沒錯。值班護士還告訴她，那晚插管花了不少時間，心臟外科醫師說缺氧超過四分鐘造成不可逆腦傷的話，要算麻醉科的，不能算他的。

秀雲回家把有層薄薄灰塵的高級心臟救命術拿出來，雖然公公仍舊磨人的大呼小叫，她卻能心靜思寂的把那章細細讀過一遍。

缺氧……四至十分鐘……腦病變……不可逆……植物人……腦死……死亡

活著的人（例如她自己），折磨家人的傷心人（例如公公），折磨自己和家人的植物人（例如婆婆），折磨活人的腦死人，和沒被救活的脫離形骸的靈魂（例如先夫），「生與死，折磨與解脫，那個狀態才真正給人幸福？」秀雲想知道。

## 6

盂蘭盆節那天，沒幾臺常規手術，醫師早把整天的刀開完，秀雲在醫院和同事閒聊了一會才回家，沿路家家擺出款待好兄弟的香案，大人小孩在門口摺銀紙，擲入熊熊燄火的金紙爐，有些早早吊起引路燈，秀雲心想公公應該心急如焚地等她回家拜拜。當她進了門，今晚家裡和尋常完全不同，沒有公公一波接著一波的咒罵聲，婆婆洗好澡香噴噴的，桌上有外燴的蔥燒牛肉、開陽白菜、八角滷花生、豆腐豬血酸辣湯。

從秀雲先生辦完後事就很少回娘家的大姑坐在餐桌的一邊。秀

雲原本要去幫已經三歲的小孩洗澡。公公要她先吃飯，其他的事晚點再做。

陌生而變得更客氣的大姑先開口，吞吞吐吐說她的娘家要不是有秀雲這個耐操好使的媳婦不離不棄，早應家破人亡，接著反反覆覆謝謝秀雲好幾次，忍受她爸爸的無理責罵，還把她媽媽和弟弟的孩子照顧的這麼勇健，她聽人說行動不便的老人通常身有爛瘡瘀傷，但她媽媽完全沒有，最辛苦的是秀雲拋頭露面賺錢養家。要不是有這個孩子牽絆著，以秀雲的年輕和各項條件大可改嫁，說不定現在已是醫生娘了。

秀雲默默的用筷子挑起一小口白飯，配著鹹鹹的眼淚送進嘴裡。滿上咽喉的委屈，叫眼淚無法吞進肚子。她想了千百次，特別是每年結婚紀念日隔天公公魔音傳腦的時候，她問自己為何不離開？小孩不可能丟給夫家，她會帶走，也有權利帶走，沒走的原因，她自己也沒想清楚。

大姑看秀雲沒答腔，接著又說，外頭的人說秀雲是覬覦夫家的財產，事實上爸爸沒存什麼錢，在這個鄉下一間房子幾分地，算不上大富大貴，秀雲是專業人士，以她的收入，過幾年在這窮鄉買幾間房子幾分地都不是問題。大姑說外頭那些人都只會用錢計算，低估了秀雲的人格。

秀雲也聽過這樣的耳語，有陣子她還揣測是大姑或是公公對人嚼舌根才傳開來的。只是她的自卑感作祟，從不敢找人問個清楚。

秀雲被大姑灌了不少迷湯，眼睛看著公公說，她能感受到公公走不出喪子之痛，又擔心被媳婦拋棄，才會變成如此緊迫盯人，用不停的頤指氣使來確認她還在，公公婆婆沒指她剋夫，沒把她趕出家門，她反倒該好好謝謝公公的體量包容。

公公聽到他的刻薄被秀雲如此正面解讀，頗感意外。但也正好

幫他切入下個主題。公公扭動綴著老人斑的脖子，用眼神鼓勵餐桌上的每個人，呼了長長的一口氣，擺出大家長的口吻說，我們是一家人，在能力範圍內都該先幫自家人。

聽到「一家人」，秀雲有點警覺，但沉默依然是她最強大的武器。當主管說出「一家人」，意思就是要秀雲這等級的員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長輩說這話的意思當然也雷同。

公公暗示大姑接下去說。

大姑不好意思說出她的心思，停頓了好一會兒，原來大姑結婚後多年沒有生育，擔心無後的親家母也不管問題是不是出在自己兒子身上，要她去做試管嬰兒，但是當親家母聽到一次要八十萬，而且不保證成功時，隨口說了「怎麼比娶個新的還貴？」

大姑聽在耳裡很不是滋味，直覺夫家不會付這筆醫藥費，便跑回娘家跟公公借錢。公公不想跟家裡唯一在賺錢的秀雲開口，因此把房契交給大姑去辦貸款。打了一個月的排卵針後，醫師說，從大姑身上取不到健康的卵。醫師建議大姑借卵生子。「借」有個公定價，要給出借卵子女孩十萬塊營養費，內含醫師的取卵費。大姑沒跟銀行借到太多錢，又不敢和地下錢莊打交道，便問醫師如果有人免費捐卵的話，大概可以省多少錢？醫師說他的取卵技術費可打對折，收兩萬塊就好。

大姑意圖拜託秀雲幫一家人省下八萬塊兼捐卵。

秀雲沒高估自己值八萬，只想到自己沒有用處的卵原來還值個三菜一湯的價錢。

大姑看秀雲沒表示反對，以為她答應了。「你那天不用上班？我隨時都能配合。」

看過形形色色、討價還價病人的秀雲很堅決的只說了三個字「我不捐。」她清楚不明確主張自己的權利，會讓欺侮像海浪般一

再重頭撲來。

大姑望了公公一眼，公公說「那醫師說取卵非常安全，很少出意外。」

秀雲答道，「在醫院裡，很少等於一定會發生，不是不會發生。萬一怎麼了，小孩和你們兩老怎麼辦？」賺八萬賠一個媳婦的生意，秀雲認為公公婆婆應是不了解醫療不確定性的恐怖才會想要試試看，不會真的那麼傻。

大姑搶著回答「我會負責到底。」

但是沒有媽媽的童年要如何負責呢？至少，秀雲她沒辦法幫她小孩答應。

公公又說了，「再考慮一下吧！」

秀雲覺得這話好熟悉，那次她就是再考慮一下才鑄成大錯。他們都只看著眼前能用錢解決的小難，不看將來錢無法解決的遺憾。

秀雲站起來抱小孩，堅決的說「不必考慮了，我不捐。」

多年沒說話的婆婆被毫無商量餘地的驚世媳婦惹火了，「你以為我兒子死了，你的醜事就沒人知道了嗎？」老實人的惡毒就像出骨魚片裡未淨的刺。錢鍾書在「圍城」書裡說的真好。

新婚初夜，秀雲讓從沒經驗的先生當晚成功達陣。她先生原本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就和落紅一樣理所當然。隔天早上，她先生問起落紅，發現事有蹊蹺，帶著怒氣跳上機車，查覺不對勁的婆婆追了上去，機車催到極限拖著沒戴安全帽的母子倆往圓環射去。機車沒順利進入圓環的軌道，直接撞在圓環中心的碑柱上頭。

當年沒按照老師的意思，重寫空白考卷的小秀雲從老師家離開，在同一座圓環獨自繞好多好多圈，才下了決心繞回地下道，轉往老師宿舍的路上，又在門口猶豫了一會兒，「就照老師的意思把考卷寫寫吧！」，扣扣敲了老師的門。乞求老師給她十分鐘補考。

寫完考卷，小秀雲正想道別，老師說有禮物送她。老師要她當場打開，那是一件少女胸罩，因為家窮，秀雲一直和媽媽共用阿媽型胸罩。老師還要她當場穿上，不知如何拒絕權勢的秀雲站在那裡不知所措，老師得寸進尺地做了不該做的事。

## 7

天理昭昭、皇天不負這些安慰被害者的話語，生為乩童之女的秀雲不太相信，如有果報，人人按著良心做事，不就沒人找她媽媽召天兵、調小鬼、開壇作法嗎？

她處心積慮等了十多年，在急診室守了上千個夜晚，依舊沒把握可以遇見自投羅網的小學老師。

那個立冬後的第一個週末特別冷，整夜救護車喔依喔依不止，當秀雲聽到檢傷站的學妹喊出病人的名字，她立刻出聲說病人是她的小學老師，這病人交給她。「如果小學老師記得我的名字，那就原諒他吧。」秀雲心底這樣想著。

醫師忙著問救護車急救員和家屬發生的經過，秀雲把心電圖、氧氣、血氧監測器、點滴安置到病人身上，以她高超的技術導了尿、抽好血，注入肌鈣蛋白 T 收集管，她沒等醫師下處置，自作主張的連絡心導管室值班護士。這時最厲害的急診醫師的診斷也不會比秀雲更正確。

在等心導管室的那段時間，秀雲的眼睛沒一刻離開心電圖。

救賴活與害好死，那種才算報復？秀雲原本有四分鐘想清楚答案，再採取行動。或許她早就想清楚，或許是反射動作，她白白浪費了這四分鐘。在心電圖變成 PEA（沒有心跳的心電圖線型），確認沒頸動脈脈搏的頭一秒，秀雲迅速跪到病人左手邊，十指交握、手肘打直、膝蓋鉛垂、骨盆前傾，將上半身的重量透過手掌，把老

師的胸骨壓下一個拳頭深，大聲呼救，放盡她當年慘遭欺凌時沒喊出來的力氣，「快來！CPR。」

## 評語

李喬

這篇小說俱足，「短篇小說」的所有條件。

精準的「單一敘事觀點」，文字語言切合題材內容，主角內心的描繪在情節中自然顯現，不必特意描繪而成功達成。「敘事結構」在「順敘」中加上必要的「插敘」，恰到好處。

「故事」內容的理解與熟悉是小說成功的重要條件。這篇作品作者對於醫務、護理行事顯然相當熟悉，所以寫來深入細膩，讓讀者容易「進入」，宛若在場，深受感動。

在評審會有委員質疑主角對病人的「處置」，在法律道德上似有「瑕疵」。個人的見地是：這是小說藝術的評價，以人間現象的呈現為標的；法律道德判定，參考而已。何況主角「拔除殘刺」心理叫人憐憫同情，而伊的「行動」人情之常而已。回歸文學評價，應是「無刺殘留」的。



## 短篇小說 | 佳作 | 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

林金玉

簡介



原名 Wagi Shyac，桃園角板山泰雅人。曾任公視新聞部的原住民記者、原住民新聞雜誌節目製作人、公視策略研發部的副研究員暨國際會議專案人員、網路媒體國際新聞編譯、平面雜誌執行編輯等職務。現為窩居北市公寓小宅的 SOHO 族，涉足文字、影音、網路等不同類型媒體。小時候曾有過許多「我的志願」，但「作家」一職始終不是排名前面的夢想。因為喜愛閱讀、聽故事、看電影，在觀賞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之後，開始有了創作關於泰雅人生命故事的想法。

### 得獎感言

這是今年得到的第二個文學獎獎項。

這個夏天，生平初次投稿參加文學競賽，意外獲《第六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初出茅廬的寫作實驗得大獎，多少有些新手的好運在身吧。

秋日，在不確定感中投出了第二篇短篇小說創作……。

11月6日，收到電郵通知說「恭喜得獎」，還真的是祖靈保佑！隨著年歲增長，所有聽過、看過、體驗、感動過，凌亂堆積在個人記憶庫中的部落人情與記事，似乎即將滿溢到了必須被寫下、被述說的時刻，要尋求故事生命的新出口。於是，我敲下一顆顆鍵盤，試著以

屬於泰雅人的敘事姿態，將那些關於山林的生命經驗與歷史記憶，轉換成電腦螢幕上的文字。

我寫，我發言，我存在。有幸得獎，要謝謝評審肯定與鼓勵，包容作品中多處缺點以及不成熟的企圖。

# 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

## 0.1

八爪大王時運不濟被我抓個正著，霍霍揮舞著肥厚的兩把螯鉗，打算報個一口仇恨。父親在水田旁的灌溉溝渠找到全身濕漉漉的我，站在田埂邊上彎腰伸手一抱，硬生生將我從水中撈出。才剛被我收進褲袋的小溪蟹——隔著一層粗麻布，也正用那雙大腳鉗，狠狠地夾住我的大腿溝肉，險些小命根子都要遭殃！父親穿著青年服、腳套足袋鞋，打上綁腿，一副外出裝扮，催促著我趕快回家梳洗一番，準備要出發了。

「我們要去哪裡？」被打斷了玩水興致——忍著腹股溝傳來針刺般的皮肉之痛，我懊惱地仰頭邊走邊問道。

「走，我帶你去臺北看博覽會！」父親厚重堅硬的大手牽起我冰涼潮濕的小手，如秘密揭曉般地微笑宣布。我驚喜地咧著一張嘴望著高大的父親，他那雙深邃的瞳孔，閃爍奕奕光彩，同樣雀躍著一股興奮之情。

昭和十年（西元 1935 年）十月，「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在首善之都臺北市盛大登場。那一天，算起來我已經五歲多了。

## 1

老人獨自坐在陰暗客廳的籐椅上，一如既往，不知不覺就將大半時間用在回首前塵往事上。午後斜陽從窗外輕巧挪移至室內，灑落一片柔和金粉，如過往雲煙迷濛閃爍——無聲息的腳步反覆巡禮逝去的流光歲月，在混沌失序的記憶之海捕捉早已消融逝去的雪爪鴻泥。

有幸歲數活得夠久，老人看到他的故鄉從日據時代被稱為新竹州大溪郡的角板山，改名為國民政府來臺之後的桃園縣復興鄉；一場翻天覆地的選舉活動之後，又隨著新直轄市長上任，升格為桃園市復興區。老人就出生在那個被老蔣和小蔣投射至他們浙江奉化老家的小部落——溪口臺社（Kekoray）。變動世界少數不變的堅持，『溪口台』這個部落名，自日據時代立社以來至今，還沒有什麼改變。

地名如此，人名也擺脫不了時代更迭的宿命。「出生時，父親給了我『給怒』（Kenu）一名，是根據一個勇敢善戰的祖先的名字來命名。依照泰雅族父子連名制的傳統，我的全名是『給怒變茲』（Kenu Shyac），父親是『變茲當拿』（Shyac Tanga），祖父就是『當拿瓦旦』（Tanga Watan），以此往上類推；靠著這套命名制度，我可以上溯十代以上男性直系祖先的名字，倒背如流。六、七歲進角板山蕃童教育所之後，我多了一個上學的新名字——渡井貫行。碰到昔日同窗聚會時，即使已經離開校園多年，我們還是習慣用日本名字來相稱呼，氣氛融洽，彷彿人也跟著回到那段青春歲月。日本人走了，中國人的國民黨政權來了，我的新身分證上登記的名字，也跟著變成漢名的『林秀明』，使用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不管是哪一個名字，都跟上我走過大半輩子，無論當初是如何而來的，都已成為我個人生命歷程的一部分。」

我是給怒變茲，日本名字是渡井貫行，漢名叫林秀明。

和初次碰面的陌生人坐下寒暄時，老人總是不厭其煩地鄭重報上一連串姓名。其實也是其來有自。在過去沒有文字紀錄的傳說時代，泰雅人最重要的溝通工具就靠一張嘴。各種談判協調、談話討論，甚至說媒、祭祀的場合，開場前族人總要費點時間，或說或用吟唱的方式，來介紹自己的身家背景，再進入正題。這不僅僅是出

於相互尊重的禮貌，說話人也可藉機展現對家族淵源和部落歷史知識的嫻熟能力。

「世界變化得如此快速，瞬間面貌全非。我必須承認，泰雅人許多美好珍貴的文化傳統價值，已在現代文明洪流衝擊下載浮載沉……。」老人的思緒再度落入記憶大海深處，久久不語。

「給怒——給怒——，」聲聲的呼喚穿越遙遠模糊的時空距離來到他的腦海……。

## 0.2

水色濃郁、流量豐沛的大崙崙溪（今稱大漢溪），如一襲藍綠色的銀河，綴滿粼粼星光，在溪口台地邊緣轉了一個大彎，悠悠然地往石門方向流去。河階臺地坡勢平緩，開闢出一層層水稻梯田，灌溉溝渠交錯縱橫。時序進入秋季，天高氣爽一片蔚藍。沁涼的山泉涓涓灌入田間溝渠，流過小給怒浸在水道中的小腿肚。秋老虎把他圓滾滾的雙頰曬個通紅，一雙大眼閃著清晨露珠般的剔透晶瑩，盯著可能躲藏螃蟹的石縫間用力瞧。「給怒——給怒——，」是父親的呼喚，一聲聲劃過溪口台地雲淡風輕的晴朗上空。

溪口台社頭目燮茲當拿領著族人三名，帶著兒子給怒燮茲，一行人踏上神奇不思議的臺灣博覽會之旅。新興東洋帝國要向世界誇耀先進的產業技術，不讓歐美強權專美於前；霸氣展現傲人的殖民地統治成就，為即將登場的「大東亞共榮圈」吹響集結號角。

搖搖晃晃如乘坐搖籃般，小給怒亦步亦趨隨著頭目父親一行人，橫越懸掛在大崙崙溪上的鋼索吊橋；山徑蜿蜒盤旋而上，一雙小象腿奮力跟上大人們輕鬆跨出的步伐，爬上河對岸的角板山臺地。那個年代，從角板山上臺北市，取道山下的大溪（今桃園市大溪區），

唯一的交通運輸工具就只有手押臺車輕便鐵道。只不過，族人多半寧願靠兩隻腳，循著祖先踏出的越嶺古道走路到大溪，交易換物或中繼停留。「安步當車」固然省了車資，安全上似乎也更得族人信賴，但真要說起來，也是出於由來已久的生活方式。在沒有輕軌臺車的遠古時代，泰雅祖先就赤著一雙厚實的腳板，翻越峻嶺叢山，走過瘴氣惡地——從傳說中的平斯弗干（Pinsbukan）發祥地出發——浩蕩遷移至大崙溪流域的新居地。但是，頭目父親難得帶小給怒出來見世面，說什麼也要給他來場輕軌臺車體驗記。

「搭臺車之前，父親先帶我到街上平地人開的商店，買了一套西式的外出服，直接讓我換穿。」老人一臉溫馨地道來。「那是駝色格紋毛料的長袖上衣，束著一條同款花色的腰帶，下半身是七分長的吊帶褲，還搭配了一頂同樣格紋布料的小報童帽。父親又幫我買了一雙黑色布鞋。」八十年前的點滴回憶從低沈嘶啞的聲音傾洩流出。

小給怒穿戴一身帥氣的嶄新行頭，綻放一臉燦爛的笑容，嘴角兩邊各露出一顆深深的小梨窩。

角板山輕便軌道支線簡易車站設置在「總督府專賣局角板山樟腦收納場事務所」的倉庫前，在今日的角板山公園內還能看到殘存的日式木造建築，可惜輕軌鐵道在二戰後已完全拔除掉，角板山臺地並沒有留下任何遺跡可供後人遙思追想。

推車伏頭戴笠帽、身穿短袖短褲粗麻勁裝，站在臺車後頭小跑步奮力往前推動，起動一段距離，連續的下坡軌道展開眼前。車速漸次加快，車伏敏捷地跳上臺車，咔嗒咔嗒操作起手抑制動器，一面調整車速一面控制方向，車板下的四輪車軸左右顛簸地噠噠滑過鐵軌。臺車一路呼嘯滑行，小給怒緊抓著父親的臂膀不敢放鬆。兩旁景物模糊地往腦後倏忽而去，揚起的衣角獵獵翻飛，耳邊風聲

呼呼咆哮；眼看著整臺車就要直飛出軌道外頭，推車伙「咔嗒」一聲及時押下制動器，臺車劇烈扭動一下，靈活地轉了個彎，繼續驚險下滑。小給怒嚇得用力抵住小嘴，唯恐心臟一不小心就蹦出來。

當臺車行至平坦或上坡、失去動力的路段時，又是一番截然不同景況。車伙跳下軌道站在後頭，緩緩踩過鐵道推動臺車前進，一股尋幽訪秘之情油然而生；沿途草木蔥鬱、蟲鳴鳥嘯，山重水複又見柳暗花明，軌道的終點存在著什麼樣的花花大千世界，小給迫不及待地想像著……。輕軌臺車初體驗那一天，也是他生平第一次離開山區部落，第一次上臺北大都市出遊。

## 2

「泰雅的女人如果不做德呢嫩(tninun, 泰雅語『編織』之意)，還算是真女人嗎？！」

就像老一輩族人，在吉娃斯西嵐(Ciwas Silan)牢不可破的觀念裡，傳統編織德呢嫩是衡量泰雅女子才德性情的標準。女孩進入荳蔻年華的適婚年齡前，必須先習得編織技藝，才有資格接受紋面儀式(泰雅語：matas)，象徵成年：從天真懵懂的童稚少女脫胎換骨，蛻變成即將負起養家育子之責的「女人巴萊」(泰雅語：kneril balay)——真正的女人、真女人。

深夜萬籟俱寂，兩個兒子和襁褓中的小女兒都已在竹床上墜入沈沈夢鄉。夫妻倆圍坐在室內土間中央燒起木頭的小地灶前，共度一日勞動結束後的平和靜謐，是屬於山林生活的簡單幸福。燮茲當拿開口建議吉娃斯西嵐不要再做德呢嫩了，她抬起頭放下手邊的縫補女紅，震驚的難以置信。

1930年代，大嵙崁溪流域山區民情日趨穩定。不過是在父祖輩一代，延續半個世紀征戰連連、動盪流離的慘烈歷史，仍在新生

代族人心裡留下沉重陰影：泰雅人徹底輸去的並非對日人的戰役，而是敗於現代文明之手。

男人眯著雙眼沈默地看著室內唯一發出光源的小火灶，焦黑的木頭紅光冉冉，發出噼啪細碎聲響；昏暗中，深邃眼窩裡隱藏的心思意念更顯得莫測不可知。

「自古以來，泰雅的 gaga（泰雅語，『文化習俗、章法禮數』之意）就一直這樣運作。泰雅的男人要提親、女人要出嫁，都一定要準備德呢嫩做聘禮、當嫁妝。我的置物籃裡還留著你的姑媽代替你過世的父親，來我家說媒時送給我父親的貝珠衣。那是你離世的母親在你還小時就準備好的聘禮。泰雅的貝珠禮服連駐在所的大和警察大人看了，都愛不釋手。他想要跟我買，是我一直不肯，實在是捨不得啊。」女人無法理解有什麼理由需要中斷這項珍貴的傳統。

「時代不一樣了。以前日本人剛來的時候，很喜歡收集德呢嫩，只要拿到角板山臺地的交換所，不管好壞，都可以換到不少鹽巴、油或是白米，畢竟當時來說物以稀為貴。然而曾幾何時，一張織紋最華麗、最費工的挑花布，如今也只能換到一、兩條毛巾。德呢嫩從整理苧麻、洗線、捻線到上機編織，要花費不少時間；與其浪費那麼多時間，辛苦織一件交換不了什麼東西的德呢嫩，不如把時間投入到田裏真正有生產性的農事。至少，有了收成，小孩也不會肚子餓沒東西吃。」男人憶起孤苦伶仃的童年生活，靠著族人零星施捨，三餐不繼的困頓過日。飢餓曾帶給他年幼無助的心靈與肉體，至今仍難以平復的沈痛傷害。

「不做德呢嫩的話，我們以後要穿什麼了？！」女人密密編織的衣物其實也飽含著她對家人的濃情關愛。雙茲當拿由於從小就沒了父母親照顧，和她成親之前，總是一身襤褸地獨自在荒地開墾。

終於兩人互許終身共組家庭，女人送給男人的第一樣禮物就是她親手織作的泰雅服：用黑色毛線挑出簡單山形花紋的背心長衣（泰雅語：lukus pahing）、佈滿紅色菱形織紋的胸兜（泰雅語：tojah）、以及一襲可以裹住全身，擋風取暖、素雅簡樸的泰雅布披肩（泰雅語：pala'）。

「農作物收成增加，多的收穫可以拿到交換所換到更好的物品，也可以賣給平地商人賺點錢。有了錢，你可以到大溪買些厚的鋪棉冬衣，樣式多、很方便也比較保暖；或到布料行買你喜歡的花布，回來自己做衣服。我們也可以先把錢存起來，等存夠了，拿來蓋一棟漂亮的房子。就像日本人的木造平房一樣，又堅固又美觀。」男人分析農作物收成增加後帶來的經濟利益，可以如何改善家人的生活。

女人對德呢嫩有著難以割捨的深厚情感。吉娃斯西嵐的母親病逝之後，父親西嵐帖木（Silan Temu）為了讓她學會編織，準備了豐富的醃肉、小米糕、小米酒做酬勞，特別延請小烏來社（Ulay）一名織藝精湛的婦女，多次到義興社（Giheng）的家裡傳授女兒各項編織技術。吉娃斯西嵐手腳勤快、學習認真，再加上心思細膩，做出來的苧麻線又細又白又乾淨，織出來的泰雅布花紋工整手感精緻，深受族人讚賞。傳統泰雅社會男獵女織，熟練的編織技藝是專屬女子才有的榮耀與驕傲；獵槍若代表男人的第二個生命，織布就等同女人內在的獨立個體。對泰雅人而言，人的命運是由神靈（Utux）裁決、操弄、織作而定。因此，德呢嫩一詞，除了有『編織』之意，另一個延伸意涵也指人的『靈魂』。

「難道就要這樣把德呢嫩丟掉了！泰雅人沒有了『德呢嫩』（此處意指『靈魂』），還算是『真正的人』（tayal balay）嗎？」女人沈重地反問男人。「ayal」一語，除了用在族群自稱，也有「人」、「真

人」之意。

「時代已經改變了。過去泰雅的男孩長大之後，必須通過舂首儀式（**Mgaga**）洗禮，獵得人頭，才有資格接受紋面；代表他已經成年，是個真正的男人，能夠娶妻生子了。泰雅過去從未質疑過這樣的傳統，千百年下來謹守奉行，不敢絲毫懈怠，只因為老人說那是祖先的遺訓。時至今日，日本人禁止泰雅再行舂首儀式、也不准紋面，到現在也過了二十多年。許多年輕一輩男人不曾獵頭、女人不懂織布，更不用說他們也都沒有紋面，難道就因此禁止他們結婚生子了嗎？果真如此，泰雅人口越來越少，很快就會絕後了！今非昔比，泰雅做事的方式也必須跟著調整。」男人辯才無礙，當下讓女人堅決反對的立場，僅剩下情感超過理智的執念了。

吉娃斯西嵐畢竟是通情達理，「……你讓我再仔細想一想吧。明天你不是要去臺北參觀博覽會，等你返回，我會讓你知道最後的決定。」男人知道女人已經被說服讓步了。

十天後，燮茲當拿帶著亞奈（**yanay**，泰雅語：男性與妻子兄弟之互稱）比浩西嵐（**Pihaw Silan**）和小給怒，從臺北市返回溪口台家中；拖著一口新買的大皮箱，裏頭裝滿了參觀博覽會的紀念品、小給怒的山砲、戰鬥機、長槍幾樣玩具武器模型，以及特地在大稻埕布料行替女人採買的新式花布。當天夜裡，夫妻倆照例圍坐在小地灶前，吉娃斯西嵐對他說，不做德呢嫩之後她想要學習怎樣養小豬仔，因為豬仔養大了可以賣得更好的價錢。「我們把錢存起來，給小孩準備上學讀書用，或者就照你說的，以後拿來蓋一棟漂亮的房子。」

遙想編織風氣興盛、仍受族人重視肯定的年代，每至夜深人靜，忙完一整日農事、家務、孩子們照料的工作後，泰雅婦女會利用睡前難得的片刻空閒，坐在織布機前「砰——砰！砰！」地開始德呢

嫩。男人上山狩獵與山林進行對話，女人潛心織布和自己的靈魂交談。在過往無數黑幕蒞臨部落家屋的夜晚，織布機厚重溫潤的敲打聲，是陪伴孩童安心入眠的熟悉節奏。當婦女不再德呢嫩，美麗的樂音也將成為絕響。

### 3

洪荒時代，平斯弗干（Pinsbukan）發祥地有一巨石，匯聚山川靈氣日月精華，遠久胎動石中。「砰！」一聲轟隆乍響，巨石迸裂成兩半，二男一女從中走出。三人環顧天地，但見高山叢林、飛鳥走獸。其中一名男子心生厭惡埋怨道：「此地百無聊賴，非我居所！」遂遁回裂開的大石頭內，巨石嘎然闔上，另外一男一女未及阻擋。被迫留駐地上的男女二人，決定安居塵世、要繁衍人類，是為泰雅族始祖。

原始山林生活艱困而險惡。大自然如慈母，用寬厚的胸懷餵養泰雅人；也像個怨婦，以任性作為——洪水、乾旱、毒蛇、猛獸、瘴癘、疫疾——隨時收回對族人的寵愛。數千年歷史，泰雅人謹守祖訓，學會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從不試圖凌駕掌控。不速之客不請自來，踏破山林亙古寂靜；挾帶新文明利器，不再敬天畏神，只想強取豪奪。面對來犯敵人，泰雅人從不畏戰，以血淚肉身捍衛家園，雖敗猶榮。

### 4

溪口台社（Kekoray）於昭和二年（西元 1927 年）七月正式立社。志繼社（Sqiy，位於今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境內）的年輕勢力者變茲當拿，獲移住族人公推，擔起新部落頭目之責。

從總督府的理蕃事業角度來看，把散居在大嵙崁山區的泰雅族人——以或威逼或利誘的手段，集團移住至駐在所附近，日警方便管理的平緩丘陵地，將有助於開發「蕃地」資源、端正「蕃人」風俗。對參與溪口台集團移住的族人來說，卻另自有重建流離家園的意義。表面上，加入溪口台移住計畫的族人是從志繼社分出，但事實上，移住民的主幹成員多是原三峽大豹群的後代子孫。西元 1906 年十月，日軍重兵剿滅大豹社，倖存遺族逃散至佳志、志繼、義興、霞雲等大嵙崁溪流域的親族部落。變茲當拿的祖父正是清末日據初期，赫赫有名的大豹群總頭目瓦旦變茲！

移住溪口台地之初，生活異常艱苦。日警勸導族人放棄山田燒墾，改行水田耕種，新居地卻竟然無水可耕田。眼看著第一個春天已經來臨，臺地仍是一片荒煙蔓草。族人心灰意冷，悔不當初。

「日本人說好的灌溉水圳在哪裡？」在溪口台駐在所召開的部落會議上，族人怨聲載道不絕於耳，連前言客套話都免了。

「水圳的事情在移住之前就已經討論過了，駐在所的大和警察大人也再三承諾，他一定會盡全力向理蕃課協調出解決的方法。我們要有耐心。」變茲當拿頭目說。

「這半年下來，日本人發的搬遷補助金都拿去买吃的食物，再過不了多久錢就要用光。沒有水田，我們的小孩以後要吃什麼了！」幾位婦女對未來前景憂心忡忡。

「沒有水田，日子還是要過下去。泰雅自己要先站起來，想辦法度過難關——」頭目正試著鼓勵族人，卻被更多的喪氣話打斷。

「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要離開志繼！」有人搶著埋怨，「我們放棄志繼的房子、土地搬過來，圖的是一個安定的生活，沒想到竟然過得比以前還更辛苦！」

「現在後悔也於事無補，我們只能往前看。請各位想一想，沒

辦法開墾水田，我們還是可以做旱作，就像從前老人家的生活方式一樣。大家勤快一點，吃的問題就能解決一半。多的收成，還可以拿到交換所、或是跟平地商人交換鹽巴、白米，也可以賣錢。女人多做一點德呢嫩，男人去山裡打獵物、找藥材，也都是可行之道。方法很多，就看泰雅自己怎麼走出一條路。」頭目夫妻倆人也是靠著那些旱作零工，勤奮換得一家人生活所需。

「我們還在志繼社的時候，日本人發動我們義務勞動，幫忙上部落拉號社蓋水圳，明明說好完工之後大家一起共用水源。為什麼我們都搬過來半年了，溪口台還是沒水用？」有人又忿忿不平地說。

「大和警察大人當初確實那樣說過，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發動年輕人，義務幫忙拉號社修建水圳。只不過，事與願違，水量並不夠兩個部落共用。我們已和拉號社頭目多次協調過。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灌溉水只走到拉號，沒有流到溪口台的緣故。事實情況如此，我們也只能接受。」頭目試著安撫族人情緒。

「頭目，難道就要我們溪口台坐以待斃了嗎？」一名年輕人憤怒地高喊道。頓時群情騷動，會議看來就要被中斷。

燮茲當拿用力拍桌三下，把全場注意力重新拉回到他身上。他高舉雙手，神情威嚴地示意族人保持冷靜。

「各位族人請，聽我一言……我們當然不會、也不能坐以待斃！……我知道，這半年大家都辛苦了……由是之故……我在此宣布……我們要自己蓋一條溪口台社的灌溉水圳！」燮茲當拿一邊環顧四周族人，一邊拉高聲調，一字一句清楚地傳達他多日苦思下來的最後決定。全場鴉雀無聲。

「我們哪裏有錢自己蓋水圳？」一名中年族人大膽說出此刻所有人的心聲。

變茲當拿右手伸進吉娃斯西嵐替他在背心長衣內側縫上的胸前暗袋，拿出一張綠色的五拾圓紙鈔券。

「這是五拾圓，日本人發的搬遷補助金。這一筆錢，我要捐出來，拿來蓋水圳。」族人面面相噓，一臉愕然。「當然，蓋一條灌溉水圳要用的錢，絕對不只五拾圓！但這一張五拾圓，代表我的決心，請各位相信我，我一定會帶領大家度過難關。用這一張五拾圓，我可以和日本人談判，要求他們提供我們需要的水泥、砂子，和爆破用的火藥。人力部分完全不用擔心，我們溪口台社自己來，大家一起義務勞動。修建期間工人要吃的食物、要喝的水，我們共同分擔；有米的出米、有鹽巴的就出鹽巴、有飛鼠肉的拿飛鼠肉出來——家裡有藏得麼面（tmyan，泰雅傳統醃肉）的婦女，也不要小氣、捨不得拿出來分享喔！」頭目話鋒一轉直接說到族人的心坎兒裡，全場哄堂大笑，一陣熱烈。

「倘若各位能信任我，願同心協力完成水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的小孩就吃得飽、穿得暖了。切勿忘記，我們的祖先在大豹社的時候，犧牲生命和日本人作戰，才替子孫留下一條生存後路；現在輪到我們接下這個任務，蓋好水圳，讓我們孩子的生活安定下來。各位族人若是同意我所說的，請鼓掌表示支持吧。」頭目說罷掌聲雷動，如大潮來襲，洶湧翻攪一度讓族人裹足不前的死水泥沼。

「各位族人……」變茲當拿深受族人敬畏的姑媽阿穆一瓦旦（Amuy Watan），高挑的身影站起來要說話，全場恢復安靜秩序。「為了表示我對頭目變茲的支持，我也在此宣布，我的兩個兒子也會各拿出五拾圓，幫忙蓋水圳！」事情就這麼成了；希望再次燃起，勇氣重新尋回。

「亞耐，實在多虧你了！」比浩西嵐靜悄悄走至姊夫變茲當拿

的身邊，一臉動容的說。「你才剛失去兩個女兒，我姊姊吉娃斯又難過病倒……哎！命運之神為何如此作弄人啊。」比浩西嵐萬分感慨地搖搖頭。頭目兩個未滿十歲的女兒，接連感染瘧疾和百日咳，來不及長大相繼夭折。「如果這就是神靈為我織作的命運，我也只能接受面對它。」燮茲當拿淡然地說。他接受神靈的安排，但絕不認命地放棄低頭。痛失骨肉的打擊，讓他重新檢視一路走來的生命軌跡；他決心要把溪口台族人的生活帶回正軌，第一項任務就是完成灌溉水圳。

## 5

河流，是泰雅人開展族群生存空間的軸線。老人咳咳咳地清一清略感乾涸的喉嚨。

……咳，咳……

哦——，年邁的我，如落入山崖之薄日，將為汝等吟唱一曲《祖源之歌》(Msgamil)。偉大的先祖勒戈門·布達(Kotas LkmButa)的遺訓，穿越古老森林而至：

山中無歲月，寒暑不知千年，泰雅爾子孫生養眾多，盛若繁星，滿如盈月。祖居地斯巴揚(Sbayan)的爐火烈烈轟轟。孩子們，請聽我一言。先祖勒戈門·布達這麼說。別再留戀斯巴揚熒熒餘燼，讓我們踏上冒險旅程，穿梭參天巨木直抵獵場盡頭，去探尋可讓鋤柄深掘的新耕地。

由是乎，先祖勒戈門·布達、戈門·阿揚(KmAyan)與戈門·亞波赫(KmYaboh)啟程出發。翻越松嶺鞍部，走下佳陽隘口，前進梨山、環山，來到了南湖溪與合歡溪匯流處，有一平緩河谷地。探險勇士停留該地稍事喘息，

整裝完備再上旅途。越過了南湖大山，戈門·亞波赫向東轉進大濁水溪、南澳溪流域，其餘人續往西前行，遇塔克金溪上游，順流而下走過秀巒，來到三光溪匯流處，望見蜿蜒連續的河階臺地。

天佑泰雅，子孫們有福氣了！先祖勒戈門·布達驚喜讚嘆。

青蔥蓊鬱，山巒邈迤，鳥飛獸奔，天然成趣。豐饒富庶的獵場與原始林地，是神靈賜予族人的世代家園。先祖勒戈門·布達如是宣告。勇士們循大崙溪往下游推進，披荊斬棘，開路而行。終於抵達山麓邊緣的板橋、樹林地帶，一片廣闊沼澤之原，來到旅程盡頭。

先祖勒戈門·布達光榮返回斯巴揚，帶著族人期盼的美好禮物。泰雅人開始在祖居地斯巴揚和新開拓地之間往返來去，直到聖稜線越嶺行動再次展開。

白雲蒼狗，悠悠山林，斯巴揚爐火明滅搖曳。孩子們，請容我一語。先祖勒戈門·布達再度這麼說。你們若繼續固守祖居地冷卻的灰燼，後代子孫恐怕要挨餓受苦。你們何不循著我們走過之路，尋找未來生活的新獵場與可耕地，在那裏安身立命，繁衍子孫。

哦——，賢能之士勒戈·戢布刺（LkCibula）輾轉難眠，反覆思考，回應了布達說的話。

偉大的布達，就讓我帶領年輕一輩族人，追尋你們用番刀揮砍下的光輝足跡，前去白茅草盡頭的平地交界處，逐一完成你所傳述的事蹟。

很好，你們已懂得承先啟後的道理了。勒戈門·布達欣慰而笑。

哦——，斯巴揚分離之日已到。先祖勒戈門·布達、戈門·阿揚（KmAyan）與戈門·亞波赫（KmYaboh）領頭前行，泰雅之子成群結隊跟隨勒戈門·布達的身影，浩蕩走至思源啞口。眾人坐下休息，為走更長遠的路。

思源啞口一別，再見無期。你們要謹守誠命，牢記與祖先的約定。先祖勒戈門·布達站起來這麼說。不可亂倫。不要彼此背棄、冷漠相待。成人之美要趁早，勿拖延傷害。玩笑勿當真，要以菸草和竹杯之酒和好釋懷。不要懷恨在心。人非神靈，凡人而已，勿妄發言論，不可輕許承諾。勒戈門·布達諄諄告誡、反覆叮嚀。

您的叮嚀，我們會保留在口袋的深處。一路謹守繩結誠命，走到白茅草盡頭之外也不敢遺忘。戢布刺對先祖勒戈門·布達說。

哦——，戈·戢布刺帶領遠征族人，僕僕風塵來到塔克金溪與薩克亞金溪交匯處的秀巒，河谷地湧出冒著白煙的溫泉。波西谷之子巴度（Batu na Bziqu）說，我就留在此地吧。

沿馬里闊丸溪櫛風沐雨而下，行至玉峰平緩的河階臺地，見大量魚群在溪中發出閃閃銀光。玻特之子亞威（Yawina Pot）說，我要由此去尋找梁木，立起工寮支架，建立家園。

夜宿曉行，走至三光溪曲折匯入大崙崁溪上游主幹的河谷地，山頂有巨木成群。邦凱（Bangay）與卡玻里（Qbuli）兩人說，我們要在本地樹立工寮支架，尋找水源之地，繁衍子孫。

翻山越水，大崙崁溪洸洸向北去，來到雪霧闊溪合流

處，遍野可見野生山葡萄。西塔之子夏特（Syat na Sita）說，我要溯溪而上到水源地，尋找讓子孫發展的山頭。

湍急溪水左拐右彎向下切割，流經與高坡溪交匯的峽谷，地形收攏似竹編的魚籠。塔隆之子巴度（Batu na Talung）與內瓦爾之子當拿（Tanga Newal）說，我們要由此順支流往上爬，到高處平臺定居下來。

吞風飲雨進入卡拉漢溪匯流處，野生柿子隨處可見。瓦旦之子卡亞爾（Kayal na Watan）說，我要由此溯溪而上，到宇內、小烏來一帶的平臺去。

卡拉（Mqala）說，我要前去義興平臺。

布納之子亞威（Yawi na Puna）說，我要翻越盧陪山的鞍部，走下斯其野溪、馬岸溪與南勢溪的匯流處，前去桶後溪交匯之地。來日你們想要吃魚時，帶著黃藤的藤蔓來捕魚，我們將盛情款待各位。亞威布納與族人這麼約定。

跋山涉水，足跡踏至霞雲溪匯流處，河谷地平坦寬闊，豐沛水流趨緩。努恩滬（MkNguhuh）與卡蓋（MKakay）兩人對戢布刺說，我們要由此上溯水源頭，種下可作樑柱的杉木，後代子孫將在此地休養生息。

哦——，順著大崙崙溪流向轉西而去，披星戴月接近奎輝溪合流處，見石頭周邊長滿形似鬍鬚的青苔。布金恩（MkPuqing）說，我要由此溯溪而上到水源之地，尋找讓後代子孫樹立工寮支架的建屋之地。

水遠山長，高遠溪匯流處附近麻竹叢生。瓦旦（MkWatan）說，我要上至高遠的水源之地。

從高遠溪匯流處往下游接近仙島一帶，山邊炊煙裊裊，人聲狗吠相聞。戢布刺對亞衛之子斐夙（Besu Naway）說，

此處已有人放置大石頭標示所有地了。轉頭越過高遠溪，返回到頭角前端的平緩河谷地，大崙炭溪主支流匯合處狀似樹枝。戢布刺說，我就在此地建立家園。

亞衛之子斐夙，你要渡河登上對岸三民溪匯流處，一路偵查，直到茅草叢生的峭壁邊緣。在大豹溪流經之地，五結芒叢聚，有廣大的土地供你生活。

哦——，叢山迢遞、星霜屢移，泰雅祖先東馳西騁，漸次分散至各河川流域，族群延續生生不息。

感謝偉大的神祖之靈，如此庇佑泰雅人。我這日落西山、年歲將盡的老人，頌歌就到此結束。

## 6

蓋一棟漂亮的大房子，是父親帶領族人遷居到溪口台之後最大的心願，或許是為彌補他從小就少了家庭溫暖的遺憾吧。父親從日本人的木造建築得到啟發，打算到山裡收集木料做建材，不過日警嚴格管控蕃地的山林資源，族人想上山拿木頭還必須先經過申請才得放行。

溪口台駐在所的大和警察大人又帶著幾位訪客來家裡拜訪父親。我坐在屋內用泥土打硬鋪成的土間上，把麻線一圈一圈地緊緊繞上父親幫我做的大陀螺。午後山區氣候涼爽宜人，母親頭上纏著黑色長布巾，忙進忙出地把桌椅搬至前院。端出乾淨的杯具。拿出一小碗紅糖、一碟花生粉糯米糕。提著一壺熱呼呼的紅茶，招待貴客。一口啜飲著飄有檸檬清香的紅茶，一眼飽覽藍天綠樹相輝映的秀麗風光，好山好水好茶，賓主相談盡歡。

屋外人聲漸行漸遠，母親匆忙進屋叫我別再玩了。我正趴在土間，數著這一回打出的陀螺能轉多久，……十八、二十一、二十

三……。大陀螺東搖西晃慢慢倒下，有氣無力地一腳朝天。母親俐落地用泰雅布打包了一些物品，一小袋鹽巴、裝了生米的竹筒、一塊糯米糕、鐵飯盒、一顆蘋果、幾片醃鮭魚干、一件我的鋪棉外套……，放入父親用藤條編製的背簍。父親瘦長高大的身影走進土間，雙肩揹著苧麻線網袋、長槍一把，腰上緊緊的麻繩掛著一把番刀，典型要上山打獵的模樣。他一手拎著砍柴刀，另一手拿起背簍揹帶往肩上一掛，對我說：「給怒，走了！」，要帶我上山過夜去，同行的還有母親的弟弟馬唻(mama, 泰雅語對父執輩長輩的稱呼)比浩。父親打算上南插天山去找蓋房子要用的木材。第一次和父親上山過夜，我有一股被肯定、受到獎勵的驕傲感覺。出發前，母親在門口擺上一盆清水，父親和馬唻兩人沾水洗臉、洗手、擦淨，指示我跟著做。塵世的煩擾不可帶進神聖的山林，那是打獵的禁忌。母親這麼跟我解釋。

山路崎嶇不平，淹沒在高大駭人的芒草叢中，兩三隻紅棕色的小松鼠輕巧靈敏地在樹梢間爬上爬下。「給怒，要不要我揹你啊，」馬唻比浩問。年幼的我搖頭說不用，堅持自己走路。父親如領頭羊般，窸窣窸窣踩上鋪滿山徑的落葉，一手俐落揮動柴刀，用力砍去所有擋住前路的茅草、樹枝、小樹幹，步伐堅定地往上行。一抹綠影忽然從左側密林快速竄出，唧唧啾啾地發出悅耳婉轉的鳴叫聲，振翅飛入右前方樹林；不一會兒，又唧唧啾啾地飛出，啪啪地竄入左前方樹林。來回兩三次。負責殿後一路保護我的馬唻比浩，愉快地笑說：「給怒，你聽到了嗎？希利克鳥(siliq)說這次上山會非常順利喔！」

諾大的原始森林，萬鳥齊鳴啾啾繚繞，遠處山壁猴子吱吱該該的尖叫嘶吼，草叢間有蟋蟀、螽斯唧唧唧大鳴大放。到了過夜營地，父親與舅舅用柴刀清出一處平坦小空地，用樹幹、樹葉枝、姑婆芋

葉，簡單搭起一座臨時小工寮；隨後，回頭囑咐我不要亂跑，兩人就出發去找晚餐的食物。我一個人靜靜地待著，嘴邊啃著母親幫我準備的蘋果，斷斷續續哼著的幾曲兒歌，細麻繩鬆散地繞在陀螺上。我專注聽著父親，或是舅舅，在密林間窸窣走動、砍除枝葉，林深不知處。忽然，一陣細微踩踏聲從前方的綠蔭間傳來，我張大眼定睛一看，是一隻棕色的小山羌，黑色油亮的大眼睛無言靜默地望著我。霎那間，所有的響聲似乎全被吸進森林最深處，我在廣袤無垠的綠色大海中搖曳浮沈，有千年不滅的神靈相陪伴，無需擔憂害怕……，直到大人返回。

天色愈漸昏暗，氣溫乍然陡降，晚餐時間到了。父親動作熟練地用火柴摩擦鐵片點起火苗，在三顆石頭架起的小地灶中間生起火堆。洗好的米的裝進鐵飯盒上層的內盒，容量較深的下層鐵盒放的是煮湯佐料，野菜、藤心和清水。撒進一點鹽，再加入舅舅在小山溝抓到的幾隻溪蟹、小蝦。蓋緊上蓋，把鐵飯盒平整地放在三石灶上烹煮。晚餐的菜色還多了從家裡帶來的醃鮭魚干。夜幕冉冉降臨，火堆飄散著引人垂涎的米飯與烤魚香。我一手握著米飯糰，一手夾起烤鮭魚片、紅通通的小蝦小蟹，喝一口滋味鮮美的野菜湯，在漆黑不見五指的森林裡度過野外生活的第一夜。第二天，我們這一支小小遠征隊繼續往森林高處推進。父親沿路觀察林相，繞過一座座小山坡，搜尋枯木倒樹蹤跡，直到看見一株粗壯巨大的樹幹橫臥在眼前的小山腰上。父親與舅舅如發現獵物般快速爬上坡追擊，檢視一會兒，兩人露出滿意的笑容。是檜木！父親說，遠征隊任務達成。他們拿出隨身攜帶的刀鋸，直接在現場合力裁切檜木樹幹，整整工作了大半天。隔日返回部落之後，父親還會召集更多人手再度入山，把切成材的檜木頭運回溪口台，放在他預定蓋房子的山坡地上。

### 0.3

在理蕃課精心安排下，溪口台社族人的臺灣博覽會觀光之旅，最後一站登上了總督府辦公廳大樓傲然聳立的紅色塔樓最高處。變茲當拿頭目抱起小給怒從窗櫺厚重的觀景窗格往外眺望，腳下密集的房屋屋頂連綿至盆地邊緣，平坦大路四通八達；新式的巴自動車交通工具往來其間，如輕舟悠遊穿梭重重的文明森林。部落外頭的世界以毫不遲疑的現代化進程大步邁進，要攀上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峰；泰雅人是要躊躇不前、猶豫退卻，還是義無反顧地跟上歷史前進的既定軌道？在那段未知的旅程上，還有多少文化傳統必須捨棄？泰雅人的靈魂終歸何處？變茲當拿頭目心裏頭還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給怒變茲張著明亮的大眼睛，興奮地望著窗外那片屬於他這一世代的新世界，無邊無際地彷彿沒有盡頭。「哇——，好漂亮喔！」，小給怒由衷讚嘆。

## 評語

陳萬益

如題所示：這是以小說主角給怒變茲所敘述的，他個人與父母、族人為主的，泰雅族人在溪口台部落（今桃園市復興區）的幾段生命記事，包括泰雅族人祖源之歌、溪口台社自力完成水圳、給怒家人上山找尋檜木蓋屋、男人狩獵女人織布的傳說，以及給怒受殖民教育與父親北上參觀臺灣博覽會的記憶。全文敘述流暢、時有警語，泰雅族傳說元素流沁其間，相當迷人，用心編排的結構，呈現現代化進程下傳統被捨棄，靈魂無所歸依的迷茫。

即使用心安排，並以序號區隔，使敘述似斷實連，然而除了三小段小給怒與父親看博覽會途程前後有所連結，其餘幾段各自獨立、長短不一；不同序號段落間的轉換有些突兀，這是本篇不足之處。雖然，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創作自一九八〇年代興起之後，近年除了巴代以其旺盛生命力迭創長篇小說佳績之外，短篇小說表現稍弱。第一屆鍾肇政文學獎，兩百多篇作品中，數篇原住民題材篇章進入決審得名，仍然是可喜之事，特記一筆。



## 短篇小說 | 佳作 | 風流鬼

莊華堂



簡介

桃園新屋人，小說家、地方文史工作者、曾得南投縣、臺北縣文學獎小說首獎，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巫永福文學獎、國家文學館長篇小說金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土地公廟》《大水柴》《尋找戴雨將軍》，長篇歷史小說《巴賽風雲》《慾望草原》《水鄉》《吳大老以及他的三個女人》，少年小說《紅毛古力》《凱達格蘭的女兒》，報導散文集《阿堂哥行腳臺灣》等。

###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鄭文燦市長實踐競選承諾，逐步完成我十幾年來的心願。

十幾年前呂秀蓮縣長任內，鍾老為龍潭先賢鄧雨賢音樂紀念館奔走請命，指定我協助他，擔任該館的軟體規劃及資料蒐集計畫主持人，我邀請羅肇錦、彭瑞金、邱彥貴、錢鴻鈞諸先生共同努力，大家決定將該館定名為「客家文化館」，以推廣臺灣的客家音樂、文學為標的。之後我定下十年目標，包括舉辦文學營隊、舉辦鍾肇政文學獎，以及建置鍾肇政文學步道。經過朱立倫、吳志揚 12 年執政期間，這些計畫備受客委會、縣政府相關局處的漠視與打壓。

桃園是生我育我的故鄉，我父母傳下的家族成員，還有一半的成員長居於桃園市區。鍾肇政老師是本市「著作等身」的文學國寶，他的文學世界浩瀚，視野寬廣，曾經鼓勵提攜過許多文壇同輩與後輩作家，無分族群與階級，因而我曾經為文稱鍾老為「戰後臺灣文學之母」。

謹以這篇跟鍾先生文學和家族歷史攸關的再創作小說，獻給曾經鼓勵  
提攜我從事小說創作，以及客家文化調查研究的同鄉長者——鍾老。

## 風流鬼

天貴公說他一個人要出去散步，因為昨晚那一家子幾代人擠在草寮下吵吵鬧鬧，而兩柱香之後就要天光了。老伴和三個兒子十個孫兒都滿心歡喜，即使那些曾孫輩們個個子秀孫賢，可是最近幾天以來，他不時探出頭來睜開眼，看到那幢正在彩繪門面的新房子，還是忍不住叨唸幾句，罵他們這樣鋪張浪費。月裡婆鏘啣一聲撐開頂蓋，叫他不要走太遠，早點回來，天光之後那幾個覲公就要來了……然後，一直看著他衣袂飄飄的背影，那襲米白的純棉長袍濛濛煙一般的飄上了小山崙。

月裡婆搖頭嘆口大氣。唉的一聲長長才落，身旁的阿海牯也探出頭來，聽著她那只會在阿爸背後數落的阿姆罵道：你這個死硬殼！硬殼鬼，昨晚還在咕噥，說不要搬進新房子……然後，才想要縮回脖頸，她覺得一絲涼意——風從筆架山那邊吹來，涼呀，真是清涼！這四月的風，這天矇矇漸漸光時吹來的山風，讓月裡婆想起許多年前像這樣有涼風吹拂的清晨，四個精赤著上半身的轎夫，一路上吆喝地晃著晃著上了番仔埔彎彎的陡坡……那天清晨番仔埔草綠草綠的菅芒，那一波波一波波青青波浪，以及因為綿綿春雨潤濕大地而四處滋長的刺殼花，也跟著風勢，好大一片一小團一小團的黃金海湧……嗯，那四月清晨的涼風。

她回頭看一眼那童顏鶴髮的滿子，瓜皮帽下垂到腰身的長長髮辮子，也隨風飄擺。一時之間，月裡婆的心思飄得好遠好遠……突然轉頭冒出一句：你大哥……阿江頭就是那一陣風送來九座寮陸家的。

關於那一年晚春，天貴公和月裡婆在番仔埔上的風流情事，只

有信海那個教漢文的滿子，是家族中少數知道怎麼回事的人。關於這個家族不能說的秘史，阿海牯從 17 歲那年就信守他跟阿母的承諾，守口如瓶數十年，直到信海老人 71 大壽那一天，因為聽了阿坤旦那一齣千古絕唱的三腳採茶戲，歡喜地多喝兩杯酒之後，跟薪傳他的衣鉢做漢文先生，那個天生瘦弱有乃父之風的次子仁智講的。

那一年，是大清光緒 2 年，日本明治 28 年，歲次乙未。

天貴公出門的時候，東邊遠遠的天空灰雲如蓋，但還有幾絲稠濃的紅霞，當日頭的火花從北插天山顛迸出來之後，灰雲就逐漸從竹頭角山、枕頭山，慢慢的退到筆架山的頂上。

現在紅霞已經消褪，灰雲逐漸遠颯，天慢慢開了，他的眼睛一直停在筆架山那邊。

天貴公記得頭擺頭擺那件事。當他們倆老帶領三個年輕力壯的兒子，在烏樹林埔的林間與草野，從竹塹社屯把總錢頭家那邊，取得 25 甲荒地永佃權的第五年，已經胼手胝足的墾成兩甲八分的水稻田，以及四甲多的旱園，其中五分多地種花生，一甲多地種番薯，其中八分多的水田和其它已墾旱園，則包租給同是長樂縣的同鄉移民，其它還有十幾甲的未墾荒地，則包給來自於梅縣的黃家、李家，以及陸豐的廖家繼續拓墾。至此，一家八口已經不愁吃穿，家庭經濟逐漸寬裕起來，於是他決定在陸家從大崙埃移居到靈潭陂的第 12 年，起造他們陸家的三合院夥房屋。

為了慎重其事，他還特地的從安平鎮的南勢庄，請來地理先看風水。那個古姓地理先盛讚他選的屋場真好，座西朝東，左有大溪如彎環流，右方不遠有大潭如鏡，這是有財有庫的格局。然後地理先看東方大崙埃溪上游那一龍一龍重巒疊嶂，良久之後兩眼洞亮起來，問他：最近那一重龍，叫做什麼？

石門山呀，那條大姑坑的水，從番地流下來，在那裡切穿兩邊的大石壁……

不是啦，我說左邊那尾龍。

我也不知麼個名，不過那山看起來，像是什麼……像筆架吧？  
嗯，是筆架，以後就叫它筆架山，好呀……日後你們陸家有財又有祿了。

怎麼說？

陸家正身廳門，對著筆架山，那山主文氣，帶官祿，日後陸家子孫必出狀元。

然而 200 年都過去了，陸家子孫不要說狀元，連第三代字墨最深的仁科，那年千山萬水的走到臺南府城，連秀才都沒考上。每次談起家族這段歷史，月裡婆總是以他的母語笑著說：江湖嘴，烏累累。

不過，陸家來臺第六代子孫，頭房孫子的單丁孫，那個在國校當教師，又很會寫文章的阿鉦牯，卻讓陸家列祖列宗圓了這個夢。那照鉦真是毋成猴，只唸到師範學校當老師，卻從年輕時候就喜歡舞文弄墨，現在成為大文豪，幾年前他 80 歲生日前幾天，政界、學界和文化界的朋友和學生們，開了一個熱鬧的慶生會幫他暖壽，連總統先生和院長，都從臺北驅車來到銅鑼圈的會館親臨致賀，連桃園的縣太爺都沒有這樣榮光。

那個孫是大正九年的夏日，生於陸家祖屋的虎邊橫屋第二間。他出生的第二天，他的父親抱著嬰兒進廳，焚香向列祖列宗稟告陸家又添丁了。當時，那個被縷縷青煙薰得淚眼嚟哭的嬰兒，他五個姐姐中最疼他的二姐，不知怎樣又把他逗得嘿嘿的傻笑。愛清靜的天貴公嫌他太吵了，月裡婆當下卻掩口而笑，在他耳邊細聲的說了一句客家童謠「愛哭，愛笑，鴨麻打孔翹。」

想到這裡，天貴公不覺神清氣爽起來。陸家來靈潭鉅陂的子孫，只有第五代的當過官，那是昭和十幾年的時候，當過兩年多的龍潭庄長，那已經是小地方的父母官了，沒想到四十幾年之後，阿鉅牯那竟然被臺南人的陳總統聘為資政。剛剛傳來喜訊時，鍾家公廳和龍潭街上都響起紙炮聲，陸家那幢大宅院的地窖裡，晚輩的子孫從外而內層層通報到最大位的主屋，他們平素陰霾的臉上都充滿喜氣，月裡婆還以為是哪房哪輩的子孫中了狀元。天貴公還不知道總統府的資政有多大，溫曾孫和玄孫輩幾個人，竟然沒人知道，他把阿阿鉅牯他父親叫過來。照鉅他爸在日本時代也教過書，太平洋戰爭降服之後，還當過三洽水國校的校長，校長退休之後還修過陸家族譜，字墨也相當深。他還沒有答話，臉上已經湧現開心的笑容。

資政喔，那是特任官，跟院長同一級的。

院長，那又是什麼官？

比如行政院長啦，立法院長啦，就是五院院長都一樣的……不過他不必到總統府上班，那是榮譽職，只要每個月上臺北開一次會就好。

那有奉銀嗎？

有囉，有囉，還不少……每個月有十七八萬，或者是二十萬。

天空要落紅水了，哪有這麼好空頭的官？你說，那資政是什麼院長啊？

我是說等同於院長級的……這樣的大官很清閒的，比較接近是監察院長。

這又是什麼官？

在大清國的時候，叫做都御史，是朝廷中九卿之一，那是一品官。

天貴公聽到是一品官，這下懂了，喝喝地笑得咳聲連連起來。

信江公也聽說了，在旁邊靜靜的仔細聆聽，看到阿爸開心放懷大笑，這才敢笑出聲來。阿鉦牯是他的玄孫，他沒有念過漢學，身為陸家第二代長子，在路家還在分家的年代，天貴公年事漸高之後，他要一身照管那 20 甲水旱田，每天都是在田頭田尾忙著，而租田產租水稅則有二弟信溪管理，不過他還是每天都忙到斷烏。是故，對於他們祖孫之間相關的政治話題，他都莫宰羊。

信江公樂得接了話：陸家已經傳下八代子孫，只有我們頭房出了一品官，阿爸，這是頭房最大的面子。

信海公可就不高興了。陸家第二代，只有他識字懂漢文，而自己的子孫都沒有中過舉、當過官，卻讓只會犁田插秧的大哥頭房子孫，搶去了狀元，書香門第的三房，臉上就是掛不住。於是，他不得不說話，挽回三房一些臉面。

那也沒有了不起，若講寫文章，我也得心應手……我們陸家最了不起的，還是我那次子仁勇，乙未那年臺灣沉淪，只有我們仁勇會舞刀弄槍，還會使銃，那一年打銅鑼圈和安平鎮，就是仁勇扛著銃，帶領陸家子弟出征的……是我們仁勇，打得日本鬼子做狗爬的！

乙未之戰那件事，是陸家前幾代祖先最喜歡聊的話題。信海公會特別記得那一年，不是那一年他的七十大壽生日宴多麼熱鬧風光，而是在那之後幾個月，整個臺灣都風雲變色——那個過去他們稱為「倭寇」的日本軍隊，在槓仔寮的海邊起水之後，從雞籠、水返腳、臺北府城，一路打到三角湧。眼看著整個寶島臺灣從北而南的次第沉淪，先是大料崁的簡國輝召集漳州義勇軍，在烏塗窟山附近的土地公坑，給南下的日軍迎頭痛擊，接著鄰庄以胡老錦為首的客家義勇軍，也在銅鑼圈臺地伏擊日軍，並在安平鎮的胡家夥房屋，打了驚天動地的一場大戰。

那一次，滿房信海公的兒子仁勇，以及崗崑、崗崙、崗嵩幾個孫輩，都參加那一場臺桃園臺地上的「乙未戰爭」，讓客家義勇軍團名揚全島。

沒有參加那場聖戰的天貴公也與有榮焉。此刻，他一身米白長袍飄飄然的佇立於小山崙上，目不轉睛筆直的看着前方——透過銀合歡和滿頭黃花的相思樹縫間，看到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車陣後方，那一幢曾經是龍潭庄最為堂皇典雅的陸家公廳。

那個乙末年的熱天，他就端坐於陸家公廳的八仙桌前，聆聽信溪、信海兩個兒子在家祭時的焚香稟告，說他的滿子仁勇要帶著幾個孫輩的後生人，要跟著黃娘盛帶領的一批客家男丁，去打日本鬼子了。

我們耕田人，怎麼要動刀動槍，去佬人相打咧？！

哎呀，妳這個舖娘人，知麼個？

天貴公堵住月裡婆的嘴巴，叫她別亂說。他看到仁勇從虎邊橫屋的八腳眠床棚頂上，把那隻已經多年不用的火籠銃取下來，又看到崗崑崗崙各拎一把劈刀，月裡婆著驚的全身緊緊顫起來……你們要愛做麼個？——那個劈刀是我們耕田人劈田埂草用的，不是佬人相打的！

妳這個福佬麻，惦惦啦……子孫他們毋係愛去相打，是要去相殺——是愛去相臺啦，你懂不懂？

那時候，天貴公趕緊拉一下身旁的老伴的黑衫衣袖，不讓她繼續嚷下去。接著兩老看到一個年輕的細阿姐，哭哭啼啼的在廳門前向裡頭張望。月裡婆輕聲驚叫：是桃妹？噓，細聲點。可憐哪，我那還沒過門的孫心舅。細聲點，婦人家，就會哭——我們阿嵩牯就要……月裡婆又抽泣起來——這擺一去，毋知還有命回來，他們還沒合婚呀！

看到老伴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起來，天貴公抵起嘴不罵了。然後，他看到二房的綱嵩跨過大廳門急步而出，把哭成淚人的桃妹擁進懷裡。

妳看，她是給我們阿嵩牯送平安符來的。哦，是香囊呢。月裡婆破涕為笑，她看見桃妹把那個朱紅小布包，掛在阿嵩牯的頸項上。

那一年，從祖塔的崙子埔往海的方向看，沒有那一長條壟起的紅毛泥和瀝青石子做成的怪物，也沒有川流不息的車龍，他們可以看到十幾二十叢老松樹下方，整個靈潭陂庄最美麗的夥房屋，陸家祖宅和公廳。

起鼓之後，那管嗩吶聲劃破寂靜，驚動陸家墓園後面那片林子棲息的白翎絲，白雪雪的滿天驚飛。月裡婆探出頭來張望，那個最肖像父親生活作息的長子，剛巡完田水回來的仁烈，皺著眉頭跟她說：阿姆，都起鼓了，阿爸還不回來。

該個老猴牯……。月裡婆罵著，弓起身，雙腳一蹬跨出去，看見新房子前面老覲公兩個助手正在吹吹打打，另一個年輕的覲公正準備換穿道服。心裡暗自慶幸，那個四五個月前，把他們全家一百多個丁口請出舊宅的老覲公，現在還沒看到人影。阿海，你回家的路上，看到阿尚沒有？阿尚？唉呀，就是那個新屋范姜家的老覲公。哦，我沒看到。那還赴得到……還赴得到……。月裡婆嘀咕著，欣然的看著天貴公的方向飄然而去。

那個老猴牯還站在那裡，目怙怙的看脈介？

月裡婆一邊飄上小山崙，一邊循那個方向望過去。他是看那裡——那一片向東方迤邐而升的番仔埔，那四月春風拂起一波波的青青波浪……她看到那個赤著上半身的莊稼漢像頭蠻牛的衝過來，四個轎夫停下來。轎身才落地，還驚魂未定，轎門掀開，探進來虎獅

鼻上那兩顆大牛眼，狠很的釘住她。走呀——跟我走。不行——阿貴哥……這樣不行的……。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一年 22 歲青春年華的月裡，懷著矇矓懂懂的待嫁女兒心，坐著四擡花轎，一行人走過春風又綠的番仔埔，還猶疑著掛念著另一個男人，那個男人卻適時現身攔下花轎，讓九座寮上屋的李家二少爺等不到新娘子。喔——那男人精赤的上身揮著汗水，像一頭雄獅似的叼著獵物，抱起她狂奔了幾里雜樹林與菅芒叢生的草埔林間……阿貴哥，你不能這樣……我是霄裡庄呂家的閨女……我現在是九座寮李家的人了……然而，任憑她喊破嘴，那男人還是一句話都不吭，只顧抱著她拔腿狂奔。在一片高大的烏樹林，男人終於把她放下來，只說一句：我要妳，妳不能是別人……你只能是我的女人。然後整個汗淋淋的頭臉壓下來，她覺得渾身燥熱起來，閉起眼來欲拒還迎，那排山倒海般無法抗拒的春潮與熱浪。

月裡婆輕悄悄的挪身過去，把手搭在他的臂膀上，把剛剛印上紅霞的臉龐也投向那個方向。他沒有轉身，只是稍為挪動脖頸，仍然目不轉睛的嘆一口氣，瞪著前方。月裡婆的老臉更紅了，她看到那幢金碧輝煌的宅院後方，那一片傳來麻雀和白頭翁鳥聲的樹叢，那是他們第一次要好的地方……她睜開眼，從兩丈高的濃蔭間看到斑駁的水青色的天空，晨光耀閃中，看到那隻松鼠搖著長尾巴看著袒露胸脯的她。急忙的抓到衣服遮住胸前，羞紅著臉慌亂的左顧右盼。「怕什麼，這裡只有我們兩個。」。天貴抹著額頭上的汗水，手上拎著她的紅肚兜走近她。

一手搶過來，背著身子，她的下體還隱隱作痛，紅著眼眶忍耐著，淚珠還是不聽使喚的落下來。

你怎麼可以在這個地方……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

二房那個毋成孫，那個叫做維什麼的，他怎麼可以這樣？

天貴公抓著她按在他臂膀上的手，他還記得這隻小手曾經是那般的細緻，那雙曾經跟著他 50 幾年，喔——這雙手，曾經幫他煮飯燒菜，幫他養雞養鴨，還曾經跟他一起下田，把幾甲草埔地裡的石頭挖起來，遞給他砌成田埂石駁，變成一區區黃金稻穗的良田……他的記憶飛快的奔馳起來，越過咸豐同治光緒，跳過日本時代，來到降服之後的第 40 年。顫慄的手指著前方。

他是怎樣？

你沒看到嗎？他把我們的公廳，我們陸家公廳拆了！

月裡婆睜開老花眼望過去，心平氣和的說：我知道……不過，那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個上世紀末的乙未年，七月的那個臨暗時分，天貴公就是飄然一身的站在這裡，就著昏黃的暮色凝視龍潭街。

那一天，你就沒有看到秋菊嗎？

怎麼沒有？那一天……

那一天的臨暗時分，他看到鎮中心那兩條主要街路岔口附近的龍元宮，廟埕以及那條橫街上的騎樓下，處處都是三五成群的庄民圍著一堆，七嘴八舌的談著即將來臨的兵災。他就是那個當兒看見到頭頂花巾斗笠，一身碎花布衫七分長褲的桃妹，一臉忐忑不安的走進龍元宮的。

天貴公嘀咕起來——婦人家整天閒閒無事，就是煩惱那一長串的子子孫孫，再繼續這樣過下去，那不得了——信河、信溪、信海三大房人家，傳下的子孫已兩百多人，聽說東廂長房綱青的曾孫「義」字輩的都出來了。自從父親殿邦公二十三歲那年，從嘉應州長樂縣長山過臺灣，從大料埃開基輾轉遷徙到靈潭陂，已經傳下八代子孫，即使是活人不計，已經做公做婆上了陸家神桌大牌的，已經瓜竊連

綿有五六百人了。

為了阿崙牯和秋菊的事，夫妻之間爭執了數十年，每次鬥嘴之後，總是得到這樣的結論。

天貴公永遠都記得陸家子孫出征前幾天，阿崙牯在兩個兄弟陪同下找到秋菊家，那泥水匠夫婦知道他是九座寮陸家子孫，當然也贊成這門親事，阿熊師卻像想要吞象的蛇，開口要聘金一百個銀，好好一門婚姻就這樣壞了。

也許是我們陸家沒有福份，還是我們倆老前世無修，讓滿房的孫子得不到這樣好的媳婦。那秋菊，雖然不是好人家的閨女，可是人長得標緻，細腰枝，雖然身子有些清瘦，可是臀部圓滾滾的，那可是可以為陸家生下幾個好子孫呀。

而這樣好的媳婦，這樣好的婚約，因為那場戰爭，因為長房那個不肖的子孫橫刀奪愛，讓他們眼睜睜的看著悲劇發生，卻愛莫能助。三房的仁勇打完安平鎮胡家莊宅那場大戰之後，帶著陸家第四代子孫回到九座寮，兩老只能端坐於最上方，眼睜睜的看著崗崙那孩子驚聞秋菊失身受辱而投水自盡之後，悲痛莫名的哭倒在大廳的八仙桌前。

雖然老三的信海夫婦託人多方物色，包括隔壁庄上九座寮的李家、三角林的葉家、烏樹林的翁家，八張犁的廖家都提過親了，崗崙就是不肯答應。像翁家二房那個閨女，減崗崙七八歲，曾經超齡的補念過龍潭公學校，說親那年，他的大哥已經去東瀛念醫科，這麼好的人家，跟陸家可謂門當戶對。都已經過訂了，倆老舒了一口氣，沒想到阿崙竟然跟即將過門的媳婦說，將來成婚之後，他的房間牆上依然要供奉那可憐的秋菊，翁家那女人嚇死了，第二天就託人來退訂，婚事又告吹了，那是信海臨終之前安排的最後一次。

此後崗崙終身不娶。28 年之後，崗崙終於被抬進來陰陽雙潭

畔的樹林尾，昏暗陰濕的陸家大宅落，陸家好幾代男男女女，都不認識這個回到本家的糟老頭是何許人？他已經是頭髮斑白，身體瘦弱如同一根老麻竹竿，倒是鬍鬚留得比他還要長。

住在最內層上房的天貴公，拄著拐杖走過來，問：「你是麼人呢？」

「你這老顛東，你怎麼忘掉了，是阿崙牯呀！」月裡婆摸著他的頭，淚眼婆娑的嚷起來。

「阿崙牯？你爸係麼人？」

「還有麼人，是阿海牯的孫子，仁烈的第二個孩子呀！」

信海也挺著腰趕拄著杖走過來，看著他，鼻孔哼了一聲，只罵了一句「這個毋成孫」，又挺著腰桿走回去。

阿崙牯那幾個兄弟，從小天生就怕信海公一個人，那個在庄裡教漢文的阿公，可是那下阿崙卻沒有驚惶，也不生氣。他探出頭來，面無表情的轉頭四面環顧眾人好奇的眼神，都還沒有認出多年不見的阿爸阿姆。突然抓住月裡婆的手，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你有沒有看到秋菊？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把我們的公廳，我們陸家公廳拆了！

月裡婆還在想許多許多年前那件憾事，沒想到他還是在耳邊啗啗咕咕，就為了祖厝被拆的事情。她沒有應他，轉頭看著北方，那遠遠北方的淺崗上，如果是八月之後，應該是白蓬蓬芒花遍野飄舞著——玄孫阿崙終身終世對秋菊的癡情，讓她想起自己的青春年華時光，一頂四抬大轎上了番仔埔，一個斥著上身的客家漢，改變她的一生……。

他們把我們的公廳拆了，那是——那可是全龍潭庄最靚的公廳呀！

她沒好氣的應：子孫們不是還給我們一幢富麗堂皇的，兩層樓

的新公廳嗎？

那無共樣，我們那是貼面磚蓋紅瓦的，不是這樣的紅毛泥淋起來的，妳忘了嗎，屋頂兩端有翹起來的，那彎彎的翹上來的翹鵝呀。那些不肖子孫，真是高夭壽子，高毛子，絕代……

好了啦，你不要再念了，都念了幾十年了……你要罵，就應該罵那個好什麼村，如果不是他要在我們的田地上，蓋什麼高速公路。

月裡還沒有老顛東，舊公廳會拆掉，就是陸家天貴公派下的嘗會突然多了一筆大錢，因為政府要蓋高速公路，強制徵收陸家的田地產業八分多的水田旱園，子孫中幾個行頭的各房族長，不知道要如何花那一筆錢，剛好那幾年公廳屋頂漏水，叫師傅來檢修了，每逢落水天還是滴滴答答，就決定動用那一筆錢，把舊公廳的正身翻拆蓋新樓了。

真是家門不幸，還不是那個叫什麼的子孫，家神通外鬼，不知道從中歪哥去幾多錢？

你又來了，又沒有花你的錢。

那些產業那些田園，還不是我們勤勤儉儉，勞碌一世掙來的……就跟三大房的子子孫孫說了，賭繳錢一陣煙，耕田錢萬萬年，田地怎麼可以拿去賣錢？

沒有人賣田啦，跟你說過，是政府徵收的！

都是那個好將軍啦，做兵不做兵，好好的將軍怎麼就去當宰相了？

月裡婆不再吭聲了，那老伴碎碎唸了幾十年，還是講不會分曉。她只好抬起頭來，看天。五月的朝晨，淡淡的薄薄的灰雲飄過去，上方好大一片天青夾著幾縷白天鵝色的絨毛，一隻一隻的緩緩飛過去。嗯，子孫真的挑好了良日吉辰，進金的日子是好天氣。

起鼓之後那一陣長長的激越的瑣噴吶聲，並沒有吵醒一向愛清靜的信海公，等到鎮煞淨場儀式之後，那個名揚南桃園客家庄的老覲公，吟唱好長的一段道士吟，對信海公來說，那真是如夏日飲冰的享受。他已經好多年沒有聽到這樣純正的海陸腔吟法，聽起來就如同那幾年，他偶然間參加一場靈潭陂畔漢詩人的聯吟活動，龍潭陶社的邱筱園社長那渾厚的有陰陽頓挫，極富音律之美的嗓音。

賢妹從隔鄰探出頭還喊他的時候，他還是眯著眼，可是他沒有睡著，他一直想著那次詩會是哪一年？喔……想起來了，是日本昭和2年，那次跨好幾個漢詩社的大活動，像中壢以文詩社的吳榮隸，大姑崁津詩社的呂傳琪，還有八塊厝東津吟社的葉連三，都是頂頂大名的人物，齊聚龍潭街好不熱鬧。那一年他正好虛齡八十，可是身體還是老康健，同席的邱社長聽他聲如洪鐘，說什麼也要起身吟他一首七律，結果幾個龍潭鄉親給他熱烈的拍手叫好。

長堤人影亂斜陽，激灩金波自莽蒼  
一碧涓涓潭底月，幾疑龍吐夜珠光

都要安米龍設城池，老覲公正在定六合八方了，你還在唱採茶？

信海公揉搓眼皮張開來，是老伴那張他熟悉的臉，還一臉慌亂的模樣。

阿潭師拜過米龍之後，就要頌疏文請祖先了，可是天貴公和阿媽都還沒回來，你還有時間唱唱採茶。

這毋係唱採茶，我在吟詩，是筱園先生作的漢詩。

管你是詩的還是乾的，阿爸阿媽到現在還不回來，你還不去找找看。

你緊張什麼，前晚我就聽說了，進金看好是巳時，還有半個多時辰。

信海公說完，索性又眯起眼皮，懶得再搭理她。婦道人家就是這樣，整天不是碎碎唸，就是緊張兮兮。陸家的婦道人家，前五六代都沒人唸過書讀過漢文，連自己的名字都認不得，也難怪，她們怎麼知道什麼漢詩……可是說也奇怪，她們幾乎都很愛看戲，龍潭街上龍元宮廟埕搭起戲臺做大戲的時候，他們戲臺前一站就是兩個鐘頭，兩眼一直都盯在戲臺上，眼皮都捨不得呵闔一下。特別是客家莊的夜戲，通常都是文戲的打採茶，婦女們更是趨之若鶩。

賢妹是大料崁溪邊三坑子嫁過來的，雖然父母取的名字是客家妹，可是當初嫁過來九座寮的時候，還不太會講四縣客語，漳州話和聽起來怪腔怪調的客家話混著講。原來，他老丈人的簡姓家族，是漳州南靖縣的移民，當初他們在原鄉渡過黑水溝之前，就是兩種話都講，他們先住在大溪內柵庄，原來是當地的佃戶首的頭人，後來茶葉外銷生意興隆之後，賢妹的父親決定棄農從商，舉家搬到剛剛因為轉渡貿易而興起的三坑街，在三界爺廟旁那條挑夫往來不絕的小街上，開了一家雜貨店，還經營茶業中盤商的買賣，賺了很多錢。

信海公年輕的時候風流倜儻，19歲那年中在壠街習漢文的時候，偷偷喜歡教漢文先生的女兒，她那很喜歡吟詩做對的父親給她取個很詩意的名字，叫做紫煙。他們兩人情投意合很談得來，先生也欣賞他的家世與人品，然而他還是不敢開口跟父親明說，事情拖了兩年，沒想到就變卦了。那年三坑子三界爺廟中元普度，賢妹的父親擲茭跌到爐主，殺了一頭六百斤的大神豬，得到該年的頭等賞。天貴公跟他父親原本就是認識，陸家的茶青有四成左右是賣給簡家，所以天貴公就到三坑子吃神豬肉，他也不知道過程到底如何，當天

父親醉醺醺的回到九座寮，就跟月裡婆說，他已經幫老三娶了媳婦，就是簡家的閨女叫做賢妹。

陸家在九座寮的基業，主要就是第二代的天貴公打下來的，來臺祖殿邦公傳下五子，就是後來移居九座寮的二子天貴，最為出類拔萃。後來他的曾孫編纂的《陸氏族譜》上記載說他「氣宇軒昂謀謨深遠」，又說他「治家有方廣置田園」，是拓墾年代豪雄型的人物。書生型的信海當然沒有條件，跟父親說他要自主婚事，可能請出家法幾棍就把他打死了。他只有傷心落寞的度過好長的苦日子，他沒有勇氣跟紫煙道別，或者當面說明原委，只寫了一封短短的信，託一個中壠街的朋友帶過去，信中略述一下「父命難違」的困境，祝她能夠找到更好的伴侶。

此後，有很多年都沒有看過紫煙，可是婚後許多年，他仍然三不二時想起那個會吟詩、會唱歌的女孩。每當想起她的時候，他總是心情鬱悶，他把學生打發走了，然後獨自坐在私塾的太師椅上失神發呆。她從來沒有跟賢妹提起這件事，可是她似乎敏感地知道到這個教漢文的，每天跟她同衾共枕的丈夫，心裡住著另一個女人。

現在，老覲公已經頌完疏文，正在請祖。剛剛喧嘩刺耳的嘖啞和鑼鼓聲都停下來，天很青，陽光早已露臉了，新塔背後隆起花胎那邊，四月柔軟的春風搖著青綠的相思樹，把黃紛紛的片片小花兒吹得滿場亂舞，和長方形兩排供桌上方，跟著那些追逐牲禮魚肉腥味的蒼蠅，一起飛舞。賢妹看到其中一片鮮黃的相思花，就落在信海的頭蓋骨上，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感覺，依然眯著眼哼著那首不知道她聽過幾遍的曲子。由於法事暫停了，這次她聽得很清楚了，心裡油然而生酸酸的味道——那是客家小調「嘆胭花」：

一更裡來嘆胭花叻

## 罵一聲爹娘做事差

信海公前三排那個位子，崗崙的頭上也落了一朵相思花。他靜靜蹲坐著，聽著聽著，眼眶逐漸紅腫起來，因為阿公愛哼的，也是他百聽不厭的「嘆咽花」：

先前把奴家八字來盤算呀  
算奴家命苦啊  
八字犯桃花哪唉叻

信海公哼完曲子，睜開眼簾時，看到陸家人各房各派的人丁，正在供桌旁大快朵頤，只有阿崙牯蹲著沒動，卻哭得淚流滿面。

你怎麼哭得那麼傷心？

阿公，秋菊是不是也一樣犯桃花，她的命好苦哦！

誰不苦！人生下來到人間，就是來受苦的……你提前十幾二十年回來，跟父母，跟祖先們團聚，才沒有吃更多的苦。

那——阿公也苦嗎？

信海公紋紋的微笑著，然後又眯起雙眼。崗崙看到阿公嘴巴上的白花花的髭鬚掀動起來，喃喃的重複的說著：苦呀……苦呀……

天貴公和月裡婆回到來的時候，正是巳時來到前的一刻鐘，陽光燦爛耀眼，照在富麗堂皇的陸家新塔上，那金黃色大片大片的琉璃瓦，折射的白光讓他感到分外刺眼，以致於他迷茫的眼神，瞟了好一陣子塔前供地臨時搭蓋的篷架下，也認不出來那幾百個人，誰是哪房那派繁衍下來的子孫。

我們的草寮怎麼不見了？

是月裡婆先發現了的，陸家墳地苦楝樹下他們暫宿的家，一年

多前因為拆除舊塔，而以桂竹茅草臨時搭建的涼篷，空空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原來老覲公做完法事之後，趁那時天空有些陰霾，叫族裔子孫們把各家的骨壘子搬到新塔的前庭，那裡比較陰涼，等一下進金時也比較近比較快，讓列祖列宗開心的住進新房。

阿爸阿姆，我們在這邊啦。

是長子信江在喊，還有次子信溪、滿子信海，還有他們各家媳婦身邊都有幾個陸家第三代第四代的子孫，這些人倆老都認得。他們還沒有住進祖塔的時候，每年清明掛紙，倆老都會看到他們從臺灣各地各角落，千里迢迢的趕回來九座寮，準備三牲果餅和清香財帛，然後在塔後墓龜上疊了厚厚一層紙錢。

天貴公、月裡婆的位子在最前方，後面的第二排是第二代的信字輩三兄弟以及他們的媳婦，總共六個罈子，跟倆老的一樣，都是高的金斗甕。第三排就長了，總共是 20 個，陸家來九座寮的第三代，總共有九個丁男，卻多了幾個罈子。幾個陽世的子孫圍在那裡嘰嘰喳喳了好一陣子，終於弄清楚了，原來第三代的仁字輩，因為阿公餘蔭，累積更大的家財過好日子，其中的兩房各娶了二房小老婆。接下來第四排跟第五排，是第四代的崗字輩子孫，總共有五十幾罈，其中有十幾個罈子，外緣貼了照片，他們在日本時代的昭和年間，那時候開始有照相寫真了。

後面幾排的第五代、第六代子孫，多得讓人眼花撩亂，他們許多人是出生於臺灣降伏之後，戰後嬰兒潮的年代。像滿房崗嵩的四子，就生了七女四男，繁殖能力驚人。

經過信海的轉述，天貴公總算弄清楚了，老覲公會事先吩咐子孫這樣擺設，是考慮巳時一到進金的時候，就是按照這個先後秩序，越前方的越先進，從左而右，進到新塔之後，也要依這個長幼尊卑的次序擺設，這樣才不會亂，不會壞了陸家傳襲兩百多年來俎豆千

秋。的。倫。常。

正在細聲談話間，進金儀式的主持人，三房第六代常字輩的族長，已拿起麥克風宣佈開始進金了。

陸家殿邦公派下第二代，龍潭九座寮開基主第一代天貴公，還有吳媽月裡孺人，請準備。

當天貴公的罈子抬起來的時候，天貴公還頑皮的推了頂蓋露出半個頭來。他細聲的跟旁邊的老伴說：老甲媽，我先進去了。

從低窄的青龍邊屈身而進，墓龜下面的新房烏七八黑，天貴公什麼都看不到，他跟排在他後面一路晃蕩的月裡婆說：天怎麼黑了？月裡婆說：老番顛，這麼多年我們不是早就習慣了。

他們把天貴公的罈子，置於最內層那排的中央，那是十三排最尊貴的位置。他的左邊次之，是月理婆的位置。然後長子信江就在他的右手邊，他們兩人的左右龍虎邊則是次子信溪，滿子信海以及他們的媳婦。

陸陸續續的，第二排也開始擺設起來，都是仁字輩的孫子以及他們的媳婦。天貴公記得，一年多前他們還住在舊塔的時候，也是按照這樣的長幼尊卑順序排列的。雖然子子孫孫那麼多人難免有時會有口角，但只要他板起臉孔瞪一下眼，就能把爭執的人唬鎮住，一家人和樂融融相處一兩百年。

突然間，天貴公聽到外面的吵雜聲，好像鬧得不可開交。

怎麼回事？

仁勇的身子依然佼健，他摸到虎邊的側門張望一會兒，回來跟阿公說：是崗崑崗崙崗嵩崗岱幾個兄弟堂兄弟……

他們吵什麼？

是崗崙啦！他不肯做崗岱的鄰居。

他們兄弟是怎麼啦？

我來處理好了。

信海公從罈子裡面弓身而起，背著雙手挺著腰桿走出去。他一露面，前庭的子孫們馬上噤聲，這老學究的威嚴還一如當年，可是他怎麼樣也找不到崗崙的影子。

那天深夜，陸家六七代人幾百個丁口，還在昏黯中擔心崗崙怎麼還不回家的時候，靈潭陂的水岸邊月色如洗，柳枝條搖曳的水鏡中，浮現兩個身影，倆人依偎著，濃情蜜意。

阿崙哥，丑時都過了，我看你還是回去好了。

秋菊，我擔心的是……我一回去，恐怕就出不來了。

他們倆人就這樣靜靜依偎著。忽然間，秋菊看到不遠處那灣水岸，靜靜的潭面上也浮現兩個人影。

有人耶

崗崙一眼望去，覺得那個身影好熟，應該是認識的人。他起身走過去，那個白髮斑斑的老人，挺著腰桿子坐於潭邊，身旁是一個看不出年紀的青衣女子。等到老人家聞聲回頭，阿崙整個人呆住了。

阿公，怎麼會是您？

怎麼……只有你們可以出來幽會？

這個阿姨是？

紫煙呀！是阿公年輕時的相好。

阿公，你怎麼也……？

阿公年輕的時候，就是風流鬼。信海公頓了半晌，帶一點埋怨的語氣說：都是阿鉦牯啦！他的文章總是把我寫得一派正經。

## 評語

彭瑞金

〈風流鬼〉是一篇文筆老練、流俐明暢，有趣好讀的作品。作者巧妙地利用鍾肇政代表作《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裡的人物「天貴公」加以衍繹，既貼切本文學獎的主題，也有創作的槓桿巧施為。小說主人翁天貴年輕時代豪邁不羈的拓荒時期的「英雄」式行事風格，卻有歷史重現的寫作功力。不過歷史人物也必然且必要放在歷史脈絡中去詮釋才能透徹完整。易言之，以小說的結構言，要清楚交代天貴公這號人物的「形成」有很長的背景資料。片段側寫天貴公只是滑稽有趣的人物，這樣也是枉費了前面一大段的「歷史」鋪陳了。總之，〈風流鬼〉有長篇題材當短篇寫，短篇小說卻寫長篇題材的「衝突」，未能獲得評審們較一致的肯定。

## 短篇小說 | 佳作 | 遺忘的時光

許雅雯

簡介



有時愛靜靜地沉思，有時愛傻傻地說胡話，有時慵懶地看書，有時悠閒地彈琴，有時天馬行空地作夢，有時手舞足蹈地跳舞，這些都是我……。我是許雅雯，出生於大甲，是地靈人傑的地方無誤，有大家熟知的大甲嬭，幼稚園逃學過，可見從小就有個不安定的靈魂，哈哈！畢業於高雄西子灣大學中山企管系，有著好山好水帥猴子！對生活有著浪漫態度，特別喜歡有溫度的東西，由於熱愛色彩及擁抱變化性，目前為從事化妝品的國外業務人員一枚。

###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評審的青睞，沒想到會意外地獲得肯定，一直以來就想要寫出一個貼近自己內心的故事，這個作品雖說不完美，卻仍是令人感動的成果。故事構想多半是來自於自己生活的投射，以及家人朋友所給我的養分跟愛。我很感謝周遭所發生的一切，不論是好是壞，都是人生路上的風景。期待這個有點不真實又帶點真實的故事，可以讓讀者們有一絲的共鳴，或是一點點的療癒，那就值得了！在文中的巷子，特別取名了 612，特別隱喻我愛的經典《小王子》中的 B612 星球，是否有感覺到熟悉呢？女孩闖進去後，開始了她的故事，她的際遇，以藉此喚醒了其他角色遺忘在心裡的那些重要的小事。那你們呢？有沒有什麼事被默默地遺忘在角落呢？或許是寶藏也說不一定！

## 遺忘的時光

車水馬龍的城市人流中，有個女孩站在人行道間，眼神茫然空洞，搖搖晃晃地走了幾步路後，若有所思的她感到沒來由的一個暈眩，就這樣闔上雙眼橫倒在路邊。熱心民眾趕緊圍了上去，喊著：「小姐小姐，你沒事吧！」，見沒有反應便急急地打給救護車，送到醫院去。在救護車搖搖晃晃似賽車的救護行駛中，女孩似乎醒了，幽幽地問了一句：「我在哪裡？」便又昏厥過去，就這樣一路駛往最近的醫院。

經過醫生的診斷，女孩只是過度勞累加上貧血導致昏厥，只要回家適當休息即可，女孩甦醒後聽著醫生一句句的交代，也不知道有沒有聽進去，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謝謝醫生，領了藥便走出了醫院。女孩很疑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怎麼感覺有什麼事發生，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女孩伸長了手，揮了揮，招來了一輛計程車，便坐上了。這時的收音機正在悠悠地唱著「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絃，那一段被遺忘的時光，漸漸地……」老司機邊聽邊忍不住熱情地介紹：「這可是我們那年代的歌呢！是不是比現在的還要來的有味道？像是你們年輕人的那些歌阿~我是有聽沒有懂啦！哈哈！」老司機自顧自的講，女孩沒說什麼，只是禮貌性的回應一個微笑，便繼續發著呆看向窗外。此時的空中飄著綿綿細雨，雨凝結成一顆顆水珠沾在車窗上，接著像流星雨般地迅速滑落。女孩心想如果這顆水滴流星也可以許願，那該有多好呢？女孩忘神地看著水滴因夜晚的燈光反射出的多彩霓虹，似乎跟蔡琴這首〈被遺忘的時光〉所描述的情景不謀而合……

下了車，天空依舊飄著細雨，女孩疲憊地打開了門，一步步走

上了那五層樓高沒電梯的出租套房，進門打開了燈，包包一甩，整個人便癱軟仰躺在床上。眼神空白地盯著天花板，就這樣盯了不知道多久，想著究竟自己是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想不起來？只是覺得莫名地疲倦，接著女孩便無意識地慢慢闔上雙眼，睡著了……耳邊似乎有個聲音對她說著：「好好睡一覺吧！明天醒來一切都會不一樣的！」女孩就這樣安心地睡著了。

隔天一早，陽光直直地從窗戶照進了女孩的房內，女孩被刺眼的陽光照醒了，一個起身坐起，手搔了搔凌亂的秀髮，揉了揉惺忪的雙眼，便搖搖晃晃地走進了廁所準備梳洗。看著鏡中的自己，突然尖叫了一聲便咯咯咯的笑了起來，原來昨晚忘了卸妝，眼妝暈成了一個大熊貓眼，再加上零亂頭髮，活像個小瘋婆子。女孩調皮地對著鏡子擠眉弄眼玩了一番，這才開始認真梳洗。梳著梳著頭，女孩漸漸地想起來昨天發生的事。依稀還記得原本是走在路上，湊巧發現了一個隱密的小巷子叫做 612 巷，兩旁有著紅色磚瓦牆，高過牆的一棵棵樹，讓樹蔭全然覆蓋著巷子路，有一點陰涼感。在巷子盡頭有個小矮房，看似眷村的老建築，掛著一塊有點生鏽小招牌，隨著風晃啊晃的。走近一看，上面寫著「遺忘的時光」。女孩好奇的走到門口，門上掛著「營業中」。

女孩好奇地走上前去，用力地推開了帶點重量的店門，伴隨著掛鈴「叮叮叮」地叫了幾聲，便看見從裏頭走出了一個老爺爺和藹地說著：「歡迎光臨！」女孩一進去便聞到一股令人放鬆的咖啡香，看了看周圍，原來是個迷你小畫廊，伴隨著很舒服但不昏暗的黃光。老爺爺對女孩說明：「我們這邊都是展一些私人收藏或是一些默默無名畫家的畫作，隨意看看吧！如果累了，那邊有個紅沙發可以休息一下，我們有提供免費咖啡喔！」女孩跟老爺爺道謝後，便開始一一欣賞起牆上的畫作。

女孩欣賞著牆上展出的畫跟店名還真是名符其實，有小孩們玩耍純真的場景、有母親抱著小孩流露出母愛眼神的畫作、有兒時才會出現的懷舊小玩具……等等。看著一幅幅畫作就像在複習人生，是一篇篇被遺忘有點久的小故事，也喚起心裡一幕幕那些曾經發生的重要的小事。女孩享受著，沉溺在以前迷人的回憶裡無法自拔時，「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老爺爺的聲音把她從回憶中喚回，女孩從老爺爺充滿皺褶有點粗糙卻溫暖的手中接過了熱咖啡，然後道了謝，便走向那紅沙發輕輕地坐了下來。突然間她被眼前的這幅畫怔住了，畫中的那個女孩，堅定的溫暖眼神，配上令人融化的笑容，穿著米白色蕾絲洋裝，靜靜地坐在椅子上，跟女孩有幾分相似。看著看著她認出來了，竟然是她母親！女孩驚訝地說不出任何一句話來……

女孩繼續盯著畫看，不發一語，淚水泛滿了眼眶，似乎把想說的話都化作了無聲的淚，止也止不住了。老爺爺發現了女孩的不對勁，默默走向女孩，遞給了她面紙便離開了。過了約莫一個多小時，女孩情緒漸漸平復，她仔細地端詳這幅圖畫，這是她一直以來想念的母親，母親在幾年前因意外走了，但竟然在這個陌生且不熟悉的地方喚起了這麼多刻意隱藏的記憶及情感。她知道無法再欺騙自己了，她是真的非常想念她母親，可是卻悲傷地知道事實上她再也感受不到母親的溫度了。想到這，女孩的眼淚再次潰堤，模糊了雙眼，在此時，她依稀看到了母親的畫像在對她微笑，本來想說是自己眼花，揉了揉眼睛，結果母親畫像竟然活生生走出畫框朝門口去，女孩愣了一下，回神後便趕緊追到門口，可惜的是，母親的身影卻已消失在街道的遠方。女孩不放棄的又追了出去，奔跑在細雨中，並大喊著：「媽媽！媽媽！」卻再也找不到母親的身影了……女孩任由自己放聲大哭，在雨中失神地不知道走了多久，完全不敢相信

剛剛所發生的一切，心想也許真的是自己思念母親過度了吧！

在想起昨天發生的事後，女孩思考著這一切似乎發生得有點不可思議，會不會是母親真的回來看她了呢？還是單純自己太想念而幻想出來的？抑或是那個畫像的女人不是她母親呢？女孩想到這又搖了搖頭覺得自己不可能認錯，此時腦海中突然閃過了畫像，在右下角有個簽名書寫著「Richard」，怎麼會浮現這個名字？這是誰呢？女孩心裡疑惑著，或許該去跟老爺爺打聽這個畫家是誰，然後把畫買下來，這樣就可以天天看到母親了。想到這，女孩快速地換上一件簡單 T-SHIRT 跟牛仔褲，配上一點點淡妝，紮起馬尾頭，拿著包包就匆匆出門了。

女孩順著昨天記憶中晃到的路段，不放過任何一條小街道，一條一條地找，終於找到了隱密的 612 巷了。眼光望向了盡頭的那個招牌「遺忘的時光」，女孩便馬上往招牌方向跑過去，可惜到達門口卻擺著「休業中」的門牌。女孩試圖想透過窗戶縫隙去看那幅圖，卻什麼也瞄不到。看來今天是見不到老爺爺了，女孩心想。正當女孩失望地垂著頭轉身離開時，卻迎面撞上一個男孩的胸膛，女孩嚇了一跳，一直跟著男孩道歉，男孩綻出了笑容，微笑地對她說沒關係，便問女孩是否要到這家店？女孩回答：「是阿！想請問你認識這家店的老爺爺嗎？我想要找他，不知道他哪時會開店？」男孩疑惑地說：「我們這家店沒有老爺爺，只有我而已，我是老闆，可以叫我 Richard，最近剛旅遊回來，店已經休息好一陣子了，沒想到一回來就有客人了，真好，快請進。」男孩邊說邊打開門熱情地招呼女孩，女孩面露疑惑，心裡頭有著一大堆的問號及不可置信。

一進門後，女孩再次傻住了，怎麼店內的場景跟昨天看到的完全不一樣，沒有紅沙發，那那幅母親的畫呢？女孩慌張地四處搜尋，終於找到一幅圖，那幅圖的白衣女子跟她真的有幾分神似，但卻不

是她母親了，右下角的 **Richard** 簽名仍在，所以昨天的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女孩走向男孩問道：「你剛剛說你叫 **Richard**，對吧！所以那幅畫是你畫的嗎？」男孩說：「對阿！這是我心目中的 **Elise**，她很常出現在我的夢中，讓我想到 **Somewhere in time** 那部老片，才會想畫出她。我在想或許她就是我的情人，只是因為某些緣故無法碰面，才會一直在夢中相見吧！可是我現在似乎遇上她了，對吧！」男孩說完便開朗地笑了起來。

女孩翻了翻白眼，對男孩說：「別開玩笑了，是正經事。」便開始把昨天發生的一切告訴男孩，男孩邊聽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因為他昨天根本還沒回來也沒有開業，但對於女孩描述的一切似乎也有著一股熟悉感，讓男孩漸漸想起了一些事，男孩問道：「那個老爺爺是不是有對單眼皮的小眼睛，有個落腮鬍和薄薄的嘴唇？」女孩點了點頭回答說：「那你還說不認識？就是他阿！有很和藹的笑容。」男孩恍然大悟地似乎想起了什麼，便開始告訴女孩他之前所發生的故事！

男孩說：「幾年前的一個雨天，由於一場臨時的大雨，我慌張地想找個地方躲雨，結果意外撞見這個地方，那天我記憶非常深刻，出來接待我的就是這個老爺爺，一樣給了我一杯熱咖啡，依稀記得我走到紅沙發坐下後，在面前的畫裡看到我遺忘已久的那個初衷，畫中是一個開心的小男孩拿著畫筆隨意塗鴉在牆上。因為受這幅畫感動，離開老爺爺的店後，便決定要出國進修繼續完成我的理想，不想留下一絲遺憾。」

「回國後，我想再回到這裡謝謝當初這個老爺爺，卻發現已經人去樓空，只是房子張貼一張出租的紅紙，於是我就打了電話聯繫上了房東太太向她租下這個地方。有稍微打聽了老爺爺的事，但房東太太說她轉租過幾次沒有印象有年紀大的長者，我就沒再多問了。」

然後房東太太提到說租房子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改掉招牌名「遺忘的時光」。我當時沒想太多便答應了，且告訴房東太太其實我也很喜歡這個店名，之後她就囑咐我把每個月的租金放進房子側面的小郵箱裡，就會有人去收了。就這樣租了快三年了，這裡是我的另一個家，是工作室也是小畫廊，但奇怪的是，我從沒有見過房東太太。」

女孩聽到這整個瞪大了眼睛問：「你沒看過房東太太？沒有問她為什麼店名不能改？沒有問清楚老爺爺的事？」男孩搖了搖頭說：「其實當時真沒想這麼多，不過要不是你撞進來問我這些問題，我還真沒發現這一切似乎發生得有點不可思議。老爺爺究竟是誰呢？這家店究竟有什麼故事？突然覺得自己好幸運是住在一個有故事的屋子裡！」女孩對著男孩堅定地說：「那我們一起來把故事真相找出來，把老爺爺找出來吧！」男孩對女孩比了OK的手勢，然後胸有成足地回答：「那有什麼問題！」

「那首先我們得先跟房東太太連絡上，她是直接的關係人，或許這樣就可以很快地找到答案了！」女孩興奮地說著，男孩點了點頭表示贊成，便馬上打電話給了房東太太，沒想到電話已停話！男孩有些訝異地對著女孩說：「電話停話了！但奇怪的是，房租還是都有人收走。究竟是誰來收我的租屋費呢？」女孩回答：「不然看哪天是固定收租日，我們就去攔截來收的人！」討論過後，他們決定在下個月看看來收房租的人究竟是誰！

到了這天一早五點，他們倆就預備在隔壁房旁的小道縫隙緊盯著店旁的郵箱不放，大約在六點有個大約七歲的小男孩拿著鑰匙過來開郵箱，接著就若無其事地拿了裡面信封袋裝的房租費，收好放在他的小書包裡，轉身就走了。他們兩個相視面露出疑惑的表情，然後很有默契沒打草驚蛇地跟在小男孩的後面走，走著走著，大概

過了快半小時，便走到了一家「安心養老院」，男孩似乎是住在裡面的人，開了旁邊小門就走進去了！

男孩和女孩跟到這，覺得這一切真是有點奇怪，為什麼是一位小男孩？他們按了按電鈴，藉著要了解養老院的環境進到了裡面，在專人導覽下，邊聽介紹邊找尋剛剛那個小男孩想問個清楚，後來在一間清幽的房間內，看到小男孩正在跟一位老婆婆聊天說笑，便匆忙跟導覽小姐打聲招呼，往那個方向急急跑去。看到小男孩，男孩便忍不住問他，剛剛拿房租的事。小男孩還來不及回答老婆婆便說：「是我請這個小朋友幫忙收的，我是房東太太！你是那位房客嗎？」男孩對老婆婆不好意思地微笑說著：「房東太太，不好意思打擾了。因為一直聯絡不上您，有些事想跟您請教，方便嗎？」老婆婆說：「孩子，有什麼事就盡量問吧！不用客氣。」

男孩正思索著，該從哪開始說起？女孩便搶先劈頭問了老婆婆：「請問你認識一個老爺爺是有對單眼皮的小眼睛，有個小小落腮鬍和薄薄的嘴唇嗎？」老婆婆訝異地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滾滾的淚水頓時流了出來，女孩見到便慌張地道歉，心想也許是老婆婆的老伴，觸及到了傷心處了。男孩也在旁幫腔，跟著一起道著歉，沒聽到老婆婆自言自語地說著：「不可能，不可能……」見到老婆婆情緒有點潰堤，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男孩跟女孩，就這樣靜靜地陪在老婆婆身邊，直到老婆婆情緒恢復平靜……

老婆婆看著他們倆，語重心長地問道：「為什麼你們倆會特別來問這個老爺爺的事？」男孩跟女孩便將之前各自發生有關遇到老爺爺的事完完全全地告訴了老婆婆，老婆婆一邊覺得不可思議，一邊微笑地說：「那換我來跟你們說一個故事，我老是是老了，但頭腦很清楚，千萬不要聽了這個故事就覺得我頭腦不清楚了。就是因為怕這種情形發生，我從來沒跟任何人提起過這段往事……」男孩

跟女孩都認真地看著老婆婆點了點頭。

老婆婆停頓了一下，閉上眼睛像在回憶些什麼。過了一會兒後，便開始娓娓道來：「在我 30 歲的有一天，那天是我人生當中的最低潮，失去了一切的我不無目的地在路上閒晃，卻無意走到了 612 巷，那時候撞見一位 80 歲的老爺爺，他像是認識我似地把一支鑰匙認真地交到我手上，接著對我說巷子盡頭的老屋子，門口招牌掛著「遺忘的時光」，妳是它的主人了。然後老爺爺就帶著一股說不出像是捨不得的眼神轉身便離開消失在路的盡頭。那個背影，我覺得很熟悉，卻又覺得可能遇到精神有問題的人，心想著誰會隨便把一間房子送人呢？」

老婆婆停了一下便繼續說著：「拿到鑰匙的我，不以為意地把它丟進我的側包裡，便忘了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我收到那間屋子的所有權狀跟地契。這個老爺爺過世了，真的把房子留給我這個陌生人了，我當下感到非常震驚及訝異，便打算前往那個房子一探究竟。到了門口後，不知道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便跌倒暈了過去，等醒來時，這一切頓時都改變了。我躺在一個紅沙發上，桌前有杯熱熱的咖啡，有個大概跟我年紀相仿的男孩走過來對我說：「醒了嗎？一切是否還好？」

講到這，老婆婆露出了一抹幸福的微笑，然後接著說：「就像做夢一樣，我想這是我一輩子最幸福的時光，在那個時空裡的我一點都沒覺得有任何違和感，看到週遭有點復古的擺設，竟然也不會感到一絲奇怪，好像我本來就一直在這。欣賞著牆上的一幅幅畫，在紅沙發盡情地與這位男孩聊天，原來這些畫都是男孩的創作。他們一起分享著彼此的想法及心情，男孩說著他開這家店的初衷，就是為了喚起大家曾經遺忘的那些美好時光，想創造更多的溫暖及幸福。然後我跟這位男孩戀愛了，我們一起創造了不少有意義且難忘

的回憶，幫助過小男孩找回最初的夢想、讓一些朋友想起小時候的玩伴及開心的記憶、療癒過一個失去母親少女的心……等等的。一起歡笑，一起感動，我還記得在紅沙發前他親自畫了一幅我的畫像掛在上面，接著竟然就跟我求婚了，可是就在他要幫我戴上金戒指的瞬間，我就無意識了……」

「等到我醒過來，我就是趴在「遺忘的時光」門口，整個思緒亂七八糟地，想著不是正準備答應求婚嗎？男孩人呢？我急急地看著手上，也沒有金戒指，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我是在作夢嗎？當下心裡感覺非常地慌張及失落，特別像是心中頓時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人，我就這樣呆坐在地上，不知過了多久，才想起來我是來看這個房子的。我急急地翻了翻包包找尋那時候老爺爺給的鑰匙，終於從一堆物品中翻出來，看到時，我完全說不出話來，鑰匙圈上掛著的竟然就是那枚金戒指……」

「我顫抖地仔細端詳那枚金戒指，難道真的是男孩要幫我戴上的那枚？眼淚不停地流出來，說明了一切。我心裡懷疑著，難道就這樣一會兒的時間，我回到五十年前嗎？然後五十年後的他，把戒指跟房子交到我手上？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我邊哭著邊搖搖頭，覺得這種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就打算先進屋瞧瞧再說。當門一打開，我馬上看到那熟悉的紅沙發，走近一看，在我面前的就是那幅男孩幫我畫的畫像，就這樣我攤軟在紅沙發上久久不能自己，不敢相信這一切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如果可以的話，真想再見他一面，只要可以跟他說上一句話，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只可惜再也無法見到他了。而這些年來「遺忘的時光」就這樣一直不斷地被我出租，我也捨不得賣掉，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的夢想，所以我也在等一個可以真正守護這家店的人。」

聽到這邊女孩跟男孩都覺得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心想這

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嗎？女孩握著老婆婆的手微笑地說：「我跟男孩在這家店遇到老爺爺所發生的事，跟你和老爺爺在那個時空一起幫助過別人的事怎麼都這麼像，感覺就像是老爺爺在指引及幫助我們。雖然到現在還是有點不可置信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老婆婆也帶著微笑回答說：「是阿！我也絕沒想到我在等待守護這家店的人會自己出現找上我來！」

女孩歪著頭問老婆婆：「您指的是我們嗎？」老婆婆點點頭然後對女孩跟男孩說：「那『遺忘的時光』就交給你們了！我其實再活也沒多久了，我沒有小孩也沒有伴，能在最後這段時光遇見你們，我很開心，相信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了，我也終於了卻心頭的一個心願，到時候，到另一個世界就可以放心見到我思念已久的他了。」男孩聽完認真對著老婆婆說：「不會的，您看起來這麼健康，會長命百歲。」老婆婆笑笑地摸了摸男孩的頭說：「傻孩子，我已經無牽無掛了，何必要長命百歲？不用為我擔心，該來的總是會來，這是人生必經之路，何況另一個世界我相信有人等我很久了呢！」

拜訪完老婆婆，男孩跟女孩在回去的路上，並排走著，有種默契的靜默，像是在整理思緒，感受這一切。回想這短短一天所發生的所有事，走著走著，男孩停住腳步對著女孩說：「我們撞見認識了，同時一起擁有了這家店，一起擁有這些故事。」「所以呢？」女孩問。「你不覺得我們很有緣份嗎？或許我們就是注定要在一起的！」「是嗎？」女孩調皮地回答完，就刻意主動牽起了男孩的手然後說：「那你要握緊了，只要一放開，幸福會溜走喔！」男孩在訝異之下隨即露出溫暖的笑容回答：「那我一定會握緊緊的，不放開。」

回到了「遺忘的時光」，兩個人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或許是因為老爺爺想喚起大家遺忘的幸福的那股力量，讓他們覺得這個地方

有股魔力，其實身邊一直都有美好的事發生，可惜有時庸庸碌碌的生活，反而忘記去特別關注這些小幸福，忘了要用心去感受它。女孩跟男孩此時的手是握得緊緊的，他們一起打開了門走進去，沒想到就這樣一會兒時間，他們兩個人就在一起了，但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反而大方地張開雙手擁抱生命中出現的這個熟悉陌生人！

男孩跟女孩像是好久不見的好友聊了好多，男孩突然問女孩：「你相信老婆婆所發生的故事嗎？」女孩點點頭回答：「相信阿！何況我們倆都遇過那個老爺爺！」男孩說：「如果妳是老婆婆，妳會怎麼辦？」女孩說：「我會很傷心，會想盡辦法回到那個時間見自己愛的人！如果無法做到，真的是會很遺憾，畢竟見不到自己愛的人，也沒陪在身邊，感覺真的很孤單！」男孩停頓了一下，接著提議說：「不然我們來幫老婆婆圓夢？」女孩興奮地回答：「好呀！但要怎麼做呢？老爺爺都不在了！」男孩說：「會有辦法的，我們來重現當初的場景！」

男孩跟女孩開始用心地收集當時的各種資料及老東西，女孩也常常跑去找老婆婆聊天，聽她描述當時的場景，看看以前這家店的舊照片，一步一步努力地和男孩想一起把這家店最原始的面貌呈現出來。經過一番的努力，雖然無法一模一樣，但也有了不錯的成果，舊舊老藝廊的感覺，濃濃復古味，牆上展示著男孩仿照的當時畫作，修復了老婆婆收藏的舊紅沙發，在紅沙發面前掛上了那幅老婆婆最珍惜的她的畫像，泡著咖啡，讓店內同時瀰漫著這股咖啡香，似乎一切都就定位了，男孩跟女孩如釋重負地發出了「呼」的一聲，一起往後讓自己倒在紅沙發上，然後很滿足地相視而笑。

女孩看著畫像說：「老婆婆年輕時真美，跟我媽媽還真有點相似，如果她還在不知道該有多好，可惜沒能為她多做一些事……」男孩上前抱著女孩說：「那就把幫助老婆婆的事當作是妳在幫媽媽

吧！相信妳媽媽知道了，一定會很感動！等一切都就緒後，我們明天就可以邀請老婆婆了！」

隔天一早，女孩跑去邀請老婆婆，要帶她來店內坐坐，老婆婆一開始拒絕說：「其實我一直很抗拒再進去那個空間，因為會讓我想起了以前種種與他經歷的回憶，那些回憶是很美好，可惜沒有了他，卻變成是無窮思念的折磨，所以才幾乎沒出現在那！我真的沒有什麼勇氣再走進去了，何況這麼多年來，我都沒有再踏進去過……」女孩握著老婆婆的手說：「這次會不一樣的，跟我走，我們有東西要給您看的！」老婆婆拗不過女孩，便答應跟她去一趟。

到了店門口，老婆婆略顯激動及遲疑，手微微顫抖地有點吃力地推開了門，女孩在旁攙扶她有點微駝的身軀，慢慢地走了進去，老婆婆緩緩地看了周圍說：「跟我記憶中的好相似，一點都沒有變。」接著有個老爺爺就從裡面走了出來了，到了老婆婆面前微笑地牽起了她的手說：「我的老伴來了呢！」他們一起走到了紅沙發的位置然後坐下，老婆婆眼眶泛淚開心地回答：「我的老伴出現了呢！」

原來是男孩特別請了化妝師朋友把他打扮得像老爺爺一樣，雖然沒有一模一樣，但至少有個 80%的相似度。老婆婆心裡知道是男孩假裝的，但了解他們倆的一份心意，選擇開心地一起完成這部戲，也算圓她一個夢。男孩假扮的老爺爺對她說：「請等我一下，我來幫我許久不見的老伴泡杯熱咖啡暖暖身。」老婆婆感動地點點頭，男孩離開後，老婆婆注意到面前這幅屬於她的畫像及回憶，那份藏在心裡試圖忘記卻無法消失的情感，就這樣慢慢地一點一滴地浮現了出來。有關她心裡那個人的身影，果然從來沒離開過……

男孩端來了熱咖啡，放在紅沙發前的桌上，接著對老婆婆說：「老伴，我之前交給妳的金戒指呢？」老婆婆回答：「一直戴在身邊呢！」接著就吃力地試圖想要把掛在脖子上當項鍊的那枚珍惜的

金戒指取下，男孩趕緊繞到身後，幫老婆婆解下來，接著走到老婆婆面前單膝下跪，握著她的手說：「親愛的老伴，那時候來不及幫妳戴上戒指就離開了，非常的抱歉，現在讓我為你戴上吧！我會一輩子愛著妳，陪在妳身邊……」老婆婆感動地點點頭然後讓男孩為她把戒指戴上，這時老婆婆的眼睛已被開心的淚水模糊了雙眼，老婆婆看著男孩假扮的老爺爺似乎真的像是她朝思暮想的那個人，她激動地抱住了他，眼淚無法停止地說：「你知道我等這一刻，等了多少年嗎？」，男孩就這樣抱著老婆婆任由她宣洩許久不曾出現的淚水……

直到老婆婆哭累了，情緒稍微平復，女孩慢慢地拿了一把吉他走了出來，對著老婆婆說：「老婆婆，我特別練了一首歌，要送給你們倆，以表祝福。」接著女孩喬了一下姿勢，下了個優美的前奏，便開始唱起了蔡琴的《被遺忘的時光》

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弦，  
那一段被遺忘的時光，漸漸的迴昇出我心坎。  
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弦，  
記憶中那歡樂的情景，  
慢慢地浮現在我的腦海……

女孩的歌聲繼續，老婆婆待在男孩的懷裡，聽著聽著，卻感覺到女孩的聲音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她慢慢地闔上了雙眼，很滿足地微笑著，感覺到從未有的幸福及平靜。她的眼前不再是這家店而是一道溫暖的光包圍著她，從光裡面走出了一個她朝思暮想的人對她伸出了手，她緊緊地握上了他的手，走了上去，跟他一起消失在光中……

就這樣，老婆婆安詳地走了，店就交給了男孩跟女孩。他們很慶幸在最後這段時光能幫老婆婆完成一些事，雖然很遺憾，但畢竟是人生的過程，至少老婆婆已經在另個世界跟老爺爺幸福地相聚了。經過這些事後，男孩跟女孩一起用心地經營著這家店，且非常珍惜彼此的緣分及情感。他們相遇在這家店，是這個故事的起點，他們也堅信老爺爺跟老婆婆是他們的守護者，為了發揮這股力量幫助更多迷失方向的人獲得幸福，就這樣開始一起著手把這家店遇到的所有神奇的故事寫成了一本書，書名是《遺忘的時光》。

## 評語

### 應鳳凰

本篇作者不但有想像力，還是說故事的能手。小說題目取得巧妙，情節設計浪漫感人。小說主要場景是一間飄著咖啡香的「迷你小畫廊」，門口店招就叫：「遺忘的時光」；它不僅做為一家店名，更是整篇小說的主題——作者通過一間滿盈懷舊氣息的小空間，創造一齣橫跨兩代、兩對畫家情侶的浪漫傳奇，藉以詮釋「時光與愛情」的人間奧秘。小說塑造了一位和藹慈祥，溫暖體貼的老爺爺：此人如真似幻，若有似無，讀者猜不透他是否存在人世間。若將他視為一位「總能帶給人幸福，助人實現願望」的象徵，那麼結尾「假扮老爺爺」的劇情，說明人間渴望因而複製了此一「與人為善」的人物典型。「有情人終成眷屬」原是老掉牙的小說結尾，但劇情安排溫馨感人，最後點出店東將所遇之傳奇寫成一本書，書名：「遺忘的時光」。結尾回歸「小說真真假假」的虛構本質，堪稱畫龍點睛之筆。

## 短篇小說 | 評審紀實

會議時間：2015 年 10 月 30 日（五）10：00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3 樓會議室

業務主持：彭瑞金

會議主席：陳萬益

決審委員：李 喬、彭瑞金、陳萬益、應鳳凰、王聰威

列席人員：溫琳琳、溫宗翰、陳怡伶

會議記錄：黃琳雅

### 業務報告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類共收 205 件來稿，經初審合格作品有 203 件進入複審。短篇小說複審，採每篇作品 3 位評審閱讀方式進行，共計 43 篇進入決審。作品得票數如列：

票數	篇名
2 票	〈生命與榮耀〉、〈模範老人〉、〈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她和她的女兒〉、〈世代〉、〈地下社會〉、〈迴游〉
1 票	〈山行者〉、〈食物的味道〉、〈Dr.ET〉、〈紅埤塘〉、〈再拉一次琴〉、〈一週小品文日記〉、〈殘刺〉、〈浮浪貢〉、〈幽浮降落芝芭里〉、〈安迪自由〉、〈老漫畫家〉、〈安神〉、〈荷塘月色〉、〈戰事未果〉、〈大貓共生錯覺〉、〈遺忘的時光〉、〈天堂樂章 753〉、〈Lepido〉、〈最後の飛行〉、〈風〉、〈天地心家教班〉、〈為了〉、〈指關節〉、〈風流鬼〉、〈何必曾相識〉、〈游離〉、〈帳篷記〉、〈魔神仔〉、〈新娘間諜〉、〈三道試題〉、〈遊魂〉、〈不一樣了〉、〈萬物可當〉、〈擎天圳〉、〈給妹妹的鏡子〉

## 決審過程

經委員討論後，公推陳萬益教授擔任決審主席。委員討論決議，除複審獲 2 票以上的 7 篇作品外，每位委員另從得 1 票作品中，提出一篇特別推薦之作品進入討論，進入決審會議 12 篇作品分別為：〈生命與榮耀〉、〈模範老人〉、〈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她和她的女兒〉、〈世代〉、〈地下社會〉、〈迴游〉、〈殘刺〉、〈幽浮降落芝芭里〉、〈老漫畫家〉、〈遺忘的時光〉、〈風流鬼〉。討論過程如下：

### 〈生命與榮耀〉

應鳳凰：故事情節主題非常寫實，我本來有想放棄推薦，但主題提到一個沒血沒淚的爸爸的故事。

陳萬益：是一個複雜的婚姻，完全是上進之路的婚姻，又帶了一個非親生的兒子，不斷的攪和在一起，我後來會放棄推薦是因為我再次看過作品後，它的敘事能力不強，只是透過不斷的再對話。

彭瑞金：非常會拼湊，故事情節安排極為巧合。

李喬：我對小說有非常嚴格的要求，敘事觀點不能隨意改變，把一開始是「我」進行的人後來變成「他」，變為全知觀點就不行。

### 〈模範老人〉

陳萬益：我這次看到幾篇原住民作品，中文都寫得非常好，我懷疑作者是否為原住民。如果是原住民的話，就表現出原住民書寫中文化，這不是好現象，但可能是阻擋不住的，當然這類作品仍有其正面之處。

李 喬：細膩描寫一個達悟老人，可是它的敘述觀點是老人單一觀點，到了第七頁開始後面進入了婦人內心，單一觀點無論用他或你進行都不能進入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就變成全知觀點跳走了，這是小說的基本，可以想老婦人心裡想什麼、老婦人講給他聽或者別人告訴我都可以，可是用我進行的時候，不能跳到老婦人內心，這是小說敘事觀點很重要入門的第一關，我會非常嚴格的要求。

王聰威：這是一個很四平八穩的作品，很有小說的能力，將原住民老人的狀態描寫得很徹底，不卑不亢，也沒有亂灑狗血，這次三篇原住民作品裡面這是我會選擇的一篇，我也同意陳萬益委員所說作品太漢化，但另兩篇也有相同情形，有點像十年前的風格，雖然文字不是那麼好帶著拗口，但具有原住民的粗野，有一種魅力。

彭瑞金：模範老人這是一種反諷，在國民黨體制下，順從的原住民到老變成一無是處，反諷意味有他族群整體意識的呈現。

#### 〈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

李 喬：傳說與現在的形式配合，很特殊的內容，這種配合尤其呼應了題目，我感覺到作者的用心。

陳萬益：跟〈模範老人〉比更有原住民味道，中文也很漂亮，它為了凸顯原住民，用很多泰雅族語言、傳統、編織，這部分在文字上除了用括弧解釋外，他其實很著力再加以描繪。結構很用心有設計，但是不能完全體會設計的用意，時間軸把泰雅族的發源跟繁衍寫得很清楚，幾篇原住民作品中我最喜歡此篇作品。

彭瑞金：我的看法與陳萬益相似，作品想要透過形式創新，希望有

特殊的表達，不要讓人覺得原住民的東西老是這樣寫，但透過不同編碼，還是感受不到結構性的相連，因此沒有特別推薦。

王聰威：作品精緻，歷史性強，作者是非常厲害的設計者。作者把自己知道與原住民有關的所有歷史知識全部放入作品中，把沒有消化過的資料就直接寫出來，我認為這會是一個苦勞型的作品。

應鳳凰：這篇文章非常美，地景好像身歷其境。

### 〈她和她的女兒〉

李喬：故事很詭異，不過充滿了詩意經營得很不容易，情節人物有點模糊，但小說的敘事裡面充滿詩意，可列為佳作。

應鳳凰：非常抒情性像詩一樣在寫小說，很有推理味道。

王聰威：我同意兩位委員的看法，這篇作品文詞優美動人，作者非常能寫，但是內容較空洞，不太知道作者想表達的。我對於描寫作家的小說也都會較為警覺，因為我覺得他對於作家的想像實在過於浪漫。

彭瑞金：此篇作品結尾不知道在敘述什麼，後面模糊掉了，究竟是要彰顯作家母親還是要彰顯他母親的特殊婚姻關係。

陳萬益：很詩意，但是太模糊朦朧朧，把握不住。

### 〈世代〉

應鳳凰：此篇題目取得不好，寫兩代人倫的疏離，細細描寫，詳細的描述兩代父子在這個現代社會的狀況，最後老人被遺棄，現在有很多以老人為主題的故事。

彭瑞金：這是一篇反應現代社會的一篇小說，公司裡面作法自斃，

為公司賣命替公司設計很多制度幫老闆賺錢，最後自己就被這個制度犧牲了。

李喬：把現在進行的社會現實很真實的呈現出來，寫活了。

王聰威：非常四平八穩，沒有感受到驚奇，在新手的作品中很常見以跳樓自殺來做結尾，最後有點反諷的味道。

陳萬益：此篇是當代社會議題，敘事性不錯，能吸引人看下去。

### 〈地下社會〉

彭瑞金：在各領域的邊緣人，像職場領域的邊緣人、投入環保工作的邊緣人，這種邊緣人做了很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但是因為他的身分、地位的問題，常常被大家忽略，用地下社會來形容有觸探到社會的某一個層面，沒有呼天搶地的來為社會邊緣人發聲，但仍有把社會的某一個面向呈現出來。

王聰威：此篇開頭便很吸引人，開頭很強勁，馬上就把人帶到小說裡，是一個強烈的象徵，語感跟佈局都非常紮實，作者是一個老練的寫手，情感上的描述，抓得非常的緊，有一種地下社會的象徵，一般會認為地下社會是負面的，但這是此篇逆轉的核心，因此讓我推薦這篇作品。

陳萬益：地下社會的象徵，把我們的偏見扭轉過來，而且這是有根據的，地下第二層的水反而是乾淨的。

李喬：這篇作品背景、設定、男女交往的設計，每一個都是很有可能成為好小說，但是主題的呈現沒有在情節裡面展現出來，小說的核心還是情節，有那麼好的主題、人物、背景都掌握到了，但是要達到那個主題一定要演出那個情節，他那個情節發現你原來設定的意義是片段的，因為沒有適當情

節意義就變成作家的了。

### 〈迴游〉

應鳳凰：再看過後覺得文字非常好，是原住民幾篇裡面原住民味道較為自然者，文字保有原住民的細緻，迴游就是父親去世後的整個過程，將不在人世的父親形象描寫得相當好，看完作品後也會很喜歡並了解這位父親。

彭瑞金：這篇作品透過奔喪回想阿美族人上一代的生活，且作品內容很符合原住民生命觀，漢人用很多儀式來淡忘悲傷，原住民則是用回憶較像西方人對死亡的觀念。這篇是在寫死亡，但也感覺不出他要強調自己的感情，文末的蝴蝶更是此篇精彩之處。

李喬：整體來看原住民作品不少，這是一個好現象。這篇作品前面非常詳細的描述老漁夫的死亡，但是不需要如此詳細，因為重點是在後面化蝶的部分。由於前面寫得非常詳實，就作品的均衡感而言，結尾就顯得冗長。

王聰威：我認同前面各位委員所說的，這是一個寫得很好的小說，無論是文字上或故事描述上都很精彩。但是從父後七日以來，講父親喪禮的故事就層出不窮，這篇在這個系列中是否有寫到非常頂尖是我要保留的。

陳萬益：作者應該是阿美族人才能傳達出濃烈的原住民感覺，很多地方情感的表達跟漢人是有差異的。變成蝴蝶在情節上是合理的，但結尾拖太長了，應當用濃烈的結尾做結束。

### 〈幽浮降落芝芭里〉

王聰威：首先我覺得它的題目非常的好，而且作品非常有趣又幽默，

是很貼近人生的笑劇，也是一個很認真要搞笑的幽默作品，但讀起來是非常哀愁的，真正在說得是一個逝去青春的記憶，然後他的痛苦跟歡笑都會隨之過去。幽浮降落芝芭里就是在說他將迎面而來高鐵的燈光誤以為是幽浮，是一個純粹童真的想像，高鐵確實改變了生活，但是往好的或壞的則不得而知，也因為改變帶來很多重的意義，是我推薦的原因。

彭瑞金：我也同意它是很有趣的小說，但有趣之外就不太能理解。

李 喬：這篇重點是弱視人他眼睛折射看的人間百態，相當感人。

### 〈老漫畫家〉

李 喬：在這個網路世代怎麼樣寫作裡面可以利用網路而克服它，這篇不是很成功，這是一個典型，作者一直想一輩子寫平面的怎麼會輸給網路，有一個辦法會不輸給網路，就是寫音符的時候，聲音同時就能唱出來，小說寫到激情的時候，就演出來，網路平面的深刻度、我們的內心世界的描寫只有用把在網路能出現而平面不可以的來贏平面的，這個老漫畫家他有這種心走出這一步。現在的網路是把我們原來的人物，用平面文字不容易把他立體化，現在的網路把立體化壓扁了，甚至時間的跳動都是混亂的，一點發展性也沒有，這個老漫畫家的想法很值得去體會，我是以這個角度去看這篇作品。

### 〈殘刺〉

陳萬益：開頭第一句話便吊出讀者胃口。

彭瑞金：這篇小說最大問題是結局有違公序良俗，醫護人員殺人會

犯社會大忌。

李喬：我對醫療相關還有人的心境很能體會，這種做法很有可能發生，人生命史上的重大殘狠，某一個適當時候會呈現，不能用常理去談。細寫一位女士早年傷痛的記憶，且書寫護士專業行話一流，非常內行。

### 〈遺忘的時光〉

應鳳凰：這篇是浪漫愛情故事，用一個小小的畫廊發展兩代的愛情故事，場景相當適合拍電影，雖然內容有很多想像力太像連續劇，但作者很有寫小說的能力。

李喬：老主題新表現，故事似真似幻引人入勝。

### 〈風流鬼〉

彭瑞金：這是利用鍾肇政〈沉淪〉裡天貴公角色作成的續篇，把拓荒時代的臺灣社會用輕鬆方式去呈現當時風景，作者文筆非常流暢，整體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作品。

李喬：這個是長篇的題材，作者不懂得小說書寫的形式。

王聰委：作者擅於說故事讓作品很飽滿，內容充滿鄉土情趣，此篇是一個長篇的題材繼續往下寫可以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 決審投票

自 12 篇作品中，每位委員挑選 6 篇以 2 至 12 分，2 分一個級距作評比，依分數高低，前六名即為得獎作品，評分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得分
〈生命與榮耀〉	4
〈模範老人〉	18
〈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	26
〈她和她的女兒〉	10
〈世代〉	34
〈地下社會〉	42
〈迴游〉	50
〈殘刺〉	32
〈幽浮降落芝芭里〉	12
〈老漫畫家〉	14
〈遺忘的時光〉	20
〈風流鬼〉	18

因〈模範老人〉與〈風流鬼〉同為 18 分，經評審委員二次投票後，〈模範老人〉獲 2 票，〈風流鬼〉3 票，故以〈風流鬼〉勝出。

## 決審結果

- 一、首獎：〈迴游〉
- 二、貳獎：〈地下社會〉
- 三、參獎：〈世代〉、〈殘刺〉
- 四、佳作：〈關於山林的幾段生命記事〉、〈遺忘的時光〉、〈風流鬼〉

報導文學  
得獎作品

翁建道



簡介

目前在桃園市光明國小任教，教書已逾三十個春秋。師專畢業後進修，不論大學、研究所或博士班都與歷史為伍。近幾年開始嘗試寫作，也得過一些文學獎，不過感覺自己仍像個門外漢，希望退休後能專心寫作。

得獎感言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我寫的是蘆竹鄉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故事，他們和我的父親都是同一時代的人，父親在去年過逝，他們也逐漸在凋零。雖然政府和許多研究者正在努力搶救那即將失去的歷史，但在鄉內 15 萬人口中，又有幾人知道這些受難者曾歷經的心酸和血淚。而這有時不止是他們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家庭想忘卻又常出現在午夜夢迴時的椎心之痛。感謝桃園市文化局舉辦報導文學的徵文，讓我有機會寫出他們的故事。

## 林元枝談話筆錄

1952年7月22日溽暑的臺北，寧夏路的行道樹上蟬聲喧囂如浪濤，但這些前仆後繼的浪濤追趕到一棟淡褐色建築後就嘎然而止，怯步不敢前行。面對這棟肅靜、森嚴的L型兩層樓建築，一旁熱鬧的知了聲反成另一個世界。這是五〇年代臺灣省警務處刑警隊的總部，也是日治時期的「臺北北警察署」，蔣渭水曾三進三出的地方。

這天就在刑警總隊偵訊室裡，辦案人員正嚴肅、謹慎的偵訊一位犯人。這位犯人戴著一副厚重的眼鏡，皮膚黝黑，臉上表情雖已顯露疲憊，但仍挺直腰桿。他身高約175公分，由於身材異常瘦削，手長腳長，當他站起來時更突顯了他的身高。偵訊室內一臺沉重的風扇正規律的左右來回旋轉，不過仍難以趕走那不知是佔據還是監禁在這房間裡的鬱悶熱氣。只是不論是情治人員或是犯人對於汗液蒸發後皮膚上濕濕黏黏的感覺似乎毫不在意，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一問一答中。

問：姓名、年籍、出身和經歷。

答：我叫林元枝，化名有老陳、老卓、老江、老吳、阿東、阿坤、老李。今年43歲，桃園人。日據時代臺北二中畢業。曾經營小型煤礦、米穀等生意。光復後擔任蘆竹鄉首屆民選鄉長直至228事件時止。

這是檔案局保存的〈林元枝談話筆錄〉開頭，就附在〈林元枝自自經過報告〉中。林元枝是誰？他是桃園縣蘆竹鄉戰後第1任鄉長，228事件發生時，在義憤填膺的年輕人簇擁下，他組織公安隊，前

往大園軍用機場接收國軍武器。在國軍 21 師展開武力鎮壓後，開始 5 年的逃亡生涯，直到 1952 年 7 月才出來自首。未經審判下坐了 19 年牢，1970 年底，61 歲時出獄。入獄前，他已有 6 個小孩，4 男 2 女。

### 一、不存在於〈談話筆錄〉中的家庭

2015 年 2 月 4 日，距離當年林元枝入獄已 63 年。我請游老師從南崁交流道下來，在我家門前停好車。再帶著她走過南平街，在 Konica 照相館右轉，經過 85 度 C，站在中國信託的騎樓等紅綠燈。綠燈後穿過中正路的斑馬線，從斑馬線底端的 7-ELEVEN 再往前走約 70 公尺是一家位於菜市場入口賣南北貨的三角店面，我們就在樓下等他。

5 分鐘後，他下樓了，七十幾歲的人，看起來身體還很硬朗，上下樓梯也算輕快。等大家在客廳就坐，每人面前一杯咖啡，我拿出筆記本，在自由流動的空氣裡開始另一場「談話筆錄」。

我是林元枝的三子，叫林秀峰。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父親的兄弟都姓王，只有他姓林，這是因為我的祖父林維贊原是蘆竹鄉外社人，他入贅給丈夫早逝的蘆竹赤塗崎王家媳婦。因此所生的小孩除了我父親外，都姓王。我父親是因臺灣所謂抽豬母稅的習俗，才跟著祖父姓林。228 事件後，父親開始逃亡，家裡生計由母親一個人支撐。因為我們姓林不姓王，所以雖然是同是王家子孫，但只分到幾分田地，不識字的母親就靠著這幾分地養大我們。

我沒見過林元枝的夫人，不過我聽過阿枝孀的故事。我母親曾經提過她：「伊長得矮矮瘦瘦，是一個足靜的人。日時仔要落田做工作，曬得黑又黑。轉來又閤飼豬、雞和鴨：暗時還要踩裁縫車幫人修改衣服賺錢，無閒到三更半暝。」

1993 年出版的蘆竹鄉誌，書裡有一篇〈林元枝傳〉，裡面文字曾這樣描述她：

夫人林褚桂妹，長期承受重大壓力，瘦弱身影，經常行色匆匆，沉默寡言，予人印象深刻，由於景況際遇特殊，終日只見埋頭辛勤工作。丈夫不歸後，獨立持家種田，還要應付特務人員之監控追查，可謂歷盡人世之難堪。

《蘆竹鄉誌》的撰寫者林桂英是林元枝的堂親，與林元枝一家熟稔，在她近距離細微的觀察裡，我看到一位臺灣傳統農村婦女，在面對艱困環境時，無怨無悔，克勤克儉的精神。身教勝於言教，林褚桂妹的子女日久也耳濡目染她刻苦耐勞的精神。

「母親在車衣服時，我就在旁邊幫忙，幫到最後我也會修改衣服。」

林秀峰對於他會裁縫這件事頗為自得。但一個女人要獨自帶著 6 個小孩，再怎麼勤儉，也只能求個溫飽，至於其他需求往往就捉襟見肘。

我記得讀國中時，有一年寒假過後要開學了，但家裡沒有錢讓我註冊。我跑去祖厝找叔叔借 200 元，但叔叔卻告訴

我他哪裡有錢。我只是國中生，借錢已經很不意思了，聽他這樣講，我能說什麼，所以轉頭就走。幸好經過大伯伯房間，她把我拉進去，塞給我 200 元，這件事我到現在還記得。

我知道林元枝的祖厝，目前還在。我父親和叔叔都去過，父親和林元枝同母異父的侄子同學，叔叔和他同血緣的侄子同學。這座三合院的歷史已超過百年了，父親說她當初用的磚塊和臺北總督府的磚塊是同一家磚窯廠生產的，這和我那用土塊蓋的祖厝是天壤之別。叔叔則說三合院的前庭種了各式各樣的花和水果，他吃最多的就是龍眼。南崁王家當年是蘆竹鄉首富，現今南崁地區許多精華地段那時都是他們的土地。

1949 年 4 月林維贊過逝，5 月出殯。喪禮就在祖厝舉行，逃亡在外的林元枝走過田埂，爬過農會的圍牆，避開軍警的監視，祕密回家奔喪。事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林元枝的大哥王傳境知匪不報且接濟其資金與糧食，予以逮捕下獄。1952 年 5 月 26 日判決確定，判決書的主文如此撰寫：

王傳境連續供給叛徒金錢資產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六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外沒收。

短短 44 個字，就決定一位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勤奮、老實的農民之命運。王傳境服刑 6 年後，因心臟病屢次要求保外就醫，皆遭拒絕，後即因心臟病亡故獄中。那一年他 55 歲，家裡有 4 個兒子，1 個女兒。王家的土地經沒收與其後的 375 減租，也所剩無幾。

我曾猜想，林元枝既然能夠偷偷跑回祖厝，那他是否曾回家探

望過妻小。從他的祖厝到住家只要再走 6、7 百公尺的小路。現在小路已拓寬，沿路看到的 Konica、85 度 C、中國信託、7-ELEVEN 那時不是稻田就是池塘或水圳。我太太要叫林元枝三叔公，她小時候常跑去三嬸婆家玩。她回憶：

她家是一棟日式建築，就是現在菜市場入口賣南北貨那個店面。黑色屋瓦洗石子的牆壁，看起來就是乾淨有氣質。屋子前面有一片庭院，屋後種了許多果樹，我們常常跑去那裡摘水果。三嬸婆從不罵人，她總是很安靜，每天有忙不完的事。

林秀峰記得小時候他常常要到田裡工作。有一次他用插枝的方法在田邊種了一株梅花。過年後，梅花有半個人高了，料峭春寒裡，一朵一朵梅花漸漸綻放在已掉落了最後一片葉子的細枝上。那個艱辛的時代，這株如雪般飄落的梅花讓他暫時忘了人世間的不平與冤屈。但，一天

阿傳嬸趕著鴨子經過田邊時，就隨手折了幾枝下來。我躲在門邊遠遠看著，心裡很難過，但我不能阻止，也不能讓她看到我。

因為，

他的先生阿傳伯在菜市場賣豬肉，是一個身材魁梧，說話大聲，看起來很兇悍的人，但對我們家卻很好，我媽常叫我去跟他借錢。我每次去，一叫阿傳伯，他就會大聲問我，要做什麼！我只要說，我媽要跟你借 50 元。接著他不再多

問，轉頭就跑到樓上去拿下來。人家隨便就借你 50 元，自己的叔叔卻一塊錢都不借你。他太太只是折幾枝花，你能說什麼？

客廳裡明亮的光線似乎隨著林秀峰的回憶而晃動，在他佈滿風霜的臉上，我看不出任何情緒變化。五六十年前的往事已從狂風巨浪的浪頭上漸漸回復到湛藍見底的平靜海面。

林元枝 6 個子女，長子早逝，么女師專讀到最後一個學期時，血癌去世。長女初中畢業後，家境困難，為幫助家裡經濟，放棄升學到農會上班。其他 3 子，二子森岷在美國加州經營餐館，三子秀峰已自中油公司廠長退休，四子添進任職美國亞可石油公司洛杉磯地區經理。

結束訪問回到家，打開電視，2015 年 2 月 4 日的新聞，一架復興航空飛金門的班機掉落基隆河，又是一場令人心碎的生離死別。自 228 事件後逃亡 5 年，再被關了 19 年，林元枝有 24 年不在家，這段時間家人咬牙苦撐。林秀峰的二哥林森岷在 228 事件時才小學 4 年級，林秀峰僅 3 歲。他們一直以為父親是因為 228 事件被判刑。卻不知道父親這 19 年牢獄之災是沒有判決書的，更不了解的是他真正得罪當局的不是 228 時接收幾把步槍，而是他在逃亡期間參加了「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他自首後，整篇談話記錄（偵訊記錄）問的問題也都集中在這個組織運作狀況。

## 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林元枝逃亡期間，情治機關曾特別成立「林元枝專案聯合小組」。並將其列為《臺灣地區在逃奸匪通緝總名冊》中的首位。當時的情報委員會副主任彭孟緝在一次開會致詞時曾說：「過去總統時常垂

詢林案情形，個人實在無時不感覺惶愧萬分。林匪未能破案……不特是我們最大恥辱。」一個在 228 事件中小地方的鄉長，既不是整起事件主要領導人，也未曾組織軍隊反抗國軍，所做的不過是接收幾把槍枝而已，為何蔣介石對他始終耿耿於懷，情報單位也將他列為頭號通緝犯？

在我小時候就聽過林元枝的名字，那時父親都叫他「青暝元枝」，因為他有著高度的近視。他那一副厚重的深度眼鏡，只要一拿起來，幾乎看不清楚眼前的人。父親也稱他是「臺灣皇帝」，他認為在清鄉時，許多參與二二八的政治犯都已被逮捕殆盡，只有林元枝一直逃亡在外，而且常常只藏匿在蘆竹鄉的山區，國民政府卻拿他沒轍。更令情治單位憤怒的是，他還成立武裝組織，暗中進行活動。父親生前跟我描述，「也不知為何他在逃亡時期，還能不定時聚集一群人開會，甚至分配武器，政府卻始終抓不到他。」就因為這樣，父親將他視為當時臺灣的地下皇帝。

林元枝的逃亡事蹟在我們鄉間一直是一個傳奇故事，但對政府來說卻是一項羞辱。1950 年調查局撰寫要讓蔣介石過目的〈桃園縣概況調查〉，對林元枝的描述：

林匪在地方上潛勢力雄厚，所有地主富戶均畏之如虎，暗助以叛亂經濟。卅九年四月臺匪高級幹部開會檢討組織工作時，匪首要老洪曾報告稱，林元枝在桃園南崁（即林匪家鄉）及龜山鄉等所發展黨員及群眾，已有四百餘名云云……南崁等鄉共匪竟公然活動，當時並有『小延安』之稱。

將林元枝稱為林匪，又稱南崁一地為「小延安」，這是因為他在逃

亡期間加入了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全名是「中國共產黨臺灣工作委員會」。依據國安局所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所述，1945年8月，中共任命臺籍的蔡孝乾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此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開始。同年12月，蔡孝乾向中共華南局調派洪幼樵、張志忠、林英傑等黨員作為來臺幹部。1946年4月，張志忠先行率領部份幹部抵臺從事組織工作。7月，蔡孝乾從上海至臺灣領導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這也宣告「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臺灣正式建立。省工委會自1946年成立，直至1952年陳福星等領導幹部被國府情報單位逮捕為止，計約存在六年的時間。

林元枝為何會加入共產黨？他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嗎？林元枝畢業於日治時期的臺北二中（今成功中學）。成立於1922年的臺北二中，全名為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是當時少數以臺灣人為主的中學。臺北二中的學生在日治時期即有反日之傳統，如1937年二中學生秘密成立「列星會」，計畫以革命方式將臺灣脫離日本統治。1944年的「謝娥事件」，女醫師謝娥與二中學生密謀反日。此二次事件皆造成許多二中學生遭到逮捕入獄。

戰後，二中雖改名為成功中學，但其關注政治、社會變化的傳統並未改變。228事件發生時，成功中學的學生有的出來維持社會秩序，有的策劃的作戰計畫。其結果是有的成了槍下亡魂，有的各自逃亡。事件後，二中出身的學生轉而信仰社會主義，參與左翼運動。就之後政府破獲的「省工委」案件，有相當多人都是成功中學的學生或其畢業校友。當時在成功中學的校園裡甚至成立省工委會的支部。（李禎祥，〈政治犯濟濟成功鬥魂永流傳〉）

與這些日治時期抗日，戰後加入中共的二中校友相較，林元枝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的態度如何？雖然林元枝之所以能當選第一

任蘆竹鄉鄉長，是因為他在日治時期就是鄉內著名的反日份子。但目前還沒有史料可以證實他在學生時代就對社會主義有興趣。現年91歲的林李罔市說：

我們老實講，元枝事實上……他讀的書比較…跟毛澤東那方面較接近。

林李罔市是林元枝的宗親，日治時期由臺北帝國大學看護婦養成所和助產養成所畢業，具備了護士和助產士的資格，長期在鄉衛生所服務，先生林元昱曾擔任兩屆蘆竹鄉鄉長，因此她對於戰後蘆竹鄉的概況甚為了解。她認為林元枝應該很早就接觸社會主義的思想。

林秀峰也覺得在那個年代，知識份子接觸社會主義的書籍是很普遍的現象。他說：

父親一向同情窮人，他在南崁街上開設米行，取名「黎民商店」，許多窮困的鄉民來店裡買米，我父親都會讓他們賒帳。

時光荏苒，隨著時間一天一天在消逝的隻字片語已無法幫我們確認林元枝在逃亡前是否為馬克思的信徒，不過拼湊了些許殘餘資料卻突顯出他濟弱扶貧、輕財仗義、同情窮人的性格。

林元枝是在逃亡期間加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其過程如何？這是「談話筆錄」中的核心問題。

問：「你怎樣參加共黨組織？」

根據林元枝的回答，他是因臺灣政治腐敗，共黨勢力在大陸日

漸興盛，臺灣遲早會落入共黨手中。再加以遭到軍警追緝，走投無路下，於民國 36 年農曆 5 月，經由詹木枝介紹認識了簡吉，再由簡吉吸收加入共黨。詹木枝是桃園大圳水利委員會職員，與林元枝同是蘆竹鄉南崁人。簡吉是日治時期農民組合運動的領導人，1928 年即加入是時成立的臺灣共產黨，並因此兩度被日本政府逮捕下獄。二戰後出獄，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以及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並透過舊農組成員，認識了桃園大圳水利委員會的詹木枝。228 事件後，簡吉加入省工委會，並出任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國安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

依「談話筆錄」中的記載，簡吉之後帶了省工委會的武工部長張志忠來到蘆竹。他們當時經常利用機會對與林元枝一起逃亡或常往來的年輕人鼓吹社會主義思想。就當時省工委會的成員來看，有許多人是從學生時代就信仰社會主義，且在日治時期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或臺灣共產黨。除上述簡吉外，有省工委會的書記，在臺的最高領導者蔡孝乾。他是臺灣彰化人，1925 年在上海大學社會系就讀時參加中國共產黨。1928 年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他被選為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而武工部長張志忠，原為嘉義人，12924 年 14 歲在廈門的集美中學就讀時接觸馬克思主義，1930 年代加入共產黨。還有與林元枝同是臺北二中畢業的吳克泰，他於 1945 年讀了《中共二十年史》後，隨即下定決心參加中國共產黨。這些都是在省工委會成立之前就具備了共產黨黨籍。但在逃亡時期的林元枝，其周遭的年輕人初時大多對社會主義還不甚了解。他們有的是因為受到簡吉的影響而加入的，如吳敦仁。

吳敦仁，蘆竹鄉人。228 事件時曾隨著林元枝前往「圈仔內」（大園軍用機場）接收武器。逃亡期間受簡吉的影響參加了省工委會。1952 年他與林元枝一起出來自首。在他自首後的自白書中敘

訴他與簡吉初次相見時，簡吉分析 228 事件的意義。

228 事件不是人民要反抗政府的簡單的事，是臺灣人的正義感看當時官吏的腐敗，起來要打倒這些貪官汙吏的。像 228 事件那樣，人民的力量是無盡的，因為 228 事件的失敗，知道人民沒有組織才失敗；人民有了團結，有了組織，就一定能夠打倒這些貪官汙吏。

簡吉分析 228 事件失敗的主因在於缺乏組織，為吳敦仁指出未來行動的方法，贏得吳敦仁的信服（楊渡，《簡吉-臺灣農民運動史詩》）。1947 年 10 月，吳敦仁寫了自傳，正式加入省工委會，先後接受新竹州幹部張志忠、陳福星和周慎源等人的領導。1952 年，在逃亡近 5 年後出來自首，自首後被拘禁了 2 年多才釋放。重獲自由的吳敦仁變得沉默寡言，亦不與家人談及他的過去，即使後來政府頒佈了受害補償條例，他亦不願意申請。一直到 1994 年受訪時才說出他的心境。

從保安處出來時，我已 31 歲。從 24 歲那年參加 228 事件反抗，25 歲即因清鄉逃亡 5、6 年，直到 30 歲才辦自首被關兩年多。31 歲回到家後，我徹底對政治感到失望，從此斷絕對外所有的關係，絕口不再提當年的種種。34 歲那年，我才結婚生子。不過，我再三交代我的子女，不准他們入黨或參與政治，同時對過去從書本上閱讀所認識的共產主義理想與共產組織，也徹底感到失望與幻滅！（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重生與愛》）

雖然對共產黨失望，但直至晚年他仍對簡吉印象良好，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做事很硬氣，不菸不酒，生活簡單。」這是簡吉的個人魅力，當時簡吉就是憑著這樣的魅力與日治時期農民組合組織的關係，在新竹、桃園一帶，為中共建立了不少的地下組織。不過這與時代背景也有著很大的關係。根據研究，省工委會在 228 事件前，黨員並不多。但事件後工委會利用參加事件的學生及青年為發展基礎，擴大組織，黨員的數量才開始急劇增加。各地的支部組織也紛紛成立。對照南崁支部的建立，也驗證了這種現象。（林正慧，〈1950 年代親共或左翼政治案件〉）

簡吉、張志忠雖然後來也在南崁建立了省工委會支部，但並非所有參加的成員都是基於虔誠的社會主義信仰。在那風聲鶴唳的年代，許多因政治因素被通緝的人，內心的徬徨恐懼，無依無靠就如深夜孤單一個人走在暗巷裡，你知道周遭危機四伏，卻無法預料恐懼會何時從何地竄出。他們有家歸不得，想投靠親戚朋友，不是怕連累他們就是擔心被檢舉被出賣，每天過著草木皆兵的日子。1950 年 6 月，政府公布「檢肅匪諜條例」。裡面第 9 條明定：「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的家人、朋友很可能因為幫助過你而受牽連。但「檢肅匪諜條例」的第 14 條也規定：「沒收匪諜之財產，一律解交國庫。破獲之匪諜案件，其告密、檢舉人及直接承辦出力人員應給獎金，由國庫支付。」根據統計資料，從 1950 年至 1954 年沒收的「叛亂犯貪汙犯財產」共計 1893 萬，其中密告獎金占 22.3%，工作獎金占 32.3%，合計 54.6%。超過一半的沒收資產均由告密者和辦案人員領走（國家人權博物館，《看到陽光的時候》）。威脅與利誘扭曲了人性也帶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張四平即是在這種走投無路的處境下加入省工委會。

張四平原名張阿魁，與林元枝同是蘆竹南崁人。1947 年只因與林元枝有過幾次往來，情治機關將之列為匪諜名單，進行誘捕，幸他驚險逃脫，但也從此展開四年的逃亡生涯，直至 1951 年才出來自首。2011 年，張四平回憶錄出版，在書中他提到加入共黨的原由。

當時我對中共一無所知，完全是一張白紙，連共產黨的「共」字是什麼意思都不了解。那為什麼後來會接受中共的領導？因為當時的我無依無靠，心裡極度恐懼，尤其 228 死了那麼多人，之後被捕的也都一去不回，更讓我對前途充滿絕望。因此逃亡期間，只能依靠遠親與遠朋，藉口太久沒有跟他們聯絡，這次剛好路過來看他們，問候一下。這樣最久住一個禮拜，短者只能住一夜，完全看他們的反應而定；而且不能透露逃亡的事，否則會引起他們的恐慌。因此即使遠親遠朋，也不能常去找他們，連要好的同學也不敢聯絡，怕連累他們。如此下去，必定走投無路，不久一定會被國民黨特務嗅到而被捕。（張四平，《魁春風--張四平回憶錄》）

張四平在加入省工委會前對共產黨完全不了解，他為了獲得奧援，在前途充滿絕望時參加了省工委會。加入省工委會初期，都是林元枝與他接觸聯繫。1952 年張四平自首後接受偵訊，偵訊的重點即在逼問林元枝的藏身地點。因為當時省工委會的領導幹部已全數被捕，組織裡面就屬林元枝的位階最高。如果能勸林元枝投案，政府即可宣布中共在臺組織已全部瓦解。但張四平告訴情治機關，他們高估林元枝，他在省工委會裡是沒有地位的。一來他是一個大

近視，白天已無法單獨行動，夜間行動更不可能，對中共來說他已成為累贅。二是他對共產主義理論並沒有去深入研讀，了解不夠深，省工委會一些重要的幹部會議他都沒參加，可見他並非省工委會的重要核心。（張四平，《甌春風--張四平回憶錄》）

在張四平的話語裡，林元枝似乎不是一位對共產黨充滿信心和理想的黨員。其實從林元枝在「談話筆錄」中所述逃亡過程，也可發現他與省工委會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雖有著工委會幹部的頭銜，但並未真正負責實際工作的推展。2015年9月，我與吳敦仁的三子吳泰宏見面。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就如同我所認識的基督徒一樣，總是落落大方，真誠開朗。他說：

我父親的姊姊嫁給林元枝的弟弟，所以我們是姻親關係。戰後我父親失去教職也是到蘆竹鄉公所上班，兩人算是關係密切。但是林元枝的家族到底是南崁地區的首富，他又是地方首長，雖然講義氣，樂善好施，終究對共產主義沒多大興趣。

吳敦仁生前受訪時甚至認為林元枝並未正式加入共產黨。不過這點倒是不須置疑的，在簡吉被逮捕的自白書裡，說他曾經介紹6個人加入組織，林元枝與吳敦仁均在其中。而就情治機關的檔案資料與林元枝的自白，他也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在那個視匪諜為十惡不赦的年代，很少人會無緣無故說自己是共產黨員。他的加入應該是在走投無路情況下，為了獲得支援不得已的做法。或許他年輕時關懷窮人，接觸過社會主義思想，可是他終究當過政治人物，不是單純的學生，對共產黨他可以保持冷靜、理性的態度，不是只有一腔熱血，無條件的相信。我也懷疑如果不是因為228事件逃亡，他有

可能加入省工委會嗎？

### 三、逃亡

對現在人來說，「白色恐怖」是一個遙遠的名詞。近幾年透過口述訪問記錄、事件歷史研究，或許可以逐漸揭開帷幕的一角，但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永遠不能體會他們的心情。在軍警特天羅地網的搜捕下，工委會成員有家歸不得，他們流浪，逃亡於山間林野中。如李禎祥所描述：

或一人亡命，或幾人偕逃，行動飄忽，晝伏夜出。他們大多乏人掩護，只好隱入深山僻野，在夏癘冬寒的荒山過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一般來說，能在溪邊搭草寮算是不錯了；等而其次的就睡墓地、躲防空洞、藏甘蔗園、香蕉林和垃圾堆。（李禎祥，〈白色恐怖大逃亡咫尺竟是天涯路〉）

李禎祥稱這種現象為「故土亡命漂浪，咫尺可成天涯」。張四平回憶他四年逃亡生涯的絕招是「墓地靜思法」。也就是在他的逃亡路線上，從甲地到乙地移動時，一定會打聽是否有經過墓地的途徑。如果有，就在白天經過墓地；如果沒有，就夜間移動。因為無論敵人或一般民眾，不管白天、夜裡都不大敢走入墓地，所以走墓地是最安全的。（張四平，《甯春風--張四平回憶錄》）張四平還算幸運，籓溪圳則是不幸的。籓溪圳是臺北司機工會理事長，他和王忠賢一起逃亡，國民黨動員保密局、情報處和警察隊伍上山包圍，向他們喊話。一星期後，王忠賢下山自首。但籓溪圳怕連累其他同志，寧死也不肯下山，最後在山上餓死。發現時，屍體已破裂，腸子裡有青草絲流出來，手掌每支手指頭也破裂折斷。應該是飢餓不堪時吃

下青草，以致刺破腹膜，劇痛難忍下兩手在地面亂抓造成的。（國家人權紀念館，《白色封印》）可見逃亡時期的艱難和驚恐。但林元枝卻能維持 5 年的逃亡生涯，這 5 年，在桃竹苗的省工委會並非只是處於被追緝的亡命狀態，他們仍然可以不斷的設立據點，發展組織，舉辦訓練營。在「林元枝談話筆錄」裡，他回答逃亡的過程，所佔文字也最多。而處在四面楚歌的情境中，他逃亡的地點也隨著局勢的發展而改變。

### （一）1947 年至 1948 年

或許從三百年前荷蘭人所畫的臺灣海岸地圖，可以理解林元枝可以逃亡那麼久的部分原因。那一年，Lamcam 地名已出現在地圖中。之後，康熙 36 年（1697）郁永河由福建到臺灣探勘硫磺時所寫的遊記，《裨海紀遊》中也提到南崁一地。從歷史文獻中發現，南崁是一個開發甚早的地區。為何？原因在於她的交通便利。從淡水沿著海濱走，經八里、竹圍可到南崁。如果走山路，由臺北途經林口臺地可抵南崁。如走平地，往南往北亦甚方便，南崁是一個交通四通八達的城鎮。

林元枝的故居就在南崁，這裡也是蘆竹鄉的行政中心。而自清代，南崁即以五福宮為中心，形成一個五大庄的祭祀圈。這個祭祀圈是跨越鄉鎮的，對林元枝來說，五大庄的一草一木都是他自小熟悉的。228 事件後，林元枝開始逃亡。雖然他交遊廣闊，許多人會願意接濟他，不過為了安全，必須經常更換住處。他最常居住的是位於南崁羊稠坑山上，由地下黨員童開日所提供一間二戰期間躲避空襲的房子，簡吉也常找農民在那裏開會。羊稠坑位於一座丘陵上，地勢並不高，近幾年鄉公所將通往羊稠坑的古道整治修建為森林步道。我走過幾次，除一開始的階梯外，其他路段並不難走，但叉路

很多，這些叉路連接到其他丘陵，翻過這些丘陵，可到其他鄉鎮或是臺北縣的林口、鶯歌、三峽等地。可是如果不是本地人，進去裡面就如走進迷宮。當這些逃亡者一察覺狀況有異時，會立刻藏身在這座迷宮裡。吳宏泰告訴我，他和父親去掃墓時，父親曾指著墓旁的小徑，告訴他，他當年跑路時，白天躲藏，深夜從這條路走到臺北。只是我很難感受夜半一個人走在這樹影幢幢，寒風不斷吹拂的山路上，那將是怎樣孤單無援的感覺。

林元枝投案後，在其談話筆錄上說，他在蘆竹的躲藏地點除了「瞞過政府外，百姓都知道我們的蹤跡。」即使在追緝期間，林元枝依其人脈關係，仍可以在蘆竹一帶來去自如。這也說明為何調查局在撰寫〈桃園縣概況調查〉報告中稱南崁地區為「小延安」。但這個小延安最後是以悲劇收場。1950年童開日被捕，供出曾經到他的房子開會的無辜農民，這些農民承認者判死刑槍斃，不承認者判刑12年。生命如草芥，莫此為甚。

1947年至1948年，在林元枝的協助下，簡吉、張志忠建立了工委會南崁兩個支部，竹圍一個支部，還有約二十餘人的武裝組織。比較特別的是這些加入武裝組織的人，如卓科、黃阿煉、王阿泉等均為龜山人。這是因為南崁雖為蘆竹鄉行政中心，但她剛好位於蘆竹鄉與龜山鄉的交界，兩鄉的人在南崁地區來往熟絡。像我住的村子以前叫南崁頂庄，隔一條小溪就是蘆竹鄉公所，可是卻屬於龜山鄉。我想卓科這些人當年應該是走我家前面那條通往龜山的南上路來到南崁的。我讀小學時，每天就是走這條路去到龜山鄉的大坑國小，那時它是一條崎嶇不平的石頭路。1948年8月，工委會林器聰被捕。由於林器聰曾經歷南崁支部與竹圍支部，與林元枝、吳敦仁、詹木枝、呂喬木等人皆熟識，因此引起大家的恐慌，林元枝遂帶著吳敦仁、張阿厝兩人潛至臺北。他們當年走的也應該是這條路。

林元枝等人到臺北後，他與吳敦仁有時藏匿在周元鳳家；周元鳳是林元枝的親弟，自小過繼給姑姑。有時則躲在王傳房家。王傳房是林元枝同母異父的兄弟。就如同那宛如迷宮的山間小徑一樣，林元枝亦是利用這些錯綜複雜的血緣關係，躲避特務機關的查緝。

## (二) 1949 年至 1950 年

1949 年 4 月林維贊過世，林元枝回到南崁奔喪。這時簡吉正準備離開南崁，遂將南崁的組織交給他帶領。同一時間，臺北發生四六事件，臺大及師院許多學生被捕。有些學生逃亡至桃園，張志忠主張吸收這些學生加入組織，於是南崁地區的省工委會成員再增加這些學生。其中較著名的有周慎源、簡文宣、張德和、王子英等。原本張志忠請林元枝領導這些學生，但他以缺乏理論基礎婉拒，還是由張志忠自行領導。是時大陸的國共內戰形勢，中共解放軍已渡過長江，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在臺灣的省工委會士氣高昂，他們認為中共很快就會過來解放臺灣。也就在此氛圍下，省工委會更加積極、突出的進行組織運作與宣傳。1949 年 5 月成立基隆市工作委員會，並積極成立支部組織，擴大《光明報》的發行。這引起情治單位的注意。1949 年 9 月偵破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逮捕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等人。1949 年 10 月張志忠、陳福星兩人在臺北縣的烏塗窟附近的十三份一帶召集臺北縣與桃園縣幹部，開辦集體訓練班，林元枝也參加了這一次的學習會。會中並成立武工隊，建立烏塗窟基地，形成游擊根據地的雛型。學習會之後情勢日漸嚴峻，林元枝遂與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等人離開蘆竹，就直接到十三份一帶活動。

1949 年 12 月，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全面潰敗，由大陸撤退至臺灣。為了政治安全的重建，設立總治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

統一不同系統的特務機關，準備以恐怖手段推行其在臺的軍法統治。（藍博洲，《臺共黨人的悲歌》）1950年1月，張志忠與其妻季濶被捕。3月，工委會宣傳部長洪幼樵被捕。4月，簡吉在臺北被捕。同月，省工委會最高領導人蔡孝乾二次被捕，供出他所掌握的工委會名單，這讓原本在地下秘密活動的全省工委會各支部一夕之間全曝了光，整個組織幾乎崩潰。

對於蔡孝乾自新，提供政府組織名單，在後來受難者的口述訪問中，有許多人不能原諒。但這是情治機關當時所使用的策略，藉此一步步瓦解省工委會。依據當年政治案件的偵辦方式，被捕後的匪諜，只要確切的檢舉叛徒或叛亂組織，因而破獲者，就能獲得自新的機會。但如果有所隱滿，事後被發現就屬於自新不誠，將面臨槍斃的命運。在這種處置方式下，人性受到極嚴酷的考驗。2002年涂南山回憶他在1951年被捕時的情景。

一時之間，我想招，又驀然想起保羅所說的「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這句話。突然間，我感到自己完全破產，才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竟然這麼卑鄙，這是打死都不能招的事啊。我本以為自己很勇敢，滿懷熱情要為人做事，死都不怕了，更不論青春和財富；但在那一念間，我破產了，我涂南山整個人破產了。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為了想要人家放你出去，能得自由，脫離暗房、地獄，就想出賣我們在船上開會，要一起打倒國民黨的五個人。（（國家人權紀念館，《白色封印》）

這是相當真實的描述。人性是脆弱的，面臨生死關頭，下意識只想求生。而到了1950年4月底，省工委會的蔡孝乾、陳澤民、張志

忠、洪幼樵四位領導人均遭保密局逮捕。除了張志忠外，其它 3 人皆辦理自新。於是省工委會的組織陸續被破獲，後期省工委會的活動也只剩下逃亡、求生存而已。這時，林元枝與黃培奕、呂喬木、長腳葉、簡國賢、吳敦仁等人轉而撤退到臺北縣三峽鎮的圳子頭基地，投靠煤礦工人龔阿斗、陳清要等人。到了 5 月，聽說政府要圍山，乃又逃至鶯歌附近的老鶯山掩蔽。因為林元枝此時居無定所，桃園地區的工委會改由周慎源負責。

1950 年 11 月，林元枝離開北部，轉至苗栗地區，負責領導苑裡支部。支部的成員有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等人。這時的省工委會被情治機關取名為「重整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主要領導人為陳福星與曾永賢。在苗栗時，他們為了生活，曾至苑裡平地的農家打工，也去過通霄山上的香茅園當臨時工，或者為人燒炭打零工。他們不拿工錢，只為了換取三餐的供應，倍極艱辛。（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重生與愛》）

### （三）1951 年至 1952 年

1951 年，林元枝至苗栗十班坑領導通霄、苗栗兩地組織。幹部有廖萬得、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簡國賢、石聰金等六人。與領導人陳福星間則透過賴阿煥聯繫。到了 1952 年 4 月初，組織陷入混亂，石聰金意志開始動搖。林元枝感覺苗栗地區的據點已暴露，影響安全。請呂喬木寫一份報告請示陳福星可否北上，但一直得不到答覆，於是他決意北上返回桃園。4 月 16 日，他偕同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三人北上。4 月 24 日抵達蘆竹鄉外社村余日旺田寮，躲了二個多月。期間打聽到陳福星、黃培奕、蕭道應、王子英等上級領導幹部都已經向調查局自首，成為自新份子。而林元枝經長期的山區逃亡，讓他因喝溪水而得了肺蛭蟲病，又因不想再

連累親友，他決定出面自首。在與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三人的討論、爭執後。7月14日，他們4人透過林元枝四弟王傳培，侄子王家鑑，友人蔡達三等人的聯繫向臺灣省刑警總隊自首，結束了長達5年的逃亡生活。

#### 四、冤獄賠償

2002年9月5日，臺北地方法院做出一項判決，這份判決書字號，八十九年度賠字第四一四號。主文：

林元枝經治安機關逮捕而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人身自由受拘束計陸仟壹佰捌拾壹日，准予賠償新臺幣貳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元予全體繼承人。

這項判決創下國內有史以來白色恐怖受難者賠償金額最高的紀錄。為何會這麼高？其理由：

聲請人之父林元枝因遭誣陷指為匪諜，而逃亡近五、六年，逃亡期間罹患肺蝕蟲病，不得已於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與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同時出面投案，而被羈押在前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即西門町前東本院寺）逾二年。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於四十三年六月六日皆獲釋後，林元枝仍被羈押且轉往土城生教所感化，至四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又轉送至綠島繼續羈押，當時政府明知羈押不合法而將林元枝編制為「少校教官」，實際上與其他受刑人同穿囚服，同為勞動服務，至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始獲釋放。

林秀峰回憶審判期間，法官要他提供資料時，他一無所有，連判決書也沒有。而查閱資料又說父親在綠島時，身份為少校教官。為了證明父親的犯人身份，律師找了當時擔任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綠島)新生訓導處處長的唐湯銘證實，林元枝確實在綠島羈押時為新生身份，非監所教官之軍職。同時也找到當年同在綠島受刑的盧兆麟、洪其中等人提證明書，證明其雖掛少校教官官階，其實待遇與一般犯人無異。但為何當年沒有判決書？林秀峰認為：

我父親當年被通緝時，懸賞檢舉獎金高達 50 萬元。後來雖然他是自己出來自首，獎金卻仍被領走。辦案人員當時很苦惱，如果是自首，可以無罪或者判感化教育。但獎金被領走又不能說是自首，於是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就沒有判決，直接監禁。而他因為自新不夠坦承，被送去土城生教所上思想改造課程。然後又被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以少校教官的名義，將他留置在綠島。

這是林秀峰的看法，他也知道獎金是誰領走的。而根據「動員戡亂時期匪諜交付感化辦法」第二條：「感化處分由軍事審判機關以判決或裁定行之，並應將交付感化人之案情及判決書或裁定書，送由省保安機關轉送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期間為三年以下。」(蘇瑞鏘，《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根據這項法條，林元枝應該要有判決書，也最多感化三年，但他卻坐了 19 年的冤獄。

## 五、失去的時光

開學了，我擔任第一週校門導護，一年級的新生由爸爸媽媽牽著手到學校。進入校門前，常見爸爸蹲下身來，整理好小孩的衣服，撥好他的頭髮再抱抱他拍拍他的背，在他耳畔輕聲叮嚀該注意的事，當他走進校園後，站在門口看著他的背影，直到小孩隱沒在人群中。這樣的父子相處時光，轉眼即逝，無法重來。我想起吳泰宏曾這樣告訴我：

我曾認為我這一生是缺少父愛的。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父親始終沉默、嚴肅，警察常來我們家，對媽媽口氣很兇。父親常不在家，因為坐過牢的關係，他的工作一直不順遂。

吳敦仁雖然只關押二年，但其出獄後仍被要求白天要去找尋同黨分子，晚上還必須返回情治單位的宿舍，這樣的日子又過了二年。可以想見其內心的掙扎與無奈。之後，工作不穩定，經濟拮据更加深了父子之間的距離。吳泰宏說他讀小學時有一陣子很羨慕同學有新的小腳踏車。於是主動告訴父親，如果他連續考三次第一名，可不可以買腳踏車給他。他父親雖然沒有答話，但他自己認為父親是答應了。等到他考第三次第一名，回家等父親買新的腳踏車給他時，卻發現父親竟然在修理家裡那輛父親騎過的舊腳踏車，準備用這輛車當禮物。他非常失望，再也不相信父親。春去秋來，童年時光就這麼過去了。直到他結婚生子，小孩三歲時，父親買了輛小腳踏車給孫子。他才明瞭父親其實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只是經濟困難，無法如他所願。雖然他現在已能體會父親的困境，但那段父子相處的時光已過去，無法返回。

林森岷是林元枝的二子，他讀初中時，父親就已經在逃亡了。後來讀到桃農畢業後，在農業試驗所工作，經常可以奉派到臺東出差。他常利用這個機會，搭兩個小時的船到綠島探望父親，前後去了十多次。他在盡力搶回他們父子相處的時光。

戴文子是戴連福的長女，她的父親是林元枝的好友，228 事件後，戴連福也被通緝，最後被捕，關了十多年。戴文子 14 歲就替父親挑起家庭重擔，到養父的服裝店幫忙，賣衣服、學記帳，並到桃園學裁縫。一路資助兩個弟弟讀到中學。雖然她與父親分隔兩地，但她女代父職，拼命工作，彌補父親不在家的時光。（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重生與愛》）

但也有父子在這次事件中不幸天人永隔。黃玉枝原是蘆竹鄉公所職員，228 事件時隨著林元枝到機場接收武器。事後認為沒事，在受過教師研習後，到蘆竹鄉大竹國小任教。1949 年調回南崁國小。1950 年 10 月被刑警總隊逮捕，父母散盡家財，被騙了不少錢，仍無法救他出來。1953 年 9 月 8 日清晨，黃玉枝遭到槍決。槍決當天清晨，他撕下衣服，寫下絕筆遺書在衣服上，一封留給父母，請他們原諒他的不孝，一封留給弟妹，希望他們代替他孝順父母。他們的父子時光結束在 1953 年 9 月 8 日清晨。（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重生與愛》）

## 六、尾聲

〈林元枝談話筆錄〉最後一個問題：

問：你以上所說實在嗎？

答：都實在的，如果還有小節一時想不起來的，以後隨時

補充或請隨時提問。

2015年9月15日，我闖上〈林元枝談話筆錄〉，時序已接近秋分，再也沒有1952年7月，林元枝在談話時那樣酷熱的暑氣。這個星期天，我和一群跑友已約好一起練跑。我們會跑過羊稠坑森林步道，再從五酒桶山到山腳，由山腳跑到外社後面坑一帶，也就是林元枝最後自首之處，繞完這一大圈來回約二十多公里。我常期待秋天跑在這些山路上，迎面而來的是涼爽的风，芬芳的氣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跑，沒有任何的不安與恐懼，與六十多年前走在這裡的前人相較，我珍惜我現在所擁有的自由和快樂。

## 評語

楊 翠

做為一部以政治受難者為主體，含涉著深厚歷史意識的報導文學，〈林元枝談話筆錄〉有如一面稜鏡，從各個不同角度映照出歷史的多重斷面。

〈林元枝談話筆錄〉中有兩個「談話筆錄」，其一是林元枝當年被帶到刑警總隊偵訊室，接受長期疲勞審訊的產物，保存在檔案局，是官方視角的「林元枝」，記錄著威權體制對人民的惡意指控，記錄著政治受難者如何被威逼；另一份「談話筆錄」，是林元枝三子林秀峰的口述回憶，是從受難家屬的視角所刻劃的「林元枝」，以及林元枝的受難對家族的影響。

標題名為〈林元枝談話筆錄〉，點出兩層意涵：其一，這兩份談話筆錄，相互對話、對辯，構成林元枝歷史形象的多重側面；其二，標題以官方文獻的「林元枝談話筆錄」為名，做為表面的顯文本，然而，通過受難家屬的敘說，反而逆寫了官方文本，彰顯出具批判性的歷史觀點。

〈林元枝談話筆錄〉中所使用的素材，除了以林秀峰的記憶口述為主體之外，還包括在地歷史文獻、民間傳述，甚至是作者家族長輩的記憶與評論，同時，作者也將自己寫進去，通過作者現身，清晰地表達了批判性的史觀。報導文學的客觀性與主觀性，通過林元枝的多重形象，相互交融對話。

〈林元枝談話筆錄〉所建構的歷史稜鏡，不僅照見多重林元枝，更從多重面向觀照歷史，不僅寫出受難者個人史，更是受難家族的生命敬驗，還刻劃了地方史、鄉土史的某個斷面。



## 報導文學 | 貳獎 | 回家的路

黃奕潔



簡介

六年級生。政治大學新聞系、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曾任 NGO 工作與偏遠地區志工，亦有媒體記者數年經歷。現專職寫作。曾獲兩岸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獎。以筆名出版《看不見的北京》、《憂鬱的邊界》與《介入的旁觀者》等書。

### 得獎感言

感謝前旗美社大專員涂裕苓引介我認識藤枝部落，前莫拉克新聞網記者柳婉玲導覽災後故事。採訪的起點在藤枝部落族人柯玉琴的家，我總始終記得她與 Cina（布農語：母親）的溫暖、眼淚和擁抱，以及藤枝人齊聚那日午後的微風和陽光。這篇報導文學參考了馬躍比吼的紀錄片《移動布農》，他投入許多心力，即使他非布農。藤枝族人陳清榮長久以來製作的口述歷史資料，提供了我書寫的背景知識與族群脈絡。在微薄且稀少的部落史料中，除了族人自己，恐無人能替代他們的使命與熱情。我得獎源於這些貢獻，但願我的僭越書寫也能夠回報他們。

## 回家的路

在時間無法算計的許久許久之前，布農擁有一個美麗的家園，藍天蓋地，綠草如茵，群山如花點綴四周，那兒流水潺潺，土地豐沃，動物肥碩，萬物生生不息，人類也跟著一代一代存續。似乎再沒有什麼奢求的了，布農顧著享受這上蒼恩賜，逐漸荒廢生產，敬天守地之心也蕩然無存。

天神發怒，遂行罰令，於是，天地雷動，大雨轟然而下，數日不止。洪濤之中，竄出一條巨蟒，橫臥山谷之間，身軀堵住溪口，暴漲的河水因此無法排流，淹漫大地，氾成洪患。當水越淹越高，越積越狂，驚慌失措的布農，連夜攜家帶眷奔逃，翻越一山又一山，直往玉山山頂，方能喘息。

但逃難太急，忘了準備家當，亦無米糧，甚至缺少火苗，眾人只能挨餓受冷，勉強度日。大人能夠忍，小孩不行，鎮日啼哭，族人只感無奈。最後，長老出面召開集會，商討如何解決問題。他指著青壯，青壯搖頭表示懼怕，甚至躲在角落不願露面。長老只能嘆息。

水邊的癩蛤蟆聽見族人的苦楚，頗感同情，志願到對岸大山上取火苗，便跳下水，與激流搏鬥，奮勇一天一夜，終於取得火苗。但癩蛤蟆隨即被困住了：到底該怎麼將火苗送回布農身邊呢？含在嘴裡不成，拺在身上會落水，想方設法經歷千辛萬苦回到避難地，只剩一個熄滅的火苗。此時，見一紅嘴黑鶴前來協助取火，還有個螃蟹對抗大蛇，布農終於度過災難、消退洪水，回到家園，重新生活。

布農世世代代複誦這神話，不敢丟卻敬天畏神之心。直至今日，

當代布農仍然勤墾，大多數人日出夜作，在山壑谷間種植經濟水果或野生茶，有人當挑夫，有人入林班，憑藉遺傳自祖宗奔山越嶺的好腳力討生活。他們每個年月都有祭典儀式，種植小米前要立白，狩獵後會射耳，依循著歲時規律，守著天地法則。但二〇〇九年夏，天降豪雨，雨如大豆，撒落而下，嘩啦地打在山林裡，布農的屋簷上，啞啞啞啞，無窮無盡的雨豆擊打在所有能承受它的物體上，劇烈聲響在山間迴盪，山上的布農心裡慌得緊，只能不停向神禱告，祈求平安。

難道這也是神的懲罰？

一九三九年出生的陳春澤夜不成眠。這兩太急太大，出生至今，未見過這般急烈天候。

他的部落「藤枝」，以行政區劃分是今日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就地理位置而言，位在中央山脈南端卑南主山西側區域，邦腹溪右岸頭剪山及寶山溪左岸中腹。儘管部落所在地，並無良田耕地，陳春澤仍早晚操持農務，種茶栽果樹，不曾想過遠離。他從不畏風雨，在這島國，春日有雨，逢夏有颱風，早已習慣，只要將果樹紮好，關窗閉門，任風雨吹刮個一日一夜，又是好天。況且，在這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高處，雲霧飄渺，過午就積雲落雨，風總是溼漉漉吹起。那風那雨，早是布農的氣息。

但這一日的風雨格外不同。族人大多下到平地工作暫居，部落顯得空蕩，風雨的佔領更為狂肆，風劇烈哭號，雨如金鐘蓋罩，天地轟隆，如崩裂一般。陳春澤只覺自己被孤立在這世界。

捱過了一夜，他出門探看情況，卻見門前道路出現裂縫，整個部落如地震過後一般，出現類斷層的錯位。

陳春澤驚慌了。但這天候，動彈不得，只能繼續待著，他頻頻端看那縫，心想：這山，不會要塌了吧？

## 馬里山

這座看似要崩塌的山，是當代布農最後遷移之地——從十九世紀末，到二〇〇九這一年，藤枝已數次遷移，為了生活，為了政治，卻成了近代遷移最多次的原住民。而陳春澤所在之地，是國民政府來了後，二次遷移之所。本以為安全無虞，如今卻面臨坍塌危機，他不免望著對面山頭，想著布農的命運：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的童年記憶，還刻著在山的那頭，那屬於馬里山的生活記憶。

陳春澤玉山上的布農祖先，為了為後代找尋適合繁衍、生活之地，不斷遷移。根據族人陳清榮（Aziman Ismahasan）所做的口述調查報告可知，其祖先在一八七〇年代，從臺東海瑞利稻，跨過卑南主峰，找尋適宜的居地。

「要跨過卑南主峰時，祖先們還回頭望了故鄉一眼。」陳清榮在紀錄片《移動布農》中提到這段。

這群布農，最後來到臺灣南部（高雄東北部）的馬里山流域。馬里山並非一座山，境內也沒有半隻馬，這個稱呼源於魯凱語。魯凱族稱發源自卑南主山的濁口溪的舊萬山段以上區域為 **Valisanae**。布農遷入後，因溪里魚類非常多，便稱其為 **Masuskan**，意指魚多的地方。日本殖民臺灣後，沿用魯凱名，並將之譯為日語 **Balisan**，國民政府來臺後再翻成「馬里山」。

但布農遷移這個地區前，馬里山溪東岸早有魯凱族部落聚集，西岸則有鄒族獵人進出。當時還在臺東海瑞的布農，時常往西翻越中央山脈到這個地區狩獵，一八七五年，其中一個 **Ismahasan** 家族，決定舉家西遷，搬到卑南主山西南麓的 **Usuzuk** 居住，同時開啟了布農大舉西遷的歷史。這個龐大的家族，就是陳清榮的祖先。

而馬里山溪東岸，遂成布農部落最終遷移之地。

他們藉著與原居於該地區的魯凱族聯姻，在一八八〇年代取得土地居住權。陳清榮正是帶領這個 **Ismahansan** 家族西渡的領袖 **Biung Tudang** 的曾孫，他的祖父 **Lakav Laung** 娶了魯凱族女性，他的父親也是。

「布農本就有換婚制度，這是為了確保部落不會近親通婚，所以婚嫁對象都在好幾座山之外，如果我這家人的女兒嫁給你們，你們的女兒也嫁到我們部落。」一九七三年生的藤枝部落族人柯玉琴的父母也是不同族群聯姻：父親是藤枝部落頭目，母親是屏東魯凱貴族。這種換婚制度，不僅確保基因良好，也帶來經濟與政治上的利益。

二〇一五年夏天，柯玉琴領我往藤枝部落走，沿途，她們一家邊感嘆布農遷移的歷史，邊說著族群故事。太龐雜的家族，太多的故事，令我昏亂，唯一清楚的是，他們對部落歷史的認同，和不可摧毀的凝聚力。或許這凝聚力是源於祖先，布農的團結亦曾逼退遊走於此間的鄒族獵人，一九一〇年左右全面退出馬里山區。除了日本殖民者、少數魯凱，以及上山買賣工作、擔任通譯的漢人遊走之外，馬里山區盡歸布農所有。

當時已是日本殖民，殖民政府對於未能歸順的原民區域往往以電網、地雷區隔，而後再以武力征服。某回車行上山途中，柯玉琴比著對面山頭：「當時這裡都是電網。」隨後自嘲：「很先進捏！平地都還沒有通電，我們山上就有電了。」

原住民說起日本人殖民，往往雲淡風輕又帶點嘲弄式的幽默。那是很久以前的過去，什麼也無法改變。但對昔日的殖民者來說，一切都必須改變：當時馬里山地區有二十多個大大小小聚落散居，日方很難推展一般行政事務，也難以掌控原住民行蹤。儘管使出威

嚇、教育、感化等手段，令原住民與日本人之間呈現平靜之況，但那只是表面，摩擦的小火花在其下埋伏著，隨時可能點燃引線，爆發衝突。例如，為了怕原住民反抗，日方強制收繳原住民打獵用的槍枝，激發了族人的反彈，日方便不停思考管理方法。

一九一九年，臺灣總督府執行「集團移住」政策，加上幾起原住民出草日警駐在所事件，集中管理蕃社，勢在必行。

當時原本不敢隨意進入山區的漢人，看上馬里山這區的平靜、安全，成群結隊進入，開採樟腦油或是進行民生物資買賣，賺了不少錢。這些漢人若做這般簡單生意就罷，實際上卻不停走私，將違禁的槍彈、火藥，不停往原住民手裡送，還便宜收購山林的珍貴藥材與動物皮肉。這交易，叫日本人看得又怒又妒，決議將馬里山住民集中管理。一九二七年，橫貫馬里山的內本路警備道竣工後，便正式執行。

當時日人將馬里山溪東岸三十幾戶、五百多名布農，招到馬里山駐在所開說明會，每戶必須派出一名代表。多名日本長官也從山下的六龜來到這裡列席。表面上是看著臺下族人的面孔，其實只盯著其中一位看似最具權望之人——**Lakav Laung**，亦即帶領大批布農來到馬里山區依的親 **Ismahansan** 家族領袖 **Biung Tudang** 之子。這區的諸多家族都與他們家有姻親關係，其中有不少家族剛搬來不久，只因為不想被日方強迫遷移到臺東鹿野溪下游，才來馬里山投靠親戚，不料同樣的政策將在此實行。**Lakav Laung** 當時已繼位頭目，成為領導者，日本人認為，只要他同意遷移，事情就會非常順利。

但 **Lakav Laung** 非常疑惑：「日本人會怎麼管理這個集中式的部落呢？」他對這一切都毫無頭緒，畢竟，過往從無「集中管理」之事可言——自古以來，布農不管要遷到哪裡，過怎麼樣的生活，

都是依家族的意願而動，無人干涉，但現在，日本人要指揮他們集體行動，甚至共同居住，這會導致什麼結果，他無從想像。

會場中擠滿了馬里山地區的布農，他們跟 **Lakav Laung** 一樣困惑，七嘴八舌討論眼前要發生的事，直到日本人發出聲音，才安靜下來。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如下：

- 1.集中式部落是上級長官的意見，不得不執行。
- 2.你和你的族人依然可以保留各自的耕地耕種。
- 3.日方保證你們每一戶只要繳交一把槍就好，其他的自己留用。
- 4.你和你的族人可以保留各自的獵場。

族人們一聽放下心中的大石，心想，反正過著一樣的生活，還可以打獵，也不用離開富饒的馬里山，便同意日本人的要求，答應配合遷移政策。

**Lakav Laung** 領著在場的日本官員到屋外上方較高的地方，用手指指著一條小河下方的平臺說：「我們要在這裡蓋房子。」

日本人一時看不懂到底是哪個位置，旁人便手指馬里山溪，以生硬的日語說：「あの……**Kauua** の **muku**。」意思就是，這條河（**Kauua**）再過去（**muku**）一點。

於是，這個集中管理之所，便名為 **Kaua Muku**，其座落於今日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馬里山溪出雲山橋下方、馬里山溪向東的小支流 **Paingsul** 的南岸平臺上，是個順著地勢，坐東朝西的聚落。聚落東邊有孟浪山，南邊有新集山，是護衛部落防範南方敵人的屏障。西邊橫互在前的，就是發源自卑南主山的濁口溪上游的馬里山溪，北邊隔著 **Paingsul** 的，是本蕃里山。換言之，馬里山的布農部落遷

移之所，**Kaua Muku** 是個三面環山，西朝馬里山溪的山邊平臺聚落。

雖然日人提議遷移，但除了部落道路由日方規劃建設外，其餘都是族人自行打理。一個四十餘戶、五百多人的布農聚落就此生成。

然而，也因為 **Kaua Muku** 是日本政府施行集團移住後，馬里山溪流域布農集中管理的第一個聚落，日方便在此設立與傳統布農部落不同的公共設施——因為 **Kaua Muku** 地勢平坦，日本政府便在這部落後方設置了馬里山溪流域唯一的運動場。部落居民難免嘖嘖稱奇，孩子們則是高興不已，不停奔跑；自來水是日本時期重要建設，原住民部落也毫不例外，日人建議頭目 **Lakav Laung** 從部落後方的小溪裡引水進部落，如此一來，就不用跑到三百公尺遠去提水。當時，族人使用的是少量的山泉水，而部落增大、人口變多後，水也不敷使用。**Lakav Laung** 遂命令族人，採用日本建議方法引水。完工時，負責提水的孩子們雀躍不已，因為省下一個差事。後來，運動場旁邊也建了一個蓄水池，族人聽從漢人建議，以竹子接送到每一個家戶，現代化的自來水裝置雛形也就在這深山部落出現。

公共廁所也是讓族人興奮的建設。日方當時在部落預留不少空地，命令族人將各戶所剩餘的石板集中一處：「我們要在這裡蓋個小房子。」族人不明究裡，但還是聽日本人的話，堆起個只有單門，只容兩人的小屋。不久，日本人又叫族人在房子中間挖很深的洞，洞邊鋪設石板，地板也有石板，而屋頂則以芒草覆蓋，蓋完後，族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議論紛紛：「這到底要幹嘛？」

日本人命令圍觀的族人退到三十公尺遠，並將小門關上。大夥兒更納悶：「怎麼回事？」

一個「嗯～」的聲音從屋子裡發出，接著是重重一聲「欸！」

後，日本人走出這小房子。「是我提議建造的，當然我要第一個使用。」日本人心裡或許這麼想的，於是自行完成第一個公廁的啟用儀式。族人終於了解緣由，每個人都哈哈大笑。

有些建設可以，有些則否。公墓的建造，就違反了布農的文化習俗，但與日本人拉扯協議很久，最後布農還是妥協。

本以為，終於可以放心定居，二次大戰末期，日本人又強制族人遷徙到那瑪夏移墾，後因瘟疫爆發及人口擁擠，這批布農不堪忍受，陳清榮的父親偕同倖存者又逃回馬里山；有些族人則到了今日的二集團與藤枝部落。陳清榮的家人也曾到二集團，卻因耕地早被佔據，良田稀少，又回到馬里山，死守舊部落，直到一九五〇這塊區域在國民政府時期被劃為國有地，交由林務局管理，才不得不搬遷到藤枝。陳清榮的家族，是最後一個遷移的布農。

陳清榮從警界退休後，不停訪問耆老，建立口述資料：「我只是想知道，我的祖先走過的路。」他意識到，這條遷移之路非常艱難。他並非生長在馬里山，沒有跟陳春澤一樣有著那裏的歡快回憶，但在藤枝出生後，同樣也經過多次遷移——因林務局大規模砍伐原始林，舊藤枝周邊林木被砍斫殆盡，地層因此滑動，難以居住，一九八〇年代，藤枝部落又向下遷移，到了陳春澤在這風雨中站立之地。如今，這地，眼見就要崩落。

## 六龜

陳春澤這方布農在山上發抖，猶豫如何下山時，人在六龜的張彩珠和夫婿則頂著疾風勁雨往山裡走。

六龜位在高雄市東北部，居屏東平原和中央山脈丘陵交會處，屬地塹帶，南北狹長，從美濃沿台 27 線往北走，經新威部落，過十八羅漢山，就可到六龜市中心；荖濃溪伴隨在東側，落成低地，

溪水對岸則是茂林，與此間形成縱谷地形。因為荖濃溪，這區域早期便有漢人進入開墾，客家、閩南聚落於是建立，但原住民與外省人逐漸遷居於此後，形成多元族群地區。

從六龜市中心繼續往北走，過了長長的六龜大橋，沿著台 27 甲，走十分鐘左右，可上藤枝林道，那兒便是寶山、二集團與藤枝等布農部落所在。這個布農聚落離六龜不遠，故人口流失也快。

原住民下山定居，圖的是工作方便。山上道路開拓、引電、發展後，也破壞了原本原住民的傳統生活，年輕人受城市吸引，亦不從事農獵，部落人口漸漸外流。藤枝部落尤最，一九七〇年代，這部落唯一一所小學甚至遭到關閉。不論如何熱愛部落生活的族人，都面臨著帶孩子下山的抉擇，「沒有讀書，沒有未來。」原住民懂得這個道理。

藤枝部落人更少了，他們多往最近的城鎮六龜遷居，張彩珠一家人便是。但他們從未放棄山林，過往，有人試圖收購他們在森林遊樂區周邊的大片土地，但數百多萬臺幣的利益並未動搖這布農的決心，即使其他族人一一拋售，他們這家子仍堅決持有這土地：「這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怎麼可以拋棄？」一九五九年次的張彩珠每提及此，語氣帶點驕傲，也有點怒氣，只覺族人們都不珍惜土地，才換來部落凋零。

他們是布農，屬於這片山林。即使為了後代搬到六龜，仍日日上山打理農作。夫婦倆在馬里山舊部落留著耕地，種植大片野生茶和水蜜桃等經濟作物，同時忙著造林，他們的心血都在這裡，所以即使要從六龜沿著藤枝步道回到部落，再從部落步行到馬里山舊地，如此耗時耗力，從未抱怨也沒有想過放棄。每個風雨之日，若氣候不那麼劇烈，他們還是勤勞地上山去。

這日，颱風到來，天落豪雨。雨勢之大，六龜鄉公所萬分緊張，

連忙廣播，命令鄉民撤往高處的宮廟避難。張彩珠一家也去了，但一到了擁擠的避難所，轉念一想：「為何要待在這裡呢？死，我也要死在家裡。」此時荖濃溪溪水暴漲，眼看就要淹過六龜大橋，張彩珠管不了這麼多了，急急往家裡去。當時天雨如珠幕，落地滾成玻璃圓球般閃動，世界彷彿泡在銀寶水盆裡，叫人邁不開步伐。甚至，還有地震。

張彩珠抬頭望了望黑灰天空，突然想起山上工寮的兩隻狗。「他們怎麼辦？」風雨越暴烈，她的心越不安，於是同先生商量，收拾簡單行李，準備好狗兒的食糧，準備隔天無論如何都要上山去。

恰好一名家住六龜的派出所員警，也得上山到寶山派出所值班，三人相偕前往，相互作伴。這麼亦步亦趨，緩慢行走，過了花果山部落時——從六龜往藤枝部落的路上，沿途會經過花果山、寶山和二集團部落——一個大石突然滾落，差點砸中員警，幸好張彩珠機敏，一個搶先將警察推開，保住他的安全。但每每提及此，張彩珠都會發抖：「真的好恐怖，我每次想到都會怕。」命懸一線之況，擋不住他們往前的步伐。花了一整天，他們終於抵達藤枝部落，此時部落地面已出現裂痕，卻無法顧及，只想著在教會裡休憩一夜，再往馬里山去。

日白依然夾著風雨到來。張彩珠與丈夫捱著風雨，終於在泥石中跋涉到馬里山的工寮，狗兒卻不知去向。她心急了，大叫：「小黑！」黑色身影隨即竄出，挨在張彩珠腳邊嗚嗚個不停，兩隻狗嚇壞了，跑去躲了起來，見主人來到，連忙到他們身邊迎接。

夫妻倆略微整理一下工寮，餵狗吃飯，同時備妥幾天份食糧，準備下山。此時，狗兒們又再度嗚嗚嚎哭，似乎不想獨自受驚。張彩珠於心不忍，便決定將狗帶下山。

當時，平地的救援直升機在經過一天探尋後，終於在二集團部

落找到停機之所，困在山上的原住民終能安然下山。在山上撐了四天的陳春澤，與族人一起搭上直升機離去；帶著兩隻狗的張彩珠，也準備上直升機，卻遭拒絕：「只能載人，不能載狗！」

「為什麼？我就是專程上山來救狗的，怎麼可以獨自回去？」

對方堅持直升機空間狹小，僅能容人。張彩珠發了脾氣：「我走下山，行吧？！」

動物不能被拋棄，山和土地也不行。嬌小瘦弱的張彩珠，比任何人都堅持這些的重要性。

### 藤枝林道

藤枝部落族人開始拋棄自己的一切，或許是從林務局在此地開發開始。

這群部落即使不斷遷移，政治經濟的力量總能尾隨追上。例如，政府建造了一條植入山林的藤枝林道，便是往藤枝部落內裡而去，影響了部落的生活。

原稱荖濃林道的藤枝林道，西起台 27，東可銜接石山林道及出雲山林道，全長約二十公里，是一條於一九六〇年的石子路。道路的修築，不為人行，為的是林木，由著林務局的車出出入入，豐富的原木也在這條路上流失。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林木保育觀念，林務局的工作就是大規模地砍伐原木。沒有良田耕地的藤枝人，紛紛進了林班，替林務局工作。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他們破壞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政府禁止伐木，藤枝部落卻已遭殃，周邊林木被砍伐殆盡，無法涵養水土，地層也逐漸滑落，不堪居住。經過抗議協調後，鄉公所提供了鄰近地區公有地，重建新藤枝部落。也在這個時候，藤枝族人紛紛將舊部落的地賣出，賣給商人或是政府。

「官方那時勸說我們下山。」陳清榮表示，過去臺灣社會並沒有像今日農業推廣的風氣，更不用說，禁止伐木後，林務局便也不理藤枝林道，甚至有度還關閉林道。對族人來說，交通太不方便，便下山工作，部落也就四散。

一九八三年，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建立，打著中杉林、南藤枝，以及「南部小溪頭」的宣傳，吸引旅客前來。為了容納大批觀光客，原本的石子林道，轉成了全線雙向的柏油馬路。大批大批的車輛、遊覽車，過了六龜大橋，上了林道，在髮夾彎處盡覽荖濃溪和六龜風光，再往前行，是高山水果、小吃攤林立的二集團，在林蔭中往前，直到一千五百公尺高處，就是藤枝森林遊樂區。

沒有土地耕種的藤枝族人見機不可失，在遊樂區門口開起飯館、商店、民宿，漸漸形成一整排的商店街。靠著觀光，藤枝部落有錢了，發達了，竟成為那個區域最早有電的部落。

「因為有了電，我們開始買大同電鍋、電視，還有很多電器。都是分期付款。」柯玉琴的大哥笑著說，沒有電之前，他們全家常去旗山看摔角表演，有了電後，都擠在家裡看電視，「但後來，分期付款付不出來，電器又都拿去退了啊。」他們轉往外省人開的雜貨店看電視。當時藤枝部落有兩戶外省家庭，都是榮民娶了部落女孩。

無論如何，路開了，人來了，錢賺了，藤枝部落族人又回來了。二〇〇九年之前約莫八到十年，藤枝森林遊樂區的觀光熱潮，堆出了部落難得的榮景。但這年夏天，整整三天的雨，卻積累了整年的量，雨崩摧毀了一切。藤枝人，又散了。

## 旗山

這暴雨，是莫拉克帶來的。

如同臺灣過往的每個夏日必有風颱，二〇〇九年約莫有二十二個颱風在太平洋生成，但對臺灣造成影響的卻是八月七日深夜自花蓮市附近登陸的颱風莫拉克。莫拉克，是泰國之名，原意為綠寶石，這寶石在臺灣滾了一圈，不到十五個小時就從桃園新屋出海，卻在這島國釀成重災，約有近七百人死亡，南部沿海積水半月未退，山區多有遭土石掩埋、滅村情況，災難瞬間爆發，令人措手不及。

難是風起，災是水釀。光是高雄山區便達超過兩千五百毫米的驚人雨量，是過往一年的雨量累計。山如何不崩，泥如何不走？

這景況，對臺灣中部以北的民眾是很難想像的。南臺灣風強雨大之時，任教於勤和國中的柯玉琴，趁著暑假，帶著一家人到臺北遊玩的途中，北部風和日麗，毫無異狀，他們在桃園親戚家歇腳時，擔任消防員的親戚卻說南部有災情，必須立刻出門整隊支援。

柯玉琴疑惑：「南部？」打開電視，只見高雄甲仙的小林村慘遭滅村。那她的部落藤枝呢？那六龜呢？

輾轉聽聞六龜的路斷了，方知情況嚴重。她想知道詳情，但電話無法通訊，「許多消息傳出，卻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情況非常混亂。」柯玉琴得知一位屏東德汶部落的同事，家遭土石流掩埋，已經趕了回去。他們也無心遊玩，即刻返回高雄。

從美濃到六龜的路斷，十八羅漢山附近土石崩落，交通動彈不得。人出不來，也回不去。山上的住民被直升機接下山，暫時在旗山安置。柯玉琴任教的桃源勤和國中的學生和家長，也都在旗山國中避難，同時又有一群學生在岡山國中集訓，返回高雄的柯玉琴沒來得及顧上自己家裡的情況，只忙著照料孩子們，在岡山、旗山之間不停往返，早晨出發，晚上十一點才能喘口氣。

「所有人都集中在旗山國中，又悶又熱，訊息又亂，錯誤的訊息到處飄，令人感到不舒服。」柯玉琴回想這段經驗時，不自覺呈

現難受的表情，「後來學生轉到安置在鳳山陸軍官校，情況也沒有比較好，因為正值 H1N1 流行期，安置空間悶熱又混亂，我簡直要崩潰。」約莫整整半年都無法休息，柯玉琴身心俱疲，幾度病到無法開車，每每聊及此，都不斷強調：「真不知道自己怎麼熬過來的。」

救災、安置之事還沒完成，就到了開學日。連家都還沒回過一趟的柯玉琴，與同事搭上直升機返回勤和部落，到學校準備開學事宜、取學期該用的資料——勤和國中暫借和春技術學院教室上課，教職員堅持在如此混亂狀態中，唯有讓孩子們依照學校作息而走，才能安撫他們，讓他們回到正常生活裡。

在直升機上，柯玉琴第一次見證這災難的威力。只見整個六龜像被原子彈炸過一般，都是土黃泥石，荖濃溪的河道像被拓寬，地面上彷彿沒有生機。

這段道路，要半年後才回復通行。此前，返家的民眾僅能依靠在荖濃溪河地搭架的溪底便道。柯玉琴的母親在風災後一週，便從這條便道趕回六龜住處，一回到六龜市區，不免傻眼：盡是積水泥濘，家裡也充滿淤泥。六龜大橋斷裂，積漲的溪水往地面沖上來，而傾倒的樹木枯枝擋住了積水，無法排除。家家戶戶都必須想辦法找水，清理善後。

柯玉琴是無法幫忙寡母的。她仍為學校工作忙碌：「雖然那時是暑假，但沒有一個老師有心情放假，大多立刻歸隊，擔負責任。」身為災民，卻像是沒事一般只為他人而轉，時間一久，心理也積水，囤著淤泥。柯玉琴是輔導老師，她對此有意識，自己找心理諮商排解，儘管稍稍紓緩，卻沒有完全解決鬱悶。

上到勤和的柯玉琴和其同事，面對的是無電無水的黑色部落。他們必須靠著幽微燭光，攜手同行，在黑夜裡做事。渡過一天一夜後，才又下山。在這一天之內，她望著學校旁的溪水，暗自心驚：

若當時是上學期間，應該怎麼逃難？

後來她聽說了勤和部落族人逃難的故事：第一天，族人們被召集到活動中心避難，但看著狂烈的雨勢，族人心裡隱隱覺得不對；第二天，他們決定往高處跑。「因為是父親節，年輕人返家過節，有足夠的人力體力，揹著長輩逃難。」柯玉琴補充，那畢竟是狹窄的農路。

「因為教育問題，我們家很早就搬到六龜，但因為這塊土地日漸凋零，我又再回來。」柯玉琴是回鄉服務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出生在大家族的她念念不忘耆老的叮嚀，自覺對土地有責任，因而在風災後扛起社區工作，幫長輩們「翻譯」各種看不懂的公文，也不停向外界解釋他們對土地的情感。

災後這許多年，只要柯玉琴開車回桃源，到勤和部落，到藤枝部落，都不免感傷掉淚：「老人家們都沒有看過這種情況，在山上生活這麼久，但部落的道路斷裂，地基搖搖欲墜。他們想逃，但逃到哪裡，都是問題。」

### 三十八甲地

莫拉克風災摧毀的是藤枝林道，藤枝部落領域約是從林道十七公里處開始算起，但路從十八公里處開始斷裂，「如果將部落比喻為一顆心臟，那麼，對外道路就是血管，如果血管斷裂，部落就難以自行呼吸。」柯玉琴感嘆，「我們也沒有要求做到多好，可以過就好了」

但山區的道路總是如此，修了又壞，壞了又修，久了，公部門再也不願花金錢和力氣，轉而勸說居民下山。幾個藤枝人本還堅持，不願離開，莫拉克風災隔年，六月十日的一場豪大雨，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僅藤枝林道的十八至十九點五公里處有了個

大崩塌，必須徒步貼著山壁而行，才能往上爬，藤枝部落地基陷落、崩毀了。藤枝人，徹徹底底成了無家之人。

「說來弔詭，我們的門牌還在，戶籍還在藤枝，但家卻沒有了。」柯玉琴搖搖頭，即使如此，每個人都還是不願改變戶籍，仍然在自己的身分上保留藤枝之名。

但除了他們自己，外人理解這種對家園的強烈認同。昔日寶山村（包含藤枝部落）是桃源區中唯一被政府判定「不能居住」之所，他們亟欲劃定這山為限定區，修法強制布農下山。

過往不斷遭到政治權力指揮搬遷的布農，又再次被要求遷移。中華民國政府希望這些原住民都能集中到杉林大愛園區，一如百年多年前，日本政府強制集團移住一般，將他們限制在馬里山。大半族人都不願接受，每次在協調會上，總激烈抗議。「誓死守護祖靈地，堅決反對劃我地」的紅色布條總掛在窗邊，透著紅亮，如同這些布農激動憤怒的臉龐上閃動的光。

「去山下，我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族人疑惑：「難道不能晴天在山上工作，雨天到永久屋嗎？」

官方的回答：「你們可以在山上蓋工寮，但土地我們要收回來。」對國家來說，這片山林本來就是國家的財產，是保留地跟林班，沒有必要和這些民眾多談什麼理由。

很多人妥協了，有些人則不。永久屋的簽訂以家族為主體，於是，裂痕在夫妻、父子、親戚、家族，乃至於部落之間崩開。彷彿決裂，整個部落分成兩方，下山的下山，留在山上的堅持和政府對抗，在路上見到彼此，誰也不搭理誰。

談到這段，陳清榮總帶點心酸。他不想放棄祖先留下的地，於是帶頭組織重建協會，跟著族人一起想辦法保住山上的土地。

「民國六十幾年，有次風災，讓藤枝舊部落出現裂縫，產生危

險，政府就將我們遷到山下一公里山坡地，以推土機推平後說，你們就在那邊蓋房子吧。」既是政府給的地，族人就各自安排蓋起自己的房子，未曾想過需要房屋建照，族人絕大多數都沒有這類憑證，莫拉克風災後，為了申請永久屋、為了訴求，這才發現身上沒有任何憑證。

到底什麼能證明那個家園屬於自己呢？大多數族人只能跟政府論理。

何處是我家的曖昧問題，災後三年間浮懸在族人們心裡。儘管他們或在六龜租房子，或到其他地方暫居，仍每日往返山上、照顧農作。他們不願放棄山上的土地，就怕一如過去，離開了，就再也回不去，於是要求「就地安置重建」。

他們早已在鄰近選了一塊地。「莫拉克風災發生前兩年，也有次嚴重的風災，差點毀掉房子，那時部落會議便決議要遷移到附近的三十八甲地。」柯玉琴回憶，但政府數次以安全評估不通過為由，否定族人的決議。

這塊三十八甲地是昔日鄒族賜予的土地，有 *taul-taul* 之名，屬涓涓細流之意，過往是布農族的公共獵場，每當風雨來襲，族人便會到這裡避難，即便一九五〇年代國民政府大肆砍伐這林木蔭鬱之地，地基仍然堅固。當時擔任重建會委員的洪英雄就說：「這塊地，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家們帶我們來的。那時候還沒有看圖資什麼的。風災後我們部落被說不安全的時候，老人家第一個想起的，就是這塊地。」

「因為是世居之地，所以我們比任何人瞭解這裡。」當時擔任寶山重建會會長林居全曾委婉地對重建相關官員說，布農族人原就有山林求生的經驗和智慧，不會笨到無法判斷安危。

政府仍以不安全之由飭回，但高雄縣政府卻計畫在這塊地興建

纜車、發展觀光，「到時候也是有商店街，你們可以上山來做生意。」當時的縣長楊秋興這麼說。居住不能，但觀光可以，居住危險，纜車沒問題。

災後三年的春天，族人自己聘請民間組織來評估，勘查前，長老林清吉（Tama Halilu）獨自走到祭臺前，以檳榔、菸、酒，鄭重的向祖先祭拜默禱。

過了一陣子，他這麼跟政府與民間單位說：

這邊跟在上位的以及坐在這邊要幫助我們的長官們，對於在三十八甲蓋永久屋這件事，我從不發言，但是我今天要打破沉沒，即使妳們說不，我們還是要在三十八甲那邊蓋房子，不管這件事會發展成怎麼樣，我們不是孩子，知道下雨或是颱風的時候，不會待在那邊等水來淹；在颱風時，我們也知道，會撤退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現在我們主要的工作，也就是就地安置、就地重建，我們認為，為什麼你們怎麼可以說我們的地以及聯外道路已經壞掉了，但平地人卻可以上來買地蓋房子，尤其是那個三十八甲地，怎麼可以蓋一百多坪的磚造豪宅，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原住民呢？

如果你們是這樣壓抑我們這邊的居民，那我可以告訴你們，那些取代我們上來而在這邊蓋房子的人，將很難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

然而，事與願違，這三十八甲地，仍然不被允許重建。寶山里的族人們失望了，他們仍有家歸不得：往後的路到底該如何走下去？

「原住民對家的定義，不只是房子而已，還有獵場和族群的移動空間。」柯玉琴表示，布農族本就是分散的族群，沒有永久屋的概念，對家園選擇僅僅是人和土地能否得到平衡。只是，政府和專家學者都無法理解，問題始終懸盪。她委屈的是，決定家園的過程是如此辛苦而謹慎，長時間千挑萬選的土地，卻被政府和專家學者一語否定，「布農族自古以來就是和山一起生活，懂得自然能判別安危，老人家就是這塊土地的專家。」

「我們只想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 藤枝部落

二〇一一年初，冬天的盡頭，杉林大愛園區落成那日，總統馬英九、副總統吳敦義都到園區參與開幕，他們祝賀災民有了新生活，甚至有機會戒煙戒酒。同日，陳清榮帶著家人，從藤枝部落走下坡，經過邦腹溪河床，踩在砂粒上，往另一頭山林走去，走到馬里山舊部落。他們氣喘吁吁終於到達，帶著感懷心情看著四周。陳清榮七十三歲的姐姐 Valis Ismahasan 離開這個部落時，約莫兩三歲：「七十年了……。」她感嘆，從來沒有回這部落，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來了。紀錄片《移動布農》刻下了她悲傷神情。

陳清榮聽了很是難過，但抑制住自己的情緒，拿出筆、紙，以尺丈量，試著還原舊部落樣貌。他想像著母親在爐石旁煮飯的樣子，想像一家人圍著火爐談天，什麼都不在了，但什麼也都可以在腦海。

「祖先留下的土地展現了他們對大自然的態度，他們跟大自然搏鬥的精神。我們的祖先通過了大自然的考驗。」陳清榮感嘆：獵區、習慣生活方式都不能丟掉，最後可能還是保不住，但至少自己

這一代要堅持到最後。

五年後，在他與柯玉琴等人的奔走之下，二〇一五年八月二日，四散臺灣各地的藤枝族人首次聚首。他們將車停放在藤枝步道十七公里處，步行上山，經過頹毀的泥土路，走過路面斷裂的柏油，昔日家園從邊邊閃過，他們引領孩子探望，說：「這是我們以前的家。」老天爺替這些房子抹上了一些灰土，即使這日陽光再耀眼，登山客的衣裳多眩目，部落仍顯得灰樸安靜，兀自躲在陰影裡。像是抗議這兩千多個日子的孤單寂寞。

老人家們沉默地佇立了一會兒，擦擦眼淚，繼續往上走，走到十九公里處，一個關上大門的森林遊樂園前，紅藍帳棚已經在哪裡搭建。有音響，有鍋鼎，有小孩，有糖果，還有長年守著空無一人部落的派出所員警，以及好奇探問的登山客。「希望你們能夠回復自己的家園。」熱情登山客聽到藤枝的故事，豪爽地掏出口袋的錢，捐助這次活動，他們喜愛這片山林卻從不知道它的悲哀，一張一千元紙鈔，是一點心意。

布農婦女們在帳棚後方煮食，孩子們在前頭奔跑。柯玉琴一邊招呼著族人，一邊忙著瑣事。

這一天，陳春澤也上山了。經歷過那幾日的心驚膽跳，自覺年紀大了，再受不了折騰，儘管在山林出生成長，度過大半年歲，還是下山。山下好熱，不若故鄉涼爽，但他老了，人生將盡，只求安心。只是，他仍不時上山來看看，懷念過去，想念那年輕的自己。沒有什麼好執著的，他放下了。他聽著晚輩說話，偶爾看看山，明確知道不管到那兒，這裡才是家。

陳清榮到來後，一個又一個打招呼，彼此問候。「過去，因為留在山上與否的問題，造成我們的分裂，但今日，我們又重聚在此，像是什麼都沒發生，過去的紛爭都過去了。」但他不免也感嘆，後

來莫拉克重建條例修訂，申請永久屋的居民可以不用放棄山上住屋，若早知如此，怎麼會有當初的爭執？「但沒辦法，這也是第一次，政府也是沒經驗。」陳清榮十分寬容。

其實有些堅持下山、居住永久屋的族人，後來還是回到山上。有個在臺南工廠工作的族人，搬進杉林大愛村一年後，還是上山居住，自己蓋了工寮，耕種果樹。昔日的堅持雲飛霧散，就跟這裡的天氣一樣，霧來得快，但一陣風、一道陽光就散了雲霧。布農的樂天開朗，讓仇恨紛爭不積不存。

大家都是一個部落的，都是一家人。活動開始，長老談話，並簡單介紹藤枝遷移之路後，各家族一個一個上臺介紹自己，也發表心情，剛開始的幾家人還算節制，最後簡直都欲罷不能，放開來大吐苦水，以及部落分離的心情。例如，這次重聚的總幹事陳德福從臺南趕來，直言過去族人都會在他家門口聚會、跳舞，那歡樂情景始終讓他難以忘懷，然而，族人一直以來就像「漂流木」一般，各自浮游，心情格外難受。

陳清榮在旁含笑點頭。「永遠不能在一起了，至少讓後代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他不願將來在路上相遇，族人後代都不識彼此，「這是第一年，我們接著還要繼續辦下去。」他說，這日這場活動，主要是對官方宣示：「我們是藤枝人，我們不會放棄。」

怎麼能夠放棄？他總叨唸著一句布農諺語：「*Maza itu madai-ngaza dalah hai katu istakunav*（老祖宗留下來的土地千萬不能丟掉）。」

這一日，結束之前，這群布農齊聲大喊：「*musuhaisa guluma!*」我們回來了，我們會再回來。

回家的時間無法被計算的現在，回家的路無法被計算的未來，布農還是有個美麗的家園，藍天蓋地，綠草如茵，群山如花點綴四

周，那兒流水潺潺，土地豐沃，動物肥碩，萬物生生不息，人類也跟著一代一代存續，似乎再沒有什麼奢求的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路在這裡，回家的路在這裡，他們沒有在這條路上迷失。

## 評語

陳 列

本文以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高屏山區一帶的經過作為切入點，記述了藤枝布農族部落的形成，同時追索這整個部落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或因不同統治者的強迫，或因外力的不當開發，或因經濟謀生，而不得不數度遷移流離，族人四散各地，傳統破損飄零的遭遇和處境。其中有現場空間環境的描述和事件歷程的確實指涉，也有歷史的回顧和反省；既有人物的訪談和互動，也有事實真相的探索、揭露和批判。文章最後，讓一些散居四處的不同年齡階層的人物，一起回到原來的家，讓「各自浮游」的族人終於可以重聚，既呈現了他們對這片山林世界的深沉情感，同時也使全文有一個前後呼應的效果，讓有關神話敘述的起筆段落不至於顯得冗贅多餘。

## 報導文學 | 參獎 | 這些人，那些人——八塊厝的故事

林惠珍



簡介

曾當過三十年國小教師，曾發表過一些文章，曾得過一些小小的獎，曾參與國語教科書編輯，曾出版過幾本少年小說……一切的曾經都如此美好而珍貴。

得獎感言

在我生活的周遭，多元族群融合從來不是政治口號，而是巷弄鄰里間的相互關照。定居八德三十多年，他鄉早已是故鄉，謹以此文獻給認真工作、努力生活的這些人和那些人。

## 這些人，那些人——八塊厝的故事

「八塊厝」是八德的舊名，相傳清乾隆十年（西元一七四五年）閩、粵移民自南部北移至此開墾，居住下來的有謝、蕭、邱、呂、賴、黃、吳、李八姓，每姓各築一屋，因此得名。至今邱、呂二姓仍是八德的大姓，根據天下雜誌 319 鄉鎮系列專輯報導，每五個八德人中就有一個姓邱，其子孫綿延繁衍至今，政商各界知名人士相當多，對地方發展有非常大的貢獻。

三元宮為八德最古老的廟宇，也是八德的地標及信仰中心。廟前，七棵姿態優美、枝葉茂綠的百年茄苳樹，以粗壯的軀幹見證了早期市集繁華人文薈萃的榮景。

別名「大邱」的邱顯仁雖是在地人，從小卻沒有居住在八德，他本身從事室內設計工作，也曾因興趣在桃園區開過深藍地中海餐廳，兩年多前過年返鄉祭祖時，看到老家對面原是診所的老屋要出租，承租下來之後，將老屋打造成結合畫廊、畫室、咖啡與音樂的「八塊畫室咖啡館」。

### 不只是畫室

八德區位於桃園市的東北方，北鄰桃園區，東鄰新北市鶯歌區，西鄰中壢區，西南連平鎮區，南接大溪區，地勢南高北低，有茄苳溪貫穿東西<sup>1</sup>。八德區的土地面積只有三十三點七一平方公里，是桃園市最小的行政區，但因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人口超過十八萬四千人，是除了桃園區外人口密度最高的<sup>2</sup>。

---

<sup>1</sup>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

<sup>2</sup>桃園市政府網站。

八塊画室咖啡館距三元宮不到五十公尺，位於長興路的轉角處，四個粗黑字體在綠底招牌上顯得低調不亮眼，但雙層獨棟的舊式建築、堅實樸拙的洗石子外牆、古早式樣的鐵門鐵窗，散發著讓人無法抗拒的老房子味道。老屋屋齡超過六十年，在光復時期是一間診所，邱顯仁第一次踏進這屋子，就是小時候進去看醫生，因此印象特別深刻。屋主是醫生世家，儘管全家移民國外，診所早已歇業多年，老屋在無人居住打理的狀況下幾乎荒廢了，但因是「起家厝」，屋主說什麼也捨不得拋售。

第一次造訪，我推開木框玻璃門，一腳踏進經過歲月洗禮的磨石子地板，在撲面而來的咖啡香中，似乎還聞得到淡淡的藥水味。輕輕的腳步聲，迴盪在悠悠晃晃的氛圍裡，喧嚷隔絕於門外，時空瞬間交錯。

「八塊画室」在整體空間規劃上，大致保留原有診所的格局。一樓經營咖啡、飲料和簡餐，除了木質吧檯，角落裡還擺放了一架老鋼琴，晚上定期有現場演奏外，平時也歡迎顧客隨興彈奏。屋內渾厚的臺灣檜木桌椅、馬賽克拼貼小瓷磚、臺灣造型水池和挑高採光天井，全是日治時期富貴人家的象徵。沿著大理石打造的樓梯轉上二樓有繪畫教室、小型藝廊和設計工作室，黑白格狀相間的老式地磚在三角窗投射的光影下閃閃發亮，處處散發老房子迷人的魅力。

「其實是我自己想學畫畫啦！」蓄著小鬍子、鬢角略顯灰白，戴著招牌鴨舌帽一派休閒的邱顯仁，在接受報章媒體訪問時，提及將咖啡館結合繪畫、藝文，甚至連店名都直接跟畫室連結的緣由，他總是如此率性的說。

邱顯仁的祖父邱創乾先生，曾受教於日籍老師石川欽一郎，畫風承襲當時「地緣美術」的傳統，留下許多八德、大溪、員樹林等

地區的風景寫生，在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晚期活躍於畫壇，是日治時期少數開過畫展的臺籍畫家，現今「午後小巷」、「飛橋臥波」、「八塊三元宮後」等多幅作品仍典藏在桃園文化局。邱顯仁八十多歲的父親邱垂進先生自教育界退休後，更是退而不休創作不輟，他雖未曾拜師學畫，但透過父親的啟發及自我摸索研習，擅於水彩揮灑及油畫創作，在文化局及大溪藝文中心皆辦過畫展。在家學淵源的影響下，邱顯仁內心深處一直有學畫的念頭，八塊画室算是跨出了具體的第一步。

「整個家族，沒有人相信回來的是我。」邱顯仁自我解嘲的呵呵一笑。

除了藝術上的成就外，祖父投入教育工作二十年，曾擔任光復後首任鄉長，且連任三屆長達十六年之久，不但清廉自持傳為佳話，還留下「餘慶居」及「樹德居」古厝，算是地方上首屈一指的望族。邱顯仁跟隨父母住在桃園市區，只有國小、國中時的寒暑假是在八德老家度過的，上了高中、大學、工作後的幾十年時間，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就算回來，大多是逢年過節、婚喪喜慶，礙於親族長輩人情世故之必要。大家族中許多人跟邱顯仁一樣，移居國外的也不在少數，少小離家，在外落地生根，漸漸的，只剩下三元宮、老茄苳和無法離開或不想離開的人，堅守著八德最傳統而古老的區塊。

「全都是稻田啊！」當我提及小時候的八德印象，邱顯仁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說完還加重語氣強調：「屋子前面、長興路兩旁全都是稻田，農忙時節可熱鬧哩！」

「我們邱家老厝就在八塊画室對面，現在只剩下高齡九十歲的四叔住在裡面。」邱顯仁伸手指給我看：「稻田灌溉都靠石門大圳，圍牆那兒以前有一條小水溝，水質非常清澈，婦女們忙著清洗衣物，

我們一群孩子就忙著玩水、抓魚、抓蝌蚪，白天爬樹，晚上追螢火蟲，這些記憶都非常深刻。」

八德地勢平坦，溪水終年潺潺流過，而灌溉水源來自石門水庫，沒有受到工業污染，素有「石門水清溜溜，桃園米香 QQ」的諺語，曾被稱為「野生稻的故鄉」，高品質的八德稻米長久以來都廣受好評，近年，八德種植的稻米還多次獲得全國十大經典好米的殊榮，不但大大提升知名度，也增加了農民的收益。此外，從霄裡、廣興到廣福路尾、茄苳一帶都是傳統農村，種植小白菜、空心菜、莧菜、萵苣及其他葉菜類和瓜類的產量，一直都是北部蔬菜供應的重要來源。為了防止露天菜園遭受乾旱、風災、水災、霜害等天然災害與病蟲害的問題，農民規劃設計搭建網架，為全省最密集的網室蔬菜產地，曾吸引許多國內外單位前來參觀取經。根據統計顯示，大臺北地區每二十把葉菜，就有一把是來自八德區。得天獨厚的環境，創造豐沛的農業活動，一直是八德引以為傲的地方；平疇沃野稻浪起伏，蔬果鮮綠一望無際，至今仍是邱顯仁難以忘懷的情景。

八德太小了，介壽路沿線雖然熙來攘往川流不息，卻只是通往大溪、復興觀光的重要幹道，緊鄰工商業繁榮的桃園區和中壢區，輕而易舉就被群聚效應所忽略，匆匆而過，視而不見。頭殼有沒有壞掉？看你能撐多久？年輕時放浪不羈，經常留著一頭長髮、駕著吉普車的邱顯仁竟然回來？還要在鬼屋一般的老房子裡開畫室、咖啡館？兩年多了，冷眼旁觀和質疑看衰的眼光從來沒有少過。「就連我自己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回來。」邱顯仁坦白承認。

「剛巧那時候，原本經營得不錯的人氣景觀餐廳，因土地徵收問題結束營業，剛巧打算想做點不一樣的東西，剛巧看到老房子要出租……似乎冥冥之中……」

「機緣到了。」我接口說。

想起那段時間所有的偶然和巧合，邱顯仁頻頻點頭，同意我的看法。

### 在郵局遇見老榮民

牆上的叫號鐘「叮咚」一聲跳到三十四，我拿著存摺印章正準備走上前去辦理，不經意卻瞥見一旁呆坐等候的老先生，他手上的號碼牌是三十三。

「ㄅㄟㄅㄟ！」我趕緊開口提醒他，順手比了比五號窗口。

老先生唏唏嗦嗦一陣慌亂的站了起來，拄著拐杖的腳步巍巍顫顫，櫃檯人員耐住性子等上好一會才接到他遞上來的存摺、定存單和志工幫忙填寫好的提款單。

「印章？」

「……」只見老先生側著耳朵，聽得很吃力似的，嘴巴忙著啊啊的回應。

「印章！」櫃檯人員一邊說，一邊站起身，老先生這時才發覺手上緊緊捏著的印章。

櫃檯人員面無表情拿過印章，低頭辦理定存到期續存利息直接入帳等手續，最後把老先生提領的現金放在紅色塑膠盤裡推出窗口，一疊千元大鈔、幾張紅色百元鈔和數枚硬幣又讓老先生手忙腳亂一番，為了撿拾不小心滾落的銅板，手中的存摺和定存單散落一地……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並不陌生，而更寮腳十八支局的櫃檯人員更是習以為常，甚至還練就了一身膽大心細、察言觀色的功夫，以阻止有心人士領光老榮民一輩子的積蓄。

近年來，一大早在郵局外聚集等候的人數明顯減少，因為老榮民越來越少……

八德榮民之家位於筆直寬闊的興豐路上，七十年代，最高紀錄

有三千多位榮民居住於此，是全臺灣規模最大的榮民之家。只見牌樓高聳，門面恢弘，聽說超過七公頃的榮民之家，內有埤塘美化的湖濱公園，花木扶疏環境清幽，設備完善一應俱全，對榮民的就醫就養、休閒娛樂都提供最妥善的服務和協助。

「在榮民之家擔任選務工作，一定要提早到！」看我這個對榮家充滿好奇的菜鳥，終於有機會進去一探究竟，學校同事忍不住再三叮嚀。

急什麼，不是八點才開始投票嗎？我心裡雖然嘀咕，卻還是早早出門。還沒走到投開票所，一條長長看不到盡頭的人龍橫在眼前，浮躁焦急的情緒幾乎按捺不住了。

「你知道要投幾號嗎？看清楚，不要蓋錯了！」

「我四點半就來排隊了！可以先進去投票嗎？」

「不用開了啦！反正我們都投給同一個……」

縱橫沙場身經百戰的老兵，以來自大江南北的腔調口音，義無反顧的直白力挺，顯見忠黨愛國的信念堅定不移，已經滲入血液，深烙骨髓。一雙雙殷切凜然的眼神，一張張手中緊握的神聖選票，連我都忍不住熱血澎湃想激動得振臂高喊「三民主義萬歲！」了。在中午之前，為了消化等候投票的人潮，選務工作人員連喘口氣、喝個水、上個廁所的時間都沒有。超高的投票率，超集中的選票，超關鍵的票源，讓我見識到「鐵票部隊」的無敵威力。

只是，熱鬧的選舉造勢活動像例行的迎神大拜拜，一陣搖旗吶喊群情亢奮，結束後橋歸橋，路歸路，圍牆內的榮家恢復一貫平靜，讓人很快又忘記或刻意忽視他們的存在，像擱在一旁的抹布，又髒又舊，但下回需要使用時，隨手抓來擦一擦，抹一抹，好用得很！

每天早晚或假日，許多榮民會走出榮家大門，在興豐路到介壽路上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有的行動自如安步當車，有的動作遲

緩步履蹣跚；有的獨自一人踽踽獨行，有的七手八腳攜伴扶持；有的沉默不語，有的高談闊論。榮家大門外便因應而成一個小型市集，有計程車在此排班等候載送前往市區或醫院，有賣水果、餅乾、衣褲、日常小物的攤販在此聚集叫賣，興豐路的另一邊，連排的幾間麵館、小吃店、理髮廳，雖然掛著水餃、大滷麵、理髮、補衣、修面的招牌，但簡陋闌暗的小店家，卻總有濃妝艷抹花枝招展的女人出入招呼，甚至站在門前吆喝攬客。只是，二十出頭剛出社會的我，還沒經歷過人生，根本不懂其中的悲恨離苦與隱晦曖昧，只感覺到非常的不協調，卻又說不出哪裡詭異。

後來才知道，根據警方統計，榮家對面私娼業最風光時，短短三百公尺的道路上，就有超過卅間私娼寮。有時，幾杯劣質米酒下肚後，所有的國仇家恨，一生的離散漂泊，眼前的孑然一身，全化成涕淚縱橫的喃喃自語，或是憤慨激昂的嚎啕痛哭，甚至還有劍拔弩張大打出手的社會案件發生，儘管如此，就算哭過、恨過、醉過千百回，造化弄人身不由己的無奈和傷痛終究難以平撫釋懷。

政黨輪替後，忠心服從的黨下臺了，一生摯愛的國不被認同了，經歷過剿匪抗日大小戰役的倖存者，逃不過政治操弄、族群對立的槍林彈雨攻訐，時代不同，鐵票部隊鬆動潰散了。目前，榮民之家僅剩下六百九十五位榮民，平均年齡高達八十七點三歲，需要養護照顧的更超過一半以上，人數持續漸少，少到對選舉產生不了作用，連政治人物都懶得關切聞問了。恢弘寬闊的大門裡面，背影佝僂，人聲寥落，終有一天歸於寂靜。

老兵，不過是時代悲劇下的犧牲者。

我初任教職時擔任高年級導師，班上有一對體型矮胖的兄弟，他們一早準時踏進教室，臉上帶著羞怯憨厚的笑容，看起來十分天真可愛純真無邪。上了課我才發現，兄弟倆對課程內容沒有反應，

不會執筆寫字，語言表達能力也十分有限，在座位上呆坐一整天，僅能完成吃飯、上廁所等簡單動作，但當年，對特殊教育完全陌生的年代，兄弟倆根本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跟其他五十個學生繼續待在我的教室裡，上著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的課程。儘管如此，不管寒冬溽暑或颶風下雨，兄弟倆從來沒有缺過課，慎重其事的每天背著書包上學，是義務，也是權利。接送他們上下學外加中午送便當的父親，有著一頭斑駁白髮，滿臉刻畫著滄桑皺紋，年紀大得足以當兄弟倆的祖父還綽綽有餘。

這個父親是榮民，操著一口混濁鄉音。

上了年紀的他透過口耳相傳的管道，花了點積蓄，物色了一個女人，進門後才發現，妻子不但憨傻癡呆智能不足，連日常生活都無法完全自理，但為了傳宗接代繼承香火，他只能認命的接受現實。在接連生了兩個兒子，終於了卻多年的遺憾和心願，慶幸對得起列祖列宗之際，兄弟倆發展遲緩智能不足的事實也越來越明確。結婚生子安家立戶的單純冀望，變成一場痛苦拖磨的人生悲劇。印象中，除了對老師點頭示意之外，嚴肅堅毅的老父親話語不多，木然的臉上鮮少出現其他表情，似乎也只會沉默而認命的面對這一切。

假日，我經常在前往市場或軍中福利站的路上，看見這一系列特殊的隊伍，父親走在最前頭，像發號施令指揮動作的班長，接著是老大、老二，最後是茫然失魂的母親，提著幾把菜，拎著幾袋洗衣粉、衛生紙等日常用品，一家四口，劈哩啪啦踩著緩亂零散的步伐，每一步都沉重得讓我難以卒睹。大悲無言，欲哭無淚。

類似的故事情節，發生在無數的榮民身上。離鄉背井歷經戰亂的榮民弟兄，有的是少小離家遠走他鄉，有的是拋家棄子骨肉離散，經過一番休養生息後，或多或少都有想要結婚生子建立家庭的念頭，但在語言、文化、知識、經濟都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多數付諸行動

的榮民只能與殘障人士或原住民少女結婚，形成了夫老妻少子幼的特殊現象，再加上經濟條件欠佳，衍生出許多的社會問題。離開榮民之家後，他們大多在附近的榮興路、瑞發街、永忠街一帶自立門戶，靠著微薄的榮民津貼或做點小生意維生，狹窄的巷弄裡一逕的低矮老舊平房，現實環境的艱苦困頓在此一覽無疑。

除了榮民之家外，以興豐路和介壽路交接處為圓心，半徑三公里內擁有高密度的國防軍事單位，駐紮的軍職人員眾多，再加上附近的僑愛新村和大南陸光四村，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造化弄人的命運安排，讓來自大江南北的外省人在這小小的八德一隅安身立命。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一些生命的凋零，卻是另外一些生命的開始，因為散居在附近的榮眷第二代、第三代早已在八德落地生根，像生命力強韌的蒲公英，落在哪裡，長在哪裡。

### 漂洋過海來追尋

「民國六十幾年，島上的生活非常艱苦，除了軍人和海，什麼都沒有。」

曹常魁是跟我住同個社區的鄰居，他是八德國中的退休老師，也是土生土長的馬祖人，初中畢業後到臺灣繼續升學。

「民國六十二年第一次到八德，是為了探望在此工作的姊姊，那時候，介壽路兩旁只有少數房子，入夜後燈火零落一片荒涼。」曹老師忍不住感慨的說：「真正落腳在八德是民國七十九年。不知不覺就過了二十五年。」

馬祖列島由三十六座島礁組成，像一串海上明珠分布於閩江口外。海岸地區全是堅硬的花崗岩，受風化及侵蝕作用形成谷地、灣

澳，丘陵起伏，岩岸蜿蜒，構成島上的特殊地形，自古以來即是閩東人避居海外的據點。馬祖列島總面積二十八點八平方公里，居民人口目前約一萬人，行政區隸屬福建省連江縣，與中國大陸僅一水之隔，與大陸最近點的距離是九點五公里，比距離臺灣本島更近。

「島上冬季強風凜冽，謀生不易，沒有其他的工作機會，生活真的很辛苦。」曹老師操著濃濃口音的福州腔告訴我：「媽媽和姐姐先到八德的工廠做工，我在臺北讀書。」

馬祖居民世代靠海捕魚維生，民國三十八年後，因戰略位置重要被軍方列管，最多時有高達五、六萬駐軍，軍方的消費乃成為當地收入的來源之一。同島一命，軍民一家，是馬祖最典型的寫照，在依山築屋所形成的聚落裡，過著傳統、保守而封閉的生活，幾乎與世界隔絕。但越來越多擁有海洋性格的馬祖人，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條件，帶著冒險犯難的精神外出打拼，在臺灣錢淹腳目經濟起飛的年代，高度的工業發展吸引許多馬祖人遷居本島，搭上臺馬輪，歷經十幾個小時的航程在基隆上岸，而紡織業發達的八德市，便成為馬祖人心目中的首選。一傳十，十傳百，在鄉親們的牽引介紹之下，介壽路沿線的聯福紡織、力霸紡織、華盛紡織，還有其他的皮革、電子代工廠，均吸引大批勤奮努力的馬祖人前來就業。馬祖人純樸踏實拼勁十足，刻苦耐勞的工作態度深獲工廠主管喜愛，有了積蓄後購屋置產，讓就學的孩子有個家可以回，於是另一種型態的聚落便在八德產生。

「我的父親在郵局工作，跟外界接觸的機會較多，兄弟姊妹很早就到臺灣讀書、工作。」同樣來自馬祖的曹太太一旁附和。在八德十幾萬人口中，馬祖人佔了十分之一，超過二萬人，約為馬祖當地戶籍人數的兩倍，可以說是馬祖人的第二故鄉，每當連江縣縣長及議員選舉時，還可看到候選人跨海拉票的奇景呢！如今，介壽路

沿線的紡織廠早已走入歷史塵煙，取而代之的是熱鬧的街景與繁榮的商家，馬祖人在此白手起家安居樂業，憑著吃苦耐勞的堅毅精神闖出一片天，政府單位裡的公職人員、各級議會裡的民意代表、學校裡的老師有為數不少的馬祖人，在社區發展協會也經常出現馬祖人服務鄉里的身影。

「馬祖人在各行各業都很有成就呢！」我接觸過許多馬祖人，發自內心敬佩他們努力認真的態度。

「馬祖人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曹老師既驕傲又感嘆的說：「父母親拋下一切漂洋過海而來，已經沒有退路了，只要孩子們有機會多讀書，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馬祖的先天環境惡劣，只有受教育才能改變生活，翻轉命運，軍職、公職、教職穩定的工作最受馬祖人青睞，不用像老一輩馬祖人在海上討生活；另一方面，馬祖人見慣了大風大浪，與大海拼鬥時訓練出不服輸的個性，為了追尋安身立命的好所在，他們勇往前進絕不輕易低頭。」

是的，單純質樸、豪邁濃烈的個性就像馬祖老酒。一位酒量極好的同事曾誇口說：我們馬祖人從小都是喝老酒泡牛奶長大的。「以前馬祖哪有牛奶啊？」曹太太笑著說。玩笑話也許過於誇張，但我周遭所認識的馬祖人，各個都是大聲說話、大口喝酒的直爽作風，真性情、熱心腸卻是不爭的事實。

對馬祖人而言，老酒不僅是生活的必需品，更是精神的鼓舞、感情的支柱，壓榨後的酒糟也是紅糟料理的上等佐料，馬祖限定的風味料理，在八德形成一股特殊的飲食文化，以廣福路上的「閩東小館」與福國北街的「馬祖風味館」最具代表性。八八坑道的老酒迷人，小館的紅糟美食飄香，空運來臺的新鮮黃魚、佛手、淡菜，夾著蚵仔和蔥蛋的香酥繼光餅，風味獨特的手工魚麵，滿足了八德

人的味蕾，撫慰了馬祖人的相思。「一直到現在，海產和老酒還是我們不可或缺的食材呢！」講到飲食料理，曹太太特別感興趣，畢竟日常三餐是最能反映原生家庭記憶的。

為了傳承閩東文化，讓馬祖鄉親有情感交流的地方，在民意代表的極力奔走爭取下，桃園縣政府及連江縣政府各出資一千萬，利用懷生機場荒廢多年的戰備跑道興建了一座馬祖會館。自民國八十八年擘劃到九十四年完工，這座古樸典雅具有馬祖特色的建築，刻畫了馬祖人客居八德的歷史滄桑，提供馬祖的鄉土資訊，十年來，早已經成為更寮腳地區馬祖人聚會撫慰鄉愁的地方了。

「家人都在這裡，下一代都在八德出生，對馬祖的認同感逐漸變淡了。」曹老師的神情有些傷感，有些黯然：「但小時候在馬祖生活的情景永遠不會忘記。」

我到馬祖旅遊時，在福正聚落前遇到兩個挖沙蚌的小姊妹，她們提著桶子、拿著鏟子聚精會神的在沙灘上尋找小洞，順著小洞一鏟一鏟挖下去，通常都能有所斬獲，不一會兒便挖了半桶多。閒聊之下才發現，小姊妹住在更寮腳興豐路，就讀瑞豐國小一年級和三年級，父母親在八德上班，阿公阿嬤在東莒開民宿，小姊妹是回來過暑假的。

「你們喜歡馬祖嗎？」望著小姊妹曬紅的臉蛋，我試探著問。

「喜歡啊！」她們異口同聲的回答。

我觀察到，她們把個頭較小的沙蚌放回洞裡埋起來，動作熟練又自然，靠海吃海的島民天性表露無遺。

命運把馬祖和八德緊緊綁在一起，我相信，這份感情是永遠斷不了的。

## 我從山窩來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剛自師範專科學校畢業的一批學生，在桃園縣政府大禮堂進行分發作業。我的一位同學分發到八德鄉廣興國小服務，我則到瑞豐國小。

不知道如何前往，只好叫了一輛計程車先去廣興國小報到。離開市區，車子行駛在鄉間道路上，對桃園鄉鎮完全陌生的我們，已經失去地理概念，望著車窗外剛插下秧苗的水田漾著波光，想到開學後即將站在講臺上為人師表，盛夏溽暑，日正當中，霎時一陣惶恐，冷汗涔涔濕透背脊。廣興國小正在蓋二樓教室，小小的學校被四周的稻田包圍，正值暑假期間，校園一片凌亂寂靜，只記得夏蟬唧唧嘶鳴，聲音特別高亢響亮。接著，我要到瑞豐國小報到，大夥兒竟面面相覷：沒人知道學校在哪裡？也不知道怎麼去？

「更寮腳那邊好像有一所新學校，我可以順路載你們過去看看。」

我們跳上載送磚塊的中型卡車，對好心的司機大哥不斷稱謝。

「到了，好像就是這裡。」

不到十分鐘，司機大哥放下我們，揮揮手揚長而去。

我們怔在原地張望良久。眼前的學校，沒有校門，沒有圍牆，像個大型工地。

報到時，校長才跟我們說明，瑞豐國小之前是八德國小分校，六十九年核准獨立設校，目前正興建校舍，一切都處於艱困難亂的草創階段。

回家後將分發的結果告訴父親，原以為跟八德沒有任何淵源，沒想到這段路，父親再熟悉不過了。一向寡言的父親侃侃而談：僑愛新村裡有一個很大的市場，從更寮腳可以到鶯歌、大湳、小大湳、

桃園市……像是為我的未來鋪好了路。

新竹縣新埔鎮是個傳統保守的客家小鎮，在農業興盛的年代，住在箭竹窩裡的父親靠種植水果維生，當年，正是新埔水梨享譽全臺的黃金時期。雖然統稱新埔水梨，其實鄰近的芎林、關西、楊梅等鄉鎮的山坡地都有栽種，一到盛產旺季，附近的市場、水果攤上全都擺滿了水梨。為了做出區隔，讓自家生產的水梨賣到好價錢，我的父親靠著一輛發財小貨車，一路從三洽水越過山頭到龍潭，再從龍潭市場轉戰忠貞市場、僑愛市場，最後賣到鶯歌、更寮腳、大湳市場。這些眷村附近的傳統大市場，是南腔北調販夫走卒匯聚的地方，可說是龍蛇雜處各路英雄好漢都有，只讀到國小畢業，個子瘦小皮膚黝黑的父親，靠著幾籃水梨、一把秤，操著一口客家國語夾雜著簡單的閩南語，周旋於閩、客、榮民和原住民之間，靠著幾斤幾兩幾塊錢的微薄營生營養活一家大小，在開放水果進口之前寫下一頁輝煌的市場傳奇。

至今我仍無法想像，沉靜木訥的父親是如何做到的，他受過委屈嗎？他不害怕嗎？是生活壓力逼迫著他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勇往向前吧！

對於我能分發到瑞豐國小擔任教職，父親的內心其實滿是欣慰和驕傲，但他從來沒多說什麼，卻在水梨採收告一段落的開學前，特地和母親陪我走一趟，在大湳市場吃了外省口味的大滷麵，買了兩件新衣給我，再去學校附近看一下環境……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擠在狹窄的貨車前座從箭竹窩到更寮腳。那是我記憶中少有的親密幸福。

是機緣，讓我跟隨著父親的腳步而來。相較於父親闖盪多年的經驗，剛踏出校門亟欲展翅高飛的我，就在一邊上課、一邊勞動服務中展開了我的教學生涯，緊接著結婚、生子、建立家庭，生活在

瑞豐國小、三德市場和金鑑街的家之間打轉，日子在粉筆、尿布、鍋鏟齊舞中流逝，一晃眼，定居更寮腳三十多年，從青春正盛步入哀樂中年。

更寮，意思是打更者居住的簡易房屋。

巷弄狹窄，處處平房，低矮陰暗，簡陋異常，這是更寮腳普遍的情況。在我早期租屋的瑞發街，小小的雜貨店、簡單的家庭美髮院、只賣包子、饅頭、豆漿的早餐攤子雜處其中，外省ㄅㄞㄅㄞ穿著吊嘎進進出出，幾家媽媽扯著嗓門三姑六婆，走過巷子，這家飄出濃郁的麵餅香、牛肉香，那家傳來鏗鏘的平劇聲、麻將聲，和我從小居住的客家村落截然不同，明顯的生氣昂揚、生猛有力多了。

許多人認為：擁有大量的軍事單位，限制了八德的開發，阻礙了進步和發展。這種現象在兩岸政策開放後，因國防預算不斷縮減，軍職人員逐年縮編，軍事用地被釋出活化已是必然的趨勢。荒廢多年無人使用的戰備跑道成為瑞豐國小校園用地，消防分隊、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也因此得以設立；老舊傾圮的空軍宿舍改建為公園和藝文廣場，是民眾休閒運動的好去處；興豐路右側那一片寬廣遼闊的荒地上，有兩座高高的塔臺矗立，原是閒雜人等不准進入的懷生機場，現今已是綠意盎然的國防大學所在地。占地廣達三點三公頃的楓樹腳公園就在家附近，我每天在此散步運動，從大片綠地和蒼鬱老樹間望過去，便經常想起當年通訊營的官兵，在放學時，協助指揮交通讓學生安全過馬路；在開學前，幫忙粉刷牆壁讓全校煥然一新；閒暇時，學校教職員和營區官兵打球聯誼……閒置幾年後，土地移撥給市公所使用，滄海桑田，人去營空，出操、答數、唱軍歌的點點滴滴已難追憶。

除了更寮腳外，大滴重慶街旁的中正堂，當年是眷村專門用來

播放電影或聚會娛樂的場所，搖身一變，如今成為八德大湳圖書分館，外觀是五十年代老建築，內部卻是新潮的閱讀藝文空間。福國北街與桃園市中路街交叉口從前是通信基地，負責對大陸敵後廣播，現在是大湳公園。福國街與廣福路交叉口有兩個營區，其一仍有駐軍，原是工兵部隊駐防的北景雲營區則已閒置超過二十年，未來也有可能被釋出……威權體制瓦解破除，軍事對峙煙消雲散，政治軍事與生活環境的消長，我在八德直接而明顯的感受到。

### 房子比人多

鍋蓋一旦掀開，熱氣滾滾蒸騰，擋也擋不住。

近年來，八德躍上新聞版面的篇幅不少，外地人對八德的認識大多跟都更議題有關，紛紛擾擾，沸沸揚揚。

名為「八德擴大都市計畫案」，原是配合臺灣高鐵桃園車站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將在八德設立而規劃的，以八德區公所為中心，開發總面積高達六百五十公頃。一九九四年起由地方開始提案，二零零三年送交內政部審議，經過無數次溝通協調，在確定兩大建設胎死腹中後，面積驟減為一百六十四點七八公頃，其中包括一百點六一公頃變更的農地，二零零九年一月內政部審核通過第一期計畫案，二零一零年初完成土地變更。計畫區內有三條五十米大道，建置長達二十八公里的寬頻管道，還有桃園捷運藍線、綠線、臺北捷運三鶯線交會的捷運專區，保留四口水利會大池塘，廣設公園綠地和自行車道，讓自然生態成為八德區的特色。在住宅文教方面，則重新規劃分配，並將行政辦公處集中方便洽公，區內西邊保留二點四公頃用地做為中央大學八德校區。

以上是政府規劃的理想藍圖與美好願景。

緊接著，縣政府連續舉辦了四次土地開標作業，成功吸引大批

建商搶進卡位，大禮堂內熱鬧滾滾座無虛席，盛況可謂空前，一百多筆土地全數標售一空，且價位一次比一次衝高，地價不斷的改寫歷史。知名建商瘋狂購地推案，輸人不輸陣似的整地、挖地基、搭鋼骨、灌水泥……以超乎想像的速度，一棟、兩棟、三棟，數十棟大樓拔地而起，銷售中心林立，新建案不斷的推出，多得讓人眼花撩亂。若再加上位於八德北側，廣豐實業結合鄰近土地的工商綜合區開發案，八德房市儼然成為北臺灣炙手可熱的一級戰區。

剛開始，我和許多在八德住了一輩子的人一樣冷眼旁觀，根本沒在意這些改變，蓋那麼多房子有人買嗎？一坪二十幾萬賣給誰？鬼才會買啊？簡直是天方夜譚！就在我們街頭巷弄不痛不癢的質疑談論中，更多的房子繼續蓋，更高的房價繼續炒，當我們猛然驚覺時，八德的地貌和天空已經在翻轉中完全改觀，房價再也回不去了。「八德要翻身了？」「你們的房子漲很多了吧？」面對親朋好友熱切的眼神，我只能一臉無奈的苦笑。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時任桃園縣副縣長的葉世文因疑似收受賄款遭到收押，八德合宜住宅弊案爆發，投下的震撼彈雖然打擊了房價，卻也擊垮了八德人的心。聲稱桃園縣政府開全國之先，首創由地方政府獨力推出的合宜住宅；聲稱將都市建設的開發成果，回饋給鄉親選擇合適自己的住宅需求，提供民眾優質平價的合宜住宅，竟是財團以行賄的方式取得建案承作權！握有權力的官員與財力雄厚的建商掛勾，除了咬牙切齒咒罵一頓外，我們還能做什麼？

都更是兩面刃，存在著龐大的利益糾葛和錯綜複雜的角力拉扯，其中的盤根錯節與暗潮洶湧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八德居民當然希望透過都更的規劃，能因此擁有更好的居住環境和生活品質，但在看不到效益或還沒有看到效益之前，我卻看到一百多公頃的農地消失，一輩子耕種的老農因徵收失去土地，離開家園，寂寥寞落無語

問蒼天，而年輕人卻希望納入重劃變更，或提升農地價格趁機出售，從此可以脫離辛苦的農耕行列。我看到一棟棟嶄新的大樓、透天厝，美輪美奐的新穎建築，時尚闊氣的宏偉外觀，但外來投資客趁機炒作，八德人卻只能望之興嘆，縱有幾千戶成屋，很多人省吃儉用也買不起一間遮風避雨的房子。占地五千多坪的「遠雄艾菲爾」氣勢磅礴，像重劃區的無敵巨人，諷刺的是，相隔不到一百公尺的馬路另一邊，因弊案遭到解約的合宜住宅用地，現在只能用鐵絲網圍起來，裡面長滿了比人高的雜草。美夢破碎，荒蕪一片，居住正義遙遙無期。

我和邱顯仁坐在鋼琴旁的方形小桌，午後的陽光穿透老舊窗櫺，凌亂斑駁的拼貼在桌面上。望向窗外，就在八塊畫室前的馬路對面，四、五棟超過二十層的高樓已經竣工，昂然豎立，遮蔽了一半的天際線。號稱北臺灣最大，占地六千坪、擁有七百個攤位的「興仁花園觀光夜市」今天沒有營業，一大片攤位棚架顯得空曠冷清，儘管五彩的 LED 燈亮起，人聲鼎沸、車馬喧囂的榮景似乎已褪色不少。

「最多的時候，大大小小的有超過五十個建案同時在進行。」邱顯仁搖搖頭，對於這樣的「盛況」至今仍難以置信。

「早期推出的建案幾乎預售一空，現在完全冷卻下來了。」邱顯仁低頭啜了好幾口咖啡，像是自言自語的說：「晚上，這裡靜悄悄的。房子比人多。」

處在都更時唯一完整保留下來的區塊，面對包圍在四周的重劃區，邱顯仁的感觸特別多，心情也格外複雜：「我只想好好煮一杯有故事、有藝術的本土咖啡。」

人，有了一定年紀後，衝動、激情慢慢反芻沉澱，想法不自覺便簡單踏實起來。回到八德，找回年少時代單純美好的初心，就夠了。

## 未完的故事

今年三月，臺灣面臨六十八年來最嚴重的苦旱，若不下雨，石門水庫的蓄水量只能再撐四十七天，水位已比嚴重下限還要低，因此，自四月八日起至五月五日實施第三階段「供五停二」的限水措施，對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光洗衣服就是一件惱人的大工程。窮則變，變則通，想起霄裡有浣衣空間可以利用時，我都忍不住要佩服自己了。

當我從車上提下一大籃衣物，到達福山宮旁的一號浣衣池時，已經有三位歐巴桑在水池旁邊洗衣服邊聊天了，看到我怯生生的靠近，頭也沒抬趕緊挪出一個位置給我。

霄裡，是八德地區保留最完整的客家聚落，先民勤勉刻苦戰勝困境，在此開墾耕耘建立家園，這裡有豐富的湧泉帶，泉水甘甜清澈，百年來，村民烹茶、飲用、洗菜、浣衣用之不竭，反映在地人的生活情景及族群記憶。根據調查霄裡有十二處浣衣空間，有的可面對面看盡田野風光，有的跟宗教信仰結合，位於霄裡國小左側的福山宮浣衣空間即是最典型的。

池水從石縫中汨汨湧出，沁涼入脾，雖然費勁搓揉沖洗，但手腳清爽，通體舒暢，在嚴重缺水的非常時期，還能嘩啦嘩啦毫無限制的大洗特洗，是多麼奢侈的享受啊！不由自主的，我想起小時候跟母親去河邊洗衣服的情景，一邊洗，一邊玩，肥皂泡泡在光影下閃閃發亮，小魚小蝦在石縫間悠遊穿梭，洗一整個早上都不厭倦呢！

「妳們都在這裡洗衣服喔？」三位歐巴桑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聊著，泉水潑濺，笑聲不斷，我也忍不住插上一嘴。

「對啊！」

「天天都來，洗幾十年囉！」

難以想像，在洗衣機如此普遍的年代，她們的生活仍是如此自然環保，如此樂天知命、甘之如飴。

老天不下雨，全臺處處鬧水荒，我好奇的問：「這裡會缺水嗎？」

「當然嘛不會！我洗了五十年，從來也沒有缺水過。」年紀較長的歐巴桑瞅了我一眼，好像很介意我問了一個白癡問題。

「最近，來這裡洗衣服的人變多了……」

「這是老天爺給我們的恩賜……」

「平時不節省，沒水才知甘苦……」

歐巴桑們洗好衣服相繼離去，這番對話卻讓我慚愧不已，也讓我陷入沉思。

在長興路的另一側，從玉元宮往霄裡路徐徐而行，兩旁盡是連綿的翠綠稻田，古色古香的客家祖厝、祠堂坐落其間，歷史悠久的福興宮和石母娘娘仍是傳統的信仰中心，紅磚瓦屋，靜靜佇立，門前綠葉、小花輕輕搖曳，鄉間的純樸風情展現無遺，居民在此過著步調悠緩的生活。

短短的一條長興路，截然不同的兩樣風景。我很納悶：新與舊不能相容並蓄嗎？傳統與現代無法取得中庸嗎？經濟與文化永遠找不到平衡點，真的得完全的破壞才能擁有完善的建設嗎？都更無罪，但房子是給人居住的，是有情感溫度的，藉著哄抬炒作，讓房價節節攀升，讓人住得惴惴不安，其中的問題便值得重視了。

在松柏林社區和瑞豐國小校園，可以看到許多五官深邃的原住民學童，他們的父母為了找尋工作機會，或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環境，從復興鄉下山，經大溪鎮後落腳於介壽路沿線，有的則遠從花東遷居而來，因親朋好友互相照應而形成小型聚落。在複雜的都會夾縫中謀求出路，儘管生活從來不是那麼的豐足富裕，但他們臉

上總掛著爽朗豪邁的笑容，眼神中的光彩活力也從來沒有少過。

從八戶人家到十八餘萬人口，閩、客、榮民、原住民、新住民群居於此，不管是先人築地墾荒而來，還是因緣際會從四面八方移居而來，像細流凝聚成大川，像海洋廣納江河，多元文化早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歡喜與悲傷、美麗與哀愁都是八塊厝的故事，也是這些人與那些人生命的故事。

## 評語

林培雅

- 一、取材豐富多樣，且各具特色，從鮭魚返鄉回來開設畫室咖啡館的望族後代，到時代悲劇下的犧牲者老榮民，再到佔八德人口十分之一的馬祖移民，又回到來自新竹的客家籍作者自己，透過拼圖的方式，成功表現出八德立體的多元面貌。其次，作品中有作者做為旁觀者細心的觀察，又有自己置身於其中的生命經歷與內化的情感，使得作品能引發讀者共鳴，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
- 二、題目與吳念真的〈這些人，那些事〉相似，較缺乏創意。
- 三、開頭的段落安排有些雜亂，「不只是畫室」的第一段「八德區位於……」若放在全文開頭的第二段，再接「三元宮為八德……」這段，會比較順暢；接下來再接「八塊畫室咖啡館距三元宮不到五十公尺……」這段，如此才能將三元宮與八德畫室銜接起來，也才能讓文章有傳統（老廟）／現代（咖啡館）的畫面對比。
- 四、點出八德面臨的諸多問題，例如都更、缺水、傳統的消失、文化不斷被犧牲等等，可看出作者對八德的關注與反思，然而大多點到為止，未見較深入的探索，使得報導文學的深度有所侷限；其次，作者處理議題的方式較為溫和，或許還可嚐試更進一步加以批判，如此將使報導文學更具力量，也更能撼動人心。



## 報導文學 | 佳作 | 遇見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

陳宏銘

簡介



一九五五年出生，武陵高中退休教師。曾任教國小、國中、高中。任教期間兼任國立編譯館高中國文教科書編審委員、桃園縣政府「桃縣文教」雜誌總編輯、桃園縣文化局「作家作品輯」總編輯、「鍾肇政全集」編輯委員。

曾獲教育部少年小說創作獎及洪建全童詩創作獎。出版著作有：《大哥一十八歲》（桃園縣文化局出版）、《蒐藏有夢：一銀一玉都有情》（桃園市公所出版）、《胡媚娘傳》（黎明文化出版）等書。

### 得獎感言

三十幾歲之後忙於學校行政和政府部門的各種書刊編輯工作，動筆往往只是替長官們寫序言、簡報、計畫、講稿、信函之類的官樣文章，少年的寫作大夢竟束之高閣。

然而對初為人師所親炙的大漢溪始終舊情綿綿，美麗大河備受摧殘的種種傷痛也常在心中縈迴，輟筆多年後遂再奮餘勇書寫了這篇報導。

得獎想必是運氣加上菩薩庇佑的成份居多，不過，還是很高興，高興能讓更多人共同關切大漢溪這條桃園的母親之河坎坷的際遇。

## 遇見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席慕蓉詩句

### 一、緣起雖不滅·傷心卻難免

世間的美麗往往無法長存，有如風姿綽約的曼妙女子終會無可奈何的隨著花開與花落讓歲月的滄桑爬滿整個臉龐，昔日的嬌艷，只能在記憶中尋覓。

但是，我很高興自己曾經見證大漢溪的美麗與豐饒。

對於大漢溪的美麗記憶始終是我心中縈迴不去的一道風景，近四十年的歲月裏，我經常會回到它的身邊，探視它那飽受摧殘的身軀，然後不由自主的思念它昔日風華正茂的種種美麗，內心總是充滿了許多的嘆息。因為大河從美麗到遍體鱗傷，並非緣於光陰的調皮刻痕或是大自然的無情肆虐，完全是人禍所造成，是肇因於上游的濫墾、濫伐、濫建，加上下游的濫挖砂石並回填各式各樣的廢棄物，才形成今日這種奄奄一息的模樣。

民國六十三年，就讀師專三年級時，我和同學從新竹騎單車前往桃園復興鄉的巴陵觀看神木。從新竹市出發，經過新埔、關西、龍潭、大溪，然後抵達復興鄉的三民國小，當晚借宿於教室中，隔天經羅浮、榮華，直奔巴陵神木而去，沿途不斷飽覽大漢溪穿梭群山的旖旎容顏，面對一條宛如彎彎曲曲奔流於青翠山林中熠熠生輝的玉帶，面對那美麗，只有感動，只有讚嘆。

回程行經石門水庫，挺立大壩上頭俯瞰無垠的浩蕩水面，山光水色之壯美，在心中刻鏤下難以磨滅的印記，也為年輕的壯遊畫下

美麗的句點。

沒想到年輕時的偶然邂逅，冥冥中竟與大漢溪結下了此生難分難捨的緣分。

民國六十五年七月，新竹師專畢業後，被分發位於桃園大漢溪河谷的中興國小任教。

任教中興國小伊始，我飲著大漢溪的水，我食著大漢溪哺育澆灌的各式各樣蔬果，近四十年的歲月，我落了地生了根的成為不折不扣的大漢溪的子民。

民國六十五年的大漢溪，溪水清澈，水量充沛，水族繁盛，站立溪邊仰望藍天白雲，以及浮雲下端起伏連綿的青綠山巒，令人油然而生天寬地闊的舒坦。

學校位居桃園與新北市的邊陲地帶，跨上單車沿公路向北方前進，只要五、六分鐘就抵達新北市的疆域，再踩個二十分鐘就是陶瓷之鄉的鶯歌，由於地緣貼近鶯歌，學區中新里的家家戶戶除了以務農為本業外，副業則是承攬陶瓷廠汰選馬賽克的工作。每天行經中新里，總會見到家家門口都擺著張大桌子，男女老少捧著篩子「嘩啦啦」的搖著一粒粒的小磁磚，聲響此歇彼起好不熱鬧。因為搖馬賽克時要使用腰力，造成屁股會扭動得特別厲害，所以小學生都戲稱那工作為「搖屁股」，許多學生記錄在週記上的假日生活，都是「今天我幫媽媽搖屁股」。

我報到後被安排住進辦公室旁的日本式老宿舍，雖是歷史久遠的木構老房子，卻相當牢固且素雅，尤其坐臥在榻榻米上望著一扇扇的紙拉門有種特別的新鮮感。

教導主任陳東池老師和他妻子王麗娟老師也住在校園內，他的宿舍位在學校的另一端，和我的宿舍隔著運動場和一排高大的老樟樹遙遙相對。他告訴我初為人師該注意的事項以及此地的風土民情。

知道我喜歡戲水，就邀請我閒暇時可以一起去溪邊游泳、釣魚。

陳教導是釣「溪哥仔」的高手，他使用「毛鈎」釣「溪哥仔」，所謂「毛鈎」就是一種在魚鈎柄部繫上幾根細小毛茸狀的「擬餌」釣法，利用擺動釣竿的動作讓魚鈎的茸毛跳躍於水面，而「溪哥仔」誤以為是蚊子或是其他小昆蟲飛舞水面，就會跳出咬餌，因此也有人稱這種釣法為「蚊子釣」。

我在陳教導的指導下，熟能生巧的學會釣「溪哥仔」的技巧，也因為「毛鈎」釣法必須不斷隨著風向、水流的變化遊走溪邊淺瀨的各個釣點，因此讓我有機會不斷在附近的河谷穿梭，任教中興國小的那些年，藉著課餘在溪邊的四處遊走釣魚，我熟悉了這條河，也真心愛上這條水質清澈、水產豐美的大河。

從中興國小騎單車到到中新里的中新橋，大概只需五、六分鐘，中新橋下流水潺潺，這是大漢溪的一條小支流。據橋下的養鴨人家說，這支流是「八七」水災大水沖刷後所衍生的新河道，水流量並不大，不過支流旁邊被當地人叫作「潭仔窟」的深潭，養鴨人說有好幾層樓深，我曾經戴上蛙鏡在「潭仔窟」潛水，真的是深不可測，我始終無法潛到水底。

過中新橋再前行約五分鐘，可以抵達「中寮」，是錯落在大片韭菜園中約十幾戶人家的零散聚落，居民多數姓「陳」並以種植韭菜為生，所以此地也被喚作「韭菜庄」。

大漢溪的主流就在距「韭菜庄」五百公尺左右的山邊，主河道約有二十公尺寬，水面浩瀚、水流清澈而平緩，可以搭乘渡船過河，擺渡的人拉扯一條繫在兩岸的粗麻繩載運過往的乘客，每人收費二元，一次可載運五個人。過河後是座小山丘，翻過小山丘可抵達「烏塗窟」，「烏塗窟」就是現今的鴻禧高爾夫球場一帶，因為當時中興國小劉慶茂校長早先曾在「烏塗窟」的永福國小服務，他幾次帶我

走過這條「捷徑」回永福國小探視老同事，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在鄉野小學初為人師後，除了教書外，課餘時間我幾乎都在中寮一帶的大河溪畔盤桓。

中寮一帶溪水流量充沛、水質清澈、水族甚繁，吳郭魚、鯉魚、草魚、鯽魚、溪哥仔、溪鰻、苦花、竹竿頭、狗柑……，舉凡坊間溪釣圖鑑上的常見魚種這裡都有，而且岸邊的淺灘更是河蜆豐饒，只要肯彎腰在砂礫中摸索個一小時，二、三斤的河蜆就能手到擒來。

不過，我特別喜歡釣「溪哥仔」，因為釣這種魚不必去費事的挖蚯蚓或準備餌料，只要尋覓適當釣點並熟練抖動魚竿，就可以有不錯的斬獲。而且這種魚是水質優良的指標魚，它只在水質清澈的溪流活動，以浮游生物和小飛蟲為主食，我的釣魚師傅陳教導非常推薦這種魚，他認為「溪哥仔」乾淨，認為吃這種魚比較「衛生」。我黃昏時一個人在河邊東晃西晃、東釣西釣，往往能釣個兩斤左右。

只是這種美好的釣魚時光，只維持了五年多，民國七十年以後，無數的怪手和卡車在大漢溪的主河道日夜不停的穿梭破壞，河床被徹頭徹尾的開腸剖腹，河邊宛如被炮彈轟炸過，其場景可以用「滿目瘡痍」四個字來形容。

## 二、你聽到大河的嗚咽嗎？

由於十大建設的推動，無論是高速公路或機場的砂石需求量大增，造就採砂石成為熱門的產業。

六十五年初到中興國小服務時，盜採砂石都只集中在大漢溪的支流和乾河床上。我前往大河釣魚的途中，常常目睹砂石業者的怪手和卡車在乾河床上作業，往往才十天半月的工夫，原本平整乾涸

的河川地，瞬間已成深深淺淺的坑洞，再湧入溪水後就成為非常可怕的陷阱，不熟悉水性與地形的青少年在這樣的溪谷嬉戲，當然是步步驚心。

服務中興國小期間，溺水事件經常發生，應該都是外地人被貌似平靜安全的水面欺騙所造成。

因為釣魚的機緣結識當地一家砂石場的經理，他告訴我：

「天下沒有比挖砂石更好賺的生意，那怪手挖一下就是一把鈔票，再挖一下又是一把鈔票，這麼好賺的工作當然是你爭我奪。」

「利頭這麼大，黑白兩道一定都要吃得開，沒有三兩三別想吃這一行飯。」

經理告訴我一些當地砂石業者的大名，我雖然都不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聽經理的口吻想必都是「喊水會結凍」的大人物。

經理說大漢溪的砂石品質特別堅硬，最適宜修築飛機跑道和高速公路，所以非常搶手。他也說他的老闆因為沒甚麼靠山，所以在砂石界混得很辛苦，搶地盤搶不過人，載砂石的卡車也一天到晚被警察開罰單：「同樣路線、同樣超載的卡車，只因為老闆是民意代表就沒事，而我們卻接紅單接到手軟。」

他說下次議員選舉他的老闆一定會出來競選。

後來他的老闆參選縣議員，果然順利當選。

「選上議員後就沒有罰單嗎？」他老闆當選上議員後，有一回在中壢街上巧遇經理，我好奇的問。

「廢話！」經理的回答短捷有力。

學區的範圍包括中新、瑞興兩里，因此學校就取名為「中興國小」，而學校地理位置就選擇在兩個里的中間地帶。

出了校門往左邊走是中新里，往右邊走則是瑞興里。而我去釣魚、游泳都是去中新里的溪床，曾經也試著去瑞興里的溪床看看，

但是過了名為「排水橋」的地方往溪邊前進，沿路都是大卡車壓碾成的坑坑洞洞，乾河床邊洗砂石的機器「轟隆隆」的響個不停，污泥則潰散在破碎的路面上，環境不但吵雜而且髒亂得一塌糊塗。我赫然發現瑞興里的乾河床早已淪為盜採砂石的主戰場，而且盜採的密度遠較中新里嚴重多多，觸目所及整個河床上都是怪手和卡車。許是此地全沒住家，才淪為盜採的天堂。

而中新里的河谷地不但有十幾戶人家住在那裡，而且還有著相當大片的韭菜園，因此在我開始教書的民國六十五年時，中新里的「中寮」一帶依然是片未被染指的乾淨土地，所以也成為我課餘時間時常垂釣與游泳的樂土。

然而到了民國七十年，盜採砂石的主戰場轉移到大河的河域。

怪手與卡車進駐中寮一帶，工人先挖取乾河床的砂石，向下挖至河床底部露出岩盤才停止，深度大約都超過五公尺。等到乾河床徹底掏空成為一條新的河道後，他們再圍堵大漢溪，引導大漢溪溪水轉向迂迴流入新河道，然後幾十部大卡車和怪手就在被截斷水流的乾河道上作業，場面非常壯觀，聲勢非常浩大，但是，始終不見任何有關單位前來取締。

中寮附近不適合釣魚後，我沿著溪谷往鶯歌方向尋覓新釣點，發現隸屬新北市鶯歌區，當地人喚為「橋仔頭」的河床也是生意興隆，也是卡車怪手「轟隆轟隆」的忙得不可開交。

路上巧遇幾位來自板橋的釣客，據他們說，從「橋仔頭」這裡一直北上到三峽，沿途河床的景象都是如此，大漢溪流域已經全面淪陷。

我們不禁共同感慨：沒地方釣「溪哥仔」了。

民國七十年那年，清清溪水被混濁的黃泥水替代，「溪哥仔」芳蹤再難尋覓的情況下，我不得不金盆洗手封了魚竿，從那時開始，

我三十幾年來沒再釣過魚。

民國七十一年以後我調往中壢市區教書，不過我經常依戀的造訪中興國小的河谷地帶，每每總是「相見不如懷念」，總是見一次心痛一次，我初為人師的美麗溪流只能在夢中相逢。

雖然時而見到媒體報導大漢溪盜採砂石的現象非常嚴重，呼籲政府必須加強取締，政府部門的回應也信誓旦旦的承諾會加強辦理。可是，河邊的景象卻依舊挖聲隆隆，依舊黃泥水氾濫在我們的河流中，一點也見不到取締的績效。

每回佇足大河邊，望著遍體鱗傷的大河，總彷彿聽聞大河哭喊的求救聲，可是，大河的嗚咽、啜泣總是得不到回應。

從民國一〇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國時報的一則報導，可以看出盜採砂石的驚人利潤：

「男子楊河昌上月以一年五萬元代價，向李姓地主承租高樹鄉六點五分農地，佯稱打算種植木瓜，不到半月時間，不見苗栽植株，卻已挖了深一點五公尺的深坑，盜走約四千立方公尺土石，屏東地檢署檢察官休假正巧經過直覺有異，意外破獲砂石竊盜案。」

「屏檢主任檢察官楊婉莉指出，十日一名檢察官休假行經高樹鄉光復路段，當時正值颱風過境，卻發現兩輛怪手在農地不停挖掘，且有車輛來回運輸土方，他直覺不對，往內一瞧，看到大面積土方已不見、僅見偌大深坑，立刻通知值勤檢察官及屏東縣刑大派員瞭解，逮獲現場指揮的楊嫌及受雇邱姓及張姓挖土機司機。」

「警方追查發現，楊嫌上月二十五日與地主簽妥租賃契約，隨後以種植木瓜之名，著手盜採砂石，將開挖的土方運往砂石場，並把砂石場洗石過程產生的石粉、灰渣，重新運到農地回填，再上面一層鋪上土方，恢復土地原貌，想以偷天換日手法盜採砂石圖利，未料被雞婆的檢察官查獲。據現場清查，現場被盜採的砂石共三千

六百六十七立方公尺砂石，以每立方公尺市價三百元計算，估計楊嫌已獲利一百一十萬元。」

短短半個月租用農地盜採砂石就可獲利一百一十萬元，砂石業又怎麼可能不去染指廣大的國家河川地呢？龐大的利潤必然引來各種勢力介入，並編織出官商之間錯綜複雜的網絡，而環環相扣的利益糾結在一起之後，遏止盜採似乎也就必然牛步般的只停留在政令宣導的階段。

這樣勇於任事的檢察官怎麼不來桃園服務呢？大漢溪實在需要這種「雞婆」的執法人員。

有位學生家長長期擔任民意代表的服務處主任，一次聚會時聽他說：盜採砂石的人除了挖走砂石賺一次之外，他們又會將包攬來的事業廢棄物掩埋進坑洞中，這樣又可以再賺一次。他還說了一種更「夭壽」的作法：

「當河川地都挖得差不多，當取締比較嚴厲時，砂石業者會去包工程，包一些整修河道、河堤的治水工程，然後就可以明目張膽的將河道、河堤下的砂石通通挖走，再將亂七八糟的廢棄物掩埋在河堤內，表面灌上混凝土後，誰看得出來？」

他說那樣的河堤根本不堪一擊，只要下大雨、淹大水一定垮。他說這種以治水工程掩護盜採砂石與掩埋廢棄物的現象不只存在桃園還遍及全省，所以每次颱風天電視上才會出現許許多多驚人的橋毀堤潰畫面，他說那些奸商勾結官員，不但賺了治水工程款，還賺了龐大的砂石，也賺了掩埋爐渣等廢棄物的錢。

「治水工程不但是越治越糟糕，也讓許多人賺飽黑心錢。」他憤慨的說。

對他的話，我原本還以為有些誇大，但是，後來看了報紙披露的新聞後，我徹底相信有些商人不是黑心肝而是沒心肝。

民國一〇〇年三月二日自由時報報導：

「臺中市刑警大隊接獲線報指出，大甲區北堤西路旁的龍毅砂石場已營業三十多年，業者涉嫌以設堆置場名義，租用數公頃國有地，圍起圍籬掩人耳目，陸續將砂石場後方約一公頃土地內的砂石盜採一空，向下開挖深約四點五公尺的大坑，再回填有毒廢土，兩面牟利，大撈一筆。檢警上月底動員三十餘人進行搜索，會同國有財產局、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臺中市環保局、建設局、大甲地政事務所等單位到砂石場會勘開挖，並配合地籍、航照等，以查明盜採砂石面積及深度。查緝人員都聞到濃濃惡臭味，環保局人員採取廢土樣本送環保署化驗；從現場開挖情形看來，盜採砂石數量有四萬五千多立方公尺，以七至八年前砂石價格好時，一立方公尺售價七百至八百元來算，光盜採砂石獲利三千萬以上，近年埋廢土，一立方公尺收費應該上千元，獲利超過四千萬。」

民國一〇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國時報另有一篇報導，也指出許多不法商人假藉整頓河川、堤防遂行盜採砂石與回填廢棄物的現象：

「武陵高中前中山路下雨必淹，市府為解決水患，斥資六千萬元拆除改建宏太橋，去年三月二十五日開工，預計今年四月完工，目前已到尾聲。民眾發現，包商疑似利用河川整治，將營建廢棄物填入河床，再將河床有用砂石載走，拍下影片，清楚看到挖土機挖出河床底下的石頭運上砂石車，再將一旁工程留下的混凝土塊、柏油塊埋進河床，議員詹江村獲悉痛批：『全世界沒這種工法！』擔憂雨季時河水湍急會被掏空，要求水務局徹查嚴辦，並嚴加檢視其他河川整治工程是否有類似情況。」

這消息最聳動的是，盜採砂石與回填廢棄物不是僅僅發生在荒野偏鄉而已，因為武陵高中就在桃園市熱鬧的市區中，周遭有「愛買」、「IKEA」、「思夢樂」等熱鬧的賣場，而且市政府、警察局等

衙門也在同一條大馬路上，中路派出所更是近在咫尺，但是盜採砂石與回填廢棄物卻依然猖狂的進行，執行公權力的人似乎都睡得很香甜。

一斑窺豹，臺灣各河川地先盜採砂石，再回填廢棄物的作法似乎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似乎是大家共用的「標準作業流程」。

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日，自由時報質疑縣長朱立倫縱容砂石場非法盜採砂石並掩埋有毒廢棄物，桃園縣政府水務處曾提出這樣的說明：「大漢溪周邊地區砂石場盜採砂石及濫埋爐渣、廢棄物等情事，經當地民眾及過去資深同仁後表示，應主要發生於民國七十年至八十餘年間。」

雖然坦承大漢溪河川地被盜採砂石並回填爐渣等廢棄物的事實，可是桃園縣政府將責任推到早遠的年代，並強調政府已雷厲風行取締各項違法情事：

「朱縣長指示務必將大漢溪盜濫採當做最重大犯罪事件，用所有最嚴重的相關法規，將其繩之以法，追究到底。」

並針對媒體報導的「二十三萬噸毒爐渣」，澄清為「只有」五百噸毒爐渣。

其實無論是五百噸還是二十三萬噸有毒爐渣，對於民眾的健康都存在著高度的風險。

而且真的以已經嚴加取締了嗎？大漢溪中、下游大小支流的公有河川地和私有農地真的停止盜採了嗎？真的已經不再回填爐渣等各式各樣的廢棄物了嗎？幾十年來盜採砂石與回填廢棄物的犯罪行為真的在大漢溪絕跡了嗎？

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陳建志先生接受訪談時卻指出：「從石門水庫後池堰至板新水廠一帶的大漢溪河岸上，至少充斥著十幾家非法的砂石工廠，這些砂石廠將

砂石淘洗後的廢土堆積在河岸，再趁大雨來時，全部直接往河裡傾倒，讓下游的板新水廠原水濁度反較石門水庫為高，形成『上游二萬度、下游八萬度』的扭曲情形。環保團體呼籲，想解決桃園缺水危機，想讓石門水庫長治久安，絕非今天懲處官員，明天原水濁度就會降低，而是需要完整的治理機制，包括立即停止集水區上游的過度開發、農地濫墾，並取締砂石場作業，才能減少污泥直接流入水庫，換來乾淨的用水。」

遭受污染的大漢溪水匯集到「板新給水站」和「大湳給水站」後，將提供作為新北市和南桃園數百萬百姓的飲用水。但是，這樣的水質安全嗎？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日民視新聞報導：

「供應臺北、桃園地區用水的大漢溪，傳出疑似遭到污染，導致二百萬人喝了含微量戴奧辛的廢水。」

民國一〇〇年十二月六日中國時報更加碼報導：

「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基金管理會，昨日針對民國八十六年起，陸續完成的二十七條河川底泥重金屬及其他有機汙染物調查結果，大漢溪重金屬及生物風險程度，遠較其他河川嚴重許多，底泥銅含量居全臺之冠，底泥鋅、鎳含量也居各河川前五名，水中鋅、鎳含量也都是各河川前五名，被列為優先調查首要河川。」

民國一〇二年五月二十日公共電視報導：

「根據民國一〇〇年水利署的報告，全臺灣水庫水質的調查，板新給水廠原水的水質懸浮固體物的合格率是百分之四十八，在所有水庫中敬陪末座。水廠必須加入混凝劑才能處理這些懸浮物。原水加入混凝劑與氯氣消毒經過混凝、沉澱、過濾等程序，才能將原水處理到飲用水標準。」

「根據今年三、四月的資料，板新水廠處理每公噸的原水，約

加入三十七公克的聚氯化鋁、五公克的液氯，分別是翡翠水庫直潭淨水廠平均加藥量的六倍與五倍，顯示鳶山堰跟翡翠水庫水質之間，巨大的落差。」

從這些報導當中不難發現大漢溪這條供應桃園與新板地區飲用水的河流已經嚴重污染，也嚴重影響著幾百萬人的健康情況，官員的漠視與粉飾實在叫人無言。

為什麼官員們看不見大河的慘狀、聽不見大河的嗚咽？

他們莫非是既瞎且聾？

### 三、你聽到青山的嘆息嗎？

在大漢溪中游構建石門水庫的發想來自日人水利專家八田與一。

一九一六年八田與一和狩野三郎引大漢溪溪水，以人工開鑿出桃園大圳，並於一九二四年竣工。竣工後，八田與一繼續研擬在大漢溪石門峽谷建壩蓄水之可行性，並在一九二九年發表「昭和水利事業計劃」，著手對大漢溪進行水文調查和地質探勘，後來因戰爭即將爆發的因素只好停擺。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成立，陳誠擔任主任委員。

民國四十五年七月開始興建，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共歷時八年，石門水庫正式完工。

石門水庫完工後具有給水、灌溉、防洪、發電、觀光等五大效益，並成為北臺灣最亮眼的景點，當時北部各縣市舉辦學生旅行，多數以石門水庫作為參觀重點。但近二十年來，石門水庫的功能則逐漸偏重於民生用水。

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高達七萬五千九百多公頃，範圍包括桃園

復興區、新竹五峰鄉尖石鄉、宜蘭大同鄉，桃園與新北地區數百萬人每天賴以為生的飲用水都是來自這廣大集水區的涓涓細流匯聚而得。

民國一〇四年桃園面臨重乾旱，不得不採取供五日停二日的限水措施，客家電視臺在四月十三日分析報導，限水是因為：集水區水土保持沒做好，造成淤積影響了石門水庫的蓄水量，是缺水的主因。

綠色聯盟常務理事林長茂表示：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在桃園縣政府的漠視管理下，山坡地過度開發，天然林也所剩無幾，放眼望去，滿山都是高冷蔬菜、竹林及水蜜桃果樹等高山農業作物，為運送農作物而濫墾的山路，更長達數百公里，卻不知每開一公尺的山路，至少會造成三噸的泥沙流入水庫中。臺七線的拓寬工程也是石門水庫淤積土石的主因之一。」

更多的環保專家憂心忡忡的認為，五十幾歲的石門水庫淤積量年年增加，水庫的壽命已經逼近臨界點。

石門水庫供應全桃園市和新北市部分地區的飲用水，卻因水庫集水區疏於管理，數百萬人缺水、停水的惡夢似乎再也揮之不去。

我初為人師的中興國小包含兩個里：中新里、瑞興里。

中新里靠近河川地有個五十幾戶的社區，戶籍上的名稱是「移民新村」，本地人則喚為：「番仔寮」，因為住戶都是原住民，原本居住在石門水庫的淹沒區，在建造石門水庫時被政府強制遷移至此處。移民新村中有不少我教過的學生，他們之中有些人在國中畢業後又和父母回到山上去，回到屬於他們的山林中生活。

他們都是一個理由：「平地住不慣。」

這些我教過的學生中年齡比較大的如今已經五十歲了，較年輕的也都四十好幾，他們在原鄉都活得勤勉而樂觀。我每次去山上，

他們總會領我上山下溪的四處去走走，除了讓我能多吸收些芬多精外，也因為這些學生的帶領，讓我能比較深入的去瞭解石門水庫上游的山林。

小劉是我學生的朋友，他是平地人。

買了一片原住民保留地的小劉說，政府雖然禁止保留地的買賣，但還是可以找到辦法解決，小劉「嘿嘿嘿」的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小劉在復興鄉除了大面積的開墾山坡地之外，他還在大馬路邊經營蔬果的販售。小劉說五月桃、李子、高麗菜、桂竹筍等少數幾種作物確實是拉拉山本地生產的，其他許多蔬果則都是外地來的。小劉說觀光客最喜歡買的水蜜桃有許多是來自新竹摩天嶺或是臺中梨山，甚至還有美國進口的，他說魚目和珍珠這兩者，一般民眾是不容易分辨的。

我問小劉：「你只賣復興鄉生產的水蜜桃嗎？」

他故意忽略我的問題不答，當然我也不便繼續追問。

小劉帶我上山看他擁有的土地，怪手在陡峭的山坡整地，大片的原始林木被一一剷除，他說那裏要種生薑。我望著被推土機集中在山坡邊的大小小野生林木，看著它們破碎的形骸，我內心有許多無法言喻的感受。

我想起綠色聯盟常務理事林長茂先生憂心忡忡的言語：「近年來生薑田氾濫，許多大面積樹林都被砍伐，剩下鬆軟的土壤，加上生薑的根很淺，幾無蓄水功能，一下大雨，表土容易流進水庫。」

於是我質疑小劉這樣做會不會造成土石流之類的災難。小劉沒有答話。他指著附近另外一片更為遼闊的土地，小劉說那塊地已經被臺北的財團收購，聽說將開發成渡假民宿，小劉希望渡假民宿開張後能讓自己的土地也順勢增值。

我爬到小劉土地的制高點，如同小劉介紹的，真的，我真的看到一〇一大樓，整個臺北盆地的景色盡收眼底，站立此地真的能讓人心神為之一暢。

小劉在我身邊喜滋滋的說：「漂亮吧，觀光客一定會喜歡在這裡喝咖啡。」

我默然不語，我難過山林即將淪為市儈的生財工具。

「天高真的皇帝遠嗎？」我很不解。明擺著是非法的開發與違建，為什麼可以越蓋越大片、越蓋越豪華？

山林中真的需要這麼多的民宿、咖啡店嗎？我們真的可以這樣肆無忌憚的砍樹、整地，然後讓一幢幢的建物霸佔在原始山林中嗎？

人們假日到山林尋求心靈的慰藉，殊不知消費山上的一杯咖啡、一份簡餐，卻無意間促成許多大好山林被夷為平地。

大漢溪中游以上的流域，是石門水庫淤泥的來源，除了整地種植作物以外，隨意開設的農道長達四百多公里，招攬休閒美食的餐廳則一棟棟矗立在藍天白雲底下，假日時遊客趨之若鶩，造成餐廳停車場不斷擴建，尤其電視偶像劇的取景拍攝更助長某些違法餐廳的知名度，凡此種種都讓人訝異山上無王法的嚴重性，人類的貪婪枉法讓美麗的青山落了髮禿了頭又剝了皮。

我每次造訪大漢溪上游，觀賞群山時常會想起辛棄疾的詞句：「我見青山多嫵媚」，可惜眼前的青山已談不上嫵媚，只見創傷處處，而且一直是「舊傷未癒，新創又生」，常常上個月見到的還是一片翠綠的原始林木，這個月就變成光禿禿的黃土，真是讓人既痛心又憂心。

怪手恣意破壞原始山林的情景隨處可見，廢土、石塊、樹枝、樹幹都被任意棄置在道路旁的邊坡地帶，遇到颱風來襲，或是山區

強降雨，邊坡上的石塊、土塊、林木都被沖入山下的溪流當中，然後「殊途同歸」的匯入石門水庫，造成水庫的淤塞一年比一年嚴重。水利專家指出：「一次雨後奔流到水庫的淤泥，遠超過水庫一年能整治清除的數量」，淤得快，清得慢，造成水庫蓄水的功能迅速萎縮，蓄水量越來越小的情況下，每逢大雨就必須緊急洩洪，眼睜睜看著寶貴的水資源奔流入海，一碰到乾早就嚴重缺水，惡性循環之下，石門水庫終必停擺，一旦水庫停擺，桃園市、新北市數百萬人的民生用水將如何解決？

水庫清淤的工作一定要加快腳步，對於山林的濫墾、濫伐更要嚴加取締，兩者必須同時進行才能稍稍緩解水庫的日益沉重的負擔。

綠色聯盟常務理事林長茂先生一〇四年四月十三日接受客家電視臺訪問時，又告訴我們一個驚人的數據，林先生說石門水庫目前淤泥高達兩億五千萬噸，而清除淤泥的砂石車一次最多只能載運十二噸，一年只能清除七十萬噸，即使沒有新的土石崩塌進入水庫，光是清理已存在的淤泥，就必須花三百年。

後來我打聽到賣土地給小劉的原住民，是一位學生的親戚，透過學生引荐我見到了約翰。

約翰說小劉買的土地是他姐姐的，並不是他的。約翰說原住民兒子和女兒可以均分財產，至於小劉旁那塊準備規劃為渡假民宿的土地則原本屬於約翰的叔叔。約翰很反對把祖先留下來的土地賤賣給平地人，他說：

「可惜我錢不夠，不然姐姐和叔叔一定都會先賣給我。」

約翰對於即將開發的渡假村顯得很無奈，他送我和學生上車時說：

「好山好水好悽慘哦。」他像唱歌般把「哦」拉得長長的。

山上的濫墾與濫建百姓都看到了，但是，為何政府各單位會如此無作為呢？

阿姆坪位在石門水庫上方，石門水庫整治淤泥的工程就在此地進行。阿姆坪旁是百吉國小，前任校長老鄒是我多年的好友。

老鄒曾經帶我前往阿姆坪一帶觀看抽取淤泥的作業情況，老鄒說以這種方式抽淤泥真的是緩不濟急，除非老天爺賞水喝，否則只要一陣子不下雨桃園就一定缺水。他說石門水庫淤積太嚴重，水庫的蓄水量大幅下滑，再不改善，後果堪憂。他說每次乾早期是清除淤泥的最佳時機，但是，他不明白為何政府卻不利用枯水期來進行清淤的工作。

一〇四年一月六日綠色聯盟常務理事林長茂先生接受自由時報訪問時感慨：「石門水庫集水區近年開發愈來愈嚴重，山坡地不當砍除樹林，造成山體潰敗，一下大雨恐造成土石流，更縮減石門水庫的壽命。」

林長茂氣憤的說：「少數人開發過度，卻是全民買單的昂貴代價。」

一〇四年暑假時，我初為人師所教導的學生在中興國小召開同學會，我受邀參加。學生們談及故鄉的好山好水被糟蹋都義憤填膺，有位學生對我說：

「老師，以前我們一起去山邊溪畔烤肉游泳的事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我點點頭說。

「那時是好山好水好美麗，現在好山好水都被好多錢破壞了。」

我不禁想起約翰說的：「好山好水好淒慘。」

復興鄉許多餐廳的招牌菜是「活水鱒魚」，標榜是由高山清泉養殖而成，頗受遊客喜歡。卻沒人聯想到位於卡拉溪的養鱒場長期嚴重污染著水源。但是政府官員卻告訴老百姓，因為養殖場已經過

了法律追溯期，所以無法拆除只能要求改善。

舊的拆不掉，新的開發案則不斷冒出。林長茂先生沉痛指出大漢溪支流湳仔溝溪兩旁的林地，為了興建農舍，綿延的小山丘轉眼間已全部被剝為平地。

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日公共電視臺在「我們的島」節目中，主持人對於石門水庫的問題提出建言：「要真正解決集水區的問題，不在於工程，而是最源頭的土地使用管理。面對這片廣大的原鄉，我們的態度是什麼？目前與石門水庫集水區有關的權責單位包括水利署、農委會、原民會、交通部以及地方政府，每個部會有自己的本位思考，但是最上位的集水區治理，卻沒有人統籌負責。」

民國一〇四年六月三日客家電視臺報導：「農委會提出水土保持法的修法，希望務實管理水庫集水區，縮小特定水保區的範圍。」

此修法明顯是在為財團開方便之門，除了讓原先的濫墾、濫伐、濫建就地合法化以外，並將擴大開發的面積。在受到環保團體的杯葛後，目前幸未闖關成功，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擔心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集水區會忽然高聳許多合法的別墅、合法的渡假村，唉，如果官與商的勾結真的走到這麼無法又無天的地步，對這片土地，我們還能寄望甚麼？

山林貌似無言，大河看似無語，但是近年來的幾次缺水，是水庫發出的嚴重警訊，絕不可掉以輕心。民國九十三年艾莉颱風來襲，水庫淤積量暴增，造成桃園市停水長達半個月之久，三百多萬人無水可用。殷鑑不遠，對於集水區的非法開發鐵腕取締都來不及了，怎麼可以奢言放寬？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超級西北颱「葛樂禮」重創北臺灣，石門水庫大體建設剛剛完成，只有某些細節尚未完成。此時桃園、新竹山區的強降雨造成山洪奔流，但事後檢視，石門水庫經歷這次超大洪

水的洗禮後並沒造成淤積、堵塞，為什麼呢？因為當時青山就是青山，根本沒有人為的濫墾、濫建，沒有濫墾、濫建也就不會有木頭、石塊、泥流這些奇怪的東西沖進水庫。

從強颱「葛樂禮」的事件中，石門水庫之所以快速淤積的病因已昭然若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石門水庫的種種病痛主因都在於集水區的人禍，濫墾、濫建的人禍不除，縱使年年編列千百億的治水經費來整治河道，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必定徒勞而無功！

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游繁結接受訪談時說：「許多人寄望以整體的國土規劃來解決山林保育中土地利用的沉疴，但以政府財政困難、立法又曠日費時來看並不切實際，若能依現有的法規好好執行，已經足以改善集水區問題。以這次南投縣廬山災情為例，廬山違建林立，四十多間旅館民宿竟只有四間合法，受災旅館是否佔用行水區？為何這麼多年，相關單位都姑息輕忽，沒有人去取締？」

游繁結教授對南投廬山集水區違法使用的質疑，同樣可以用來質疑石門水庫上游所有非法的墾殖與關建，我們也要問：

「為何這麼多年，相關單位都將現有的法令閒置不用，總是姑息輕忽，甚至護航濫墾與濫建呢？」

是的！集水區的沉疴並非無法可管，主要還是在於執行取締不力。法律條文都具備，就是看不見強制取締，為什麼呢？

假日時，復興鄉角板山遊客洶湧而入，周邊車位難求，餐廳、咖啡廳人滿為患，附近商家無不笑容滿面，只是此時若抬頭望向不遠處被剃了頭髮或是被削去半個頭顱的群山，或許可以聽取到青山一聲聲微弱的喟嘆。

#### 四、青山長在、綠水長流

第一次，令人終身記得。

第一次當老師的回憶始終甜美。

中興國小是我初次當老師的學校，我在那所學校服務了六年，也在那學校認識了一位美麗的女老師並結為連理。

第一次親炙大河的美麗永遠記得。

因在中興國小任教而親密接觸了大漢溪的美麗與豐饒，雖然我也為大漢溪慘遭人類兇殘的對待而痛心疾首，但是，我慶幸自己曾經目睹大河風姿綽約的身影。

民國六十五年，我曾經帶著學生在大漢溪游泳、烤肉。那大漢溪經過千百年的自然淘洗，河流是安全的，兩岸是如同海水浴場般鋪滿細砂及大大小小的卵石，漸往河中央則水才漸深，只要不要太接近河流的中央深水區，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目前大漢溪河床在怪手的徹底挖掘後，河床深淺不一，危機四伏，只有瘋子才敢在那兒游泳。

幾次和老妻在溪邊徘徊，想找個石頭顯顯打水漂的身手，卻遍尋不著一粒合手的石子，才驚覺河邊只剩拳頭大的石頭，小粒的鵝卵石早已絕跡。僅此一端，可以想見盜採砂石是多麼的有效率，因為，所有可以攪拌混凝土的小卵石全部被洗劫一空。

朋友在高中教生物，當他知道大漢溪小石子難覓的情況後，他語重心長的說：大漢溪的生態復育將會是一條漫漫的長路。

破壞很容易，大概只花了四十年的時間，人類就共同翻轉了大漢溪的面貌。上游集水區山坡地的大量開發加上下游河床的砂石開採，讓石門水庫的蓄水功能大幅下降，而挖走礫石並填補廢棄物則重創了河流的生態和水質。大河中溪哥仔、狗柑、河蜆等指標水族

的消失，說明大漢溪的水質已經岌岌可危。

政府各部門如果不能有效的快速處理，青山將不在、綠水將斷流，不必等天災蒞臨，只要人禍無法剷除，孕育桃園的這條母親之河，命運恐怕會越來越不堪。

人們常說開門七件事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除了「柴」以外，其餘六者近幾年來無不陸續出問題，造成社會的恐慌與不安，只是這六種食安風暴與飲水問題相較尚屬小事。

有一天，如果沒了水，或是雖然有水卻有毒不能飲用，這時候，世界將會變成如何可怕的景象呢？

大河的低聲嗚咽、青山的溫婉嘆息似乎總是被視為不痛不癢的牢騷，被漠視、被忽略。但是，如果有一天嗚咽和嘆息突然變成充滿憤恨的咆哮時，所造成的災難和後果，絕對會超過萬物之靈的想像。

我盼望這樣的災難永遠不會發生，我更期待公權力能加緊腳步，能劍及履及的加速取締所有殘害國土的不法行為。

我目前甫從教師的崗位退休，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去請教環保前輩，能有更多的時間去向大河噓寒問暖，希望能為復育大河盡點小小的力量。

期盼在某一天的黃昏，彩霞滿天，流水潺潺，踽踽行走大漢溪畔時，驀然回首，能再度看到「溪哥仔」跳躍於水面的白亮亮身影。

我衷心祝願拉拉山能長青、大漢溪能長流。

衷心祝願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能在青山綠水中悠遊。

## 評語

王家祥

作者對於家鄉的河川溪流生態與水土保持之關心，不愧為在地之知識份子，這也是評審一致認為可以給予鼓勵之處，作者的優點在於細膩觀察娓娓道來，由於在當地生活已久，對於在地土豪劣紳之巧取豪奪、偷機取巧、剝削大漢溪之內幕，有鉅細靡遺的描述，非常難得。

惟一令人遺憾的，當然是評審的罪過，不得不在文學評審遊戲規則上，雞蛋裡挑骨頭；本篇的文字力量稍嫌不足，文學性的語言較為虛弱，若能在文字的運用多點自己的反省及創意，會加強文字的魅力，更加吸引閱讀者的關心及印象！總之，文字稍微老了一點，是本篇的致命傷。

建議作者，多讀點報導文學的經典作品，譬如，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總共維持了四年，卻是對臺灣有著深遠影響，堪稱「報導文學」的極盛時期。



湯松霖

簡介



湯松霖，臺灣桃園人，1973 年生於桃園縣觀音鄉草漯移民新村（第一批移殖區），家中世代務農，對於家鄉有著深厚的情感。自專科起半工半讀，先後完成專科及碩士學位，2008 年 6 月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在 2010~2011 年擔任桃園縣觀音鄉樹林國民小學第 15 至 16 任家長會長，2010~2012 年主導石門水庫移民新村紀念牌樓及紀念碑復舊案，2013 年起擔任觀音樹林復興宮執行秘書至今。

104 年 9 月 9 日參加觀音區國語文競賽-客語演說社會組，獲得第二名。

## 得獎感言

本次參加鍾肇政文學獎，也是本人生平第一次參賽，參賽之初對於如何撰寫報導文學毫無所知，感謝友人支持與鼓勵參賽，亦感謝鍾肇政文學獎大河長流系列活動辦理的報導文學營，聆聽文學作家講述報導文學撰寫技巧與要點，使我獲益匪淺，抱持文學初體驗的心情參賽，獲得佳作之績實屬僥倖。

得獎最要感謝的人是父親，有感於父親一生克勤克儉，為彰顯父親對於家族的卓越貢獻，其一生為家族從山裡到海口的奮鬥過程，對於顛覆移民印象及改善經濟困境功不可沒；由於父親是影響我一生最

重要的人，父親一生待先祖母慈孝以懷，其犧牲自己關懷親叔的偉大情操，在家族及親友間傳為佳話，為感謝父親對於家族胼手胝足的辛勤付出，特將此獎項獻給我最敬愛的父親大人。

## 移民家族血淚歷程

根據復興鄉誌記載，復興鄉真正由官方主導開發，且區劃行政區域應是在清光緒 11 年(西元 1883 年)劉銘傳「開山撫番」以後。早期漢人在山區謀生初期主要以伐樟及焗腦為主，樟樹砍伐完除仍有少量伐樟及焗腦外，就是以種植稻穀雜糧、製茶，當茶葉沒落之後，除種茶外，則有種植香菇、竹筍、柑橘、稻米……等為生。

先祖早期居住於龍潭黃泥塘，曾祖父後來到龍潭九座寮從事種茶之工作(該處後來被徵收作為中山科學研究院用地)，因為種茶之工作收入不佳，且收成有 6 等分歸佃主，佃農只能拿到 4 等分，在努力與收穫極為不合理情形下；後於日治大正 13 年搬遷至復興鄉新柑坪(新竹州大溪郡番地高遶社二十六番戶)落地生根，以耕作稻田、種茶(採茶)、柑橘、竹園(採筍)、造林(挑竹、相思樹)、樟腦(煉製樟腦油)、稻米、蔬菜、甘蔗、红柿、李子、桃子、芭樂、龍眼、山產物資、編製木器家具(竹籃、米籬、畚箕、插箕……)等維生。

父親係在民國 30 年 5 月出生在新柑坪，幼時同大房伯公及三房叔公等生活，當時戶口尚與叔公同戶，直至民國 43 年才分戶。父親因為當時家庭生活極為艱困，因此沒有讀甚麼書，整體而言自民國 38 年 9 月至民國 41 年 9 月止僅就讀三年，因為父親必須經自家及叔公稻田後，再經由新柑坪渡船頭坐擺渡船耗時 30 分鐘在對岸舊柑坪上岸，再經由二層坪古道，再轉大溪坪古道，再穿過一條小溪流後，耗時 2 小時抵達學校，之所以捨近求遠、長途跋涉 2~3 小時至大溪八結國校上學，就讀至三年級上學期，係因為當時長興

國校尚未有漢生就讀所致。<sup>12</sup>

後來轉至長興國校就讀時，則由住家後方山渠道路經石秀灣的水泥渡吊橋，再步行上坡山路，經多處崎嶇彎路後，跨越二座木板架橋後，約 30~40 分鐘，最後才能抵達長興國校上課。

就讀長興國校時父親減至一週才去 2~3 天，某日導師林德財（係為泰雅族人）還特地家訪及住家一宿，藉此向祖母了解孫子們的居家情形，祖母便字字血淚訴說著家庭困境。因為祖父的早逝，要不是家中尚有二個年幼雙胞胎弟弟，家中為維持生計（務農及山林工作）而缺人手，才會上學頻率不正常，祖母也無力供給學雜費等，於是不得以必須輟學在家幫忙農事，以供給二個雙胞胎弟弟就讀，因而失去原本童年應有的玩樂及就學權利，著實令人感傷不已。到了四年級上學期有領取書籍，但幾乎沒去上學，加上常常被體罰，後來乾脆就不去上學了，因為家中人力不足而肄業，未能就讀至畢業，甚事遺憾與不捨。導師林德財說這個孩子可以好好栽培，長大成就將會不同凡響，奈何時不我與，如今想起父親兒時及家中種種遭遇，未能正常受教育，身兼父職，父親一生嘗盡人世間各種苦楚與辛酸，每當思起常會不禁眼角泛著淚光。

民國 45 年 7 月 7 日興建石門水庫後，民國 52 年 9 月 10~11 日葛樂禮颱風侵襲，造成臺北、桃竹苗等地大淹水，再至民國 53 年 6 月 14 日石門水庫正式興建完成，整個新、舊柑坪及周邊其他

---

<sup>1</sup> 當擺渡船故障不能行駛時過溪須乘站竹筏，拉住過溪鐵線纜上扣環而過，竹筏僅能設置為單數支，因為雙數支亦因站立之施力點不佳而易翻船，後來當民國 52 年葛樂禮颱風過境後，石門水庫常處於滿水位，當時祖母及父親皆尚未搬出來，前往舊柑坪都要依靠竹筏，湯家及鄰居等一般都乘站 9 排之竹筏。

<sup>2</sup> 八結國校於日治昭和 3 年 3 月 31 日設立創立內柵公學校八結分教場，昭和 14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八結公學校，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為八結國民學校，昭和 20 年 9 月 1 日改為新竹州大溪鎮八結國民小學，光復後才改為桃園縣大溪鎮八結國民小學。（資料來源：百吉國小網站）

區域也就正式沒入水底世界了，亦隨之消失於曾經在這裡居住過的人們的歷史洪流中了，也逐漸被世人們所遺忘。

政府興建石門水庫時，受到家族長輩欺凌而分產不公，致使喪失移民資格，頓時不知所措，經父叔與祖母相依為命，胼手胝足，歷經千辛萬苦，到了服役的年齡時，有感於家庭困境，所以較其他人提早幾個月去服役，服役後因為政府興建石門水庫的關係，開始思考退伍後去留，隨後至新村尋覓新遷移地點，終在民國 53 年購買草漯第一移民新村現址，因為新村收入不佳、打零工收入也少得可憐，所以才回山區生活，後來因為山區生活出入大不易，遂於民國 58 年才搬遷至現址居住迄今。

新柑坪早期日治時期稱為竹頭角，新柑坪住家皆為一個小聚落一個小聚落形式，像湯家（三戶）及張家（3 戶）自成一個小聚落，新柑坪在當時約有七十戶人家，耕作稻田約八十甲，居民依山傍水而居，以方便汲取後山之泉水，作為生活所需。新柑坪曾是一片廣大肥沃的綠色草原，早期人們都在此耕種維生，過著與世無爭、自給自足的生活。人們習慣將原龍珠灣處稱作舊柑坪，其對岸稱作新柑坪，右側稱為高邊坪，左前方為水井、大灣坪等。

新柑坪後承二奶山及茶園、果園，前臨廣大稻田及大漢溪（昔稱大崙崁溪），右有泰山製茶廠，右側遠方則有枕頭山（即薑母島），泰山製茶廠至吾家地勢平緩且較高，越往左側地勢呈階梯狀遞減之勢，昔日稻田盡頭有駁坎及將近 300 公尺遠的土洲，再往前才是大漢溪河溝面，當時必須站在駁坎處才能看到河溝面，因為沿著河岸之駁坎盡是綠意盎然、古木參天、高壯的茄冬樹、竹林、山香蕉……等，故站在新柑坪住處或稻田無法看到大漢溪河面的，所以無法得知大漢溪河谷到底有多深、有多寬？亦看不到對面舊柑坪，過著與世無爭、自給自足的生活。耆老說日治末期，日本軍機常會經此平

順滑翔至龍潭九龍村附近（距離較近），但因該處樹木高大，嚴重影響飛航安全，嚴正考驗機師駕駛技術。

吾家後方有著近乎垂直陡峭的山壁，山壁上有著巨石端視著遠方，似乎隨時搖搖欲墜，鄰仿鄰居見之無不為吾家居住安全捏把冷汗。吾家後山有自己柑園、竹園、茶園……等，並臨著一條深度近乎一人高山溝水圳，圳溝水質清澈見底，圳溝與山壁間有條小徑，該小徑是通往後方山區及上學之唯一道路。

家族房屋建築格局為三合院之型式，左側為伯公之住家，右側為叔公之住家，我們則居住於正廳，宅第正廳後方與圳溝間有一個埤塘，埤塘內有烏龜、白鰻魚、蝦、青蛙、魚群，甚至常可見到水蛇在游來游去，有時還會被嚇到。埤塘旁尚有三個漚池，水是由第一個漚池流至第三個漚池，通常為了乾淨區分其用途，第一個漚池作為洗菜之用，第二個漚池用來浣洗衣物，最後一個漚池則作為飼養鴨、鵝，可說是地盡其利，也是傳統的農村生活。

吾家前方也別有一番天地，除稻埕外，右前方也有二個漚池，第一個較內側之漚池作為浸放屋樑之用，較外側之第二個漚池作為牛隻汶水之處，漚池前方則為牛舍及豬圈；左前方亦有牛舍及豬圈，則為伯公所有。

稻埕前方則為祖母耕種之農地，以前的有住家總是會養雞隻，作為年節拜拜及日常生活飲食之所需，但是由於雞隻均未圈養而四處遊蕩，所以會啄食稻葉或稻穀，所以伯公才將其給祖母耕種，他們則耕作較遠處之稻田。

民國 30 年父親誕生在這猶如桃淵明之桃花源世界裡，過著幾乎與世隔絕般之生活，唯有上學、出外交易及採買才會離開美麗的新柑坪，得以窺見外面的花花世界，掌握時代巨輪的脈動。

父親幼時係同伯公、叔公共同生活，自幼家境清寒，五歲失怙。

祖父在正值青壯時期因為身體莫名原因出現黑痘症狀愈趨嚴重，隨即於民國 35 年大年初一與世長辭，大年初三即出殯，父親口述祖父之驟然辭世前，家中出現大量會吸血白色臭蟲，恐為不祥預兆。家中因此頓失依靠與精神支柱而顯徬徨無措，後來仰賴祖母及繼祖父之扶養及扶助方得以維繫，自身亦秉持母訓及果敢毅力，協助家中農事備極艱辛，甚至沒有一絲絲的怨尤。

當時祖母在祖父過世前三~四天突感腰間不適，沒多久就出水痘<sup>3</sup>，祖母擔心若她也同時離開，則三個年幼子女將無以為繼；在罹病 40 天期間眼不見、耳未聞，初期皆是由姑婆、伯公共同端飯菜照顧，伯公因為擔心被傳染而不敢靠近，祖母常因看不到而打翻飯菜，後期則由叔公親自近身服侍，才逐漸看得到光線而慢慢復原，就連祖父已經辭世猶不知情，真是叫祖母情何以堪，街坊及親友聞之莫不為之鼻酸，天底下悲情莫過於此。

父親說民國 35 年大伯母因祖父罹患天花而過世時，拉其房內天花板之木板作為棺木之用，沖煞到她，她當時已懷孕九個多月，因為身體不適於民國 35 年農曆 1 月 15 日凌晨用具有扶手及靠背之藤椅抬至大溪鎮醫治，仍因病重而身故，同日下午就出殯，出殯時抬至今日至善高中下方近墓區前方時半路棺木樑杆突然斷裂，臨時用竹竿抬至墓園處；三年後撿骨發現腳尾有嬰兒骨骸，且大伯母骨骸亦已翻身過來，種種跡象顯示大伯母當時並未死亡，小孩亦已出世，可見當時棺木斷裂即為徵兆，霎那間大家為之鼻酸。

民國 35 年 3 月曾祖父疑似同祖父之天花病症而辭世，同年曾祖母約莫 4 月又因為丈夫、次子、長媳相繼過世而身心過度煩憂辭世，醫師說因為肝硬化而死，過世時臀部因潰爛產生嚴重褥瘡。三

---

<sup>3</sup> 早期出痘分為二種情形，一種是黑痘，主要蓄積在皮膚內層(皮下組織)，具有傳染力；另一種為水痘，主要發於皮膚表面，不具傳染力。其實黑痘在當時疑似為當時流行疾病「天花」的一種。

表姑婆說曾祖母逝世後因為距離遙遠，當她的魂魄回去通知其中壠月眉的娘家家人，其娘家家人夢到她在哭，才知她已過世。

當年家中陸續有多人逝世後，就去今平鎮里東勢建安宮恭請開漳聖王公金身蒞宅平定不吉之兆，待家中一切皆以安吉，才又殺豬公將王公金身請回東勢，這時家中才真正平靜安定下來，否則恐將一發不可收拾。

繼祖父溫有因緣際會隨新竹關西范朝登、黃世榮與陳興寧所屬之碱菜棚興業合股公司至桃園復興鄉新柑坪開設之泰山製茶廠工作，又因伯公女婿之二哥余錫龍在關西興業公司轄下之泰山製茶廠上班，泰山製茶廠在吾家東北東方向，余錫龍住在吾家西南西方向，余錫龍時而上下班都會自吾家經過，故其對吾家之狀況甚是了解。

因為余錫龍先生見繼祖父為人誠實又可靠，後跟泰山製茶廠董事長張新房先生提及此事，他亦稱讚有佳，遂將其介紹與祖母認識，於是繼祖父就這樣進入吾家，並寫了乙份入贅書約給祖母，因為民國 45 年 7 月 7 日政府興建石門水庫，加上他又未與大陸元配離婚，當時政府只准戶口遷出，而不准繼祖父戶口再遷入復興鄉，也因此沒有辦理戶口之登記。

父親說，繼祖父幫忙吾家甚多，舉凡耕田、種茶、圈養豬隻、牛隻等他樣樣不假他人之手。就連大雨滂沱，他一樣披著蓑衣出門工作，可謂是風雨無阻、無私無我的為湯家犧牲奉獻，其毅力及韌性無人能及，也許也是因為這樣才會積勞成疾。父親去服役時他身體還很硬朗，誰知後來服役某次放假回家，祖母才告知繼祖父已生病之事，就是這樣才累出病來。

余錫龍說繼祖父當初入贅湯家時，伯公很是生氣，主要原因就是妒忌先祖母比他們生活更安定所致。余錫龍口述當初湯家牛隻在繼祖父的圈養下越養越多，但是他都不願意賣，早期社會家中

牲畜之多寡涉及家中富有或貧窮，讓人覺得很富有，不致讓人瞧不起，尤其是在先祖父早逝的情況下，更是引起伯公的妒忌。

在父親約莫 16~17 歲間繼祖父很照顧吾家，他常將工作收入轉成黃金半錢、一錢或二錢等，後來他將僅有積蓄分一半給祖母，自己留一半，這一半他說在世當作回大陸資金，若不幸在臺過世則作為喪葬費用，他那時工作一天才掙得 10 元，可謂是標準的客家人，生活勤儉持家，犧牲自己，為的是讓祖母們能過上好一點的日子，這似乎與社會大眾所認識的外省籍老兵很強勢有很大差異。

繼祖父與祖母同居生活相互扶持多年，協助祖母照顧家庭及子女；期間因祖母年事增加，加上惦記大陸妻兒等因素，遂未在臺與祖母生下一子半女，因此在臺灣勞碌終其一生，犧牲自己壯年年華，可謂是吾家莫大的恩人。

繼祖父在民國 52 年 4 月下旬因為 A 肝辭世時，父親之所以未能於繼祖父出殯前返家係因適逢越戰（民國 48 年至 64 年 4 月 30 日）及每年舉辦的中、美聯合軍事演習期間<sup>4</sup>，才耽誤回家探視繼祖父溫添相最後一面的最後機會。因為當時軍中請假不好請，常被阻擋，父親係於繼祖父出殯後第三天才從部隊回來拈香致祭，一週後又再返回部隊，父親對此暗自神傷，感慨不已，其內心的膠著實非外人所能體會，更非三言兩語所能訴盡。

父親民國 50 年 11 月入伍，役種為陸軍空降部隊第二營第二連，

---

<sup>4</sup> 早期中華民國國軍與美軍顧問團的「中美聯合軍事演習」，參與演習的軍隊為位於中華民國的國軍、美國海軍艦隊與顧問團成員。在當時實施徵兵制與後備軍人制度的中華民國，聯合演習成員除了參演現役軍人外，也涵蓋預備役。聯合軍演依例每年舉行，中華民國軍方並在同時間舉行所謂南北軍團，以「反攻大陸」攻擊型態為主的全國「旅對抗」。父親說，當時係蔣介石配合美國要演戲給中共看的。在民國 68 年以前，由於當時臺美之間還有軍事合作，因此國軍演習任務都是配合美方進行「中美聯合軍事演習」，直到民國 68 年 8 月，政府為因應臺美斷交，才進行國軍首次「全島性」實兵防衛作戰演習，其演習代號為「漢陽演習」。（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網站）

係在屏東縣大武營(今鳳山附近)服役,父親民國 52 年 11 月退伍,退伍時更是擔憂不已,別人都已將泥磚屋改建為新磚屋,吾家都還不知錢在哪裡,看到山區的生活真的艱難無比,不走出去是不行的,深知唯有離開故鄉新柑坪才会有出頭天。當初會於購賣草濼的地以後,過了 5 年才正式遷出新柑坪,完全是因為思量以後會越老越苦、收入不佳、出入極不方便、昔日鄰居大家都已經搬出去了,僅剩我們二房一家人在山區,最後將田、屋買好後,這時祖母才安心下來。

服役期間適逢越戰爆發期間,曾經連續八個月沒有信件往返,因為當時美國-林登-詹森總統要求蔣介石派 30 萬大軍支援越戰,但蔣介石另有盤算,擬經北越反攻大陸,父親才因此沒有到越南當炮灰。

父親服役回來時,在祭祀請神時有告知移民時被家族大房及三房虧欠,希望神明能庇蔭我們這房,要不是當時繼祖父之照顧及幫忙吾家生計,父親說也許僅有積蓄購買土地的 2 萬元積蓄也會花光,就沒有資金可買現在農地及房子。

是故,繼祖父在世時告知吾家家人,若其未能來得及回大陸就辭世在臺灣,以後出生男丁要擔負其香火,結果沒有妥適處理,加上當時父親常在外工作以致沒有相關常識,當時也不知道可以吃雙姓就可以代替了,也因為有所求於神明,後來家裡經濟有所改善即應回報而未回報於繼祖父,所以才會造成後來長子身體不好的原因之一。

直至民國 76 年解嚴後,因兩岸能開始互通信件後,聯繫上對岸之繼祖父子孫(育有三個兒子),其子說父親去較省錢及方便,民國 80 年父親才逕獨自將繼祖父骨骸化作骨灰攜至大陸廣東省揭西縣竹霸鄉溫家,交予其公子,回程時並接受其子的當面磕頭答謝,繼祖父在幾經波折與時代悲情後,總算可以落葉歸根,只是景色及

人事皆已非，時代悲劇造就許多家庭支離破碎，豈是政黨掌權掌勢者所能體會。

早期位在新柑坪之田地皆係自行耕作開墾來自范朝登、黃世榮及陳興寧所屬之碱菜棚興業合股公司之土地，家族再於民國 43 年至民國 46 年又開墾出 8 分土地，然該 8 分地卻登記在叔公之名下。後來配合政府自民國 40 年 6 月 7 日起實施的三七五減租及民國 40 年 6 月~民國 65 年間實施的公地放領政策，再至民國 42 年 1 月 26 日起實施耕者有其田等等土地政策，此時才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權，擺脫佃農之艱困時代，但土地都是登記在伯公名下，也就造成後來我們這房喪失移民資格的原因。

正當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之際，政府卻自民國 45 年 7 月 7 日起開始興建石門水庫，並自民國 45 年開始辦理移民安置種種措施，讓原本居住在石門水庫淹沒區的居民不知所措。辦理移民工作時期，政府政策、補償費發放、土地分配、家產分配糾紛主要有：分祖產時伯公執意以人口作為分產之依據，係因當時大房及三房人口較多（分別要養育 10 名及 13 名子女），但這種分配方式對祖母非常不公平（吾家僅有 4 口人），應該以曾祖父所生三子（三大房）共同平分三甲六分地才不失公平。移民時能否分配到土地，係以石門水庫興建委員會所訂，以民國 46 年 6 月 30 日作為分配之基準日期，該日也是後續分戶之界限日，在該日期前於地政事務所有登記耕作權，且至少登記有 2 分地者，才有權利抽籤配予土地，反之則無法配予土地。

當初石門水庫興建委員會原預計以每人分配 2 分地為原則，到登記分配時才發現並沒有這麼多土地可分配予所有移殖居民，甚至有預定移殖區之在地居民，質疑說為何移民原在這裡並沒有土地，為何卻可以分配土地呢？最後，石門水庫興建委員會最後才又改成

以戶為分配之單位，在民國 46 年 6 月 30 日計畫興興石門水庫起始日之前設立戶口才是合法移殖分配戶，之後所分戶者皆不算，且須有在地政事務所登記有耕作權達 2 分地以上才具移殖之資格及抽籤分配移殖建地及農地，早期只有伯公及叔公才有戶口，祖母及父親們則是在民國 43 年 5 月與叔公分戶，但當時登記伯公名下已放領之祖產有 3 甲 6 分地（繳租予政府），可以說所有家產都登記在伯公名下，登記叔公名下 375 減租耕地（繳租予佃主）有 3 分多，而登記祖母名下三七五減租雜糧地（繳租予佃主）僅有 1 分 9 釐 5 而已，要不是早期伯公較強勢及叔公柔弱無主見，能多替祖母著想，我們這房也不會因為登記有耕作權的土地僅有 1 分 9 釐 5，因此喪失移殖的資格。

在繼承祖產時，伯公加上長孫權及人丁權各乙份，共分得三份，合計分得祖產一甲半之土地；叔公繼承祖產時因為多擔待另一位早逝曾祖父之香火，又因其人丁較多，合計也分得祖產一甲半土地；他們幾乎可以對分三甲六分地之祖產，就連一些畸零地都不放過，然祖母卻因為人丁少而僅分得 5 分 6 釐 7 之土地，這是多麼不公平。

移民時領取遷移費部分，有土地於移殖區者每戶補償 9,000 元，無土地於移殖區者每戶補償 5,000 元，因為祖母當時僅有房屋正廳乙間及 5 分多田地。當時伯公及叔公領取土地補償費時各分得 1 甲半土地的補償金，祖母卻只分得 5 分 6 釐 7 土地的補償金，父親因此不滿，父親先自行調查後，至鄉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祖產糾紛調解，最後議決給予祖母及父親三項方案：石門水庫淹沒區土地尚可耕種兩年（民國 49~50 年），三房平分三甲六分地；分錢若要均分，則移殖區之土地及石門水庫淹沒區三甲六分地亦不能均分；若要分新生之土地，則石門水庫之土地及補償金皆不能分。

父親則不能同意上述之議決案，加上祖母的仁慈心腸，所以沒有同伯公及叔公均分所有土地及補償金，父親僅得石門水庫原先分得的 27,400 元及移殖補償費 5,000 元，共計 32,400 元，在父親服役前，祖母及繼祖父溫添相在舊宅上方興建四間房屋，花去近 10,000 元，財產剩餘約 22,400 元。

父親及祖母在民國 50 年農曆 4 月前往拜會梁先生母親與養外曾祖父住處，梁先生之母因為念及我們這房不符合移民資格而沒有配置土地，要將其政府配置的草漯農地及房屋以 7 萬元之價格便宜賣給我們，因為父親要去服兵役而沒有購買，梁先生之母在第二年時將其賣給養外曾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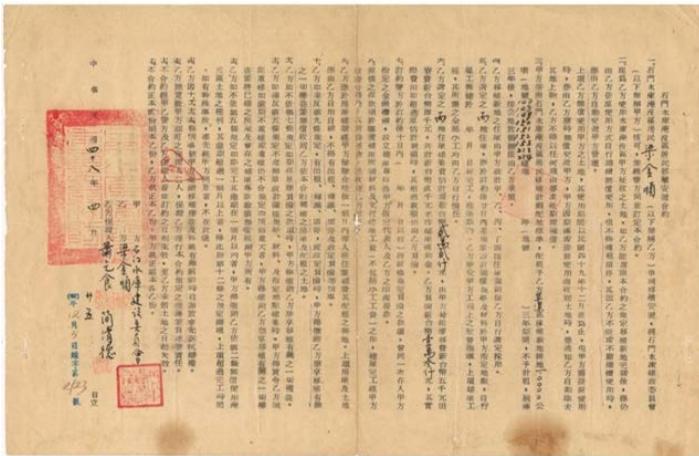
父親民國 52 年退伍後，在民國 53 年 6 月才至草漯第一移民新村覓屋、覓田地，當時鄰居耆老告知如果不能拿定主意，就到復興宮擲筊請示若有聖筊即可買賣，結果父親一連擲了 5 次聖筊。

目前居所及農地是購自原移殖居民梁先生賣給養外曾祖父的，當初梁先生開價要以 7 萬元賣給養外曾祖父，後來卻是以養外曾祖父所開的價格 4 萬元賣出。當初養外曾祖父跟梁先生之買賣合約約定以養外曾祖父位於大溪的農田與房子交換梁先生位於觀音草漯第一移民新村的農田與房子，但梁先生在石建會的買賣合約中是以 36,500 元的原價將觀音草漯第一移民新村的農田與房子賣給養外曾祖父的。這些事情舅公並不知道（他當時被關），但舅媽好像有聽說過，但也不太清楚此事，父親也因為正在服兵役而不知道。

養外曾祖父辭世後，民國 53 年 6 月 20 日舅公開價 40,000 元要將觀音草漯第一移民新村的農田與房子賣給父親，舅公怕舅媽阻擋此事，當日舅公和父親前至中壢土地代書那寫買賣合約，該買賣合約也是抄自當初梁先生跟養外曾祖父之買賣合約，父親因為 4 字頭嫌不好，又減個 1,000 元，最後以 38,500 元成交，整體舅公才

賺 2,000 元而已。但是該合約尚未蓋印章，若是舅公反對，則須於 3 年內賠償原購買價之 3 倍。

第二天，父親去大溪領 5,000 元作為訂金拿到現址交予舅公，順便告知舅媽此事，雙方才蓋印於合約上。父親才返回大溪新柑坪，回程途中順道將此事告知予梁先生，要梁先生明天到現址一趟，父親在這次回大溪又領了 15,000 元，在第三天三方見面時，並當面請舅公將當初梁先生與養外曾祖父之買賣合約燒毀，否則父親不將該款項交予舅公，最後並取得梁先生之「石門水庫淹沒區居民移殖安置合約」（圖一）。



圖一原配置人梁金順先生之「石門水庫淹沒區居民移殖安置合約」（48.04.25）

當這些事情都已辦理完成後，在民國 53 年 6 月 23 日上午舅媽告知父親他們目前沒有地方去，說她們不要賣，父親給她二個選項：2 分地和房屋或是 8 分地擇一。父親要舅媽二選一決定之，後來舅媽選擇前項。結果當天下午舅媽就去大溪新柑坪和父親商量，決定

全數賣給父親，因為她不知道不管選哪一項都要賠償 3 倍購買價予父親。

當年政府不准買賣，故此事係私底下解決。當初購買所需之費用連當時繼祖父給的一半金飾及最後一頭牛賣掉 500 元仍不夠，才籌到 22,500 元，祖母說牛賣掉後怎樣謀生活呢？又擔心父親像祖父一樣嗜賭成性，經父親發誓不賭，這下祖母才安心下來。

父親服役期間，繼祖父拿上述金額之一萬多元在淹沒區上方建屋，退伍後祖母給父親 2 萬元原本要作為結婚之用，但因當時結婚需要 5~6 萬元，加上命理師說父親要至 32 歲後結婚較佳，否則將活不過一甲子，遂將那 20,000 元先挪作為購買現居及農地之用，買地及仲介費用共計 42,500 元，不足之資金 22,500 元全是父親獨自四處商議借貸而來，當時工資一天新臺幣二十元，還要給人生利息，皆靠四處打零工逐漸償還借貸。

梁先生在民國 53 年 6 月 20 日繳納水利費後，轉單予父親，取得「耕作權讓渡證書」。民國 55 年又辦理農田領肥料權利過戶為父親之姓名，直至民國 72 年桃園縣政府公佈土地尚未放領者放領措施，民國 74 年梁先生至中壢地政事務所領取土地所有權狀，再依據民國 53 年繳納水利費之繳納證明，藉此可證明父親係實際耕種移民梁先生撥配之農地，因此方可辦理登記過戶手續。

民國 72 年辦理放領作業時，因受理業務繁多，縣府承辦不願去翻閱檔案，於是又回去大溪重辦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等，方完成放領手續。梁先生更常叮嚀家父不要只顧工作，土地之事亦要多費心，否則萬一他辭世後將無法辦理，現址為民國 58 年 12 月遷入。此事在當時真叫父親提心吊膽的，直至民國 77 年 1 月向梁先生完成放領手續及取得所有權狀後才安心。

外曾祖母在外曾祖父辭世後將僅 2 歲祖母過繼給養外曾祖父

當養女，並作為 20 歲時招贅女婿之用，其目的係要藉以增加人力工作之用。但是祖母不願意，養外曾祖父遂將祖母欲嫁給祖父之 320 元聘金扣留 200 元。

後來舅公在土地出售後，因為他們真的一時間沒有地方去，舅媽要求房屋讓她居住三年不收租金。在土地購買後父親因為一時也拿不出剩餘 18,500 元給舅媽，於是這 18,500 元讓父親使用而不收取利息，結果舅媽她們只居住一年多就搬去新竹縣關西，在她搬離後，父親為感謝舅公他們夫婦，父親除了有算該剩餘 18,500 元之銀行 1 分利息給舅媽，她也沒有當場清點即收下。

事情轉變令人意想不到，冥冥之中自有定數，當年養外曾祖父欺負祖母，真或許是養外曾祖父虧欠祖母的現世債，真所謂的今世債今世還，事情的轉變真叫人嘖嘖稱奇。

父親民國 60 年 11 月與母親訂婚，因為擇無吉日，遂延宕至隔年民國 61 年 5 月方與母親結婚。父親要結婚時因為沒有錢，鄰居蔡阿海父子共借錢 6 萬元給父親，蔡阿海姨丈又借 2 萬元，其姨丈的弟弟借 3 萬元，堂叔親戚又借 1 萬元，舅父借父親 7,000 元，父親共借到 12 萬元，這樣才能順利結婚。諸此種種，這些莫大之恩情，促使父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探望他們，感念他們昔日的照顧。

婚後陸續生了 2 子 3 女，母親生育長子時生了場大病，造成暫時性半身不遂癱在床，父親為了照顧癱瘓在床之母親，自己不能去工作，一直到民國 63 年康復為止，相關醫療支出花費近 7 萬多元。

三叔結婚時向公司商借 4 萬元，他那時月薪 3,400 元，每月攤還 1,000 元，至其身故仍未清償完畢，但結婚要花費 11 萬元，不足部分皆是由父親舉債及協助償還。

然苦難仍持續著還沒有結束，民國 66 年 5 月二叔結婚，不夠

的部分，父親藉由賣米、跟互助會等，方償還一部分債務後，還積欠 15 萬多元。二叔與二叔母係戀愛一年半才結婚，當時是因親友大家在說此事，若沒幫他娶老婆，以後也是要你養，父親才毅然決定就算背負債務亦要幫二叔結婚，因為當時祖母去借也借沒有錢。

總而言之，足見父親總是在借錢與還債二者之間度過的，這個過程可謂是歷經艱難、受盡各種苦楚、咬緊牙根而度過種種難關，靠著雙手努力及自身毅力才償還二個雙胞胎弟弟的結婚債務，若不是如此艱困，也許可以買下隔壁鄰居的稻田，可以創造更多的收益，給予家人過上更富饒的生活。

移民新村現址，後承帶狀之丘陵山坡（約 2 層樓高），前有稻田，再往前有一條自左而右經自家稻田末端入海的富林溪穿越，也是風水學上最好的河流流向，整體景緻似乎跟新柑坪如出一轍，也許這也是蒼天的安排，其景緻亦猶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兒歌：「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般美麗農村景緻，據風水師描述該址位於鳳凰穴中鳳凰鼻頭的位置，早期庄內南側經濟較困頓，後期（20 年後）則較優渥，屬於晚發型風水格局。

初遷此地，土地貧瘠、水源不足，加上海風強勁及風沙大之故，由於我們係購買梁先生已整好的農地及房屋，所以不像其他移民們必須劈荊斬棘的整建家園，當初為了讓田可耕種，必須全家合力挖除木麻黃樹根頭，通常一棵要挖 5~7 天才挖得完，可謂吃盡苦頭。因為早期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闢建移民新村時，鋸除原有 300 公頃的防風林帶給這些移民居住，施工單位僅鋸除樹木而未清除樹根頭，在當時機械器具缺乏的年代，唯有憑藉雙手挖除，否則將嚴重影響耕作進程。

因海風強盡，初期耕作稻米收成不佳，後經父親不斷揣摩請益學習，加上附近豆腐工廠排放廢水富含營養，後來收成是全社區中

最好的。早期 1 分地收成稻穀約 400~500 臺斤，後來每分地可達 800~900 臺斤，比一般引用池塘水的收成較佳，伯公及叔公二人之耕地因為收成不佳，必須早冬（一期作）慢耕、慢冬（二期作）早耕，非常的辛苦。當一期稻作收割後之閒暇時期則種植西瓜、香瓜為主，二期稻作收成後之閒暇時期則種植甘藷、蘿蔔、高麗菜、芥菜……等雜糧為主，諸此種種，雙親之勞作不外乎就是要增加家中之收入，為的就是要給家人過著好的生活。

早期農作以水稻、西瓜、香瓜及時令蔬菜為主，稻作一年有兩期收穫，春季插植，夏季收穫稱為第一期作；夏季插植，秋季收穫稱為第二期作。耕耘收藏一年兩回。農家耕作大都以主食——稻米為中心，然而勤勞的莊稼人家，很少閒下來。稻作在除草之後，有一段較為空閒的時間，於是就利用這一段空檔，從事種植蔬果雜糧以及捕撈鰻魚的副業，父母親閒暇之時也到河川去捕魚；或是到遠處工廠打零工，甚至早期還有將鄰居閒置農地拿來耕作，以增加家裡收入。

早期闔家在田間務農，全家和樂融融之景象，著實令人稱羨，夏季遊客欲至海濱遊憩必須經由吾家田埂步行前往，見遊客絡繹不絕穿梭其中，常坐在田埂旁黃槿樹下推銷自產西瓜、香瓜、冬瓜、南瓜……等農產品，可增加家裡收入，這可是上天所賜與的福分。隨著民國 72 年辦理休耕補助，然該景緻隨著觀音工業區設立，開始排放污水污染了唯一的灌溉渠道，民國 77 年第二期收割完即未再耕種稻米了，使得本區農業景觀變調，真是景色不在、人事已非，遊客經此至海濱之景象已不復見。另外，早期農家大家互相換工插秧及割稻，一片綠意盎然，田野間趣味橫生，蝴蝶、螢火蟲、金龜子、蚱蜢、泥鰍及蜆等昆蟲四處飛舞與優游快活情形也已不復存在，實在令人不甚唏噓，父親不時的懷念昔日農村美麗景緻。晚期後庄

內移殖居民大多轉為出外謀生，開始到工廠工作或打零工為生，雙親亦不例外，也因此才能逐漸償還二位叔叔及自身結婚之債務。

當一、二期稻作收割完以後，利用閒暇時期或同時種植西瓜、香瓜、甘薯、冬瓜、蔬菜類（如蘿蔔、芥菜、高麗菜、空心菜……）等，另外，甚至在秋冬時節頂著凜冽海風及深不可測的海濱暗流從事捕捉鰻魚苗之危險工作，在在都是為了養家餬口，讓祖母過上較山區更好的生活及撫育子女。

雙親更是常利用假日及平時搭乘桃園客運公車將耕作及種植收成之蘿蔔、芥菜、高麗菜、空心菜等農作物，挑至中壢果菜市場販賣，增加家庭收入，上學時常常同車，每每看著雙親肩頭挑著沉重之扁擔，著實於心不忍，內心五味雜陳。

全家勞動是田庄裡的普遍現象，尤其是「冬頭」，是農村最忙碌的時候，家中成員不分男女老少，每個都派上用場。成年男性忙著收割、播種、插秧。婦女們忙著煮飯、送茶、曬稻。小孩除了要幫忙挑點心、鏟秧、挑秧擔、插秧、收秧籃、補秧苗、割田埂草、拔稗仔、撿福壽螺、除草、割稻、挑西瓜、種菜、蔬菜、挑稻草等外，還要照顧弟妹，幫忙看顧牲畜、看牛、餵雞鴨。全家勞動的習慣，養成田庄人勤勉刻苦的精神。<sup>5</sup>

早期農耕幾乎全部仰賴牛力，家家戶戶都飼牛，幾乎每個孩子都要負責牽牛吃草，對牛更有一份深厚的情感。豬、雞、鴨、鵝，是早期農家普遍飼養的家畜和家禽，也是過年過節各種祭祀及平時餐桌上加菜的佳餚。利用殘飯穀糠，以換得經濟上之利益，人盡其用，物盡其利；不但可以補充家人營養，也可增加家中收入、貼補

---

<sup>5</sup> 本段資料引述自：「淳樸美濃風」網站資料，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nc94002/a/a-2.htm>)，2006。

家用。<sup>6</sup>

平常雙親常在稻埕旁樹下訴說以往山區生活之種種、過家聊天或聽老唱片，昔日就讀國中前，夏季時因為天氣炎熱，父親便在右側樹下搭設床鋪，晚上時闔家都在樹下睡覺，甚至還要蓋被子，這種兒時記憶好不愜意。節慶時做各式各樣糕點或粿（如：甜粿、發粿、菜包、糯米飯、水粿、鼠麴草粿、鹼粽、粿粽、米粽、紅粿、菜頭粿、粿圓），小孩子則常在右側樹下及稻埕玩耍，如盪鞦韆、爬樹、玩彈珠、紙牌、跳房子、砂包、橡皮筋、水槍、竹槍、摺紙、灌蟋蟀、捕蟬、養蠶，有時到後山溝抓蜆、抓泥鰍、抓田螺、抓魚……等，真是好不愜意。

雙親育有 2 子 3 女，因為早期家中生活困苦，父親不得已將出生第 56 天么妹送予盧氏人家當養女，父親當時並未向其養父母要分毫金錢，父親僅囑咐小孩未成年之前不得轉送予他人當養女及出嫁，否則應歸還予其親生父母親身邊，懂事後必要時得告知其親生父母親姓名、住址。

遺憾的是，次子就在就讀國中一年級下學期騎乘腳踏車放學回家途中，在距宅 300 公尺左右處發生車禍死亡，時值 14 歲。肇事者從未到靈前致歉，幸蒼天有眼，肇事者在 3 年 4 個月後也發生車禍死亡，或可聊表雙親內心的悲痛，此案係父親此生最大敗筆及遺憾，乃至今日仍就無法完全釋懷。

父親說次子之所以遇此劫難主要因為：父親說亡弟出事前家中雞隻莫名出現大量跳蚤，此亦為不祥之預兆。另外，父親昔日事發前曾至新坡算命阿婆算命，說他要喝人家的井水，當時父親年輕不知此話所引含之玄機，因而未予理會，這句話就是指亡弟要過繼

---

<sup>6</sup> 本段資料引述自：「淳樸美濃風」網站資料，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nc94002/a/a-2.htm>)，2006。

給他人扶養之意或是吃雙姓亦可，就能度過此一劫難。又為參加民國七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復興宮開漳聖王千秋神豬慶典，前一年在自宅右側搭設石綿瓦之遮雨棚二間，因為左青龍右白虎之風水說，右邊不能有建物物或其他設施高過左邊，因此而生劫數。還有亡弟之前牙齒倒著向內生長，加上他自小天資聰穎，因此註定他此生必遇此劫難。當初父親當兵期間及服役回來時，在祭祀請神時有告知移民時被家族大房及三房虧欠，希望神明能庇蔭我們這房，要不是當時繼祖父之照顧及幫忙吾家生計，父親說也許僅有積蓄（指購買土地的 20,000 元）也會花光，也沒有錢買現在農地及房子，既然有所求就要有所回報於繼祖父，結果卻沒有，所以才因此遭遇厄運。告誡做人要有飲水思源之精神，才不致遭受反效果。

此事對家庭之影響極其深遠，祖母及雙親更是悲傷欲絕，那怕是兄弟姐妹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整個家庭持續數年籠罩在悲傷低迷氣氛中，真叫人情何以堪。亡弟之意外身故，吾自今仍無法釋懷，想起兒時生活之種種，猶仍歷歷在目，想起在田園農作、就學、生活起居等之往日景緻，不禁慨然惆悵，直指蒼天之不公。俗話說為人之子女者有報怨、報恩、還債及還願等四種情形。當報完上述任一種，子女即會離開了我們，看似有道理，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所以生前要有好修為，修德是為父母及家人，修福報是為自己及後世子孫。

父親在民國 75 年觀音工業區廠商開始進駐及後續正式運作後，因為唯一灌溉渠道（富林溪）被工業廢水污染，然政府從未做好環境保護把關之動作，加上管理中心之汙水處理廠處理容量不足及處理效能不佳，加上企業界昧著良心行事，常趁黑夜及暴雨期偷排廢氣及廢水，造成富林溪溪水受盪嚴重污染，以至於無法再引該溪水作為灌溉水之來源，致使稻田無水可供灌溉，自民國 77 年第二期

稻作收割後即未再種稻耕作，遂轉往工業區上班。

父親工作盡忠職守、克勤克本，在民國 95 年 5 月 30 日即辦理退休，父親 65 歲退休後，除載孫子們上下學及補習外，亦利用閒暇時間在自家稻田種植蔬菜自給自足，種植時令蔬菜，至少農藥可以自己控制，吃得較安心，亦能節省家中開銷，更能勞動筋骨。

當年分戶分財產時，伯公及叔公們要照人丁分，因為他們分別要養育 10 名及 13 名子女，生活重擔較重，這是可以體諒；但晚期第二次改建風水時卻又要依照戶口來分擔費用，這樣說不過去吧！

伯公位於第四移民新村之土地，民國 60 年代被徵收改植防風林時，祖母亦可分得約 60 萬元，父親詢問祖母，祖母因為二個小兒子皆已成家立業，祖母囑咐父親不要跟他們分，對於因為石門水庫移民所造成之悲情不要責怪他們，此乃劃時代之悲痛。

當時叔公甚至悲傷訴說祖母及父親現在擁有的土地比他們二房都好，收成一期稻作就贏過他們二人收成的了，懇求我們不要跟他們爭分祖產；可是父親說當初在新柑坪分祖產時，你們都分完了，我們只分不到 6 分地及其補償金，更由於伯公強勢，登記在祖母名下佃農土地竟沒有 2 分地，致使喪失移殖資格，甚至快要活不下去，為了生計餬口而必須無奈地再自掏腰包搬遷至後山之上，你們當時怎麼不體諒祖母一家四口老的老幼的幼呢？後來念及要不是祖母看在她生病之時只有叔公願意親身近距離照顧的恩澤，因此祖再三告知父親要原諒他們，畢竟事情都過了這麼久了，於是父親才撤回調解案。

然而，除了節流外，民國 84 年 9 月在稻埕興建二層樓新宅第，民國 84 年底起更陸續修繕舊屋成雅房出租，後期多租予在附近觀音工業區及鋼鐵公司上班之工人（含外籍勞工），每月可增加家中

財源，貼補經濟，攤提生活開銷。建屋時找了三位堪輿師會勘之，亦至附近媽祖廟擲筊請求媽祖娘娘指示，同其中二位勘輿師建議，舊宅不要拆除，恰可與右側鄰宅形成扶手之態勢較佳，舊宅又可出租增加收入，可謂一舉二得。祖母在辭世前居住了 10 年，具有特別歷史意義，祖母一生極其艱辛，在父親協助下能有今日成就，亦堪欣慰；甚至父親還能讓後大伯母及、叔公及叔婆看到此景，藉以了卻陳年舊怨，為一遺憾就是伯公沒能看到其個人努力成果。

今欲了解先祖及父親在新柑坪故居生活之情況，惟有當枯水期水位下降至 232 米時，就會露出大部分新柑坪草原，水位再下降至 225 米時，整個新柑坪就會完全露出來了，就可以再次回去尋找昔日祖先住居地，探訪先人及父親生活足跡，遂於 104 年 3 月 8 日引領父親前往回鄉踏勘，霎那間猶如時光再次倒流，昔日生活景致突現眼前般，回憶起兒時種種及昔日生活點滴，彷彿自己也伴隨左右，令人感傷與不捨，回程時仍離情依依。

本次尋根之旅勘得昔日父親手植相思林，以及覓得水圳、古道、吊橋支撐座、稻田、茶工廠等遺跡，最重要的是探勘先祖故居屋腳（指房屋建築基座）、昔日自家及伯公、叔公稻田、昔日前往舊柑坪碼頭等遺跡，還有恩人余錫龍住家及昔日土地公位置等，如此美麗家鄉，卻因政府興建石門水庫而迫遷，令人惋惜不已。

作者的父親至今回憶當時狀況說幸好沒有配合政府移民政策，也沒有執意跟伯公及叔公爭奪祖產，例如伯公所屬的下樹林移民新村早期農地被低價徵收回去種植防風林，如今凋零殘破，令人不堪回首；不然就是如叔公所居住的大潭移民新村碰到鎬汙染之迫害而再次迫遷各處，迄今未獲得任何道歉及合理賠償，更嚴重的是離散了移殖居民間長久情感，難道這就是政府的德政？

時至今日，正如古諺：「人虧天不虧」，大房及三房移殖晚期境

遇不佳，還不都再次被迫遷移散居各地，惟獨我們二房仍在移殖區屹立不搖，雖然依然保有房產及田產，過著家境小康之甜蜜生活，然第一移民新村隨著時代變遷及少子化，加上周邊觀音工業區多家廠商終日排放含有戴奧辛及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的廢氣，加上水質、廢棄物等污染嚴重戕害了移殖居民的生存，從未見環保單位有效取締，政府官員難道就不能將心比心嗎？社區唯一灌溉渠道至今持續受到汙染，從未得到政府有關單位的重視，更是加速年輕人離開家鄉，剩餘各移殖區更為衰敗，為各移殖區永續生存與發展埋下深不可測的隱憂，這樣的移民歷史終將被世人所遺忘，徹底忘了這些當年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移民，諸此種種又有誰在乎呢？又有誰會關心呢？著實令人傷悲呀！

吾家沒有隨其他移殖居民搬遷，就是要守護這個具有歷史文化的移民家鄉，期待有朝一日能獲得政府有關機關的重視。然而，近幾年隨著工業化，農地價格不斷上揚，多數鄰坊農地皆已出售，如今這個移民新村到底還剩下什麼呢？屆時恐怕連所謂的移民歷史文化也要分崩離析了，只能從相關政府刊物及民間報導去回首了。

更甚者，近年來因為周邊新社區人口不斷成長，是有提議在新社區設置新校之議，為考量移民子弟就學及學校歷史文化保存，就連新村內唯一的一所樹林國民小學也將因為學齡人口減少，隨著時代變遷將要遷至新社區裡重新枝繁葉茂，雖然可以讓學校的歷史文化得以繼續保留，但是學校遷移之後，難道不會造成原有新村聚落更加沒落嗎？對於吾家及移民社區後代子孫的就學權益必將產生深遠影響，這是大家最不願樂見的結果！可是它卻即將活生生上演。

父親一生備極艱辛、飽嘗各種苦難，艱辛拉拔二子二女長大，如今一子二女各個皆有良好歸宿、和樂家庭及穩定工作，較其他人

家之子女，亦能或多或少為國家社會做出些許貢獻，為學校及社區服務獻上熱忱，受到耆老及左鄰右舍之讚許，父親亦是與有榮焉，雙親一生勞勞碌碌總算沒有白費，在移殖社區裡備受尊崇與景仰，可為是苦盡甘來。

## 評語

陳 板

本文以家族私密歷史的追究作為主軸，觸擊了石門水庫興建前後的地方變遷，在國家政策與家族恩怨之間緩步進行，隱約可以感受到小老百姓面對國家力量的人情冷暖。綿密的線索追尋使得故事頗為迷人，文字風格有如客家山歌，呈現出濃濃的鄉音。行文中不少頗為私密的家庭恩怨，雖說也是作者陳述歷史的自由權力，但是如能有更多元的探究，也許更能呈現地方歷史與在地居民之間的土地守護與經營故事。

張捷明



簡介

苗栗人，1956年，客語兒少文學作家，桃園縣客家語教師協會理事長，曾得過：2009 教育部客語散文首獎、2011 韓愈文化祭客語現代詩首獎、2011 臺北市客語現代詩首獎、2011 教育部客語散文首獎、2011 教育部客語新詩首獎、2012 國立臺灣文學館客語散文金典獎、2013 臺南市客語散文獎、2014 大路關客語散文獎首獎、2014 第五屆桐花文學客語小說獎。出版過系列客語童詩、童話等兒少文學及客語散文等十三本。

### 得獎感言

我自小居山，至今仍不忘雲深之處，可是到桃園工作數十年我卻住在離山最遠的觀音海邊，海風過處有許多埤塘，顯示這裡早年是缺水的臺地。有一天因工作需要，經過海邊一處偏僻的防風林時，發現了一座民國四十九年故副總統陳誠題字「石門水庫移民新村」的牌樓，小路進去有幾處如同眷村的新村群落，村口的牌樓仍頗有氣勢，但裡面的新村卻已破舊不堪，甚至有一個新村已經整個人去樓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石門水庫滋潤了大地，卻是滋潤不了犧牲家園的移民能有一個順遂的新故鄉夢？這真讓人嘔唏。這些年與關心此議題的朋友，幾度因緣開始接觸了當地移民後代，便隨著開始追朔他們的遷徙路，如同走進故鄉，逐漸揭露那被淹沒的故事……。

## 回家

一條河會有多長？要多久才能流進老人家心裡？

2015年3月8日，天氣晴。

我們隨著老先生們回家，一行十幾人顫顫驚驚的下到谷底渡河，又吃力的一步一步往山上爬，正當氣喘吁吁想要歇腳時……

「天啊～」走在前頭的年輕人突然一陣驚呼。

他們看到了甚麼嗎？

我也奮力幾步追上去。

一陣微風吹過來，只見懸崖頂上竟然有幾千、幾萬、無以計數的小花小草正向我們搖曳招手，眼前一片廣闊無垠的青青大草原，美得讓人目眩神迷。

我們意外進入傳說中的《桃花源》了嗎？可是這裡除了土地平曠綠草如茵，卻不聞雞犬也杳無人煙，更沒有屋舍儼然良田美池桑竹之屬。我環顧四週，向同行的幾位老人家請教時，卻瞥見山壁上鑿有一個漆黑的洞口，約三尺高，內可容兩個人低首錯身而過，接石圳……

可是同行的張老先生卻無心慢慢欣賞，急沖沖的沿著山麓的石圳小路加快腳步，當轉個彎回到他老家時，他卻直愣愣的站在老院子的地方，眼裡擒著淚水說了一聲：

「啊！我的房子！」

張老先生的房子不見了。

老先生走錯地方了嗎？還是我們誤闖到另一個時空了？《桃花源》裡應當沒人流淚的。

這裡不是虛構的《桃花源》，而是一座真實的「沉城」。老先生

們今天的目的地正是隱地理名近一甲子的水底小山村——因為興建石門水庫而被淹沒的新柑坪。久旱不雨水落石出，我們乘船渡過山下的峽谷、再攀上懸崖踏過泥濘而來。這裡是耆老們失落的故鄉，除了堅硬的石頭，一切事物都已被水洗去，因此他真正的入口並不在某個神祕的山洞裡，而是在逐漸凋零的耆老口中。

那剛才看到山洞又是怎麼解釋？

這山洞正是小山村引水灌溉的圳口，他們的祖先從後方的高邊山上找到水源，奮力鑿開石壁、挖掘水圳引水灌溉，養活新柑坪這裡的一切。

## 一、新柑坪在哪裡？

新柑坪究竟在哪裡？

石門水庫正常蓄水時是看不到新柑坪的，她位在水庫南岸復興鄉長興村下方，一片廣闊難以指明的水域之下。沒任何路，只有山上的猴子、空中的飛鳥以及石門的活魚，才可以循著各自的海陸空轄區自由來去，人，只可遠觀難以親近。

而在石門水庫的官方網頁上則是這樣介紹的：

「每當水位下降到 232 公尺以下時，站在環湖公路龍珠灣段俯瞰，遠方水域即會浮出十數萬坪的舊田園，若持續數月，在雨水的滋潤下，青青大草原將會花卉相互爭豔，清晨的霧氣、下雨過後的水氣，隨著微風輕飄，遠遠眺望忽隱忽現猶如仙境，那裏就是新柑坪。」

但這些都是他的新面貌，但是舊時的新柑坪又長得如何呢？臺灣重量級的大河小說——鍾肇政老師的《插天山之歌》裡，有過細膩的描寫：

繞過了竹頭角，以後就是一大段荒寂無人的山路……還好新柑坪是個祇有幾戶人家及一家小型茶廠的小部落，就在溪畔不遠處的山腳邊一塊小平地上，沿溪下去，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姑丈還說，新柑坪雖然也是在蕃界內，卻是平地人部落……。

在鍾老筆下，新柑坪是男主角陸志驤輾轉避難之地，那鍾老究竟讓男主角在這裡發生什麼事呢？

那個颱風夜奔妹哭了，她把衣物抱在胸前嚶嚶地啜泣。

志驤恢復了自我，有一種虛脫，加上刺心的愧疚。

「奔妹……不要哭……」

這時新柑坪祇有雨聲、風聲、洪水聲。

……

在這部虛構的小說裡，雨聲、風聲、洪水，男女主角在新柑坪孕育了新生命。

不過，在真實的世界裡，1963年葛樂禮颱風夜的雨聲、風聲、洪水聲，卻讓住在這裡的人們，斷了與母土留戀的臍帶，絕望而去。

## 二、出新柑坪記

1963年9月10日，一個年輕人在子夜時分也是這個院子前，驚恐萬分喊了一聲：

「啊！我的房子！」然後時間就停止了。

不過，新柑坪的時間雖然停止了，但這位年輕人爾後所要經歷的風風雨雨卻從未打住。從此跟著老父親帶著妻兒，到天之崖海之

角——觀音大園 20 公里長的防風林裡，和這裡將近三千位分佈在七個移民新村裡的鄉親，一起靠雙手拼搏並繁衍後代。現在他也已成為老先生了，就像鮭魚，嗅著出生地召喚的味道，隨著一群相同命運的左右鄰居，曲折蜿蜒溯時光之溪回家。

這位年輕人就是眼前的張老先生，此時他怔怔的站在老院子裡，記憶直接跳過空白，重新銜接上 52 年前葛樂禮颱風前夕……

下午已經雨雲進逼、狂風陣陣。

「會淹水嗎？」伯婆一身大衿衫的衣角在風中被吹得獵獵作響，不安的問道。

「這裡這麼高，再三個颱風應該也不會淹上來。」一群穿著水褲頭的鄰居，站在四十餘丈高的懸崖上方，看著山腳下的大崙崙溪七嘴八舌自我壯膽，可是風卻想給他們不一樣的答案，把他們一身會動的全都給吹到晃晃蕩蕩。

「可是上次颱風，山下的舊柑坪就已經被淹沒了呢。」雖然下游五公里的大壩要等明年才會正式完成，可是聽說五月時，因為導水隧道封閉，副壩開始蓄水，因此七月范迪颱風來時，才會破天荒把舊柑坪淹沒。

「現在移民新村的房子還沒完全建好，配耕田還都是佈滿樹頭的海沙灘地，根本還無法耕種，看來一兩年內恐怕還得移沙換土呢，怎麼辦？」他們的家人已全力在海邊的移民新村努力的建屋闢田，只留部分人力在這裡搶耕，好多儲存一些米糧，雖然一期稻作已經收割，但要怎麼運出去呢？

他們似乎還不知道，這個颱風非泛泛之輩——他的名字就是後來讓人聞「風」喪膽的西北颱「葛樂禮颱風」，移山倒海都非難事，豈容人們算計。

張老先生回憶起那天半夜的情景：

「那晚嚇壞了，我們家只有四口人，父親在海邊蓋房子邊開田，新婚的老婆抱著四個月大的孩子，夾雜著屋外的風聲雨聲一起哭泣，我馬上把老婆孩子先送到山上的鄰居余先生家中，一個人馬上開始搶救家當，一趟又一趟往一百公尺遠的山上搬；眼看原本的空曠漆黑的山谷，竟然已經裝滿泛著白光的惡水，我一口氣把七八十斤的豬，往身上一背就向山上跑；回頭再看就要淹上懸崖邊，回來又把鼓風機扛上肩搶上山；這時水已淹到田埂邊，我拼死拖走一支一支準備蓋新房子的樑木；眼看水已淹到院子前，我還在搬石磨；等水已登堂入室進了屋子爬上了泥牆，在水裡我已腿軟無法再爬，最後眼睜睜看著牆腳禁不起水泡，整座家屋在我眼前也軟了腳，轟然倒塌，啊！我的房子。第二天才發現，胯下大腿已經不是紅腫，而是整個磨爛。」張老先生現在住下樹林子移民新村，當時他是一二十歲的年輕人，聽從父親的話，當兵前一年就結婚，個子不大，竟然爆發力氣，比手畫腳說起那恐怖夜，至今猶有餘悸。

「那時候的人結婚，大都不想嫁兄弟多的，因為長輩最初開墾時，一戶約有一甲地，兄弟愈多，田愈分愈少就吃不飽了。我是獨子反而條件較好，可是這時卻要一個人搶救一個家，真的會累死。」看起來老先生一生雖辛苦，倒也幽默樂觀，也許這就是生存之道吧。

「漫漫大水持續進逼，我只能步步向後山撤退，濛濛的白色水浪繼續往地勢較高的上庄吞噬過去，一座座茅屋咕嚕咕嚕像喝醉了酒逐一癱軟躺下，那些屋子裡來不及撤出的家禽就像螞蟻般紛紛游了出來；那沒了腳的厚厚茅草屋頂，便浮起來像一條一條的船，往風尾漂去；水中掙扎的雞、莫名其妙的鴨子和喔喔叫的豬，紛紛爬上這漫無目的的諾亞方舟，然後不知蹤影，只留下院子前原本擋風的高大竹叢風圍尾端，困住一個漂不出去的大甕，不斷在漩渦裡

轉動。」

「後來才發現，那陣子枕頭山岸邊避難的人，吃雞鴨都不用錢，原來是當時是吹西北颶，風是往上游吹。這些雞鴨豬乘坐的茅草屋頂，終究不是諾亞方舟，牠們逃得過水劫卻逃不過死劫，終究還是進了隔庄人飢餓的的五臟廟裡。不過，聽說也好在是西北颶，將山上土石流帶下來的大量漂流木吹離大壩口，才沒卡死洩洪道，不然大壩筏門若是卡死打不開，就會把剛蓋好的土石壩衝垮，釀成更大的災害損失了。」張老先生補充。

「後來，我再搬動那搶救回來的石磨，才知道這麼重！而我千辛萬苦救出去的豬沒東西吃，只好放牠自己上山求生，隨人顧性命。後來發現牠還會聽人話，朝山上叫牠『vu`vu`』就會跑回來，還好沒變山豬跑走。這些豬多聰明啊！」我看著老先生，舉手投足多喜感，苦悶裡培養出來的樂觀，令人疼惜。

這是他們永遠失去家園的最後一夜，那個颶風夜裡，張老先生的家就倒了，但他不願意相信，所以一定要回來親眼再確認。

### 三、重回新柑坪

這天，為了參加這趟移民第三代湯先生策劃的返鄉計畫，我一早就出發，隨著亮眼的陽光從石門最美的的綠楓林裡進入大壩時，抬頭就看到大壩頂的顯示器中，閃爍著幾個觸目心驚的數字——「現在水位 219 公尺」。

石門水庫滿水位是 245 公尺，經過七個月的乾旱，整個掉了 26 公尺的水位，位在下方的水面與上方綠林中間，形成足足有九層樓高的乾枯黃泥山壁。

眼看就要進入痛苦的第三階段民生限水生活了，可是此時卻有一群鮭魚懷著希望，要從海邊跳過大壩回家。我探頭看壩底乾枯龜

裂的淤泥，這裡正是大崙崙溪石門峽回頭彎的位置，就因為這石門峽被關閉後，一夫當關檔下三億噸水，從此改變了大崙崙溪上下游的人文、生態、交通，也改變了桃園臺地及部分新北地區的水文、農業、經濟、觀光、工業、甚至政治……。可是這犧牲數千人家園的換來的水壩，同時也檔下一億噸污泥，嚴重影響水庫的品質及壽命，更檔下鮭魚想溯溪迴游的回家夢。

驅車再沿環湖公路繼續前進，一路看到整個水庫的山壁上，連續不斷的帶狀乾枯黃泥壁，連成了整整繞湖一圈美麗又詭異的土色彩帶，可是一年前我來遊湖時，水庫不是這樣的。那時是千頃碧波，青山與綠水間緊密接合，就像情人的心中，絕不容許夾雜第三者的任何顏色。

車繼續朝前往新柑坪的臨時碼頭出發，當我們到達時，湯先生也已經載著他父親及三代老少，還有張老先生等等幾位老鄰居一行人，在懸崖上方觀看一片淤泥下的舊時山水輪廓。湯先生和船主人閒聊。

「上去後能走到卡拉社嗎？」湯老先生問船主人，他們同是淹沒區人，但船主人因不符移民條件，便留在水庫邊生活，後來因水庫本來就有觀光目標，便選擇開遊艇為業。

「還不行，等一會你們上岸後請不要走到後半段，那裏淤泥還沒固化，很危險，更不行下到卡拉社，那裏還全是泥漿水、爛泥巴。」船主人再三交代。

「通常要旁邊山區的花草種子，飄落到乾爽地面上成長開了花，土地才會安全可行。」原來這麼美的小草是生來宣告乾旱的。

我們站在懸崖頂上，細細看這碼頭地形，水庫嚴重枯水，我們現在已是站在淹沒線之下，四下觀看全是沖蝕過的石礫地，真的像火星地形寸木不生。而臨時碼頭還在遠遠的懸崖下方。而過了水面，

對岸也是懸崖，中間的低下的河谷便顯得深沉險峻。

我們把視線向左邊望去，岸邊石礫地向前沿伸，一直到已經乾涸許久佈滿泥漿的阿姆坪盆地。這麼一大山窩盆地的水，竟然耗到滴水不剩，而盆地底部卻又滿是泥漿，讓人怵目心驚。還記得 2012 年 12 月，我參加當地李議員及移民後代鄧先生發起的「石門水庫活魚商標」推廣活動，李議員說：

「石門水庫淹沒後，大部分移民都安排到觀音海邊，但還有許多不符合移民資格的人留在山上，因此政府除了輔導遊艇工作外，也成立石門水庫漁會，輔導 72 位淹沒區原居民轉業為有執照的漁民，這是真正的石門水庫活魚，只供應水庫內有執照的餐廳。」之後我們便參觀他們在阿姆坪庫區，漁船合作撒網捕魚的過程，那時聽漁家們在滿水位的水面上漁唱多愉悅。這些水養活這些魚，也養活漁民一家人，不多久起網便是滿網大魚，要兩位漁夫合力才扛得起給大家照相，幾隻飛鳥也立在一旁，等著分享收穫後的幾條小魚。而如今兩相對照天壤之別，這些水已經乾枯、這些魚已經離去、這些漁家要何處覓生機？

「以前日本人規劃水庫時，除了集水區要管制，還要在阿姆坪設第二座水庫的，則上下兩座水庫聯合運作沖沙，便可在不太影響供水的情況下解決淤積問題，不至嚴重至此幾乎無計可施。可惜，當年大概經費困難放棄了。」這位鄰居張老先生似乎比我們尋常國民懂得多了，真不能小看莊稼人。而這位日本人就是提出昭和水利計畫的八田與一，嘉南大圳也是他興築的。

我們轉頭再向右邊看過去，則是延續兩岸懸崖中間水面的地形，到窮目不及之處。不同的是，右前方對岸懸崖之上的遠處有兩個看不真切的淺綠色平臺，前方一個較小，成三角尖端狀，再跨過似乎

是裂開的地峽後，就是後面一個平臺，又長又遠直到遠山與水融合之處。

「那就是新柑坪，我家就住在中間有幾顆大石頭的旁邊，看到了嗎。」湯老先生向我介紹還在霧中的新柑坪，就要回到家了，好高興。

「哦？石頭？好像有喔！」我極目搜索，先支吾一下，不好馬上承認沒看到。

「是啊！是啊！我家就在湯先生隔壁過去幾間房子那裏，有兩顆裂開的石頭之處。」張老先生更是急切的要指給我看。

「兩顆裂石嗎？嗯！是多大顆的石頭？」我還是沒看到石頭。我記得小時候打赤腳走路，有時會踢到石頭，小顆的一踢就飛走，大一點的，腳趾頭小心會受傷，如果是甕裡壓鹹菜那麼大的大石頭，就千萬別踢，除非是大目新娘。

「像房子這麼大啊！都沒看見嗎？你少年人耶！」

「啥！有房子這麼大？太誇張了。」張老先生個子雖小，舉手投足卻頗富戲劇性，我懷疑他誇張過頭了。

我再認真看看，應該不是我眼力差，而是這些石頭已經放在老人家的心裡太久了，閉著眼睛都會浮現到他眼前，我怎麼有辦法去讀他腦海裡被放大一百倍的思念呢，還是趕快到對岸親眼看看吧！

我們要「上船」了，不過先要走一大段路，一路下懸崖。

過了渡，會發現甚麼呢？我心裡在想。

那位張老先生真可愛，一路解說。近鄉或許情怯、或許緊張、當然也可以歡喜。

「以前也曾乾旱過啊，您為什麼不把握機會回去呢？」

「那現在呢？」「想啊！可是辛苦工作都無法過活了，回去做什麼呢，長輩曾說『賣子毋敢喊子名，賣田毋敢田脣行(田埂行)。』」

都離開了就別一直回頭。」

「謝謝這個年輕人很有心，想一想我現在老了，即使下一次還有機會，怕也走不動，就一起回來了。」他說的年輕人就是移民第三代湯先生。

#### 四、登新柑坪

船一路駛過淺淺的水面，底下幾公尺處就是淤泥石頭，船主得小心駕駛。兩側都是懸崖，當我們的船轉入的石秀彎時，水面寬度驟減，相較之下，兩邊懸崖就更具壓迫感了。這裡是新柑坪的臨時碼頭，水面還停有一艘工作船及幾艘竹筏，碼頭上方的兩邊崖頂各有吊橋基座連通，兩岸都設有階梯下水面碼頭，東岸上高邊坪，西岸上新柑坪，不過吊橋的鋼纜已經剪去。此彎其實是一河谷，一直延伸到山裡的高邊碼頭。

「船可以開進去嗎？」湯老先生問

「前方水淺，底下太多石頭，已不能通行。」

「那沒關係，等一下上去後我走水圳路好了。」

「新柑坪淹沒後，我們家不符移民資格，因此便搬到這進去的山上住。」原來湯老先生也想看順道一下舊山園。

下船登上 20 幾公尺的懸崖頂時，第一眼就是五十甲的草原躍入眼簾，這麼美、毫無現代汙染。

我們站在吊橋橋墩旁，這吊橋跨過 100 公尺寬的河溝到對岸。

「不過，為什麼沒看到鋼纜呢？」

「因為水庫滿水位時，鋼纜橫在水中會影響航道安全就剪掉了，這是我們以前要到阿姆坪或到竹頭角長興國小讀書的交通路線，如果還有完整吊橋，我們要回家就可以從長興過來新柑坪，不用坐船了。」

## 五、水源地與水利規劃

這裡也是新柑坪地勢較高的一端，山壁上鑿有一個漆黑的洞口，約三尺高，由基底看，內可容兩個成人低身錯身而過，但因為泡水太久泥土流失，一面石壁已經傾斜崩壞。往山上方向看，整個養護水圳的路基也同樣情況，只剩光禿禿的山壁，無法攀越。湯老先生失望了。

「這是一條可能清朝或日本初期時就開始有的水圳，可能跟開發舊柑坪的阿柑伯有關，因為這新柑坪後來的地主關西興業公司及范朝燈，是合股買的。這是由山上鑿岩壁引水的石造水圳，有些明圳、有些暗圳、還有些是搭水橋，從這裡開始再設一個分水的水汴頭，將水路一分為三，供應整個平原上的農田。」湯老先生指著水路解釋，果然地上還有石圳遺跡，而平原上佈滿一條一條筆直的鵝卵石田埂，由山麓直到平原邊緣，在沒有淤泥覆蓋的半個平地範圍內，還可以看到整整齊齊大約有二十幾條，全部都平行，顯然這裡的水利灌溉系統曾經非常精密的規劃過。

「這水圳從水頭到水尾大約有一公里多，經過每一份田都會開一個精密計算不等寬度的石缺分流（石圳缺口放水用），即使同一面積的田，考慮距離、水壓、水深，缺口大小都不同，但保證每份田都相同水量。」

## 六、產業——茶

「范朝燈？」

「是啊！就是頂頂有名的關西名人——『十子十登科』的范朝燈。」

「我祖父來此地開墾之初，原是作佃農，來幫地主砍伐樟腦樹

製油的，樹砍完後這平地就劃分成四十股地，用鵝卵石田埂整齊分開，一戶佃農配一甲田，再開田種甘蔗、茶、稻，因此關西興業公司在新柑坪就設有蔗部(製糖廠)與茶廠。後來整個水田規劃完成，地主為鼓勵佃農，又無租讓佃農自由開墾後山，有能力開多少就開多少，不須納租。因此山上也開始開闢出來種茶，這裡的茶按季節有春茶、夏茶、六月白、白露茶、十月春，按茶種分有大方種、黃柑、烏枝仔、紅心仔、烏龍茶。我家裡也有請人做茶，自己做價格比較好，興業公司還送許多柿子樹苗，開始大量種柿子等，因此茶廠也同時曬柿乾製做柿餅。後來 375 減租及公地放領後，本想有了自己的地會更好，結果隨後而來卻是石門水庫徵收，我們只好離開了。茶葉正盛時，整個復興山區共有三個茶廠，水流東有一座以煤油為動力；阿姆坪也有一座，以水力為動力規模最小；新柑坪茶廠規模第二，以煤油為動力。還留下許多與茶有關諺語：

耕田合耕茶，透年有好耙。

一枋草一枋茶。

穀雨前旨好摘，穀雨後摘毋去。」湯老先生詳細解釋，這些都是客語發音。

## 七、向東視野

「橋對岸的高地尖端，客家話稱呼石水（或稱為狗爪坪、九爪坪）的高邊坪，因為腹地太小沒有水圳，只種甘蔗或茶，向上方走屬於泰雅族部落，可以到長興、奎輝（加輝、雞飛），也可去高繞、鹹菜甕（關西）。向下走就是另一個被淹沒的原住民部落石秀坪，再過去渡過大料崁溪就是淹沒的阿姆坪，當地客語稱阿姆坪為安坪，河洛語稱鴨母坪，阿姆坪後方有一座南北皆水的枕頭山。」湯老先生逐一解釋。

我看著遭遇兩次枕頭山之役的孤寂山脈想到原住民所流的血，現在知道的人應該已經不多吧，但有一齣熱門的愛情電視劇「命中注定我愛你」卻硬將枕頭山炒熱變成為薑母島，真是令人感嘆。但枕頭山為何稱為枕頭山，從這個方向大約能提供一點想像——他山頂有兩個圓緩雙峰，極似古人所墊的枕頭而名。枕頭山再後方是角板山、水流東方向。

在《插天山之歌》裡，枕頭山後方的水流東，是鍾老小說陸志驤逃難的第一站，下方的大崙崁溪則是主角釣魚之處，而我們目前這吊橋頭，應該就是陸志驤從上方高邊坪要進入新柑坪的路口，實際上高繞坪要進入新柑坪必定會先經過吊橋，不過，這點鍾老倒省略沒寫，大概小說總可以加入一點想像吧。

## 八、水頭地形

「這吊橋下的石秀灣，是一個深溝懸崖，有四十幾丈深呢。」湯老先生特別強調深度。

「哪有可能這麼深，你怎麼證明？」四十幾丈等於一百多公尺，剛剛下船爬上來這裡，也只有二十幾公尺而已啊，而且水面下可能幾公尺處就是砂石。

「那是淤積才變淺的啊！我小時候過橋，看谷底下都是黑暗的，小男生調皮站在橋上灑尿，眼看尿頭領著一條尿串如真珠急急向下竄去，可是，一直到尿尾尿完，尿頭都還沒到落到谷底呢？」

「哈哈！太誇張了。那底下有人去探險過嗎？」

「底下是石秀溪，從前方的懸崖山徑下去，再從大崙崁溪繞進來，魚蝦肥美，我們沒錢買鹹魚吃，只好吃河裡鮮魚。不過我們小時候，小孩子都不敢深入石秀灣，因為裡面陽光照不

下去，冷颼颼、陰森森的，只敢在河口抓魚抓蝦，隨便撈撈就有一桶，便回家煮魚湯了。」我上網查，大壩低水位出水口雖是海拔 200 公尺，但建壩前的原始河道最底部卻是海拔 120 公尺，看來四十幾丈深也是有可能的。

「到底鹹魚好吃還是鮮魚好吃？」

「鹹魚又鹹又香很下飯，當然好吃，可是要錢買啊。」

不過若要說這裡是一座「沉城」，不如說是一座「沈船」：

「這個長條形平坦地，中間略微凹下，你看像不像一條大龍船？」湯老先生面向新柑坪問我。

「嗯！有點像。」我審視整個地形，長約 1,500 公尺、寬約 300~500 公尺，是有七分像。

「你看那龍船正中間低凹的地帶，有個大樹頭，看到嗎？」湯老先生遠遠指著這平原中間佈滿淤泥的地方，有一顆光禿禿半人高的大樹頭。

「嗯！有。」有點遠，要注意看。

「那裏是新柑坪中心點，地名就稱龍船庄，從開墾之初在拓田時，就留有一顆大約三人環抱的大茄苳樹，高十數公尺，樹下有座守護神伯公廟（土地公廟），因此這棵大茄苳也是這裡的開庄伯公的伯公樹，這龍船地形上有三條灌溉主幹線，兩側高地及中間凹地各一條，這大茄苳樹就位於中間這條水圳上，除了樹下土地公，還有一座水力碾米廠，在水圳上架水碓打米，平時一碓打五十斤，豐水期一碓可打一百斤，滿足龍船上的碾米需求。而且水圳水裡還有許多鯽魚、羊公、狗領仔各種魚類可以捉來吃。」湯先生告訴我這棵樹下的故事。這時我才發現，若是那顆高達十數米——類似國泰人壽標誌那棵大榕樹般雄偉的大茄苳樹還在，真的就像一支立著的帆桅張著大帆——航行

在大崙炭溪上的一條大龍船。我母親曾告訴我，茄苳樹是儲水樹，土地有水時即努力吸足水分，等天旱時便緩緩放水，所以茄苳樹下常見娟娟泉水，因此先民以茄苳樹當伯公樹，自當有庇佑水源豐足之期待。

「那為什麼現在只剩樹頭呢？」我看到整齊的切開口並非颱風折倒或被斧砍倒，而是鋸斷。

「因為葛樂禮颱風過境，水庫第一次開始蓄滿水後，發現樹尾過高恐影響船艇航道安全，便趁放水補強大壩之際，就把他鋸了。」這艘像鐵達尼號巨大的大龍船，因為建水庫蓄水已經沉沒，會儲水、會放水的大茄苳帆桅又再鋸掉放倒後，就真的只能長在老人們的心裡了。不然，若此地若沒建水庫淹掉，那現在甚麼某某地軍艦岩、或某某地小小棵的金城武樹，也通通只能靠邊站了。這裡光是當觀光勝地或療癒渡假村就很有後市可期。當我這樣說給湯老先生聽時，湯老先生哈哈笑。

## 九、民居

在我們前往湯老先生在平原老家的途中，他逐一指出老茶廠、講習所，也跟他兒子一一指出哪一塊地是某某叔叔的家、或哪一塊地是某某伯伯的田。雖然平原上的泥壁茅屋俱已傾倒不見蹤跡，但當年建造房子的鵝卵石牆腳卻依然完整存在，包含田梗、牛車路、石圳、茶工廠、講習所等等的地面遺跡，均完整保留，加上耆老們當場解說後，良田、美池、桑、竹之屬與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都一一呈現在想像裡。只是在路口沒有童子笑問客從何處來，也無人設酒、殺雞、作食，只有在太陽下，男女老少吃著自己帶去的飲水和乾糧。

「從前，這沿著山麓有一整排約三四十戶人家，住的都是一百

年前的茅草泥磚屋，河洛與客家人混居，另一邊還有原住民泰雅族卡拉社居民，以及好幾位外省伯伯。」今天一起同行的幾位長者，湯老先生兄弟是客家人，鄰居張老先生等則是河洛人，不過大家都是雙語互通，而與外省伯伯也一樣聯親、認養子，全都和諧相處。

「新柑坪卡拉社原住民呢？他們種甚麼？」

「他們山上種芋頭、打獵，喜歡住河邊捕魚，生活較簡單。」

「大家有互相來往嗎？」

「有啊！祭神請客時，會請他們，也會請我們去參加祭典。」

「住家與衣著呢？」

「他們住家內外整齊，比漢人還愛乾淨，喜歡披斗篷，屋頂用竹片蓋。」

「啊！這裡房子都不見了，為何山上林子裡還有一戶人家，這裡有路通外界嗎？」我心中隨即想起前年坐遊艇經過不知名位置時，看到的傳奇老人的家，當時導遊說，這裡只他一人一戶一鄰，無伴無電自行開船。這麼巧嗎？

「喔！那家啊！是這裡的老鄰居余老先生，今年九十八歲，在移民造冊時，因為他也不符移民條件，便在山上建房子。當年颱風夜，我就是把老婆孩子放到他家托他照顧，才能放心全力搶救家的，算是我恩人。走！我們去看他在不在家。」張先生即刻啟程，約十幾分鐘山路，路邊插了牌子「245m 滿水位」，再上去就是。有狗吠，顯示有人在住，但沒人應聲。屋子很簡單，紅磚紅瓦一橫屋，沒有任何電線之類的現代物件，屋前竹林菜園，屋後茶園，都很整齊照顧，真是一位隱士奇人。

「他也是我們家恩人，我們家在移民前幾度難關，都是他幫我們化解的，他是茶工廠技師，奇人。」湯老先生也這麼說。

沒遇見傳奇人物，倒是看到了老先生在上船前所指遠方的大石

頭。老先生這次沒誇張，我們從遺留的牆腳推算，知道舊時茅屋的隔間面積不大，那屋後從山上滾落的巨石群散落一地，有幾顆真的比房間大。

「請問這些巨石何時才滾落下來的？」我看著這大量的巨石，任何一顆都會讓屋毀人亡，卻沒一顆滾進屋子範圍內的，這是甚麼道理？頗感疑惑。

「從我出生時房子與石頭就存在了，也不知是何年代的事。」那張老先生回答。

「或許是先有這些石頭，後來才建房子吧，這裡石頭多不好種田，正好善用空間。」湯老先生說。

不過本地居民倒也懂得善用這些石頭打造石板，建豬圈或牛舍時都需要石板鋪地及立牆腳，這些巨石正好剖開當上好石材。」我在現場看見多顆已經剖開一半卻棄置的巨石半成品。

「可能是當時有人要建屋子，石材準備一半卻聽到要建水庫必須遷徙他處，才放棄的吧。」張老先生那時都還是小孩子。

至於這麼大的石頭要如何剖開，我們和老人家站在半成品前仔細觀察，鑿孔痕跡還在，剖開面不是現代工具整齊鋸開的，顯然是用到一種古老的開石技術，

「先順著石紋鑿一排孔，再打進乾木樁並不時澆水，等木樁膨脹撐裂巨石。」張老先生看過當時外面請來的師傅在工作。

## 十、信仰

我們朝筆直的鵝卵石田埂，走過龍船庄中心點那棵大茄苳樹頭停下腳步。這一帶的地面已佈滿厚厚龜裂的淤泥，除了半人高的樹頭，地底下一切都已填平，包含水溝、田地、水車、房舍，都不見蹤影。至於原來這裡的土地公，則因為後來新柑

坪繼續開墾到下方與卡拉舍的邊界，便同時遷移到那個池塘邊繼續當水尾伯公。然後，祂在池塘邊又多一份工作——庇佑一種行船種稻法。原來土地伯公前面的低凹處有一口山池塘，原是供應下方卡拉舍原住民用水的，當時稱為番仔埤。但年久淤積，汙泥養分高，便想拿來種筍白筍、種稻，可是淤泥太深，人若陷下去整個人會不見，根本無法靠近。怎麼辦呢，大約是土地公有靈吧，村民就發明行船種稻法，去山上砍許多麻竹來，大約與肩同寬便排放麻竹，人就站在上面，一人踏兩支，可以自由前後走動，到竹子尾端再拖動竹子換位置，如此載著農夫插秧除草。割稻時一樣把打穀機架在麻竹上，移動一如平地。多一塊地增加收成，牲儀就豐盛，難怪拜拜時，土地公總是笑呵呵的。」

「請問新柑坪還拜甚麼神明？」

「和此地域的漢人一樣，都會參加阿姆坪復興宮每十年輪值一次的『得姓』殺豬公大型祭祀活動，所謂『得姓』就是這地區的人，用姓為基準分成十組輪流祭祀，每年一組抽出一戶擔任爐主。現在搬到觀音鄉樹林移民新村的復興宮一如從前，以七個移民新村居民為範圍，一樣實施『得姓』輪值。」換湯先生回答，他雖然年輕顯然也很熟悉家鄉民俗。

「還有其他神明嗎？」

「日本時代在茶廠後方，原本有一間講習所，後來民國後因為實施國民普及教育就不教了，空了下來，有人便迎請義民爺去服侍；另外就是水尾土地公，後來決定建水庫要移民時，便和阿姆坪的復興宮一起，所有淹沒地的土地公都請到樹林移民新村七個村子去。原住民則有他們自己的教堂信仰。」

湯老先生再說另一個有關大茄苳的故事：

「在日本時代，大約我四、五歲時，有一架飛機從水流東方向轟隆隆的向我們新柑坪低過飛來，到快撞到這棵茄苳樹前，又突然向上從樹梢急飛而去，揚起的大風搖動樹梢，也憾動地面驚惶的人們。後來聽大人說，是飛機故障要緊急在長條地形的柑坪迫降，就因為這棵高大的茄苳樹長在中段阻擋，只得緊急拉起機頭擦過樹梢、越過山谷，但仍飛不過注定的命運，沒能飛越溪洲山，一頭撞進濃密森林裡，強烈的爆炸嚇壞當地山區民眾。」

「是日本飛機還是盟軍飛機？」如果湯老先生七十五歲，四、五歲就是二戰結束前後，有可能是盟軍轟炸。

「我哪知道，大人說是日本的，因為那時候每戶人家還要奉工去扛殘骸下山，飛行員則就埋葬祭拜。」

這棵茄苳樹在這站了百年，給人遮涼、流出細細泉水、又保佑了新柑坪，不過，卻在水庫開始蓄水後被攔腰鋸掉了，到現在只剩下一個中空的樹頭裝滿著不勝唏噓。從這裡再往下走已經淤積愈來愈嚴種，地面一切已看不到，所幸還有些許歷史記憶在耆老腦海中等待我們去挖掘記錄。

## 十一、交通—山路與過渡

我們踏過乾裂的泥濘地走到懸崖邊，這是那年眾人心惶惶在此討論颱風的地方。

湯先生說這是出入大溪的路口，下方河谷有舊碼頭通舊柑坪，半坡還有幾塊梯田呢。我往下看，路面的石階還完完整整，只是路表層泥土已經流失，地面與山壁全是鵝卵石，往下再幾丈遠之後……

「天啊！這麼陡，牛要怎麼走？」上蜀道難，上新柑坪更

難，從這高處看視野寬闊，好像站在南天門上，倒變成下凡難，下新柑坪更難。

「牛很乖，自己會小心走，倒是扛豬時要小心，牠太聰明了精力又充沛，不好扛。」

「這麼陡從這扛豬去大溪賣？幾百斤？幾人扛？」

「兩三百斤的豬，要三人一組，兩人扛，再一人下方幫忙推或擋，繩子要隨時固定在中間，不然下方人會壓壞，而且遇窄路時，要拉緊豬耳朵或拉好豬尾巴，把橫向的豬身盡量拉直些，最重要的是豬嘴巴一定要向外，若向山壁牠會嘴去砲泥（推泥土），所以要事先調整方向。」

「天啊，所以豬不能養太大！」

「是啊，不過成本貴沒養到這麼重會虧本啊，好在我們平日挑茶、挑肥料也磨練過來了，一百六十斤都曾挑過，這條路某些路段倒可練肩耐力，單肩側身，窄路中途要休息只能放下，不能換肩。」

「那半坡山田呢？多大塊？」

「梯田，大塊小塊總共也有一兩甲吧！寬的地方跟一般田差不多，最窄處則比田埂窄，割稻的斛桶（fug；打穀機器桶）要用扛才過得去。」

「再往下方走到河邊岩坪，才是往舊柑坪從前的舊碼頭，剛剛我們上岸的碼頭只是遊艇業者目前的臨時碼頭。這下方的碼頭說是碼頭，其實就只是上下船的平坦處而已，設有繩纜柱，用鐵線與對岸相連，當時負責渡船的張先生，渡船時把船上鐵環扣上鐵線拉繩過渡。擺渡船夫只有一個人，通常船放對岸山凹安全處等人，要坐船時再過來。不過，現在已完全淹沒在水下看不到了。」

「那時有電話嗎？這麼遠，如何通知？」

「用喊啊！這裡已是河底峽谷最窄處，可能只有約五十公尺寬吧！就是水太深危險。」

「怎麼喊？ㄨ`？ㄟ`？ㄊ`？或著『阿伯～我是XXX 要坐船喔？』」

「這麼遠，這麼長一串也詞也聽不清楚！就站高點高聲喊『oi～』就知道了！這裡又沒其他住家，有人叫，一定都是要坐船。」張老先生兩手圍住嘴角「oi～」示範給我。

「過渡一次多少錢？」

「不給現錢，交米。按每戶有多少田就一年繳多少穀子。」

「人多的家庭呢？」

「都一樣啦！」

「如果下大雨會停駛嗎？」

「大水時會淹沒碼頭，就要用特別的過渡技術。」

「怎樣特別？」

「這裡以前峽谷水深，不像上游阿姆坪河道寬廣，必須有幾種渡船方式因應，雨季水位上升淹沒碼頭時，就要改用竹竿撐船過河。」

「等等，您說河水都淹沒碼頭了，竹竿能有多長？還是河道其實不深？」

「怎會不深，有人試過，在平常水位時連接幾支竹竿下去試探河底，都不見觸底呢，夏季水深時又再淹過碼頭數丈深。我們一位鄰居有五個孩子和我上下年紀，那時讀百吉國小，都要由此渡河，他父母都不讓他們去上學，他說這河水又深又急，如果他們一起坐渡船，翻了船要怎麼辦？可見有多可怕？」

「那要怎麼過渡船呢，用槳划不就好了？」

「水急力氣不夠，這時過河就要先用竹竿沿著岸邊向上游撐船，直到目視足夠距離時，再收起竹竿改用槳，放流向河對岸划過去，其實不是划，是掌控船方向斜斜過河直到對岸碼頭。」

啊～這不就是從前國中時讀到的三角函數、幾何分量、水流、速度、……惱人的數學題目嗎？我們尋常人至今還沒理解，可是山中一位從前的「古人」卻不必理論就早已駕輕就熟，真叫我們慚愧。

「那渡船人現在住哪裡，真想去拜訪他。」

「喔！以前就住對岸碼頭邊，後來也跟大家一起移民到樹林新村，不過已經去世，若還在也一百多歲了。」

「還有其他路線出外地嗎？」

「其實上下游也有水淺處可以『撩過溪』（拉褲腳跳石頭涉水），若要到大溪採買生活必需品，就必須坐這裡渡船過河，經大九芎古道，越過溪州山到頭寮、大溪，來回一趟要五小時。」

在這坪上邊緣視野極好，湯老先生想起懸崖下方鬱鬱蔥蔥的樹林裡有山田和碼頭的故事；我則想到《插天山之歌》裡的舊柑坪擺渡人，一人一槳渡新柑坪的一對苦命鴛鴦——奔妹會志驤的情節；眼前所見卻是水面寬廣，似可搖千槳過千帆，只是現在水位已不足讓依賴水庫的工商社會安心運作。

湯老先生再指著對岸說：

「對岸從龍珠灣要上二層坪，先要爬上『猴子崎』，向東走大溪坪、阿姆坪碼頭、百吉國小、水流東（三民）。向西則可到水井、大灣、石門大壩。」

「猴子崎？」

「是啊！就是山路很陡，只有猴子才能上下自如的山路。」

水流東是《插天山之歌》裡陸志驥避難的最前一站，而大灣則是避難最後一站，在這裡奔妹生下了孩子、陸志驥同一天在此被捕、日本同一天投降、陸志驥則被釋放重獲自由。若說陶淵明的《桃花源》是古時的避秦時亂的作品，則鍾老的《插天山之歌》何嘗不是真實與虛構同時存在的近代另一種避亂心境。我站在這裡看到鍾老的文學隱喻與文學地圖。

## 十二、交通 - 水運產業

「雖然政府有移民規畫，但仍然有許多人不符合移民資格留住山上，所以便紛紛再上移到更高處蓋房子，水庫蓄水後此地成為孤島，公船每天十二班巡邏全水庫，讓大家還能出入，可是船票高，所以左鄰右舍便相約集資自己製作私人竹筏。」

「你會做竹筏？」我問湯老先生。

「這個還算簡單啦，看規模大小，我們夥同五、六戶鄰居，載人的小一點用七支大麻竹，載貨的做大一點就用十一支，每條船可坐八人，都要奇數支否則不穩，不過麻竹不能全直的，竹頭還得略彎曲，船頭才不會堵水造成阻力。」

「以前就會划竹筏嗎？」

「遇到了就要學啊！以前我們天天上下學或挑擔買賣，都要渡過大料崁溪，就看著船夫划船。如果過急流，那還要更多套技術應付，多少也領略一些技巧。可是若再比起山裡放竹子過急流險灘，那才是性命危險，有一位鄰居也放竹子，有一次去算命，算命仙左掐指、右掐指，然後跟他說：欸！我奉勸你，這種『撞地撐天』的工作做別做，不然，路頭會走完。」

「可以教我怎麼划嗎？」

「在水庫無風時，其實還好划。若有風或載貨時就要前後

各二人，總共四個人划，可是光用槳划還不夠力，我們都拿家裡曬穀子時用的『盪耙』耙水，有效率多了。」

「『盪耙』耙水？」盪耙是曬穀時用的耙穀工具，一丈長的竹子握柄，前頭裝上約一尺高兩尺寬薄木板，在曬穀時可以把前方稻穀往自己方向耙過來。

「是啊，就把『盪耙』往船頭前方的水中一放再一拉，船就前進，比槳有效率多了，不過還是要用槳來調整方向。」啊～這真是發明，現成農具成了水域生活好工具。

「那甚麼是放竹子，您做過這件事嗎？」

「我做過。」那位個子小巧卻一臉精靈古怪的張老先生，說到舊事便精神抖擻起來，似乎忘了悼念老房子哀傷。

「那時我十七歲，就隨大人當助手放竹子。」

「真的？不是說很費體力又很危險？」我看著老先生的矮小身材問。

「又不是只靠蠻力，這要靠頭腦機靈及膽大心細，你看過電視上的花蓮秀姑巒溪泛舟嗎？上拋、下沉、左轉、右撞，真是驚險，不過我們可沒穿救生衣、也不是舒服的坐在膠艇裡喔，我們像一條水中蛟龍，站在最前方的領頭人，手握大關刀槳，掌控方向放竹子，張開老鷹一樣銳利的眼睛，看清楚每一處水下淺灘、感受每一個身旁的漩渦、避開所有擋在前面岩壁上的石縫凹縫、就像開著一列明知沒剎車的火車卻不能有任何畏縮的勇敢氣勢，朝石門峽急流而下，速度有時候比騎腳踏車還快，若是一個沒注意讓領頭的捆竹撞上岩壁石縫，後方連成一串的竹龍對便會一排一排向前衝撞擠壓成一堆，若沒及時跳開就會遭殃成箭靶，危險極了，直到過了石門峽大轉彎到大溪，水勢才漸趨平緩安全。」張先生似乎對我的懷疑有一點不服氣，指

著下方看不見的水底舊河道，手舞足蹈大聲告訴我，他的英雄事蹟，其實我早就由衷佩服了。

「大關刀槳？」

「就好像是現在船後方的方向舵啦，非常長，比關老爺的大關刀還要長，因為竹排一節一節是活動的，無法像船安裝在後面，所以要安裝在最前方一節的尖端，掌控左右方向時，如同我們現在汽車的倒車，剛好與前進方向相反，很有難度的。」

「尤其是石門水庫建造初期大壩尚未完成前，有先開鑿一條可以兩輛卡車出入的導水隧道及較小的副壩，我們的竹排就不能循原石門峽河道出山口，而是直接衝入黯黑的導水隧道內，而且隧道內也不是完全平順的，中間有一處下崁，成串竹排會依序傾斜下坡崁再往前行，極其驚險，尤其第一排領頭的竹子。最後，在溪州隧道口出來。」喔！這倒是大壩構築期間才有特別經驗，但現在這已是水底秘辛了。

「一路都是險灘嗎？如果平靜的水面就輕鬆多了吧？」

「如果水有流動的水面，的確較輕鬆，可是若經過寬廣的深潭時，水流不明顯，竹子不容易移動，就要靠自己撐，我們會沿著岸邊水淺處用長竹竿撐。」

「像撐船一樣嗎？」

「剛好相反，用長竹竿向前撐住岸邊河底後，人就踏穩腳步往反方向的竹排一步一步向後方走，這樣周而復始竹排就會前進。」

「那這麼多竹子要怎麼才能綁得像水龍，紮實又靈活呢？」

「我先說綁竹子的方法，竹尾較細要向前方，為了要讓較軟的竹尾能確實綁得紮實，要逐一將竹尾部分綁在一支堅硬木棍上，邊絞緊邊把竹尾巴敲碎，盡可能消除空隙並確實絞緊，

如此三捆併為一排，然後再將每排的竹尾搭上前一排竹子的後方竹頭，如此：頭尾>頭尾>頭尾>相疊，可以大約接上二十幾排。」

「至於要怎樣第一排竹排安裝方向槳以便開路，先在第一排向前方的尖端部分強行插入一支倒過來的Y字型的木枝掙確實固定好，再綁上杉木製的大關刀（方向槳）槳身向前斜入水面導引方向。開始放竹仔，一組人馬3—4人，最前一排一個領頭人，百般細心掌舵，後方2—3人幫忙。」

「那你曾看過竹排撞壁的意外嗎？」

「有喔！我還是孩子時溪邊看牛就看過幾次，在枕頭山上游，以及新柑坪下方峽谷幾段水急轉彎處都是危險河段，尤其是石秀灣流出大崙溪兩河交會處的險灘最危險。即使人可以跳水躲開，但後續要把散開的竹子從石洞中拉出來重新再綁過，又是另一樁費時費力的工作，又還防後續竹排經過沒避開，非常危險，不過，這就是生活啊。」

「你敢下水討生活，水性一定很好，那您幾歲開始下水游泳，父母親會擔心嗎？」

「我小時到這河裡看牛，對岸懸崖下方有一大塊野地，草長得茂盛，早上就和一群小孩放牛，讓十幾條牛自己游過對岸吃草，到傍晚遠遠一叫，牛就會自己游回來，這中間的時間就是我們玩耍的時間，同伴多，父親也不大管，我們下水游泳摸蝦子挖螃蟹，學原住民用麻纖維自己搓釣繩釣魚，水裡還有會盯人的「三角go'仔」，煮薑湯非常清甜，聽大人說，較深的水裡還有鱸鰻。」

「在那裡待一整天嗎？那中餐吃甚麼？」

「簡單，有些人帶油、有些人帶米、有些人帶地瓜，這裡

有鍋子，魚蝦河裡就有，水也是乾淨的，簡單煮一煮大家就有得吃了，事實上我們山上人要吃魚都是這河裡供應的。」

「晚上回家怎麼牽牛回來？」

「叫啊，只要叫 ma´ ~牛就懂了，偶爾牛沒聽見，較大的孩子就會游過對岸喊。」

「那你有游過嗎？」

「當然有啊，那裏水深又有湧流，所以浮力較大，不必用力游，有時還能乾衣服拿過頭頂，立著像走路一樣腳在水下懸空『走』水過去。」

「平常您看牛時怎麼消遣？」

「自己做風箏啦、自己搓繩子啦、自己刻陀螺啦，沒錢買都嘛自己做的，放牛時去砍拔刺樹刻陀螺，特別硬，釘上釘子去到學校都嘛不怕別人的陀螺來釘。」

### 十三、教育

「張先生您讀甚麼國小？」

「我讀長興國小，原先長興國小只收原住民，因為這裡是復興山地鄉，周邊幾乎是原住民部落，如竹頭角、高邊、石秀坪、新柑坪等，但到我入學年紀時，已經開始兼收『漢生』，不像湯先生，長我三歲而已還得千辛萬苦爬山涉水到百吉國小。」

「新柑坪不是漢人墾地？有多少原住民。」

「有啊！新柑坪西段地形平緩下降到大崙崁溪，有七八戶泰雅族卡拉社原住民。」

「那時你去長興國小，有學到原住民話嗎？」

「沒有，那時學校已經光復，嚴禁說方言，全部都說國語，學校還規定回家要教父母說國語呢。」在新柑坪客家人最多，

河洛次之，原住民也有七八戶，因為有茶廠，也有外省族群，客家與河洛語因為混居，所以同時能聽能說完全互通，但當時的漢人學童卻因國語政策，失去學習原住民語的機會，殊為可惜，反而是原住民能用漢人語言溝通，就像客家人也因環境而習得多語言，環境逼迫吧。

「那你有去過新柑坪這邊的原住民家裡嗎？」

「有啊！我偶爾會隨大人去參加他們的祭典，生活已經像漢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都非常愛乾淨，到處整整齊齊不輸客家人。」大家對原住民印象都是乾淨。

「湯先生您讀百吉國小嗎，有甚麼記憶深刻的事？」

「我們上學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下方河谷坐渡船到舊柑坪，再走二層坪山路翻山越嶺到百吉國小，一趟路要兩個小時半到三個小時，天未亮就出發，到學校都要八點半，肚子都餓了，帶去的飯包也吃剩一半。山路小不好走，路旁雜草也多，有露水時，到得學校下半身都是濕的，老師都以為我們去玩水摸魚。有一天放學時校長帶一位新老師，跟我們走走看，還沒一半路校長就走不動了。到達山頂空曠處，校長問我們你們家在哪裡？我們一群孩子望向遠遠的崇山峻嶺，有人指說：我家在那一處新柑坪小平地，有人指小平地上去的半山腰高遠，還有人指山頂關西交界處。校長搖搖頭告訴我們：小心走喔快快回家。從此不用參加升旗典禮，也取消我們下課後掃地公差。」

「您小時候有甚麼好玩的事？」我記得上次去拜訪大溪坪河洛庄的葉阿婆時，也請教過她這個問題。

「我小時候常看到住石秀坪的原住民，總愛涉水過大溪坪的岸邊抓烏龜，也會上大溪坪山澗東抓西抓，雖然有點怕，可是都很和善，也經常會送烏龜給我們玩。」葉阿婆總是笑笑的，

人緣很好。

「平常玩甚麼呢？」

「我上學時愛玩踢毽子、踢沙包。」

「哦，您女生呢，也有上學？很多人羨慕吧！」

「是啊！我命好，多桑最疼我了，比自己的兒子還疼。」

事實上她是水流東客家人的孩子，從嬰兒二十六天就被抱養來當童養媳，住在大溪坪河洛庄長大，不會說客家話，那年代女兒能讀書的都沒幾個，何況是童養媳。後來百吉國小第四屆畢業。

「其實是我認份工作得人疼啦，小學就開始做家事，少女就撐起一個家大大小小的瑣事了。」

「除了工作還有甚麼好玩的？」

「我記得我多桑去大溪做生意時，跟日本人買了一顆舊的皮球給我玩，那時候附近這幾個庄子的孩子，都還不曾見過這新鮮玩具呢，於是有人開始跟我借，我說可以，借一次一角。後來賺到的錢竟然比買球的錢還多，真有趣。老師跟我多桑說：

「這孩子簡直像你，一樣會做生意」

「您公公是生意人？」

「是啊！他也做過里長，八十七歲時移民海邊、九十三歲去逝，那時大溪坪這邊水勢較平緩淺闊，他常潦過溪（涉水過河）上新柑坪、石秀坪、竹頭角、高邊等，向原住民買竹筍山產，家裡也有經營茶園。」

「您公公會說原住民話？」

「會一些，其實互相大多說河洛，都很和氣，也常送東西給我們吃。尤其殺豬時，他們喜歡吃肥的，瘦的都送我們吃。」

#### 十四、娛樂

「那您家有茶園，會不會唱山歌？」

「都不大會說客家話了，而且工作又多過貓毛，哪有時間唱山歌。」葉阿婆謙虛的說。

「那些採茶人會不會唱？」

「大溪坪這邊大多是河洛人，有唱也是唱挽茶歌，有一次採茶，聽到新柑坪有悠揚的山歌，我們就在聊起。

『姊啊！姊啊！彼邊山頂挽茶 ê 人上蓋 gâu 會曉唱山歌，你嘛唱兩條仔和 in 應看覓』

『咱嘛毋是純客人，哪會曉呢，我只會一半句仔！如果你想學就過去學啊！』

「常聽到新柑坪人唱山歌嗎？」

「常啊，新柑坪上面還有茶廠，是我們復興地區第二大規模，種茶採茶人多，卡早有一位新柑坪人常下到河邊看牛，很會唱山歌，實在要跟他學幾條才好。」

不過，葉阿婆還是被我們慫恿，臉紅紅的對著我們年輕人，開口唱了幾句河洛挽茶歌：

「這邊看過伊邊山喔，看著阿娘啊是紅唇喔，想欲暗時恰你睷喔，驚你丈夫啊轉來巡喔」

白衫穿來是白呵呵喔，爬山過嶺是花退過，尋無兄哥是真正糟，今暗是 ve 叨位挫。」

葉阿婆掩著嘴臉紅紅，還邊唱邊問邊笑：

「an ne 唱敢好？見笑代！」好像回到唱歌的那個少男少女打情罵俏的年代，人群爽朗熱情笑聲。

「其實那時的年輕人是不准自由戀愛的，都大人唱。」

「這裡還有甚麼娛樂嗎？」

「都要工作啊！無閒娛樂啦！過年兩天跌三鳥，然後就立春下田。收穫才是最好的娛樂啊。」

## 十五、回家

站在五十二年前同一地點，今天雲淡風輕。老先生們話匣子打開，在視野廣闊的懸崖邊，聊著舊時的點點滴滴。

當年他們為何被遷移？因為很不巧，他們的祖先選擇到了後人的優良建壩位址上——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可是水庫雖然造福了整個國家社會，卻沒造福這批移民多少，其實他們要的不多，兩斗米就會唱歌，可是他們移民海邊後才發現，海邊砍除防風林後的地全是海沙種田無法收穫、石門水庫的水又姍姍來遲、鎬汙染田有毒不能耕、工業區廢水污染、八里火力發電廠空污……卻任他們一再的在海風裡哭泣，甚至唯一專設的移民小學——樹林國民小學，現在也因為工業區空汙，正面臨被遷校或廢校的未定命運。光從物質條件來看，這山裡未必是桃花源，甚至是艱險地，然而他們移民後生活驟變，兩地比較之下使他們懷念故鄉。如今五十二年熬過來後，生活應該有改善，兩邊都是好故鄉了吧？

我問湯老先生：

「這懸崖路這麼小，要是不小心地震崩了怎麼辦？」

「地動、水災、風災，本來就是專收艱苦人的。」

我問年輕的湯先生：

「湯先生，我這樣到處發問，像山精吧！（好奇或沒見識的人）」

「哪裡，這些故事也是我從小最喜歡聽的，這些記憶不能

被洗去，所以才會安排老人家帶我們回來，除了想看故事裡的場景，最重要的是想看父親站在老家前面笑。」

湯老先生看看時間該回家了，大聲朝著在老家旁的大石陣中，玩捉迷藏的孩子們喊：「回家囉！」

回家？

老先生們屬鮭魚，可是孩子們卻相反，屬於鰻魚——海裡出生後才洄游淡水河成長，所以從湯先生這代起，應該是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是故鄉——鰻魚要回家囉。

## 評語

陳 板

本文與「移民家族血淚歷程」所描寫的地域與時代有高度重疊，不過「移文」是一個家族成員追溯家族史的主觀陳述，本文則是一個旁觀者的近身觀察成果。兩文相互對照閱讀，剛好可以品嚐主客觀交錯的快感。

作者以紀錄片對白方式書寫，創造了頗為強烈的臨場感與視覺效果，然而內容的描寫有如遊記，稍嫌扁平。在時空深度上若能有進一步的探究，或許可以開展出更寬闊的人文視野。

## 報導文學 | 評審紀實

會議時間：2015 年 10 月 30 日（五）13：00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3 樓會議室

業務主持：彭瑞金

會議主席：陳 列

決審委員：王家祥、陳 列、陳邦畛（陳 板）、楊 翠、林培雅

列席人員：溫琳琳、溫宗翰

會議記錄：楊雅茹

### 業務報告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類共收 30 件來稿，經初審合格作品有 26 件進入複審。由委員各選出 9 篇作品，共計 18 篇進入決審。

作品得票數如列：

票數	篇名
5 票	〈回家的路〉、〈林元枝談話筆錄〉
4 票	〈遇到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回家〉
3 票	〈星期六的生日〉、〈左手查閱史輯右手復刻記憶藍博翰實踐古蹟存續的正義〉、〈乾旱・不走〉、〈這些人，那些人—八塊厝的故事〉、〈追尋鉛字的足跡〉
2 票	〈移民家族血淚歷程〉、〈我的黨外叔叔~黨外年代的二三事〉、〈以光影書寫空間記憶：臺南老屋文創街區〉
1 票	〈泰化的華人社會〉、〈馬路英雄的今昔風雲〉、〈天竿印象：走過文明的歧異與共存〉、〈風雨一夜航空城〉、〈新住民之歌—墜落太平的自強新村〉、〈和平與共生的啟示—法華經展在桃園〉

## 決審過程

經委員討論後，公推陳列為報導文學決審會議主席。由各委員先總覽本次來稿作品之質量情況，最後議決從複審 18 篇作品中，挑選獲 3 票以上肯定之 9 篇作品，並容許委員可再從得 2 票及得 1 票的作品中，提出一篇個人推薦作品進入決審，後由陳板與王家祥委員提出〈移民家族血淚歷程〉、〈我的黨外叔叔~黨外年代的二三事〉兩篇，進入決審討論。決審採不排序方式進行票選需細部討論之作品，結果如下：

票數	篇名
5 票	〈回家的路〉、〈回家〉、〈遇到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林元枝談話筆錄〉
3 票	〈這些人·那些人—八塊厝的故事〉
2 票	〈移民家族血淚歷程〉
1 票	〈左手查閱史輯 右手復刻記憶 藍博翰實踐古蹟存續的正義〉、〈乾旱·不走〉、〈我的黨外叔叔~黨外年代的二三事〉
0 票	〈星期六的生日〉、〈追尋鉛字的足跡〉

以上各篇結論，經委員議決，僅對前 6 篇作品進行討論，相關細節如下所述：

### 〈移民家族血淚歷程〉

陳邦彥：題材細緻，但文字卻很古老，他不是寫文學，而是要探究家族史，建議文字得要加強。

陳 列：跟〈回家〉同樣題材，但兩篇文章非常不同，回家有很多描繪方式，給你圖像帶你走入現場，這篇則幾乎是說明性

的，談家族史沒錯，但談到後來有點太私己性，跟原來的居住地變得不大有關係，雖然有談到產業，但也談到生兒育女，談到家族之間的不合，這已經太過私己性，而且運用太多史料，雖非完完全全堆砌，但沒辦法融合在自己的文字敘述裡面，像陳板講的，他可能是個想要寫作的人，但文字上一板一眼，雖然通順但有點生澀，我是肯定他的題材，以及他認真誠懇態度。

楊 翠：除了兩位談到的缺點之外，我考量是他處理家族史那部份牽涉到恩怨的第三方，也就是說這只是一方的觀點。其他部份我都認同，像小孩那篇，我看得出來是年輕人寫的，這個我看得出來是稍微比較年長一點寫的，都看得出來他們很用力的部分，但可能經驗不足，所以沒辦法操作得很純熟。第二，我覺得就像陳列講得，過度私己性，家族私密部分太多，如果牽扯到第三方部分那要怎麼閱讀？

王家祥：像我關心流浪狗，裡面有篇流浪狗我也沒選，為什麼？因為不是我關心的題材就對，而是一定要寫得好，我們評審的角色就是要去把關。那個人也是很關心、很認真寫，可是他一直把政策搬出來討論，那就不是報導文學的精神，因為我覺得要寫感動的故事，反而比較深植人心。所以，我覺得這篇也差不多是這樣，他非常認真，可是我們也要很認真，因為他就是缺乏去閱讀報導文學的典範，所以他不知道怎麼寫，他只是不斷去交代他們家的事情，沒有刪減，也沒有一個反省，所以很可惜。

### 〈這些人·那些人——八塊盾的故事〉

林培雅：我覺得這篇比較符合我心中報導文學的樣子，他從很多不

同居民的角度去描述，我覺得滿能反映多樣性，然後他去篩選每一個人的故事，我覺得也都有跟居住地發生一定的感情共鳴，所以這篇文章讀起來我會覺得，有報導文學裡面感動人的部分。

王家祥：我意見跟林培雅委員差不多，今天就是好像只能夠選缺點比較少的作品。

陳 列：這一篇，事實上我第一次沒有選，連進九篇都沒有，但我看了有人選之後我再回去重新看，我覺得寫得相當好，就像林培雅委員所講，他有一個特別的寫作方式，他要呈現這個地區，用幾個人物作為切入點，從各個面向呈現八德地區的人口組成、聚落型態、空間環境和經濟產業生活樣貌變遷。呈現八德人很不一樣，有的原來住在這，到外地去又回來開咖啡畫室，還有是老兵，看到關於他的榮民之家，還有馬祖人移民，滿有特色。甚至包括他自己，從外地來的，他談一個地區從各個面向上，不同人物背景，居住型態反映了這個地區的特色，所以這篇文章有廣度，對我剛提到聚落空間、環境、產業甚至於包括每個人生活價值的追求，事實上有照顧到一定的深度。但它當然也有毛病，因為缺乏扎實田野調查、採訪，而只是寫他個人主觀意識觀察，所以他主要談的東西可能就是個人的一種感觀。雖然在文字上是清楚，但是像楊翠委員一開始提到的，他在裁剪上，文字本身結構上是有些湯湯水水的，比如說對人物的描寫，我為什麼第一次把它給刪掉，就是他寫那個畫室那個人物，寫的太過冗長。

〈回家的路〉

楊 翠：這一篇應該是投稿作品中文學感相對比較強的一篇，算是我個人滿喜歡的一篇，在文學語境操作上感染度比較好，取用素材廣泛度，包括神話、文獻、紀錄片，也包括自己的田野調查，所以在材料掌握上及取用上我覺得滿好。另外在空間幅射性上面也有很好的掌握，從這些不同聚落故事串連成整體故事，所以結構上也處理得很不錯。最後則是時間，時間的調度，包括現實跟過去的歷史元素串連，當然，因為處理到很多不同人的故事，這樣一個篇幅裡頭很難把這些人的形象做得更鮮活一點，我覺得是有未盡之處，整體來講這篇就是四平八穩，是整個報導文學想像當中不錯的一篇。

陳邦彥：這篇一開始我就投了。我最近看很多紀錄片，都是在談這些事情，原住民、回家，隱隱約約我發現說不只是老人家、年輕人、中生代，甚至比我們年輕的人都覺得這種回家是多麼必要，而且他積極去紀錄，這一篇也感覺到紀錄的急迫，並不是開天闢地，已經是在這個時代裡頭成為一種機會，一種滿普遍的現象，我覺得他算是裡頭的人，不是一個記者，感覺他是一份子，只是他是執筆的人，有那種氛圍，既有客觀性，也有主觀參與感，我覺得滿好。

林培雅：這篇也是我心中幾篇好的文章之一，我覺得這篇就有像報導文學，只是說以前人間雜誌時，某個議題會讓我們眼睛發亮，但像這種議題感覺還是不夠讓人眼睛一亮，就是說類似題材很多，這篇就像楊翠老師講的，寫得四平八穩，以這次作品來講，是比較不錯的。可是，那種回家的感動有，卻好像還是不夠強烈，我在想是不是遇到的故事性不夠，如果有去挖掘到更強烈的故事，當作題材來寫，可能

立體感就會不一樣了。

王家祥：我贊成，人間雜誌時代是記者因為某個題材、某個需求，或是某個報導他切進去到現場去，很快且專業去抓住那個故事點，故事已經發生在那裏了，但這次整體感覺許多就是有氣無力。

陳邦彥：我試著從另外一個角度想，因為這是很漫長的事情，他在裡頭沒辦法特別凸出來哪件事情，他不敢去抓重點，把幾個人的形象更加鮮明的進到他的世界，所以他每個人一直跳，每個人都談到，每個人都有重點，最後就都不是重點。

陳 列：所以我剛提到說報導文學是有困難的，又費時又費力而且真的要有那種態度，那種熱誠，所以他才會覺得說那些人物有的是，可能只是表面的敘述，或者是一些，他沒有真正去深刻挖掘，即使他碰觸到議題但也沒深刻去挖掘探索，那真的要花功夫，還需要有勇氣，因為要揭發一些東西，不過基本上我是還滿喜歡這篇的，他時間跨越度滿長的，從 2009 莫那克颱風開始談，布農族怎麼樣遷移到這樣一個地區，後來成為定居地，怎麼樣的因為不同統治者、不同政策，所以他們又變遷，世世流離的遷徙過程，後來他藉由這次風災、幾個人怎樣嚮往它原來的地方，懷念那個地方，一直到最後有些族人回到那個地方重聚。那這個我看到最後還滿感動，就像剛剛楊翠老師講的，他有過去跟現在的那種空間穿梭，還有包括就是現場環境跟事件經過的描述，那當然他也有稍微提到人物互動，這些人事物基本上還是不同的，性別不同年齡層也不同，我覺得這是他滿特別的地方，這是報導文學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他指出他出生的那個年份，這會加強它的真實性，從年份裡面可

以看到不同年代出生對於原來居住地，或上一代居住地的  
那種感情，讓不同年代的人，回到那個地方，看到後來我  
還滿感動的，雖然它沒有很深入，但它也有它的技巧。

〈林元枝談話筆錄〉

王家祥：這篇寫得還不錯，我說它是藍博洲式的寫法，但問題是我  
們的出版品或是說所謂參賽作品裡面，這樣的政治題材非  
非常多，這幾年原住民題材比較有機會凸顯出來，因為在往  
昔是比較稀少，但現在也變得很多了，很有趣。

林培雅：這篇我也很喜歡，有些片段很感動，可是我對題目比較有  
疑問，林元枝談話筆錄是本來就有的一個檔案，他把它拿  
來當作題目，可是這裡面作者跟林元枝談話的部分，主要  
是透過跟林的三子，但跟三子的對話在作品裡面份量依然  
滿少的，所以我會覺得他用這個題目不是很恰當，還是說  
我沒有看出它的意思，不然內容我是沒有什麼意見。

陳邦畛：可能因為是參加桃園的文學獎，所以這篇特別挖掘了桃園  
地區的歷史，這個題材對現在的社會大眾而言，依然是懵  
懵懂懂，所以我覺得很珍貴，而且內容很細膩，現在來追  
蹤六十多年前的事情，我覺得非常有價值。在文字閱讀上  
來看，他引述跟創造的部份也都算均衡，這部份滿好。可  
是，像剛剛林老師提到的，這個標題，有沒有可能作者再  
斟酌，因為林元枝沒有人認識，當作標題不認識的人就會  
更加模糊，作者應該要有衡量如何鼓勵人家閱讀。

楊 翠：這篇文章我一開始沒有看出他耐於咀嚼，看第二次後就覺  
得有簡潔跟乾淨的力量。我覺得這篇意義在於，第一像陳  
板講得我很認同，在地性這塊，它不只是挖林元枝這個在

地，而是通過林元枝去挖掘週邊桃園這一塊社區，也連結到日治時期，像簡吉的戰後參與，我覺得不管在空間呈現或是時間上面的連結來說都是很好的。那第二個最有意思就是這篇的寫作策略，其實不是要講談話筆錄，而是談不存在談話筆錄外的側面，事實上他要通過家庭、跟林秀風的對話，他把這些都寫進來然後去跟談話錄內容進行對話，後半部甚至還去跟談話筆錄的內容，包括林元枝為什麼會加入工委會，他是共產主義的信仰嗎？他認為不是，他有個判斷，事實上我覺得他是在辯證他思想的一個細部，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它精彩的地方，從談話筆錄寫起事實上其實是談另外一個側面，甚至有一些地方是去在那個縫隙裡面找另外一個故事出來，這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另外，我們在談報導文學的一個可能性，就是作者把自己寫進去這塊。我們剛剛講藍博洲，他對歷史材料的掌握和剪貼，我覺得那都涉及史觀的問題，我不是說他史觀跟我不一樣就不行，但是你把自己寫進去時候，我們做閱讀者是有跡可尋，可以去辯證，你觀點到底是怎麼樣，那我們就可以去跟你對話，可是你沒把自己寫進去，而事情影響了一個史觀那麼嚴重在那邊，可是看起來很客觀。那麼，我覺得這篇有個很大的價值，就是作者把自己寫進去，我們知道他這些想像來自什麼線索，那做為一個讀者我們也有一個判斷的位置，可以進行多角度的對話，所以我覺得他把自己寫進去的線索很鮮明，大概從新歷史主義的角度，作者自己要現身，你也要被批判被檢驗，我覺得這部分他是處理的很好。整體來講有缺點好像是越寫到後面越沒力，單元四五六，越來越沒力，尾聲有點底氣不足，否則我覺

得這是滿好的一篇。陳 列：一看這題目是很有期待，談話筆錄是很不容易看到，是要去申請，因為是一種偵訊筆錄，裡面一定有很多驚心動魄，很細微讓你去讀、去理解或是看到他的反面，看到受難者被偵訊時的掙扎等等，一定很精彩，也許在做筆錄可能平平板板都是官方要的，但那裡面會有很多藏在底下，很可惜是他沒有從這裡面挖出任何東西，他引用的筆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只是「姓名年齡出生地經歷」，第二個是「你怎麼要參加共產黨」，但他整篇筆錄裡面到的有多少頁？有甚麼東西可以對話？我看到後來有點失望是說，如果把它當成一個主軸，拿出來去思索、去對照或去延伸訪談，或是他自己的再想像等等都沒有，所以我後來有點失望是在這裡，我很喜歡這個題目，但沒有被好好運用。

楊 翠：題目是好的，但他的疏失在他想從家庭角度切入，所以他就沒有去思辯那個談話紀錄，筆錄文件被他疏失掉了。

陳 列：回到林元枝家人那邊他去採訪他的三子，那樣的訪談事實上只是談他家庭、成員怎樣，但都沒有談到這些成員因為林元枝的逃亡、被逮捕，沒有經過審判就被關 19 年，這在所有政治犯裡頭很特別，他沒有寫林元枝這樣經歷給他家庭帶來怎麼樣影響，這影響不一定是一時，或心靈上的甘苦完全都沒有被觸及，我覺得有些可惜。那我贊成楊翠剛剛說的，報導人他現身，這是一種互動也滿好玩，你也要被解構，那種東西是很好的，只是問題在有些地方太私己性，例如他探討華航空難，跟談話有什麼關係，還有 7-11、85 度 C 等，也許它有種空間感，但有時會太瑣碎，還有他雖然在談省工委在臺灣活動，尤其是在桃園所以林

元枝會參與，這些東西算是相當好，但問題是看起來是沒有利用談話筆錄，所以全部的說明變成資料整理，可能也是因為我看了太多這類的東西、口述歷史，所以我覺得他並沒有超出很多受難者所寫的，或是人家對受難者所作的口述歷史，但可能對一般人而言，這篇是有意義的，就是對桃園地區地下黨活動，這些人當時的命運，他的遭遇實在很特別，我一直看到後來，林元枝這個人變成不立體不生動，他的形象不鮮明，所以我不會給它第一名，他談到後來不鮮明，還有就是他到後來只是被交代而已，顯得有氣無力，把這生命作個交代，他最精彩的地方或是讓需要我們看到的地方應該不在這裡，是當時在恐怖時代他們那種理想也好，或是國家暴力跟這些人的互動情況，這應該是最精彩的，如果它能夠用談話筆錄為主軸發展下去，我覺得這篇文章會很好。

### 〈遇到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

陳邦畛：這篇我覺敘述是很清晰，一塊一塊，他自己本身是老師，在這邊工作一直看這裡，心中對土地算是比一般人還要有強烈的感受，就是有良心知識份子的氛圍，搞不好是這樣寫，他自己親身經歷也不錯，就像他看石門水庫，葛樂禮颱風把這地方毀掉了，這個故事很大可是很少人仔細談論，因為那是一個原住民從山上遷出來的一個新的村落，可是遷錯地方，石門水庫裡的人遷村遷到下游，結果水庫還沒蓋好第一次颱風來就把村子沖掉了，這件事情被壓了多久，其實是有紀錄，不是沒有紀錄，它是紀錄在治水範裡頭，我現在來看是不得了的事，那裡有點輕描淡寫，如果一開

始就勇敢一點，這條河不會這麼可憐，現在勇敢一點可以寫得更多，不過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讓大家都看到初步架構的文章。

王家祥：他的問題一樣，就是不痛不癢，沒有非常突顯，但也沒有壞到哪裡去，批判性不強，又沒有說完全沒有，其實我覺得好像這樣的角色就是被公視的公民記者取代了。如果它又沒有文學性，那就更沒可讀性，這篇文學性是有，可是都非常老，比如說席慕蓉的詩句，讚美一個女生是用一個普通的語言讚美她，女生也會高興，可是我們是不是要尋求一個有創意的文字會更好？不是說席慕蓉不好，如果是席慕蓉本身在用當然很好，可是問題是這篇是引用過來，就沒有說服力。

楊 翠：有一些文字，想要用文學卻用力過度，有些是做不到，這是它的缺點。另外裡面一些材料有用力去做，但也有缺點，用了非常多報導材料，可是都大段大段把它徵引過來，報紙媒體都是一段一段抄過來，會讓整個敘事的節奏感和韻味跑掉了，它又很快串接另外一段的幾年幾年什麼報紙的報導，這個一二單元其實是有滿大問題，第三之後稍微好一點，就是他的經驗進來後稍微好一點。另外就是時間序跳掉，時間點亂插，那當然他可能也是想要處理議題，所以有盜採、汙染等等議題混雜，例如民國一百年下面一整段都是報導文字，這是我覺整個文章較大的敗筆。

林培雅：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在猶豫要不要把它選進來，因為裡面最大問題是它整段去徵引報導，我覺得這樣子寫作說實在有點偷懶，整段複製貼上，是個問題。但就是說還是能看到作者的用心，裡面用很多人去對大漢溪的經驗，那這些人

其實分布在各行各業，我比較肯定的是他這部分，他拿很多人的經驗從各個角度切入去看大漢溪的變化，因為一條河流關聯到各行各業的人不少，他會從許多市井小民角度去切入，我覺得這點是我肯定的地方，不過我是覺得這個作者的駕馭能力有限，就是說他放進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就會讓整個文章變得有些雜亂。所以它的組織架構就顯得不清楚，那我覺得一篇報導文學它的結構組織要非常的清晰，可以讓人看完之後，很快有一些收穫，可是這篇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雜亂。

陳 列：這篇題材大概分成兩大部分，前面處理大漢溪下游濫墾還有整治，下半部處理石門水庫中上游濫砍濫伐所造成的水庫淤積，作者對這事沖沖憂心，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因為住在當地，對那邊太過於親近或太關切，所以有時候會流露出比較情緒性的用詞，或是有些東西急於站出來，就急於下結論，甚至像說教。問題是結論或想法都偏向泛泛之論，比如淤積或是濫砍盜採砂石，並沒有深入去挖掘，去探索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存在一些怎麼樣的瓜葛，他只是觀察感受，也引了大段報導，或是生態學者的看法，事實上他的看法就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是泛泛的見解。另外在文字上，沒有讀到一些精準文字，也是泛泛，像我注意到，他在兩段落裡用了 6 個美麗的措詞，10 行用了 6 個美麗，會變得有些僵化，生活僵化，文字應用也有些僵化，整篇文章形式都顯得僵化。

〈回家〉

林培雅：這一篇我感覺還不錯，可是會覺得太散文了，很像是跟了

一群人在路上走，然後隨行筆記的感覺，對於一些議題的討論比較少，比較是一個平面的描寫，當然，跟幾個老人去走，這個切入點是還滿不錯的，只是說報導文學除了這種感性的東西外，還要有一些知性的討論，這部分它就比較缺乏，讓我覺得沒有深度，那跟之前〈回家的路〉比起來，〈回家的路〉感覺就立體很多。

楊 翠：這一篇也有它的優點，就是該處理到的議題有處理到，但我現在講的是缺點，第一，它有文學性可是那文學性不自然，比如說「一陣微風吹過來」或是說像第二頁「鍾老到底讓男主角在這裡發生什麼事呢」，這種不自然的措詞非常多，就是說我知道他想讓它變文學但可能有很多地方，文學上處裡用力過度，第二是我覺得分項太細，分到第十五小項，每個單元看起來就單薄沒有延展，就會覺得一段一段，好像白描過去，沒有深刻的東西。第三，其實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口述材料雖然非常多，可是材料使用太粗糙，太外顯，像第十四頁幾乎全用問答串織而成，當中並沒有看到作者怎麼樣去編織這樣的問題，形成更深度的對議題，跟他一些觀點的陳述，口述材料使用太直接會像是腳本初稿，這東西就讓深度變得比較缺乏，且不容易看進去，

王家祥：過度散文化，沒有報導文學，又沒有什麼一針見血的強烈文字。

陳邦畛：它的故事內容不錯，可是沒有辦法把這些故事內容讓我們重新看待，它忘了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談這個事情，所以剛剛陳列提起我們寫報導文學，不是站在我們跟古代的人去比較而已，還包含活在當代。活在當代我們幹嘛去寫

這個文章？我覺得這篇文章是順暢，我覺得它進到前面，到佳作以上應該可以。

陳 列：事實上他要談的東西很簡單，就是一批人到外地，那現在回去，就是寫這一趟旅程。但這個人，這裡有感情沒有錯，但也許像各位講的，玩弄太多形式、文字，又不太能把握，使得形式很特別，分許多小節，我覺得滿特殊。我不覺得是壞處，它有文學敘述的地方，跟實際情況還作一個對比，他在想像跟真實之間還有過去與現在之間那種老與新家那種來回的穿梭，這點是如果能掌控好，會很好，但是因為它只是一個旅程，它裡面透過很多對話而且是很瑣碎的對話，那種很瑣碎的，直接引句，那在小說上是浪費時間的篇幅的，可能一頁可以用兩句就交代過去，所以在緊湊上，因為要玩這個東西，那一方面又會使結構變得很鬆散，我覺得玩布局、玩形式太過。

## 決審投票

自討論的 6 篇作品中，每位委員挑選 6 篇以 2 至 12 分，兩分一個級距作評比，依分數高低排名。

作品名稱	得分
〈回家的路〉	54
〈林元枝談話筆錄〉	54
〈遇到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	18
〈回家〉	30
〈這些人·那些人——八塊厝的故事〉	36
〈移民家族血淚歷程〉	18

因〈回家的路〉、〈林元枝談話筆錄〉兩篇作品同分，經評審再次投票後，由〈林元枝談話筆錄〉勝出。

## 決審結果

- 一、首獎：〈林元枝談話筆錄〉
- 二、貳獎：〈回家的路〉
- 三、參獎：〈這些人·那些人——八塊厝的故事〉
- 四、佳作：〈回家〉、〈遇到大漢溪的美麗與傷痕〉、〈移民家族血淚歷程〉

新詩  
得獎作品

曾元耀



簡介

1950 年生。1972 年畢業於海大漁業系，1983 年畢業於中山醫大醫學系。曾做過遠洋拖網漁船水手、高雄阮綜合外科醫師、民生醫院內科醫師、凱旋醫院精神科醫師，現為鳳山信元診所副院長。

55 歲開始寫詩，目前擔任喜菡文學網及吹鼓吹詩論壇顧問版主。曾獲北縣、桐花、新北市、夢花、花蓮、菊島、漂母杯、六堆大路關、臺南、大武山、林榮三文學獎以及其他各種文學獎。2009 年曾出版詩集《等待女人》。

### 得獎感言

鍾肇政老師為臺灣文學之母。以他為名的第 1 屆鍾肇政文學獎，在臺灣文學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時代意義。為了能夠彰顯傳承的內涵，且又要有桃園在地特色與價值，執筆之前，屢屢在體裁與內容的選擇上苦思良久。最終選擇有北臺灣大地之母的大漢溪為主體，以其特殊的源遠流長地理意義為象徵，書寫大漢溪上游，泰雅族人溯溪尋根的過程，以對鍾肇政老師作為臺灣文學之母的尊崇與致敬。個人一向注重詩的故事性與感動，因此在寫作上特別用心努力。謝謝評審的青睞。謝謝內人、院長簡秀英醫師對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在工作之餘能無所牽掛地寫詩。

## 溯溪<sup>1</sup>

一切都從角板山開始  
河階只是歷史長河裡頭  
若有若無的真實存在  
雨決定撬開乾涸的土地  
尋找遺失的雨季

在苦楝樹下，泰雅族青年瓦旦  
沿著大崙崁溪<sup>2</sup>向上溯源  
時間用青苔和腳印  
雕塑小徑的古老  
順著月光  
砍伐魑魅，緩步前行  
落腳在微小的姓  
沒有名，沒有掌音

在古道上挖一條*Gon glu*<sup>3</sup>  
便有祖靈流入  
與風雨一同  
匍匐在漆黑的夜  
如獵人弓背屈膝於叢林

---

<sup>1</sup> 邇來泰雅族人紛從桃園、新竹、宜蘭，或溯溪、或沿著古道進行尋根之旅。此詩在記錄桃園大漢溪上游角板山區泰雅族人的溯源過程。

<sup>2</sup> 大崙崁溪：即大漢溪的泰雅語名。

<sup>3</sup> *Gon glu*：泰雅語，意為小溪

學習在山野覓食  
細讀馬里闊丸溪<sup>4</sup>的寂靜  
時間以獵刀削薄臉頰的青澀  
讓山豬的獠牙在身上紋身

持續向東，往大霸尖山前進  
尋找蘚蕨的味道  
站在山腰，挺胸梳理雲霧  
嗅聞山風不同的熱度  
分辨出哪個是屬於薩克亞金溪<sup>5</sup>的  
哪個是塔克金溪<sup>6</sup>的  
整理羌鹿遊走的小徑，種一棵樹  
等待撐開天空，遮蔽赤日

在滂沱的雨中，與Gagga<sup>7</sup>相認  
放任祭典在時間裡生根  
等候遺失的一道古老神話  
以及一座Pinsbukan<sup>8</sup>  
你一直記得老獵人猶巴斯的話  
將Pu'ing<sup>9</sup>與小米酒放進血液  
泰雅的母語就此開始奔跑

---

<sup>4</sup> 馬里闊丸溪：泰雅語名。即為大漢溪的直接源流玉峰溪。

<sup>5</sup> 薩克亞金溪：泰雅語名。漢名白石溪，是大漢溪的源流之一。

<sup>6</sup> 塔克金溪：泰雅語名。漢語為泰崗溪，是大漢溪的最遠源流。

<sup>7</sup> Gagga：泰雅語，意為小溪。

<sup>8</sup> Pinsbukan：泰雅族的發源地在Pinsbukan，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

<sup>9</sup> 將Pu'ing泰雅族重要的文化關鍵字，意涵為「根源、家系」。

## 評語

李敏勇

〈溯溪〉探索根源，以泰雅族青年瓦旦，從角板山，大崙崁溪（大漢溪）、*Gon glu*（小溪），馬里闊丸溪（大漢溪源流：玉峰溪），薩克雅金溪（大漢溪源流之一：白石溪），塔克金溪（大漢溪最遠源流），織成詩路，尋覓*Gagga*（泰雅族），*Pinsbukan*（泰雅族發源地*Pu'ing*（根源、家系），以至「小米酒放進血液，泰雅的母語就開始奔跑」的結尾，意義深刻動人，語言乾淨明晰。

角板山區泰雅族人的溯源過程呈現在溯溪過程裡，山林的意味與祖靈的意涵，光與影、風與雨、日與月、過去與現在的歷史印拓的長河成為探索的路，在自然的情境中煥發文化重建的光彩。一段旅程在小米酒下肚之後，在泰雅的母語娓娓傾洩而出的結尾留下讓人深思的課題。

在眾多作品之中，獲得委員賞識，脫穎而出，實至名歸。

## 新詩 | 貳獎 | 讓路給夢的出口

翁繪荼



簡介

閑芷（本名翁繪荼），臺灣臺北市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碩士。現為乾坤詩社成員，2012 年開始創作現代詩，作品散見於臺灣《創世紀》、《乾坤》、《海星》、《華文現代詩》、《野薑花詩集》、《人間福報》、《臺灣新聞報》、《中華日報》、《更生日報》、《臺灣時報》、新加坡《普覺》等詩刊。詩作〈金門。空想〉五則收錄於《以風雕塑——金門詩選（風景卷）》。2014 出版個人詩集《千山飛渡》，期許自己能寫詩寫進永恆！

### 得獎感言

我寫詩，因為詩不停敲打我的窗，每首詩都是我的窗口，我寫詩，如開啟自己的一道門。

真的得獎了！感覺如在夢中，在風中，在雲端行走。終於體會到每次在電視上看到得獎者激動落淚的那一刻，原來，被肯定的感動多於喜悅，且無以言表。人生的第一個詩獎，在秋陽豔烈的午後日常輕輕地自手機郵件裡浮出來，平靜的、不可置信的頻率開始衝撞著胸口，如一根針滑入體內，刺到最深層的情感，確認了陽光的溫度，風動的聲音。

感謝鍾筆政文學獎，謝謝評審們的肯定與鼓勵！感謝寫詩路上，遇到的詩人前輩們不吝給予溫暖，感謝沿路的風景及經過詩裡的好友們。僅以我人生第一個詩獎，獻給我摯愛的父母，我知道你們一直都在心底，為我點亮一盞永不熄滅的燈。

## 讓路給夢的出口

夢與星子閃爍的光點，開始細語  
在路口的轉角聚集成讀你的條碼  
滿天的烏雲保持沉默的低姿態  
光之影子偶爾透亮，無語  
悶雷醞釀情緒，等待下一次閃電

夜空，被撕裂成分岔的路口  
隱隱的雷聲指引迷路者的方向  
而我被黎明揮動的手勢漸漸推遠  
透明成一束光，迸發變形  
自黑白之間，汲取星子扭曲的密碼

遙望，遠山的某一棵杉樹下  
那個人獨自收留寧靜，開門  
蝴蝶穿梭過夢裡闖黑的隧道  
出口，有關注動態的跑馬燈閃爍  
即時更新，平行與經歷的世界

你的天空飄著我未讀的訊息  
一條魚的眼淚來不及墜地，泡沫  
被風吹散成夢與夢之間的亂碼  
歸鳥敲打著螢幕上迅速移動的光點  
以細針，以平針縫合併貼的暮色

企圖延伸礁岩裙擺的長度  
而潮汐編織的細蕾絲，不小心愛上  
星子取暖的角度，願望集合  
歷史的扉頁，我在望遠鏡這頭捕捉

青春的發電機仍舊發燙  
源源不斷的輸送電能與回憶  
預熱心事，白日偶爾降溫  
等流星點燃夜色的失溫的感動  
一路以奔馳的速度與故事重逢

記得讓路給晚風，如果歸鳥  
懂得讓路給夕陽，礁岸還記得  
懂得讓路給大海，連結我們的夢境  
你在夢的出口，燈影下等我的夢

## 評語

鄭炯明

這是一首不錯的抒情詩，從第一段的「夢與星子閃爍的光點，開始細語」，到第二段的「夜空，被撕裂成分岔的路口」，到第四段的「而潮汐編織的細蕾絲，不小心愛上星子取暖的角度」，作者企圖營造一個具有朦朧的曖昧性的氣氛，也許讀者不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真正的意涵，但至少就詩的聯想來說，已經達到某種程度的效果。如果末段仍如前面跳躍式的聯想，繼續敘述，那麼，它會只是一首平凡之作，但幸好有一個很好的結尾。「……懂得讓路給大海，連結我們的夢境／你在夢的出口，燈影下等我的夢」，「找到夢的出口」，一切才會圓滿。

江文瑜

這首抒情詩並未涉及歷史、地誌、環保等當今受到重視的人類議題，卻得到評審委員的青睞，原因在於本詩成功藉由抒情的方式，傳達了人類可以透過夢境溝通的這種概念。「讓路給夢的出口」，使我們讀完體會到不要堵住那個靈魂的出口，或許可以得到更多關於自己靈魂深處的「密碼」與對方所要傳達給自己的訊息。這是一首需要經歷過生命的創傷、別離，而後方能理解為何人類需要藉由夢境去取得彼此內心訊息的一首詩。寫與夢相關的詩如果沒有寫好，會流於喃喃自語，讀者難以理解的可能，但「讓路給夢的出口」這首詩，巧妙於寫夢的同時，傳達出分析心理學派榮格重視夢的意義的見解，或當今許多心靈學派談論夢境重要性的書中哲理，而且文字讀來有抒情詩的深情韻味，是首能撞擊到靈魂的詩。

## 新詩 | 參獎 | 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

陳利成

簡介



筆名陳胤，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柳河文化工作室負責人。著有詩集《流螢》、《島嶼凝視》、《青春浮雕》、《詩的旅行》、《戀歌》；散文《半線心情》、《悲歡歲月》、《放牛老師手札》、《咖啡·咖啡》、《經口之春》；拼貼創作《秋末冬初》等書。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等。《月光》臺語詩集，獲2015年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補助。目前關注母語與環境的議題。

### 得獎感言

一條河流，無論往上或向下，都是無盡的故事；詩，也是。我在大崙崁溪畔的躊躇，會再繼續自己的遊蹤……感謝文學前輩，感謝評審先生，感謝桃園，願意跟著我的詩去旅行。

## 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

從來不知什麼叫坎坷  
帶著很泰雅的鄉愁  
就這樣蜿蜒而下  
難怪土壤裡，會有雪的溫度  
蝙蝠的羽翼，或許明白  
神秘的味蕾，駕馭清涼的夜氣  
翱翔，才知每顆星子的重量  
那光，是不可解的悲涼  
千劫百毀，仍記憶著宇宙浩瀚  
時間，一點一滴穿梭  
未知的未知，的未知……就這樣  
倒懸著，發問，向上蒼耍賴  
要如何凝視，才是真實人間  
是非黑白，顯然已經崩解  
滾滾濁水，應該記不得  
雲頂燦亮的彩虹橋  
罪與罰，火焰早就紋入  
祖靈削瘦的面頰，前額  
不再輝耀過去的榮光，只是  
天神啊，沸騰的血仍在夜夜夢裡  
汨汨湍流，像一把鋒利彎刀  
還很番，很野，不斷割著  
歷史憂鬱的耳朵

那是微笑的月亮呀  
怎麼聽不見，無數無數  
滾動葉脈，開懷的了悟，露珠  
也笑了，彷彿迷路又找到路  
一首斑駁的古謠  
唱呀唱著，唱出整座拉拉山森林  
巍峨的巨木，你儘管放心樹梢  
我一點都不神，只是學習一些些  
頂天立地的姿態，偶爾  
迷霧被風吹散，一身傲骨  
剛好挺住，漫漶的尊嚴  
他們都說，小米酒是必須的  
口簧琴，一彈奏  
就是千年歲月，唱呀唱著  
我的卑微，並不足以復興什麼  
只是，潺潺地流，流成濃烈的詩  
最靠近天堂的故事  
就這樣蜿蜒而下，帶著雪的心情  
穿越角板山的偉人雕像，穿越  
大崙崙溪檣帆雲集的繁華，有人低泣  
然後一切，淡了淡了……

那淡水河，頭也不回  
倉皇奔入黑水溝  
血淚交織的詭譎與洶湧……

註：大崙崙溪，淡水河之上游，大漢溪的舊稱。角板山，復興鄉的原名。

## 評語

吳 晟

先民逐水草而居。河流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發源地，都會化尚未興起、膨脹之前，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中，總有一、二條溪流的親密記憶，而今多數人的生活場域，溪流已越來越消失，幾乎不復見。「大崙溪的坎坷行旅」詩作，溪名崙溪，轉音為坎坷，並成為主調，將這條溪流和原住民命運連繫在一起，「帶著很泰雅的鄉愁」，「蜿蜒而下」，「汨汨湍流/像一把鋒利彎刀/還很番，很野，不斷割著/歷史憂鬱的耳朵」，沿途融入歷史窺探、地景風物、人文思維，意象十分豐富有巧思，語言清暢、節奏如水流輕快。

## 新詩 | 佳作 | 《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

楊智傑

簡介



1985 生於臺北，成長於桃園。後居臺灣各地，有詩、散文、報導等寫作。作品曾獲清大月涵文學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行政院紀實文學獎、卓越新聞獎等。2011年出版詩集《深深》。

得獎感言

M。

總有一天，告別我們的自由與愛。告別群鳥、晴空、操場，和這顆小行星上所有的情歌，但同樣會有一天吧。你就突然回來。彷彿只去樓下抽根菸。你感到有些困惑，我們卻已淚流滿面。

## 《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

黑夜讀過的島烈日再讀一遍  
醒來就是雙倍的清醒、雙倍的破碎  
當妳闔上課本，指認我在這裡  
在大武山在八代灣  
傾聽冬浪黥面的鯨、南島語系的鷹群  
看太平洋晨光的  
暗殺部隊  
一吋吋，壓制星群的南進基地

時光讀過的島鄉愁再讀  
初啟的電流  
湧入雨中的基礎建設  
我想妳就是我但我從未要妳記得——政治犯吹著口琴  
孤獨的黨國輕閉  
疲倦雙眼。斜陽西照的教室  
中學生剛背完國文第一課：一枚銀幣  
擦亮一代人靈魂

（一場黑雨，隨即抹去另一代的）

福壽螺輕搖稻梗。暮色中歷史  
微微傾向  
不利於解釋那一側

為此我鎖上教室，走向臨暗山谷  
聽芒草傾身密謀——當啟蒙的星群包圍曠野  
當海風放寬  
野鳥的言論自由

我會學著愛妳  
但我不曾，要妳學著愛這一切……

我會素描趁妳睡去（趁妳記得）  
一個老泰雅牧師的夢：關於河流與海、樹與少年  
敗選鄉長的旗幟斜向晚空  
檳榔攤霓虹燈管  
省道旁，熒熒照亮

新移民溫柔面孔。有些美麗  
未經整形——

有些沉默永遠沉默。就當妳是此刻  
唯一的我  
當妳仰看豪宅標語，烈日下  
透支著遙不可及的幸福  
當妳穿過黎明廣場  
舉燭、默禱  
在一個早逝少年眼中，逼視島嶼 2015

我想妳就是妳。就到下一節教室

去量測七星山的體溫  
濁水溪的脈搏  
去確認，所有的愛與苦悶（叛逆與沉默）  
所有遲到與缺席  
在島嶼  
都是同一種美麗  
哪怕我，從未要妳真正讀懂……

## 評語

江文瑜

本首詩切合時事，將反課綱議題納入詩作，兼具社會意識與詩質的掌握，獲得評審的推薦。詩中的「發言人」有自己心中給女兒的課綱議題，從詩的推進中一一展開，例如歷史中原住民的氣勢與殖民者的對立、政治犯議題、環保議題、社會議題、新移民面貌、反課綱的運動等。各種議題著墨的筆觸不一，有些談得較深，有些幾筆略過，（如福壽螺輕搖稻梗。）因而營造出後現代拼貼、或水墨的潑墨寫意效果，亦即不經營細節，但由多重的快速推進連結中，看出整體事件的面貌輪廓。發言人最後以一種開放的、不強加女兒接受這個不同於執政者課綱的版本的口吻：「哪怕我，從未要妳真正讀懂……」讓整首詩留下了歷史詮釋也可能有代溝等可能，讓讀者心中推敲到底發言人想表達何種意義的開放式結局。

值得注意的是，本詩雖處理沈重的課綱議題，但詩的語氣與節奏，卻是相對輕快的鋪排與前進，是首具有時代意義的詩。



夏婉雲

簡介

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輔大、淡大兼任助理教授、兒童文學學會常務監事。曾任國中小教師、教務等三處主任共計30年。



曾獲洪建全童詩首獎、大墩文學獎童話首獎、金鼎獎、兒歌百首優等獎，臺北文學獎、花蓮文學獎、臺北縣文學獎、2013年臺灣詩學研究獎等十餘種獎項，作品入選國語翰林版。著作有兒童文學創作《坐在雲端的鵝》、《穿紅背心的野鴨》、《愛吃雞腿的國王》、《婉約詞人李清照》、《老殘遊記：帝國的最後一瞥》等十四本。

### 得獎感言

此詩是將家父、眷村、埤塘串連起來寫，一如陂塘串連起桃園各個鄉鎮。

陂塘之開鑿是為臺地農田儲水，桃園最早有近萬口陂塘，「千塘之鄉」像天上灑落下來的一串串明珠，從楊梅新屋串連到平鎮八德。陂塘、水圳和聚落有密切關係，陂塘歷經二、三百年，成為現今臺地上特殊地理景觀；每條水圳、陂塘都述說著先人辛勤的故事。

桃園眷村多，當年大溪的僑愛新村是軍官眷村，士兵們沒得住，依大同街在僑愛旁邊一戶接一戶自己搭建起來，沒有眷村名，就叫仁義里；現在桃園軍眷一幢幢矗立起來，全部改建了，惟一只剩仁義里

沒法改建，雖然它是真正的眷村，不遠處有兩處陂塘。

家父是軍人，從水鄉湖北來臺。寫此詩是9月，11月6日他入殮蓋棺時我獲得獎通知。

## 父親的陂塘

父親身上放著柺杖  
我推著他  
漫步在村子小巷裡  
望見圍籬站滿杜鵑和芍藥  
以醉癡之姿，向我們揮手  
呼哧而過的，是小娃三輪車

下來走幾步吧！  
父親拄到張家的芭樂樹前  
佇立  
這棵野芭樂七十歲了  
我摸摸樹膚立刻花片般掉落  
父親柺杖是它做的

輪椅推到陂塘邊，醉醬草裡  
恬淡淡吐出紫蝴蝶黃蝴蝶  
一人在拋長線釣魚  
塘水滿漲，未經父親同意  
清楚映出父親削骨的身子  
寬大的褲管  
也不給面子  
立刻映出輪椅和柺杖

父親說當年來到桃園  
陂塘的寧靜，七十年來  
一直是他的守護神  
推他到一棵苦楝下  
也說立姿如湖北陂塘前的一棵棗  
瘦稜稜的立在風中  
好像陂塘裡，映藏著父親兩個世界

父親問：「桃園還有多少口？」  
以前 8,000 個，現在 700 個  
在軍中常年開車的父親  
眼中曾有近萬口塘水的倒影  
明珠般串連各鄉鎮  
現在卻凋零如村中老兵  
父親看著它們一一淤積  
恰如父親腦中記憶片片堵塞失守

陂塘也倒影過我的童年  
和少年，與父親共藏過  
春夏秋冬不同陽光的色澤  
共藏過陂塘放水、曬池  
大人拉繃網魚、小孩混水玩魚的年歲

現在遠處塘邊，一隻白鷺正縮頭  
沈思著晚春  
塘水裡靜靜移動著一抹雲

父親虛弱地抬頭  
迷矇矇望向天  
而天不言

註：桃園軍眷全部改建，只有大溪區仁義里的眷村依舊，不遠處有陂塘。

## 評語

吳晟

臺灣島嶼多山多河，溪流密布，陂塘處處，農田耕作灌溉便利。陂塘，不只是最天然的儲水灌溉之用，也是珍貴的生態人文景觀，尤其是桃園等山區，最具特色。但 1960 年之後，工業化的「開發」，因各種理由，毫不留情將陂塘一一填平。「以前 8,000 個，現在 700 個」，「父親的陂塘」詩作，即藉由年邁的父親，「輪椅推到陂塘邊」，描述野芭樂、酢醬草、紫蝴蝶、苦楝樹，和拋長線釣魚等景象，串聯起來，映照父親「眼中曾有近萬口塘水的倒影」，貼近父親對往昔歲月的緬懷，語言清淡，自然簡潔，卻蘊含深情，耐人咀嚼。

劉曙彰



簡介

當過工程師，寫過幾本書，當過代課老師。

對於寫詩這件事，心裡有憧憬，卻還在摸索中……。

得獎感言

2015年9月2日，敘利亞的三歲孩童埋屍在土耳其海岸……，身為一名五歲孩子父親的我，看著新聞報導裡的圖片和文字敘述時，心情竟然激動不已、久久難以平復，複雜交錯的心情中，我期盼這人世間有更少的苦難，有更多的喜樂。

關於此詩，感謝評審青睞，感謝主辦單位用心。

祝願一切美好安康。

## 航向天堂

——給艾倫，還有每一個在地中海看不見明天的孩子

航行在波濤起伏的海上，我看見  
媽媽瞳孔裡的淚光，在黯淡的  
月光下，逐漸匯聚  
成為一片浩瀚的汪洋

「越過那一道反覆無常的險灘，  
就會抵達地中海岸邊的天堂」

信念像一道北極光，在人們的心中  
發燙。前方，迎接我們的  
會是溫暖的陽光、新鮮的牛奶  
香甜的麵包，和誘人的德國香腸  
我們總在飢餓時如此想像

「我們曾經有過美好的  
夢想，用愛與勤勞灌溉的  
未來。如今，戰爭用砲彈  
拜訪了家鄉  
天堂撤守到了遠方」

先祖先輩的故事是一頁頁

守護故土的期盼……

媽媽的回憶裡藏著沉沉的哀傷  
卻告訴我們要勇敢飛翔，讓生命  
在新的世界裡尋找一片無憂  
無懼的土壤，避開  
戰火的憂傷

「孩子，我們會重建一個家  
能遮風、能避雨，用雙手  
輕輕覆蓋失去的悲傷」  
海風帶走爸爸的話語  
每一個星子都發光

我開心的笑了  
期待明天的太陽，還有和同伴們的捉迷藏  
在搖搖晃晃的小船裡，躲進媽媽的  
臂彎，躲開飢餓和倦乏，沉沉地  
進入溫暖的夢鄉

夢裡，我有一個家  
不再逃難

## 評語

鄭炯明

最近二、三年，由於中東、非洲與亞洲政經局勢的動盪不安所引發的難民潮，成了歐盟各國極為棘手的問題。尤其在地中海或愛琴海因船難而造成數千人溺斃的悲劇，更引起世人注目。

〈航向天堂〉即是一首寫給小難民的詩，希望透過它表達一個臺灣詩人的人道關懷。這首詩的語言清新、自然而不造作，如第一段：「我看見／媽媽瞳孔裡的淚光，在黯淡的月光下，逐漸匯聚／成為一片浩瀚的汪洋」，有了一個好的開始。詩人把將抵達的地中海彼岸，想像迎接的是：「新鮮的牛奶／香甜的麵包，和誘人的德國香腸」，而腦海有一個甜美的夢，「期待明天的太陽……在搖搖晃晃的小船裡，躲進媽媽的臂彎……進入溫暖的夢鄉」，令人感動。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作者不想給看不見明天的孩子絕望，是不得不的安排。

## 新詩 | 評審紀實

會議時間：2015 年 11 月 2 日（一）15：00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3 樓會議室

業務主持：彭瑞金

會議主席：李魁賢

決審委員：李魁賢、李敏勇、鄭焜明、吳晟、江文瑜

列席人員：蔡志揚、溫琳琳、溫宗翰、陳怡伶

會議記錄：黃琳雅

### 業務報告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新詩類共收到 368 件來稿，經初審合格作品共計 349 篇進入複審。複審由委員各選出 9 篇作品，共計 40 篇進入決審，作品得票數如列：

票數	作品名稱
3 票	〈溯溪〉
2 票	〈致我們，以及韶年歲時〉、〈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 〈《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
1 票	〈大溪老街〉、〈單戀〉、〈有這樣的一塊地〉、〈父親〉、〈那無法重新咀嚼的甜蜜〉、〈最後一里〉、〈滿妹一致臺籍慰安婦〉、〈埤塘戀歌〉、〈神社漫漫行〉、〈非常的日常〉、〈昨夜星空〉、〈你說，我們失去了那個最好的年代〉、〈仰首，叼起鄉愁的渡口〉、〈到我這裡來〉、〈金色聖稜〉、〈大溪〉、〈日治時期，日人眼中的臺灣〉、〈鰻苗〉、〈一根木炭〉、〈我的父親和他的鋤頭〉、〈流過，一條河〉、〈父親的陂塘〉、〈清明〉、〈夏日行訪大溪茶廠〉、〈從島至島〉、

票數	作品名稱
	〈神在創造臺灣的時候〉、〈航向天堂〉、〈森林裡的鯨魚〉、〈月光〉、〈我不知道詩是什麼〉、〈讓路給夢的出口〉、〈濁夢—詩寫澎湖灣泥沙淤積及海水污染問題〉、〈玉蘭花〉、〈新語言〉、〈濁流·非濁〉、〈八角塔下〉

## 決選過程

經委員討論後，推選李魁賢擔任新詩決審會議主席。委員議決，除了複審獲得 2 票以上的 4 篇作品進入決審討論外，每位委員可再從複審獲 1 票之作品，提出 2 篇作品，若獲其他評審支持，則可進入決審投票，若未獲評審青睞，直接從決選名單中淘汰。

最終，共計 14 篇作品進入決審討論，分別為：〈溯溪〉、〈致我們，以及韶年歲時〉、〈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有這樣的一塊地〉、〈父親〉、〈滿妹一致臺籍慰安婦〉、〈我的父親和他的鋤頭〉、〈金色聖稜〉、〈父親的陂塘〉、〈夏日行訪大溪茶廠〉、〈航向天堂〉、〈森林裡的鯨魚〉、〈讓路給夢的出口〉。各評審委員逐篇討論過程如下：

### 〈溯溪〉

江文瑜：這是鍾肇政文學獎，選擇這詩是因為希望它跟臺灣歷史與人文相關，要承載某些有趣的意義，這詩寫了本土山川，你剛讀時或許沒那麼有感觸，但是它是用山去堆疊起來的，然後山跟溪有一種對話很有意象，還有原住民們在山林裡生活，我用直覺就判斷這是好詩。此外我覺得這詩不是在說教，主要述說的是桃園這一代山海跟溪流。所以這首詩讀起來有原住民的文化還有臺灣地誌的感覺，最後他寫到

把小米酒放進血液，泰雅的母語就此開始奔跑，我是覺得這樣有一種詩的感覺，相較其它寫桃園的作品，意象較豐富，也看到原住民與山的關聯。

鄭炯明：氣氛營造及語言、韻律控制得非常好，是一種客觀敘述，然後不只是敘述它，還隱藏了原住民特色，除了第二段有部分不明其意以外，整首看起來相當不錯。

李敏勇：我覺得桃園的文學獎要跟其他文學獎不一樣的特性，跟高雄比起來較沒有都市性，本詩保留了桃園山川的特色，還有土地根源性跟原住民的探索，最後本詩承載著桃園原住民的地域與人文，整體來說，本詩意喻清晰、言詞乾淨，滿討人喜歡的。

吳 晟：我很喜歡這首詩，其實〈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與此首雷同，但風格不同，它是用原住民的身分立場來書寫，所以我相當同意這首詩。

李魁賢：本詩是從地理跟歷史的交集在表達，但跳躍太快我讀起來有點失望，變成只有在地理上溯溪而沒有在歷史上溯溪。太多點到為止，一般讀者不大清楚他要表達的神話故事、傳說，這是它不足的地方，要再多著墨原住民族的歷史描寫。

### 〈致我們，以及韶年歲時〉

吳 晟：我想我可能要放棄這首，初讀時覺得它的歷史性很強，但重看後覺得它的歷史性有問題，比如說詩中的割讓一般是屬於制式教育裡面的歷史觀，後來再仔細看就覺得它的歷史觀點有問題。

李魁賢：這首是從歷史上來談日治時期到戰後，跳躍過快，立足

點不夠，還有很多用語不準確的地方，裡面鑄造了很多新詞，導致變成用語不準確，看起來很新穎，但其實是表達的不準確，對詩的著力點不夠深入。

鄭炯明：本詩分兩部分來講，第一就是語言方面不夠自然、不夠精練，顯得僵硬造作不夠感覺，第二點就是一首不太長的詩，卻寫太多事件導致都點到為止表面化，未能深入描寫。

江文瑜：因為講歷史它涉及的時間很長，所以壓縮就感覺只是片段，未能同意作者史觀，比如說一頭闖入臺灣通史的字裡行間，我們不能早退。另外就是寫了臺灣光復的慶典，因為我對光復這兩字很敏感，所以讀的時候就覺得不太順。

李敏勇：諸多強牽。

#### 〈大嵙崁溪的坎坷行旅〉

吳 晟：這首詩本身意象精簡，語言的靈敏度是相對清楚，整體的歷史脈絡，尤其是每一個地理位置還有歷史注入，像是〈溯溪〉這首地理很強，可是歷史性跟生活意象是欠缺的，相較之下這首詩詞是比較清新。

江文瑜：其實拿〈溯溪〉跟這篇相比，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溯溪〉是藉由溪水跟山來描寫地誌，讀起來是比較輕快有水流動感，〈大嵙崁溪的坎坷行旅〉讀起來比較沉重，可能原住民處在被壓迫的狀態，想掙脫歷史悲情，可是這樣的悲情又被深深壓住，透過這個溪來象徵這個意義。〈溯溪〉其實可以提及更多溪流使篇幅再拉長，〈大嵙崁溪的坎坷行旅〉僅描寫一條溪，它有一種沉重、較深沉之感，也寫出原住民歷史的深沉。

鄭焯明：題材類似〈溯溪〉，但較感性、浪漫，語言也是清晰，有一缺點就是，段落能再精練，語言再直接感性一點會更好。

李敏勇：詩中寫了原住民的歷史滄桑、景色、河的脈動根源，看起來其實很沉重但基本上還是不錯。

李魁賢：兩首詩背景類似，都有表達到要追求源頭的意思，〈溯溪〉有處理到與歷史的交結，〈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僅有地理，沒有把歷史和地理的交疊在一起，有些地方意象表達怪異，語言技巧是較無意義的。

#### 〈《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

江文瑜：題材有趣且與時事相關，從一個非歷史而是父母看孩子的角度去看課程，跟之前寫歷史的相對清新，對歷史點切入不同，從這樣的方式較不流於說教，結尾收的有趣，整首詩從一個有趣的角度的去寫歷史，語言相當清新。

李敏勇：這首有時代的感覺，詩中充滿輕巧，並且有一種成人對下一代的期許，詩很當下、很清新。

吳 晟：一看到題目就能理解詩的意圖，確實不錯，看題目能心領神會，語言不錯，可惜到了第二段意涵不夠清楚，還有整體的意涵是模糊難以連結。

鄭焯明：第二段無法聯想是較怪異之處，後半段帶了些對社會的諷刺就比前半段好，所以有他獨特的地方，雖然有些小缺點，但是整首詩還是有它的特色。

李魁賢：詩最麻煩就是過與不及，我感覺這首就是必要的沒寫清楚，使得焦點模糊，第二段意圖不明，第三段語意不明，欲批判但又未寫明，令人無法理解著眼點是什麼，語言清晰但

意象模糊。

江文瑜：形式跟語言配合，前面歷史、語言皆沉重；後歷史、語言輕快相互呼應，詩意朦朧，充分利用了擬人的角度。

#### 〈有這樣的一塊地〉

李魁賢：每一個開頭都重複，導致太僵化，來稿作品寫環保的相當少，這首卻寫了環保，其中用很多反問去引起讀者去思考、思索，但未真正談及自己的觀點。

吳 晟：這首每段第一句重複太單調，過於表露太過概念式影響詩的直述，但是基本上他的語言跟他意涵都很清楚。

江文瑜：前面都很好，唯一可惜覺得結局不好，前面寫得夠清楚，最後結尾兩句破壞掉了，若刪除會更好，整首詩才會亮起來。

李敏勇：四平八穩較無驚喜，唯一清楚就是他的切點。

#### 〈父親〉

李魁賢：整個詩篇簡潔清楚，人性濃厚，贅字較少，從前面敘述下來也十分流暢，好像原先他自己再反省，等父親離開之後，他才想到父親的感受，再想念到父親的一生，親情著墨清晰動人。

李敏勇：語言簡潔。

江文瑜：太平面，沒有驚喜，就詩的意象，內容較普通。

鄭焯明：平實未有驚喜。

#### 〈滿妹一致臺籍慰安婦〉

江文瑜：有優點、形式有趣、內容特別，歷史完整爬書，從一個青

澀的女生，像甘蔗一樣甜，到後來變成比較悲傷，語言在散文詩中跳躍，產生特殊之感，有深沉的意味，有反諷的感覺，語言清晰。

### 〈我的父親和他的鋤頭〉

李敏勇：詩較繁複，寫耕作的辛苦。

江文瑜：較〈父親〉好，更豐富深刻，原來的意象會長大跳脫原意，最後一段是敗筆可刪除。

吳 晟：語言上比較囉嗦、累贅，太多沒有必要的語詞，削弱很多詩的精簡，對農民的勞動描寫深刻。

李魁賢：象徵上，字彙很散，鋤頭和父親應合而為一，分割又重複，使語言失去張力，是最沒有簡潔的一個範例。

李敏勇：鋤頭和父親在農作中是一致的，但也可以是兩個並立的存在，有相對性效果不覺累贅，體驗上會有點不一樣，父親跟鋤頭不一定要合再一起。

### 〈金色聖稜〉

吳 晟：桃園山丘涵蓋在詩裡，將特色表現出來有綿綿不絕之感，景的意象非常好。

### 〈父親的陂塘〉

吳 晟：桃園陂塘文化非常豐富，全臺灣陂塘以桃園最重要，它的發展對臺灣生態非常重要，水庫取代陂塘對大自然的影響非常大。對陂塘的緬懷、情感的依託、文化連綿。父親對陂塘、對兒子都有著深厚情感。

鄭焜明：這首談到父親較其他首完整，語言掌握還可以，陂塘與父

親印象疊合，情感較深。

李敏勇：第六段表達過於寫實，8000 變成 700，略顯突兀。

李魁賢：數學理性化，跟整首詩沒有搭上。

吳 晟：數字雖顯突兀，但未影響整體之感。

### 〈夏日行訪大溪茶廠〉

江文瑜：選詩的標章是有驚喜，較少寫茶跟歷史的演變，將臺灣歷史跟茶交織，把臺灣的歷史跟茶扣再一起，桃園的地景特色有凸顯，觀點滿有趣的，為了茶的銷售，結果土地被破壞，還涉及到了歷史的部分，用茶比喻殖民。

### 〈航向天堂〉

鄭焯明：題材特殊與難民地中海時事有關，雖未發生在臺灣但詩人應關心世界，情感真摯寫出難民孩童的遭遇，整首詩各方面皆不錯。

吳 晟：歷史悲劇、語言清晰脈絡精簡，讀起來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悲傷挑動國際性關懷。

鄭焯明：引號為作者給孩子較特別的話語。

### 〈森林裡的鯨魚〉

李敏勇：帶有童話的味道，滿有趣的，用很多典故：土地、臺灣、原住民，很清新。

江文瑜：森林有鯨魚的意象轉變有趣，意象不明朗但富有童趣，引用很多夏卡爾、小王子這類比較幻想的世界，滿活潑的。

吳 晟：有意思但抓不住意象。

鄭炯明：只有題目有鯨魚，內容不是很清楚。

〈讓路給夢的出口〉

鄭炯明：情緒醞釀不錯，有少數用詞不準確，談心境意象不夠確實、清楚，作者的情緒跟發展把她用抒情的方式寫成一首詩。

吳 晟：抒情性強，意象處理有其特殊之處，具有想像空間，小段小段不錯，整體看有悶頭之感，讀起來滿舒服的。

江文瑜：夢是沒有邏輯的，肯定夢的存在，符合超現實主義看法，年齡較大者看會有深刻之感，不見得有勵志、歷史等等，但是跟人深沉的靈魂有接上，與現實題材相比心靈層面很不錯。

李魁賢：逐篇討論後我們從〈溯溪〉、〈致我們，以及韶年歲時〉、〈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有這樣的一塊地〉、〈父親〉、〈我的父親和他的鋤頭〉、〈父親的陂塘〉、〈航向天堂〉、〈森林裡的鯨魚〉、〈讓路給夢的出口〉這十一篇進行第二輪投票。

## 決審投票

自討論的 14 篇中，進行第二輪投票，每位委員挑選六篇以 1 至 6 分評比，依分數高低排名，得分結果如附：

作品名稱	得分
〈溯溪〉	29
〈致我們，以及韶年歲時〉	1
〈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	14
〈《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	11
〈有這樣的一塊地〉	4
〈父親〉	5
〈我的父親和他的鋤頭〉	4
〈父親的陂塘〉	10
〈航向天堂〉	10
〈森林裡的鯨魚〉	2
〈讓路給夢的出口〉	15

## 決審結果

一、首獎：〈溯溪〉

二、貳獎：〈讓路給夢的出口〉

三、參獎：〈大崙崁溪的坎坷行旅〉

四、佳作：〈《島嶼課》—給小女兒的課綱〉、〈父親的陂塘〉、〈航向天堂〉



童話  
得獎作品

## 童話 | 首獎 | 送禮接班人

吳高勝



簡介

小時候，不喜歡看書，下課後，總是第一個帶頭衝去操場玩。長大後，還是不喜歡看書，可是卻想要開始寫童書，命運真是好好玩！

吳高勝，1973 年出生，1996 年擔任國小教職迄今。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育部線上閱讀語文教材徵選、桃園縣兒童文學創作獎、浯島文學獎等獎項。著作有《童話大盜》、《聖誕老公公減肥記》。

### 得獎感言

感謝所有評審們的青睞與肯定，讓拙作有這個機會與榮幸，能與眾多文學界前輩們的大作，一起刊登在得獎作品集上。得獎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壓力，期許自己能效法國寶級作家鍾肇政老師如「大河長流」般的精神，繼續在文學創作的花園裡，盡上自己微薄的心力，讓更多人感受童話的美好。

## 送禮接班人

「……是是是！您的寶貴意見，本公司一定虛心檢討，並會在最短的時間內，致上本公司最大的誠意，再次感謝您的來電！」這是客服中心在這個小時內，所接到的第伍萬捌仟陸佰叁拾玖通的客訴電話。讓整個客服中心忙到七竅生煙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家在聖誕節時，都會期待他出現的聖誕老公公。

「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根本不知道地上有灘積水，而且每次滑倒的時候，我都有緊緊的抱住禮物，所以應該沒有弄壞才對啊！」被緊急召回的聖誕老公公，對於他這次被廣大客戶群客訴的這件事情，連忙解釋一番。

「真的是這樣子嗎？不過根據你這幾年的工作日記，我們發現你執勤結束的時間愈來愈晚，讓麋鹿們常常抱怨不已。還有你看看，人家小男孩這一年來最大的願望，就是可以得到會變型的機器人，你竟然送給他妖嬌美麗的芭比娃兒，雖然小男孩也是可以玩洋娃娃，可是這兩樣差那麼多，不就讓大家對『聖誕老公公』沒有期待了嗎？這...這像話嗎？」精靈王拍著桌子，生氣的說。

「那……那也只是一個意外啦！我保證下次不會再送錯禮物，而且也會讓麋鹿們準時下班的！真的！」聖誕老公公伸出他那五根胖胖的手指頭，發誓著說。

「還有下次？在把你緊急召回來之前，童話村王國的最高決策部門—廢話少說法庭，已經決定讓你停職一個月等候調查，包括你的身體狀況和服務熱忱，都會列入評定的項目。如果評定不過，我們只能想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在下次聖誕節之前，遴選出合適的送禮接班人。」精靈王話一說完，就急忙趕往客服中心，安撫那群接

投訴電話接到手軟的精靈們。

「呼！還好只有停職一個月，不然我豈不是真的丟了聖誕老公公的臉！哎喲！我的心怎麼跳這麼快？又怎麼會有一股不祥的預感呢？拜託千萬不要啊！」聖誕老公公一手摸著心臟，一手摸著膝蓋，憂心的說。

一個月很快就過去了，終於到了要揭曉評定結果的時候，聖誕老公公帶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來到廢話少說法庭外等候宣布。當他看到精靈王交給他評定報告，所露出的詭異表情時，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果然，前面好幾十頁的報告，洋洋灑灑的寫滿了聖誕老公公的豐功偉業，並且讚許他這麼多年來的付出。可是這些聖誕老公公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只想知道他還能留下來嗎？當他翻到最後一頁，看到最後的幾行字時，不禁讓他癱軟在地上，因為上面寫著：

「……該員經身體檢查後，發現其心律不整、雙眼老花再加上骨質退化，為其不適合原因一；誤送禮物，服務態度不認真，為其不適合原因二；超時加班，造成夥伴困惱，為其不適合原因三。綜合以上三點，本庭宣判，自即日起，該員必須停止任何送禮物的行為，並且在不影響其他人情緒的狀態下，暫時隱藏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待本庭遴選出合適的送禮接班人後，會以最快的速度聯絡該員，並在該員交接完工作後，其『退休專案』立即生效……」

「退休？」這是聖誕老公公從來沒有想過的一件事，也是他認為不可能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但是，現在的他不但得退休，而且還是因為不太光彩的理由，讓他不得不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

一想到要離開他熟悉的工作環境，以及和他共同奮鬥的麋鹿們，聖誕老公公不禁悲從中來。他悄悄的來到麋鹿們休息的地方，想再偷偷的看他們一眼，可是裡面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他每次送禮物時

所乘坐的雪橇。

「我還記得這條痕跡，那時候真的好驚險喔！」聖誕老公公撫摸著雪橇上的刮痕，腦海中浮現的，是他和麋鹿們每次去送禮物時的點點滴滴，有歡笑也有悲傷。雖然禮物常常都送不完，雖然有時還得忍受狂風與暴雨，不過大家彼此相互扶持，所以「關關難過關關過」。而如今的他，沒有任何可以訴苦的對象，只能對著雪橇說出自己離開的原因，然後帶著無奈與感慨，默默的離開。

隔天，童話村王國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依舊照常運行，因為廢話少說法庭將消息全面封鎖，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聖誕老公公已經離開童話村王國。可是紙終究包不住火，畢竟一個人憑空消失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所以當麋鹿們來找精靈王時，他早就準備好一套說詞了。

「啊？聖誕老公公不見了？不會吧？難道說他沒有告訴你們，我們放他一個好長的假，差不多到下一次聖誕節吧！這樣他就可以盡情的環遊世界，享受各國的美食囉！看你們的表情就知道沒有，也對啦！如果太多人知道，一會兒要跟著去，一會兒要買名產，那多麻煩呀！呵呵呵！」精靈王露出奸詐的笑容。

「吼！哪有人這樣的？怎麼可以偷偷跑出去玩呢？虧我們和他同甘共苦這麼多年，要不是我們在前面衝鋒陷陣，又有誰認識聖誕老公公呢？」帶頭的紅鼻心生氣的說。

「是啊！是啊！我們以後不載他了，看他要怎麼去送禮物？」麋鹿們異口同聲的說。

看到麋鹿們氣呼呼的離開，精靈王才鬆了一口氣，畢竟他上個月才安撫完那群接投訴電話接到手軟的精靈們，如果又要他來安撫那群自認被拋棄的麋鹿們，他的頭一定會被煩到爆炸的。

漸漸的，大家沒有再談論這個話題，也不想聊這件事，因為只

有生氣的份而已。只是就在大家都快要遺忘的時候，聖誕老公公的話題又被拿出來炒作，因為——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再過一個月，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就要在大家的殷切期盼下，熱熱鬧鬧的登場了。童話村王國裡負責禮物的精靈們，早已將大家的禮物準備好，就等著麋鹿們將禮物載走；負責載送禮物的麋鹿們，早已養精蓄銳，就等著聖誕老公公發號司令；負責下令的聖誕老公公，早...早就不知去向，那...那怎麼辦呢？

就在大家徬徨無助、不知所措時，殊不知偉大的廢話少說法庭，早已派人在廣場上張貼一則告示，一則足以驚天動地的告示，因為上面寫著：

「親愛的童話村王國夥伴們，由於大家努力的付出，才能讓童話的世界多采多姿，也才能獲得大眾的青睞，一直持續到現在，大家辛苦了！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聖誕老公公，現在人還在天涯海角邊度假，無法趕回來執行這次的任務。因此本庭決議，將再遴選出一位夥伴來當送禮接班人，如果表現良好，將永久接替下去。

不管您是哪個國家的人，不管您是哪個故事的主角或配角，只要您對送禮物有興趣和熱忱，竭誠歡迎您報名參加海選，只要選上了送禮接班人，您的名字將會被傳誦千古，機會只有一次，敬請把握！另外...」

「啥？送禮接班人？那是什麼東東？一點都不好玩，我才不去呢！」小紅帽看完告示後，意興闌珊的說。

「哇！太酷了！我覺得很有挑戰性，我要參加！」灰姑娘興奮得手舞足蹈。

「哼！我誰都不要，我只要聖誕老公公！」醜小鴨意志堅定的

說。

就這樣，有人喜歡，也有人討厭；有人堅持，也有人抗拒。不管如何，一切都在精靈王和廢話少說法庭的掌控之下，如果無法選出送禮接班人，那都是因為聖誕老公公的錯；如果順利選出送禮接班人，那表示他們有解除危機的本事。不管是反對的聲浪，亦或是支持的掌聲，只要大家投注在這個話題上，他們永遠都是最後的贏家。

經過一連好幾天的海選爭霸戰，終於順利選出四名候選人，第一位是來自東瀛皇朝，喜歡宅急便的小魔女琪琪；第二位是來自聯合帝國，喜歡爬大樓的巨猩喬胖；第三位是來自童話村王國，喜歡飛來飛去的小飛俠潘潘，以及第四位不知道來自什麼地方，臉上戴著面具的小丑阿聖。而負責擔任這次評審的，則是聖誕老公公的好夥伴—麋鹿們。

首先由小魔女琪琪進行複試，只見她騎著掃把、提著禮物，「咻！」的一聲就飛到窗戶旁，接著以敏捷的動作將禮物塞進襪子裡，然後再以美妙的姿態輕輕降落。這近乎完美的演出，卻讓麋鹿們看得直搖頭，因為琪琪這麼做，不就表示不需要麋鹿們了嗎？所以小魔女琪琪「淘汰！」

再來由巨猩喬胖進行複試，只見他將禮物袋往背上一扔，三步併作兩步，一下子就爬上大樓，然後將禮物袋往地上一丟，就很瀟灑的跳下來，落地時，還擺出體操選手的專業動作。這近乎狂野的演出，讓麋鹿們看得直搖頭，因為喬胖這麼做，不就將禮物全摔壞了嗎？所以巨猩喬胖「淘汰！」

接著由小飛俠潘潘進行複試，看著前面兩個失敗的例子，如果再犯同樣的錯，不就太丟童話村王國的臉嗎？於是小飛俠潘潘安分守己的坐在雪橇上，讓麋鹿們載著他來到煙囪旁，然後輕輕的飛起，

穿過煙囪，將禮物安穩的放在窗邊的襪子裡。這無可挑剔的演出，讓麋鹿們看得還是直搖頭，因為淘氣的潘潘，竟然順手抓了兩把煙囪的灰燼，然後撒向麋鹿們，害他們差點從空中摔了下來，所以小飛俠潘潘「淘汰！」

只剩最後一位了！小丑阿聖看了麋鹿們一眼，做了一個深呼吸後，俐落的坐上了雪橇。當他輕輕拉起韁繩時，帶頭的紅鼻心突然轉過頭來，似乎是感覺到一種似曾相識的氛圍。只見小丑阿聖熟練的穿過煙囪，熟練的裝好禮物，熟練的回到雪橇上。這幾乎貼近聖誕老公公之前表現的演出，讓麋鹿們看得猛點頭，因為彼此之間搭配得如此完美，彷彿就像是聖誕老公公最初送禮物的那種熱情與執著，所以小丑阿聖「錄取！」

「哈哈！終於順利選出『送禮接班人』了！差不多可以通知聖誕老公公回來交接了，雖然他已經失聯好久，不過我會請我們最有效率的搜尋精靈，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他，所以你不用擔心。只不過現在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因為我們必須以真面目來面對廣大的客戶群，所以如果你要成為接班人，你就不能繼續再戴著小丑面具，趕快解下來吧！」精靈王提出的要求，竟讓小丑阿聖有點不知所措。

「可是……我……這不好吧！」小丑阿聖吞吞吐吐的說。

「我不管！這是傳統！」精靈王話一說完，就伸手要取下阿聖的面具，嚇得小丑阿聖直往後退。誰知小飛俠潘潘這時冷不防從後面冒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下阿聖的面具。

「你……你是聖誕老公公！」聽到精靈王大叫的聲音，所有人都圍過來看，原來這個費了好大的勁才選出來的「送禮接班人」，竟然就是聖誕老公公自己。

「這些日子你到底跑去哪裡？為什麼都不跟我們聯絡呢？」帶

頭的紅鼻心紅了眼眶，又驚又喜的說。

「我...我也很想念大家，只是我……」聖誕老公公看了精靈王一眼，欲言又止。雖然聖誕老公公不願再提起那些傷心往事，可是應觀眾要求，只好娓娓道出這段日子發生的事。

當聖誕老公公離開童話村王國時，心想總要找個工作來維持生計，於是他先去應徵打掃煙囪的工人，又去應徵房屋仲介，再去應徵計程車司機，畢竟這些工作和他之前的工作經驗比較有關，可是全都因為身體不適而被解聘，於是他決定要將身體調理好。

首先他去東瀛皇朝泡了具有魔力的溫泉，治療他的心律不整與骨質退化；去聯合帝國找尋世界眼科名醫，治療他的老花；回到童話村王國，藉由孩童的歡笑聲，讓他重新找回從前的態度。

身體調理好了，那些工作自然沒有問題，可是聖誕老公公的最愛，還是送禮物。當他左右為難的時候，剛好廢話少說法庭要找「送禮接班人」，於是順手推舟，參加了這次的選拔，但是又不想被人認出，才選擇戴上面具。

「可是你們不是應該要討厭我才對嗎？為什麼看到我會這麼高興呢？」聖誕老公公不解的問。

「因為雪撬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誤會你了！」紅鼻心有點不好意思的說。

「咳咳！雖然再次重逢是令人感到歡喜的事，不過容我打岔一下，既然選出了『送禮接班人』，既然不用交接，再加上聖誕節一天一天的逼近，是不是早點恢復上工會比較好呢？」精靈王建議著說。

「嗯！您說得對！不過在去工作之前，我要先做一件事。」聖誕老公公話一說完，就笑著往小魔女琪琪他們的方向走去。只見他們開心的握手寒暄，彼此間似乎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送禮接班人」找到了，廢話少說法庭的面子也保住了，一切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雖然精靈王對於四位候選人有說有笑的畫面，依然心存芥蒂，不過現在的他沒有空想這麼多，因為他要好好鎮守在客服中心，只要他再接到一通客訴電話，他就要再次舉辦「送禮接班人」的選拔，然後唯一的條件是——不准戴面具！

## 評語

馮輝岳

聖誕老公公因為「誤送禮物」引發「客訴」，而被停職一月，且在新的接班人選出之後，必須立即退休，哪知最後選出的接班人，竟然是原先那位聖誕老公公。出人意表的情節、活潑風趣的語言、新奇美妙的幻想，構築成這篇令人耳目一新的童話傑作。尤其遴選送禮接班人的過程，加入他篇童話角色，更具戲劇效果。

聖誕老公公是大家熟悉且喜愛的人物，以他為主角想要寫出更吸引人的故事，並不容易，除非像此篇作者這般發揮巧思，才能寫出新意。

此篇也反映現實社會與生活。人生遭遇挫折或打壓時，不可喪志，只要懂得反省、改過，終將再度贏回大家的肯定和愛戴。

## 童話 | 貳獎 | 馴獸師

吳佳穎



### 簡介

吳佳穎，魔羯 A 十八歲。嗜好整個世界。

### 得獎感言

這是一個關於友情和過去的故事。我想說，時間可以讓我們變得柔軟，也讓我們終有一天能用最溫柔的聲音，輕輕地說起那些曾經痛徹心扉的時刻。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和家人的支持，以及耀仁老師、姿吟老師的鼓勵與啟發，謝謝十七班，你們改變了我的雙眼，也改變了我的世界。

## 馴獸師

那天馴獸師醒來，發現自己被關在籠子裡。

「喂!喂!」他大吼著，憤怒的聲音在空無一人的訓練場裡迴盪。「可惡!」，馴獸師用力拉扯籠子上堅固的鎖，卻被上頭尖銳的鐵絲割傷；使勁搖晃籠子的鐵欄杆，卻發現它們是那麼的堅固。他左顧右盼了一會，覺得這一切真是太不可理喻了。

吱嘎一聲，不遠處的大門緩緩開起，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門的後頭。

「幸運?」幸運是馬戲團裡屬一屬二有名的獅子，他的鬃毛像夏天的陽光一般金黃、爪子像剛磨好的刀一樣鋒利，還有一雙閃閃動人的大眼睛。

「先生，」幸運紳士地一鞠躬，「您好。」

「你.....」馴獸師吃驚地說不出話來。

大獅子不好意思地搔了搔頭，說：「不好意思，其實我沒有養過人類的經驗，可能要麻煩你告訴我該注意什麼.....。」

「好，」馴獸師深深吸了一口氣，「第一，放我出去。」

「什麼?請等一下。」幸運慌忙地在蓬鬆的鬃毛裡翻找著，掉出一把梳子、兩個迷你馬克杯、三條鞋帶.....，還有一本「如何飼養人類」。幸運戴上最流行的黑框眼鏡，大聲吼了出來：「第二章第五小節，第.....十五行。飼養人類絕對不能沒有籠子或鐵鍊，否則.....」獅子大大的眉頭一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咳咳，」幸運轉過身來，「嗯，看來我不應該把你放出來。」

剛剛高分貝的吼聲早已讓馴獸師頭痛欲裂，痛苦地蹲在角落發著抖。

「你還好吧?」幸運嚇了一大跳，焦急地將毛茸茸的獅掌伸進籠子，想拍拍馴獸師的頭。

「不要過來!」籠子裡卻傳來憤怒的吼聲，「你看看你的爪子!還有，講話就講話，不要用吼的!你明明是我的馬戲團獅子王，現在居然換我被關起來，這到底是誰的主意!這真是太荒謬、太扯、太不尊重了!」

喊完，馴獸師嚎啕大哭了起來。

幸運看起來很難過，用他最小的聲音說：「也許，我們都應該想一想……。」

大門輕輕地闔上，留下抱著頭，淚流滿面的馴獸師邊哭邊喃喃自語著：「為甚麼會發生這種事!」

舞臺耀眼的燈光像另一顆太陽，照亮每一個角落：彩色的帷幕、漂浮的泡泡、裝著驚喜的大箱子……，全都一起閃閃發光。而臺下是滿滿的觀眾，無論大人小孩，臉上洋溢著期待與興奮，眼睛散發美麗溫柔的光芒。布幕緩緩拉起，馴獸師站在舞臺中央，張開雙臂、閉起眼睛，享受如海浪般湧來的掌聲。

他露出微笑，感動地睜開眼睛……。

迎面而來的是一張毛茸茸的大臉，和又濃又重的獅子味。

「啊!」

「早……早安。」看見馴獸師醒來，幸運嚇了一大跳，趕緊跳開，尷尬地打了聲招呼。

馴獸師轉閉緊嘴巴，硬是不發出聲音。

「呃……，」幸運小聲咕噥，「今天要開個會，我要帶你去參加。」

喀啦一聲，一條沉甸甸的鎖鏈拴上馴獸師的手腕。

「你當我是狗啊!」馴獸師憤怒地大叫。

「狗是今天的大會主席……。」

馴獸師冷笑了一聲，「狗有三隻，溜溜球、布丁、水蜜桃。主席是哪一隻？」

「你應該說『哪一位』，」幸運正經地回答，「是溜溜球。布丁跟水蜜桃是司儀。」

幸運從鬃毛裡掏出鑰匙，打開了大籠子。

馬戲團寬敞的舞臺上，所有的動物都聚集在一起：大象的肩膀上坐著猴子、馬的頭上停著鸚鵡、狐狸和熊依偎在一塊、海豹舒服地躺在小泳池裡……。

每一隻動物都睜大了眼睛，緊緊盯著馴獸師。

「所有偉大而神聖的動物們，」溜溜球站上木箱做成的講臺，威嚴地宣布，「今天，是審判的日子。」

馴獸師驚訝地看了幸運一眼，但幸運只是低著頭立在一旁，牽著拴住馴獸師的鐵鍊。

「身為動物，我們應該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創造美好的未來。」

熊吼吼地叫，馬嘶嘶地鳴，鸚鵡喊著「沒錯！」、海豹用尾巴打著水花、大象用力踩著地板，猴子跳上跳下。

「肅靜。」溜溜球威嚴地吆喝。

「等一下，你們憑甚麼審判我？」馴獸師不滿地問。

溜溜球看了馴獸師一眼，沒有回答，反而繼續說：「有太多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替自己討一個公道！」

熊喵喵地叫，馬嘶嘶地鳴，鸚鵡喊著「沒錯！」、海豹用尾巴打著水花、大象用力踩著地板，猴子跳上跳下。

「好，」布丁與水蜜桃字正腔圓地說，「審判開始。從大象開始發言。」

「我，」大象的鼻音很重，好像感冒了，「滿月就被送來這裡，在馬戲團裡長大。」

全場鴉雀無聲，動物們聚精會神地聽著。

「我常常想，如果我像其他大象一樣，跟爸爸媽媽，還有兄弟姊妹一起在大草原上生活，不知道是甚麼樣的感覺。」大象吸了吸鼻子，「而且我真的很怕黑，卻得住在在黑漆漆的房間裡，沒有人陪我，晚上根本睡不著；白天練習把戲的時候，一打瞌睡就摔得鼻青臉腫，真的好累。」大象亮晶晶的眼睛裡積滿了眼淚。

猴子拍拍大象的肩膀，接了下去。

「我是被獵人賣到這裡的。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我還是隱約記得小時候，我和哥哥一起在叢林裡玩，那裏有很漂亮的花和很多的果子，我可以爬到樹的最高點，俯瞰整片綠油油的叢林，感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猴子。」猴子歪著頭，露出悲傷的笑容，「我一點也不喜歡騎三輪車或是拋球，更不用說把臉畫得花花的，猴子不像猴子，在舞臺上搞笑。雖然臺下的觀眾看起來都很開心，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開心不起來，每次表演完都偷偷地哭……。」聲音愈來愈小，猴子最後縮成一團，低低地啜泣了起來。

馬輕輕地站了起來，走到舞臺中央，用溫柔的聲音說：「你們看，我的身上有很多疤。這些疤都是練習的時候，不小心受傷留下來的。原本我是一匹賽馬，逆著風賣力奔跑。但是我的主人出了意外，沒有錢訓練我了，所以我才被送到這裡，開始練習跳火圈、兩腳站立，」馬勉強地笑了笑，眼睛卻發出傷心的訊號，「我已經不再強壯了，也沒有光亮的毛皮。我唯一的願望是希望能再一次，一次就好，回到主人身邊，再為他贏一場比賽。」馬全身顫抖，癱軟在地，眼淚大顆大顆地流了下來。

馴獸師覺得臉上濕濕的，才發現自己也哭了。

鸚鵡拍拍彩色的翅膀，清了清喉嚨。「說到家鄉，我真想讓你們看看我的熱帶雨林，還有我們鸚鵡家族聚在一起的壯觀畫面。」頓了頓，「真的很美啊。」

鸚鵡輕聲的嘆息讓整個舞臺安靜了下來，彷彿都想像起熱帶雨林裡美麗的景色。

馴獸師閉上眼睛，想起那一天……。

那麼寒冷的冬天清晨，馴獸師為自己買了一個小小的生日蛋糕，插上一支小小的蠟燭，唱一首小小的生日快樂歌。唱到一半，馴獸師聽見後面的房間傳來輕輕的嗚咽聲。

馴獸師忽然想起了什麼，飛奔了過去。

打開房門，一隻小獅子搖搖晃晃地走了過來，眨眨晶亮的眼睛，而一旁，獅子媽媽因為太過虛弱，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

馴獸師溫柔地抱起小獅子，說：「你是我今年，最大的幸運。」

幸運站了起來，金黃鬃毛看起來是那麼的美麗。

「最後，換我告訴大家我的故事。」

「跟大家不一樣的，我就在這裡出生、在這裡成長。我熟悉馬戲團裡的每一個角落，也熟悉馬戲團裡的所有工作。昨天，我負責把馴獸師關了起來，」幸運看了馴獸師一眼，放下手中的鐵鍊，「我覺得很難受。想了一整晚，我發現，從小就沒有了家人的我，其實並不孤單，因為馴獸師就是我最親愛的家人。」

「每次我生病了，他總是整夜守在我身邊，半夜緊張得睡不著覺；只要我肚子餓，他從來不吝嗇多給我一些食物，也不介意我總是像跟屁蟲一樣地黏著他。」

「馴獸師是我這輩子遇見最好的人，雖然他總是很嚴厲地訓練我們，但是他更常常心軟……。」

熊點點頭，「他一大早就去漁港，幫我買最新鮮的魚。」

「也親手幫我削木屑鋪床。」狐狸說。

「上次我發燒，他花了馬戲團一整個月的收入，幫我找一個好醫師。」大象說。

「他每年聖誕節都幫我們準備禮物。」水蜜桃說。

馴獸師低著頭，心裡五味雜陳。

沉默持續了一陣子，幸運繼續說，「我還記得有一次，來看表演的只有一對姐弟。但馴獸師並沒有因此氣餒，反而更賣力的演出。當孩子們露出燦爛的笑容時，我發現我們其實都背負著很重要的使命。大家還記得表演結束後，馴獸師邀兩個小孩上臺嗎？」

動物們點了點頭。

「他給兩個小孩各一個願望，而孩子們的心願，是想戴戴馴獸師頭上那頂高禮帽。」

「然後呢？馴獸師已經很久沒戴上禮帽了。」海豹說。

「因為他毫不猶豫地把禮帽送給那對小姐弟了。」

幸運小心翼翼地解開馴獸師手腕上的鐵鍊，說：「我好喜歡我的名字，謝謝你。」

馴獸師從會議一開始，眼淚就沒有停過。

獲得自由的那一刻，他用盡所有的力氣，給幸運一個大大的擁抱。

在這感動的一刻，燈突然熄滅了。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

馬戲團的大門緩緩開起，兩個人影端著蛋糕，走了進來。

「你們？」蠟燭微微地閃動光芒，映在馴獸師吃驚的臉上。

「嗨，」眼前的一男一女露出溫暖的笑容，那笑容似曾相識，「我們有禮物要送給你。」

溜溜球、布丁和水蜜桃踩著優雅的步伐走了過來，嘴裡叨著一

頂褪色的禮帽。

在生日快樂歌聲裡，馴獸師又哭了，這次他邊哭邊笑，與大夥兒抱在一塊。

兩個月後，馴獸師賣掉了馬戲團裡所有的設備，與動物們搭上一艘大船：經過雨林，馴獸師望著鸚鵡展翅飛向藍天；經過南極，馴獸師與海豹告別；路過草原，馬邁開雙腿，向遠方奔去；路過森林，狐狸與熊的背影消失在茂密的林蔭中；而猴子如願回到碧綠的叢林、大象重回河岸邊的象群。

航行的最後一站，是屬於幸運的大片莽原。

幸運金黃的鬃毛在風中飛揚，像一面獨一無二的大旗子。「再見。」馴獸師對幸運說。

幸運漂亮的大眼睛裡充滿了淚水，說，「無論在哪裡，你都是我最愛的家人。」

他向前走了幾步，不放心地回過頭來，「但是，馬戲團結束之後，你要去哪裡呢？」

馴獸師神祕地笑了。

不遠處的船上，兩個身影倚在欄杆旁，臉上帶著小男孩與小女孩的淘氣微笑，靜靜望著馴獸師與他鍾愛的幸運，在一望無際的莽原上彼此對望。

## 評語

傅林統

豐富的想像，構成層次井然的起承轉合，在節節升高的情境中，表現了完整的故事性，以及現代思維的烏托邦境界，難能可貴！

- 一、翻轉的開頭：馴獸師成為獅子飼養的籠中物，位置變換，妙趣橫生。
- 二、諷刺性審判：動物們紛紛發表被虐待的不平、不滿，充滿怨恨和衝突的氛圍。
- 三、反思與感恩：獅子憶起幼年受到的眷愛，感激回報之情油然而生。
- 四、和解與救濟：人類與眾生，畢竟應該平等共享大地、彼此相容相愛啊！主題鮮明浮現！

翻轉、諷刺的創意，加上反思、和解的理念，完整的呈現了文學藝術的性質，值得肯定。



## 童話 | 參獎 | 尋找星星的詩人

張任雄



簡介

現就讀於明道高級中學二年級；曾獲102年明道文學獎新詩組佳作、臺中市第一屆兒童文學徵文少年小說類第一名。

### 得獎感言

在得知獲獎的那一刻，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以言喻的興奮與油然而生的成就感瞬間淹沒了我。首先要謝謝我的父母，儘管並不相信我真的能得獎，他們還是願意支持我繼續創作，一路上給予我鼓勵；再來要謝謝明道文藝，不只是因為它培養了我閱讀與寫作的熱忱，更因為它，我才有機會接觸到鍾筆政文學獎的相關資訊，現在也才能開心領獎；最後，我要謝謝辛苦的評審老師以及主辦單位，得獎既是一種肯定，也是一股繼續向前的動力，我知道自己還很生澀，離真正成熟的地步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但至少，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再次謝謝鍾筆政文學獎，今後我也會繼續努力。

## 尋找星星的詩人

從前有個吟遊詩人叫做亞格里，他雖然很有才華，卻因為長得太醜，一直受到國王的冷落，其他詩人也都很看不起他。亞格里很苦惱：「我的詩要怎樣才能得到大家的喜愛？」有天，他聽說「明鏡湖」住著一位智者，就決定去請教他。智者說：「只要找到像鑽石一樣閃閃發亮的珍珠，你就知道答案了。」亞格里雖然有些懷疑，但想到能獲得大家的認同，他還是踏上尋找珍珠的旅程。

一年很快過去了，亞格里錢花光、衣褲也磨破了，卻依然沒找到夢想中的珍珠。最後他疲累的躺在一棵樹下，沮喪的說：「甚麼珍珠嘛，根本是騙人的！」忽然，一個沙啞的聲音說：「想去『珍珠國』的話，就沿著東方大道走。」亞格里嚇了一跳，找半天才發現講話的是背後的那棵老樹。

老樹說：「最近有很多吟遊詩人經過這裡，準備到珍珠國接受挑戰。」亞格里好奇的追問，才知道不久前珍珠國國王發出公告，只要有人能讓悲傷的公主恢復笑容，就能獲得珍珠國的「大秘寶」。亞格里心想：「說不定那個大秘寶就是我一直找的神奇珍珠！」他重新燃起希望，按照老樹的指示沿著東方大道走。

幾天後，他來到位在「日出山」山腳的珍珠國。珍珠國的建築全都是用大蚌殼蓋的，道路是用海藻鋪成，城堡則是一座七彩繽紛的珊瑚高塔。到了晚上，裝飾在牆上、路邊、屋頂的珍珠全都閃爍發光，像是滿天的星星，亞格里第一眼就愛上了這個神奇的國度。

他向城門的士兵通報完身分，馬上就有人帶他去見國王。出乎亞格里的意料，國王不但沒有因為他醜陋的長相而感到厭惡，還隆

重的招待他。之後，亞格里就被帶到公主的房間。

公主的房間很大，中間有一道簾幕，亞格里只能對著簾幕表演各種特技、雜耍，再穿插幾個逗趣的故事，可是簾幕後面都沒有動靜。最後他拿出魯特琴，開始演奏歡樂活潑的音樂，把飛翔的小鳥、陽光下的彩虹、森林裡的瀑布全都用音樂描繪出來。沒想到演奏卻被公主的哭聲打斷了：「我討厭小鳥、討厭陽光、討厭森林也討厭瀑布！你給我出去！」亞格里只好錯愕的離開了。他心想：「如果能弄清楚公主為甚麼傷心，我才知道要怎麼讓她開心起來。」

當晚，他偷偷爬到珊瑚城堡的牆上，從窗戶窺看公主。月光灑在公主的美麗的臉上，正當亞格里覺得怦然心動時，他忽然發現：公主的眼睛居然是混濁的！他忍不住驚叫：「天啊！公主是瞎子！」公主一聽到喊聲，立刻躲到角落，開始害怕的哭泣。

亞格里感到很愧疚，他從窗戶爬進房間，誠心的跟公主道歉。公主告訴他，是一個巫師奪走她眼中的光明。然後她流淚說：「現在你知道我悲傷的原因了。除非我的眼睛恢復光明，不然我永遠也不可能高興起來。」亞格里看著公主美麗又絕望的臉龐，忍不住握住她的手說：「如果能讓你快樂，無論如何我都要治好你的眼睛。」

隔天一早，亞格里就去跟國王告別，說要幫公主尋找治療失明的方法。國王感動的說：「我可以先把珍珠國的大秘寶借你，它的魔法會很有幫助的。」他叫僕人抬出一個寶箱，然後從裡面拿出一架工藝精美的水晶豎琴。雖然寶物不是期待的神奇珍珠，亞格里還是感激的收下了。接著他去向公主道別，並把昨天熬夜趕出來的詩歌獻給她，公主流淚抱住他說：「我會等你回來，然後嫁給你。」

離開珍珠國，亞格里立刻趕往智者居住的「明鏡湖」。從智者的口中，亞格里得知：如果要治療公主的眼睛，必須依靠「天極星」，也就是天空最高的兩顆藍色星星——絲碧瑞、伊莫宜。只要讓天極

星的藍色光芒伴隨公主入眠，隔天她就能恢復光明。

接著亞格里詢問要怎麼摘到星星，智者說：「你把對公主的感情寫成詩歌，然後到『日落山』吟唱給天空聽，道路就會自動出現了。」亞格里說：「可是『日落山』太遠了，用走的不知道要花多久，我需要一匹快馬才行。」智者說：「你可以到『萬馬谷』，世上最棒的馬都在那裡，你可以用音樂征服牠們。」

於是亞格里依照智者的指示，順利找到隱密的萬馬谷。他一眼就看中了全身閃著金光的馬中之王——費斯特，便拿出水晶豎琴，對著牠彈出美麗的歌曲。演奏完，費斯特立刻親暱的磨蹭亞格里，並主動讓他騎乘。亞格里驚訝的說：「原來這就是水晶豎琴的魔法功效！」

騎上費斯特，他只花一天就趕到日落山山頂。這時太陽才剛熄掉火焰，變成一隻金色鳳凰，正要回巢休息。亞格里拿出豎琴，對著陰暗的天空一邊彈奏，一邊吟唱著寫給公主的情詩，天空很快布滿了烏雲。當最後一個音符消失後，天空開始「轟隆隆」的大哭起來，大雨也跟著落下。

這場大雨整整持續一整天，亞格里疲倦的睡著了。等他醒來時，費斯特已經離開了，金鳳凰又準備要回巢了。接著，亞格里發現一座用七彩琉璃搭成的彩虹橋，就橫跨在「日落山」和「日出山」之間。他讚嘆的說：「原來這就是智者說的道路。」

亞格里興奮的拿著水晶豎琴，跑上彩虹橋，發現蓬鬆柔軟的雲梯就在眼前晃盪。他曾聽說過，攀爬雲梯需要非常的平靜，要是靈魂負擔太多的情緒，雲梯就會支撐不住。亞格里一面想保持平靜，一面又擔心來不來得及。因為只要陽光消失，這座彩虹橋也會跟著不見。

當他爬到雲梯頂端的時候，金色鳳凰已經回巢棲息了，亞格里

差點就忘了要保持平靜。到了雲梯頂端，四處全都飄著閃閃發光的白色寶石，可是天極星掛在更高的地方。還好更上面的雲是一團一團的，彈性又很好，亞格里能像跳彈簧床一樣在空中跳來跳去。最後，他終於抵達最高的一朵雲。亞格里抬起頭，發現兩顆藍色的天極星就在不遠處。

他正要藉雲朵的彈力往上跳時，忽然一團黑色的霧氣出現在旁邊，一個聲音從霧裡傳出來：「你想過如果把星星摘回去，會發生甚麼事嗎？」亞格里說：「我會治好公主的眼睛，和她幸福的過一生。」那團黑霧陰森的笑了，然後影像出現在霧氣裡：公主開心的恢復了視力，卻被亞格里的醜陋長相嚇壞了，不但拒絕了亞格里的求婚，還禁止他再踏入宮廷。

那團霧氣說：「這樣你還要繼續嗎？」亞格里心情沉重的低下頭，雙腳漸漸陷入雲裡。然而，亞格里想起公主絕望的喊說她有多討厭陽光、森林、瀑布，流淚說著想恢復視力，還有離別前她哭著說會等他回來……突然間，所有的猶豫都消失了，亞格里堅定的說：「只要能讓她快樂起來，就算失去她的愛也沒關係！」

亞格里蹲低，同時發現腳底的雲朵變得非常濃稠、柔軟。在黑霧的怒吼中，他用力一跳，成功摘下兩顆閃耀的天極星——絲碧瑞、伊莫宜。

黑霧大叫：「月亮，有人偷了你的寶貝！」他一說完，亞格里就聽見一陣憤怒的鳥啼，一隻巨大發光的銀色天鵝朝他直直飛了過來。亞格里恐懼的想：「月亮居然升起了！」他想用音樂催眠，可是銀天鵝已經飛到他的面前了。這時，雲朵再也承受不住他靈魂的濃重恐懼，亞格里在尖叫中摔落。

看著地面越來越近，亞格里正感到絕望，忽然有隻巨大的老鷹飛了過來，用爪子抓住他。不過他才高興一下，就發現：老鷹只能

勉強減慢墜落的速度。

還好前面就是緞帶灣，老鷹及時把他丟進海裡。亞格里感激的跟老鷹揮手道謝，便開始煩惱該怎麼回到珍珠國。忽然海水一陣波動，一隻巨大的金紅色鮭魚游過來，把亞格里拱到背上。亞格里正感到驚奇，大鮭魚已經載著他潛入水裡，一路沿著緞帶河往上游，不久就抵達發源地明鏡湖。

抵達明鏡湖之後，亞格里疲累的跟鮭魚道謝，然後發現智者正在等他。智者說：「現在夜晚已經過了一半，當明天第一道曙光落下，這些離開天空的星星就會永遠失去光明。」於是亞格里簡單吃點東西，就打算盡快離開。臨走時，智者又說：「地上跑的馬、天上飛的老鷹、水裡游的魚你都認識了，我還有一個朋友要介紹給你——地底鑽的土撥鼠，將來他一定會幫上忙的。」於是亞格里聽取智者的忠告，把土撥鼠也帶走了。

到達珍珠國的王宮時，夜晚已經快過去了。士兵高聲宣告亞格里的回歸，人民紛紛從睡夢中醒來，擠在王宮前為他歡呼。亞格里在大家的簇擁下來到公主的床前，然後得意的舉起布袋，當著大家的面打開……兩顆平凡無奇的石頭滾到地上。亞格里驚恐的睜大眼睛。

大家也都愣住了，然後開始憤怒的吼叫起來：「騙子！」公主則流下失望的淚水。這時，國王從人群中擠出來，生氣的大罵：「你這騙子，快把水晶豎琴還來！」亞格里愧疚地說：「豎琴已經掉進海裡了。」群眾聽了立刻暴動起來。國王大吼：「來人！把這騙子關起來，明天早上吊死他！」亞格里無助的被拖走。

在牢房裡，亞格里不斷想著：「星星怎麼會變成石頭？」忽然有團黑霧出現了，得意的告訴他：「星星是我掉包的，我奪走公主的視力，可不是為了讓你當英雄！」說完那團黑霧就消失了。亞格

里氣憤的罵著巫師，然後踢了牆壁一腳。沒想到泥土開始崩落，裡面露出一個大洞，一隻可愛的土撥鼠探出頭來。

亞格里再一次感激智者的睿智，趁守衛不注意，他幫土撥鼠把洞挖大，然後沿著地道鑽出牢房。回到地面，他發現費斯特已經在等他了。亞格里立刻騎上費斯特，飛馳到巫師居住的迷霧森林。

這時天已經快亮了，亞格里走進森林，在濃霧裡叫喚巫師。巫師的聲音從霧中傳來：「你竟敢闖進這裡！你難道以為能從我手裡搶回星星？」亞格里說：「我是來和你做交易的！我願意拿我的靈魂、生命或是愛來交換，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一切，只要把星星還我！」巫師愣了一下，然後大笑說：「成交！我要奪走你美妙的歌喉！」

黎明到來前，亞格里從地洞鑽進公主房間，看見公主正在熟睡，眼角還掛著一顆晶瑩的淚珠。他最後一次親吻公主，然後把寶石放在床前。

離開珍珠國的時候，第一抹曙光正好落下，他聽見後方遙遠的王宮隱約傳來人民的歡呼，卻忍不住流下眼淚。從那之後，失去了一切的亞格里只能在各地流浪，將自己對公主的愛跟思念都寫成詩歌。

有天，他又來到東方大道的老樹下。老樹告訴他珍珠國今天公開選駢馬，要挑戰者唱歌給公主聽。亞格里心想：「她在找我！但我又醜，聲音又難聽……」忽然他慌張的跳了起來，大喊：「巫師擁有我的歌喉，他會中選！」

亞格里全速趕往珍珠國，沒想到還是慢了一步。在全國人民的見證下，巫師用美妙的歌喉勝過所有參賽者。國王說：「還有誰要嘗試嗎？」亞格里絕望的擠出人群，大喊：「我！」他難聽的嗓音立刻引來所有人的嘲笑。巫師用憐憫的眼神告訴他：「你甚麼也做

不了。」

亞格里知道巫師是對的，但他就是沒辦法接受。當他開始用難聽的嗓音吟唱時，觀眾都開始大聲嘲笑，還有人朝他丟東西。但亞格里還是繼續吟唱，講述一個醜陋的吟遊詩人沒找到能實現夢想的珍珠，卻找到比夢想更美好的真愛。為了讓真愛重見光明，那個吟遊詩人寧可犧牲自己。最後，亞格里自己哭了……當他盯著公主的眼睛，一字一句把他的愛跟思念都唱出來時，傾盆的雨水落下了。當他唱完時，每個人都失神的站在雨中，默默流著淚水。

亞格里抬起頭，看見公主慢慢走到他面前，淚水從她美麗的藍眼睛流下。她說：「我終於找到你了！」亞格里沮喪的說：「妳認得我？可是我又醜，聲音又難聽……」公主緊抱住他，回答：「我愛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的長相或聲音。」

這時巫師走過來，悔恨的說：「我錯了，我不配擁有這樣的聲音，也不配娶公主。」他揮動魔杖，瞬間消失了。同時，亞格里發現他的聲音恢復了，忍不住高興的擁吻公主，群眾立刻歡呼起來。

不久雨停了，陽光灑在公主的臉上。亞格里看見公主的藍眼睛像晶瑩的珍珠一樣，像鑽石般閃耀著。他恍然大悟，微笑說：「原來，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珍珠——絲碧瑞、伊莫宣（Spirit 靈魂，Emotion 真愛）。過去我都是為了別人的掌聲而創作，所以才失去靈魂跟感情！」

這時，天邊高高掛起的彩虹，就像一座通往幸福的拱門，在兩人頭頂閃耀著美麗的光芒。

## 評語

邱各容

這是一篇敘述長相極醜的吟遊詩人亞格里歷經千辛萬苦，最後終於找到期盼已久的珍珠（絲碧瑞 Spirit 靈魂；伊莫宣 Emotion 真愛），感人心扉的童話故事。

故事中居住在「明鏡湖」的智者扮演智慧老人的角色，多次指引亞格里尋找珍珠的方向和建議。這些重要的方向和建議，都一一成為幫助亞格里成功找到珍珠的助力。諸如費斯特（地上跑）、老鷹（空中飛）、鮭魚（水中游）、土撥鼠（地底鑽）等。

「只要能讓她快樂起來，就算失去她的愛也沒關係。」他甚至以「美聲—美妙的歌喉」換取被巫師奪走的星星。亞格里這樣無私的肺腑之言，以及無私的奉獻，每每總是讓他化險為夷。最後在選駢馬的公開賽中，以「真愛」的嗓音吟唱，終於使得那位讓公主失明，居心叵測的巫師心生悔意，自己的「美聲」也恢復了。

這則故事旨在告訴讀者：靈魂和真愛就在自己的心靈深處，不必遠求。智慧老人無疑就是那一盞啟智的明燈。

趙天儀

- 一、這是一篇傳統童話的延長。
- 二、人物塑造用外國名，雖看起來有創意但受外國影響較深。
- 三、此篇作品主題為：內在的美比外在的美更重要



鍾鐵鈞



簡介

筆名鍾欣亞。年過卅八，因參加反美濃水庫運動才開始筆耕，為文多取材鄉野、生態、環保。

民國九十三年至九十四年，曾為『臺灣日報』副刊寫《非臺北觀點》以及《南方新視界》專欄。

九十四年散文集《笠山依舊在》，由國藝會贊助出版。一百零三年，長篇小說《家園長青》，由國藝會、行政院客委會、高雄市客委會共同贊助出版。短篇小說集《瓜田歲月》，及玄幻小說集《樹靈》，正在籌備出版。

得獎感言

得到佳作，純屬望外，因為我根本無意參加徵文。然而，八月初，靜宜大學寄來「鍾筆政文學獎」資料，這該是彭老師在提醒我必須參加這場文壇盛會的意思吧？

回想民國四十年代，臺灣文壇有南北二鍾藉由《文友通訊》而互許知音。半世紀後的今年，鍾理和正好百歲，南部有冥壽活動，而北部竟然又湊巧舉辦鍾筆政文學獎的元年徵文。既然有此文學巧合，而我，自許為鍾理和紀念館終身志工，確實不該在這場盛會中缺席。感恩筆政叔、感恩彭老師、感恩時間點上的一切！鐵鈞合十。

## 萬頭牲

福德正神——土地伯公，既是最接近庶民生活，也是擁有最多拜壇的神祇。只是，這些伯公壇幾乎都是伯公孤家寡人在守護，為什麼沒有伯婆呢？民間流傳的說法是伯婆小氣，不喜歡幫助居民，所以人們不供奉伯婆。不過，在我們客家庄，卻有個不一樣的說法。

那是伯公及伯婆神像還在一起供人們膜拜祈求的很久很久以前。

一天，伯婆突然心血來潮。既捨不得伯公每天辛苦奔走，替人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又感到自己也有能力卻沒有人來向她請求幫助，每天只過著照顧伯公起居及串門的生活，實在太沒成就感了。伯婆越想就越覺得非得站出來替伯公分憂解勞不可。

對！就這麼辦。伯婆暗自決定。首先得找伯公好好商量，把各自的服務範圍劃分清楚。只是，一向盡責又忙慣了的伯公一定會反對。嗯！得設計一下。

「伯公，看你經常耗費心思為眾姓服務，實在辛苦。」伯婆現出捨不得神色說：「我什麼都沒做，實在很不安呢！長久下去，終究不是辦法。」

「沒辦法！人家有困難才會祈求我們幫忙。」伯公隨口回答：「既然擔當這行就要甘願，各有職責啦！像妳負責打理壇內也不輕鬆呢！」

「我的工作簡單，打理幾坪土地而已。」伯婆不動聲色：「倒是你的工作讓人放不下心，若你過勞忙壞，我怎麼辦哪？」

「只要妳知道我辛苦就行了。」伯公欣慰地說：「我會自己保重的。」

「唉！光知道有什麼用？」伯婆幽幽地說：「並不能解決問題。」

「我也知道。」伯公皺眉：「不過沒有好辦法，事情又那麼多，只有忍耐。」

「經過我一再思量。」伯婆試探地說：「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

「妳有辦法？」伯公眼睛一亮。

「有！」伯婆很肯定地點點頭：「就看你願不願意。」

「如果辦法好，當然……」願意二字還沒出口，伯公狐疑了起來。想了一會才謹慎問道：「不違反習俗？不傷天害理？不怠忽職守？」

「當然不會！你一向奉公守法，我當然不會提出讓你為難的辦法來。」

「好！只要符合情理法。」伯公肯定說：「我沒有理由不同意。」

「你答應了？真好！」伯婆高興地說：「那你劃出一半的區域來，那裡的案件就由我來負責處理。」

「啊！這個可不行。」伯公馬上反對：「全世界沒有這種先例。」

「你說話不算話！剛答應人家又反悔。」伯婆不依：「管什麼先不先例？難道這件事傷天害理、違法亂紀或於法不容？何況，對於你並沒有任何損失。」

「這個……」伯公有些無措：「妳沒經驗，會把事情搞砸，會傳到上頭。」

「沒試過，怎麼知道我會搞砸做不來？說不定我會做得比你好呢！」伯婆毫不放鬆：「再說，瞞上不瞞下，只要你我不亂說，上頭又怎麼會知道？」

「還是不行！」伯公無力地說：「劃出一半區域，事情太多，妳做不來。」

「既然你那麼多顧慮，這樣吧！」伯婆出主意：「那我先負責十件好了。」

「十件？不可以！」伯公堅持：「絕不能超過三件。要不然，我不答應。」

「你呀！人家要幫你還不知好歹。好啦！」伯婆倒也見好就收：「那就先做三件看看。如果成績不錯，到時再來重新評估。」

伯公伯婆剛剛談妥，就看見遠遠地有位年輕人正快步奔來。該是來祈求的吧？伯婆喜形於色，並暗自決定，如果是來祈求的，那可是第一次受理案件，不僅不能搞砸，還非得辦到讓伯公心服口服不可。

年輕人果然是有求而來的，剛到就跪倒在地說：「伯公在上……」

「不是伯公，今天起改由本伯婆接受陳情。」伯婆和藹說：「年輕人，不用著急，詳細說清楚，我一定幫你解決。」

「感謝伯婆！」年輕人說：「我媽媽一輩子辛苦，現在重病在床，看來非常危險了。阿祥在此懇求伯婆施展神威救治。若救治得我媽媽病痛，阿祥一定準備『萬頭牲』來叩謝，絕不食言。」

「孝心可嘉。」伯婆點頭：「行！我一定治好你媽媽。」

年輕人一走，伯公立刻氣急敗壞說：「這件事不能答應啊！阿祥的媽媽是壽年將盡才得重病，『神仙難救沒命客』，妳怎麼可以搞不清楚狀況就亂答應。」

「我哪來亂答應？我看是你糊塗了，難道你沒聽過『孝心感天，賜親延壽』的先例？」伯婆笑瞇瞇說：「如果像你一樣，這個顧慮，那個也不能答應，哪來豐盛的『萬頭牲』享用？你想想看，可以吃多久啊？」

不管伯公怎麼嘮叨、嘆息、勸阻，伯婆就是極認真去服務第一位顧客。或許真是孝心感天，也可能伯婆法力夠高，阿祥的媽媽竟

然病情好轉，脫離死亡險境了。而阿祥呢？當然也送「萬頭牲」來還願了。

「感謝伯婆庇佑，我媽媽病情已經大好，今日特別來叩謝。因為這裡不靠海，運來的『小魚干』魚頭掉落許多，不能算成完整的一頭，所以阿祥特別去撈生鮮『大肚魚』，不多不少正好一萬頭，洗得淨淨煎得香香，請伯婆慢慢享用。」

阿祥說完，擺出金香、水果，以及煎得香噴噴的一大托盤大肚魚。

當伯公看到伯婆認為的「萬頭牲禮」竟是「大肚魚」時，為了憋住笑聲而忍到肚腸打結。伯婆呢？訕訕然自我調侃說：「別笑！有總比沒有好，至少很適合讓你配酒。」

不過，經此一舉，素有「食蚊魚」之稱的「大肚魚」，也被稱為「萬頭牲」。

過了幾天每餐大肚魚的日子，這天來了一位臉色悽愴的婦女，剛跪下就號啕大哭：「伯婆在上，聽說阿祥的母親經伯婆大展神威才救到一命，所以請伯婆一定要再展神力幫忙信女。我的老公登堂一生努力進學，這次考試拜託庇佑伊順利通過，取得功名以服務鄉親、改善家庭。若再沒有一官半職，家裡物品已經典當一空，信女及孩子們只有餓死一條路了。無論如何，請伯婆一定要可憐可憐信女。到時信女保證會準備好料來孝敬。」

「實在太可憐了。」伯婆聽得眼眶發紅欲濕：「怎麼可以不幫忙呢？」

伯公這次沒加阻擋，因為伯公知道登堂確實很用功，如果能多一位熱心服務鄉親的小官也不是壞事。

既然伯公沒有異議，伯婆就放手施為了。事情總算順利，登堂終於考取並謀得官職，同時也確實有服務鄉親、改善家庭。只不過

有件事卻出乎意料，得官發達後的登堂竟然包養起了小三來，這可讓伯婆氣壞了。

「你們男人真壞，落魄時候靠老婆，一個春風得意時卻另尋年輕漂亮的眉妹。」伯婆沒鬍子，遂改吹鼻子瞪眼睛：「幫助這種人實在太不值得。」

「妳也不能一桿子打翻一船人，像我就一輩子老實，從不做非份之想。」

「天下烏鴉一般黑，你別自命清高，那是我守得緊，你沒機會。不過，哼！諒你也不敢。」伯婆氣呼呼：「真沒想到人心這麼多變又難測，以後得更加小心留意才行，要不然被人賣了還會幫人數鈔票。」

儘管伯婆已有警覺，然而第三次還是失算了。這次碰到的是卅幾歲，穿著算體面，綽號叫「顛不直」的男子。看到這個人，伯公不自主皺了一下眉頭。

「怎麼？」伯婆小聲問伯公：「莫非這人麻煩難纏？」

「是有些難纏，愛算計，精計較。」伯公說：「雖不是好人但也不算壞人。不過仔細些，妳應該還可以應付得來。」

「伯婆慈悲，弟子進財聽到外面沸沸騰騰，眾人在爭相稱讚伯婆有如菩薩救苦救難，所以進財也想拜託伯婆幫忙一下。」顛不直叩頭說：「最近社會不景氣，各行各業的生理都十分難做，只有『一券在手希望無窮』的簽買彩券人潮依舊不見減少。所以，進財也想買張彩券來試試手氣，如果伯婆真的慈悲，就保佑進財中大獎。那時，進財必定馬上賣大豬來叩謝。慈悲慈悲、拜託拜託！」

雖然口氣不怎麼順耳，但要求並不過份。而且，集眾人之資於一人的公家做組頭彩券簽賭，總會有人中彩，就算讓「顛不直」中獎似乎也沒什麼關係；最主要的是快要雨季了，如果整條大豬囉

乾……。嗯！實在沒有不幫忙的理由。

於是，伯婆再度施展神力，只是不敢做得太明顯，「顛不直」中了四千元。

這下換「顛不直」傻眼了。自從彩券發行以來，屢買屢不中，連最低獎項的一百元都沒中過，如今卻中四千元，能夠說不是伯婆幫忙的嗎？然而，如果伯婆真的幫忙，怎麼會只中四千元？大豬一頭都值一萬二千了，這不是賠本生意？怎麼辦哪？不還願不行，要還願又得吃大虧……。

突然，「顛不直」笑了，精於算計的他已想到好主意，而且馬上就進行。

只見「顛不直」右手牽頭大豬，掛塊牌子寫著「五百元就賣」；左手另提個裝有一隻跑山雞的袋子，口裡還吆喝著：「全世界從來沒有過的便宜事啊！一頭一萬二的大豬只賣五百元哪！」

難道一向精打細算的「顛不直」瘋了？聽到這件事的鄉親無不猜測紛紛。於是，因好奇而跟隨在後面看熱鬧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顛不直，大豬真實五百元就賣？」

「絕對不騙人，大豬賣五百，但是有條件。」看到半庄人都聚集過來了，顛不直舉起雞隻的袋子：「必須連這隻雞一起買，這隻雞算一萬就好。」

「搞什麼把戲啊？」眾人議論紛紛：「玩噱頭還是把大家當傻瓜？」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有人問道：「你肯說明，我們才買。」

「不！」顛不直搖頭：「必須你們肯定要買，我才說。」

「好！我買，你說。」眾人轉向說話者，是綽號「豬肉王」的王屠夫。

「是『豬肉王』啊！你要買當然沒問題。只是，能不能……」

顛不直略有尷尬地低聲說：「私下再跟你說。」

「事情沒什麼不能對人講的，既然剛才沒說好私下講，現在你不說，我也就不買了。」豬肉王看向眾人說：「這麼一來，大概不會再有人肯買了！」

「對！我們不買，這麼大條的豬，只有豬肉王有本事處理。」

「看你像有難言之隱。這麼樣吧！」豬肉王語帶煽動看著庄民說：「在場鄉親都是明理的人，只要顛不直說出原因，那麼我就不讓他吃虧的『公道』價錢買下來。鄉親就當公正的見證人，你們說好不好？」

「好！」這麼有趣的事，當然沒有人反對。

於是，顛不直只得說出已答應伯婆賣大豬還願的事情，以及他的想法。

眾人聽了，雖然笑到肚子痛，卻也不得不佩服顛不直能想出這麼異想天開的補救辦法來。

「各位，請安靜一下好嗎？」豬肉王大聲吆喝。待大家笑聲停了才繼續說：「我說過要給顛不直不吃虧的『公道』價錢，現在你們聽聽看，我說的是不是夠公道？一豬一雞正常價位是一萬二千五百，再加一張彩券五十，以及五百要奉獻給伯婆，總共一萬三千零五十。現在顛不直已經中四千，所以實際差額是九千零五十。沒算錯吧？所以，我提議：一萬二千五百扣剩的三千四百五十元，以及我賣這頭豬的盈餘，全部拿出來，在伯公壇演戲，既酬謝神明又慰勞鄉親一季的辛苦。這麼一來，沒有任何人吃虧又換得一場戲來看。大家說，好還是不好？」

可想而知是大家歡欣鼓舞，只有一位例外，沒錯！那是「伯婆」。即使得到五百元捐獻，也看了場好戲，可是伯婆依然很不開心。

「伯公，不是說『人算不如天算』嗎？雖然我們官位小，但好

歹也是『神』啊！為什麼會『神算不如人算』呢？」伯婆搖搖頭意興闌珊說：「一個比一個厲害，人心難測到可怕的地步，這種事以後還是繼續偏勞你吧！我，投降了。」

其實，就算伯婆不投降放棄也不行，因為事情已經傳到「上頭」，而且上頭還為此開會並頒下了一函。函件內容是：「此次伯婆處理事情，實有欠缺考慮，因善男信女祈求『壽、官、財』，不是不可以，而是祈求者必須有根基立命，同時陰功、德行符合規定。伯婆未經查證即核准祈求，本該予以懲處，姑念初犯，且用心良善，復有悔意，故僅予口頭警告。爾後當個賢妻良母，負責照顧好伯公起居，即可同等享用信眾香火祭品。建議：土地公壇可以不立伯婆塑像，以免面善心慈的伯婆，面對信眾又一時心軟而重蹈覆轍。」

就因為有這麼一道「建議」，從此，民間土地公壇就沒有了伯婆的神像。

## 評語

鄭清文

〈萬頭牲〉是一篇很出色的作品。

土地公是地位不高，卻是臺灣民眾最親近的神。

大家知道土地公，卻很少人知道土地婆。

土地婆一旦站出來，也想為民服務。結果，因為善心太多，過分疼愛信徒，反而被貶，再退出第一線。

這篇作品，有多方面的涵義，神話的重新闡述，描述鄉里間的許多習俗，最重要的，她被貶不是因為做了壞事，而是善心橫溢。

## 童話 | 佳作 | 慢慢爬樹

施綉好



簡介

筆名蕭荷，一九五九年生，專科畢。公務員退休，現為家庭主婦。作品童話（南瓜奶奶的快樂時光）獲第四屆臺中市文學獎佳作；小說（女人與貓）、散文（聰仔）獲臺中縣文學獎；詩作（相思）入選聯合報「臺灣詩鄉」；散文（聰仔）入選九歌「九十一年散文選」；散文及童話散見於報紙副刊；於聯合文學發表第一張插畫；油畫作品獲「第一屆中央機關美展」第二名；繪臺北市政府「臺北入口網」宣傳海報。

### 得獎感言

日前看了一部電影「人生別氣餒」，電影中的豐婆婆有個不得志的小說家兒子，偶然從報紙上看到詩歌徵稿的消息，便突然心血來潮，開始指導母親寫詩。已經九十幾歲的豐婆婆提起了筆，將一生難忘的美好事物，寫成一篇篇溫暖動人的詩作。我很喜歡這部電影，它印證了一句話：「只要有心，什麼時候開始皆不嫌晚。」看到得獎名單的那一刻，我是那麼的意外，意外到濕了眼眶。我一再問自己「怎麼會」「怎麼可能？」，一度以為是別人得獎。真的好幸運，以前教書的老師說過：「作品要感動別人，得先感動自己。」也許小螞蟻慢慢真的感動了評審。最後，我想將這個獎獻給我九十一歲的母親施黃謹女士及婆婆張悅子女士，祝福她們天天開心身體健康！

## 慢慢爬樹

一個春天的早晨，微風輕輕地吹著，不只小草翩翩起舞，連草葉上的露珠兒也閃爍著晶瑩的光芒。花開了，處處都聞得到一股淡淡的花香。小螞蟻慢慢在床上翻個身，臉上盡是淺淺的笑。

慢慢正做著甜美的夢呢，突然聽到媽媽拉大嗓門站在窗外喊：「起床嘍！慢慢。」

她好想停留在夢裡面呀。

「吃早餐嘍！慢慢。」

哥哥叫她，她也不理。

「走嘍！慢慢。」

姐姐探頭看了一下，慢慢迷迷糊糊地回了一句：「走開。」

過了一會兒，爸爸說：「不等妳嘍！慢慢。」

慢慢牽動一下眼簾，依然不想醒來。

爸爸走遠了，所有的人都出門了，只有小螞蟻慢慢還在賴床。

也不知道牆上的老鐘到底敲了幾下，等慢慢睜開眼睛，見到金閃閃的陽光投影在天花板上，她才想起來，今天早上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她立刻尖聲大叫：「喂！等等我呀。」

沒錯，今天爸爸要帶大家去公園爬樹。昨晚睡覺前，還特別交待她今天一定記得早點起床。想到這，小螞蟻慢慢咕嚕咕嚕地跳下床，在屋裡轉來轉去，突然不知道該先做什麼事好。

「啊！來不及了。」

「啊！不要刷牙了。」

刺眼的陽光，照得小螞蟻慢慢頭昏眼花。她站在家門口對著公園的方向喊：「你們等等我呀！」

「慢慢跟上來喔！」姐姐的聲音愈來愈遠。

「等等，別丟下我呀！」小螞蟻慢慢雖然嘴上這麼說，卻在半路上停了下來。她左邊看看，右邊瞧瞧，然後自言自語地說：「爸爸說的那棵樹，就在公園裡呀！就算我晚點到，應該也沒什麼關係吧。」

小螞蟻慢慢晃晃蕩蕩像是要去遠足似地，邊走邊玩耍。一會兒看看隨著風兒飛上空中的蒲公英，一會兒聽聽那細細的小河的水聲嘩啦嘩啦地，也不知道會流向哪兒去。當慢慢來到一條三叉路口時，突然愣住了；她苦惱著、思量著應該要走哪一條路才好。

左邊這條是泥土路，兩側開滿了有如夢幻般的紫色小花；中間那條是水泥鋪成的道路，兩邊有許多像月亮一般迷人的黃色花兒；右邊那條，則是盛開著純潔白色小茉莉花的碎石子路。而慢慢，她竟然想不起來去公園應該走什麼顏色的路了。

正在煩惱不知如何是好時，慢慢聽到了一串微弱的呻吟聲。她跟著聲音往前走幾步，迎面看到滿臉哀愁的蝸牛爺爺翻身躺在馬路邊，皺著眉頭，嘴裡則不停地「哎！」「哎！」叫著。

「蝸牛爺爺，您怎麼了？」慢慢走過去關心地問。

「啊！是慢慢。」蝸牛爺爺又喜又急地說：「我剛被一隻『大腳丫』……踢翻了，妳……可以幫我……翻過身來嗎？」

慢慢看了看四周，想了一想，便用力地點點頭說：「可以，我來幫您。」

小螞蟻慢慢想起平時爸爸常說的：「助人為快樂之本。」何況眼前的蝸牛爺爺真的很需要人幫忙呢，她並未多想，立刻動起手來。但是蝸牛爺爺的殼好大，又好重，慢慢用了全身的力氣，試了幾次卻怎樣也無法幫蝸牛爺爺翻身。後來，慢慢在附近繞了一圈，終於在七里香樹下找到一支長長的樹枝。她使出渾身解數，拖著它一小

步一小步顛顛巍巍，緩緩移動；就算不小心跌倒了，也立刻爬起來繼續拖著樹枝奮力前行。

一路上經過幾番折騰，總算回到蝸牛爺爺的身邊。她將樹枝壓在蝸牛爺爺的殼下面，自己則歪歪斜斜亦步亦趨地爬上樹枝的另一端，站在那裡使勁往上跳，用力跳。她想，無論如何一定要幫蝸牛爺爺翻過身來才好。

時間不知道過去了多久，馬路上仍然一個人影也沒有，非常安靜。空氣中只聽得見慢慢蹤身上……下……上……下，「蹦！」

「蹦！」，努力試著將樹枝往下壓的節奏聲。

「一……二，一……二，加油啊！慢慢。」蝸牛爺爺也跟著一邊喊。

慢慢聽到蝸牛爺爺也在幫忙加油，頓時信心大振，也就更賣力地跳；即使太陽的熱力愈來愈強，讓她汗如雨下，她也不在意。

慢慢不想放棄，因為，媽媽常鼓勵她：「妳可以做到。」

「我一定可以的。」她充滿自信的告訴自己。

到了接近中午時分，蝸牛爺爺身下的樹枝稍微有了動靜。慢慢感覺到了，她一高興，便將身子彈跳得更高一點，好讓下墜的重力再強大一些。

「快成功了……慢慢……快成功了。」蝸牛爺爺也努力地扭動身軀，期待自己的殼儘快翻過來。

「耶！成功了。」終於成功了，慢慢高興地叫著。

慢慢用盡最後的力氣，讓樹枝「咔！咚！」一下，果真把蝸牛爺爺給翻過身來了。

她一邊喘氣，一邊問：「蝸牛……爺爺，您……有沒有……受傷呢？」

蝸牛爺爺搖搖頭，虛弱地說：「沒有……我很好。謝謝妳……幫我呀！」

接著，他好奇地問：「慢慢，你要去……哪裡呢？」

「去公園爬樹哩！」慢慢驕傲地回答，聲音聽起來就像竹笛的樂音既清脆又響亮。

「喔！那往左邊那條開滿紫色小花的路，繼續走下去就會到了喲！」蝸牛爺爺說。

「呵！謝謝蝸牛爺爺。蝸牛爺爺再見！」慢慢向蝸牛爺爺揮揮手，然後朝那條紫色小路走去。

她一邊走一邊唱歌：「啦……」

「啦……」她想，這麼美好的一天，本來就是要唱唱歌的嘛。

紫色小路彎彎曲曲，大約經過了三個彎道之後，小螞蟻慢慢又停下來發呆。

她看到了一座橋，正猶疑著該不該上橋時，正好看到金龜子奶奶坐在一片樹葉上面休息。

「金龜子奶奶，您好。」慢慢說。

金龜子奶奶慈祥地笑著問她：「慢慢，你要去哪裡呀？」

「去公園爬樹呢！」慢慢回答，聲音輕飄飄地像教堂裡的鐘聲。

「噢！公園，過了橋右轉就到了喲！」金龜子奶奶說完，突然想到了什麼，又問：「對了，妳過橋之前可以幫我個忙嗎？」

「可以啊，您想要我幫什麼忙呢？」慢慢問。

「嗯！太陽曬得我好渴啊，可愛的慢慢，妳可以幫我找一點水來給我喝嗎？」

慢慢低頭想，剛剛在路上好像有聽到嘩啦嘩啦的水聲，於是，便答應了金龜子奶奶。

慢慢往記憶中的小河的水聲方向走去。她繞過一片綠草地，經過一塊光禿禿的土丘，問正在打太極拳的蚯蚓公公知不知道小河在哪裡，蚯蚓公公搖搖頭說：不清楚。

慢慢又問正在葉脈上面蠕動的毛毛蟲，可是毛毛蟲很忙，沒空回答。

慢慢穿過一排竹籬笆牆，遇到了蝴蝶阿麗，阿麗帶著她來到一窪小池塘。慢慢一見到水，立刻欣喜地趕緊找來一小段空心花梗將水裝滿，然後小心奕奕地帶回來給金龜子奶奶喝。

金龜子奶奶喝完水，便吩咐她路上要小心。

「您也保重呀！」慢慢一邊跳舞一邊跟金龜子奶奶道別。

小螞蟻慢慢聽金龜子奶奶的話，過了橋就右轉，她一邊走一邊手舞足蹈。她想，今天是週末，最適合跳舞了。

「哎呦！」

跳著跳著，慢慢不小心撞上一塊大石頭，頭上腫起一個大包。不過，她並不覺得疼，也沒有哭，因為今天要去爬樹，怎麼可以哭？

這情景讓在織網中的蜘蛛阿德看見了，他咻一下從空中盪落地面，心疼地問：「小心，慢慢，你要去哪裡？」

「去公園……爬樹呢！」慢慢回答，聲音輕得像柔柔軟軟的棉花糖。

「哈！公園，爬過三塊石頭就到了喲！慢慢加油。」蜘蛛阿德像小丑一樣扮著鬼臉說。

「謝謝……阿德。阿德……再見！」慢慢幽幽地說，聲音輕得像風中徐徐飄動的竹葉片。

小螞蟻慢慢一路上非常努力地上上下下爬過了一塊石頭，又一塊石頭。她數不清究竟爬了幾塊石頭，當她從一塊光滑無比的黑色石頭上摔下來時，卻見到一排超級高大的樹擋住了她的去路。

「啊！」

慢慢開始自責不該貪睡。她想，哥哥姐姐們這時候應該早早跟著爸爸爬上高高的樹梢上了吧！

慢慢有點沮喪，又有點心慌。她不清楚爸爸帶他們爬的是哪一棵樹？

今天是她第一次爬樹。在好久好久以前，她就期待著要來爬樹。鄰居小強告訴她：「『爬樹』是刺激又好玩的運動。學會爬樹，就可以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更廣大的天空，也可以看到更遠更遠的山，不僅讓視野變寬廣，也可以見識更精彩、更浩瀚的宇宙呢！」

爬樹這麼棒啊！可是，此時此刻，周圍一片靜寂，就連一點點的风聲也沒有。太陽正好在她的頭頂，熱得她昏昏沉沉的。小螞蟻慢慢開始感覺到一陣陣孤單，雖然有一點點想哭，但是她強力忍住，不讓淚水滾下來。

「喂！」

這是在叫她嗎？慢慢忽然聽到有人喊，便抬起頭問：「誰？」

「你在這裡做什麼？」對方問。

慢慢轉了轉身，但是並沒有看見什麼，只見老松樹上的松針正輕輕地搖擺。

「我啦！我在這裡啦。」回答的聲音雖然低沉但很和善。

「嗯？」慢慢仔細地往聲音的來處尋找，不過，除了老松樹搖曳著樹枝外，並沒有發現什麼。

「哈哈！」對方大聲地笑著，老松樹也更大力地搖著。

「？」慢慢看著老松樹，心裡懷疑：「難道...」

「沒錯，就是我。」

「你？...老松樹？」慢慢張大了眼睛問。

「是呀！」老松樹回答，並說：「慢慢，妳是不是迷路了？」

慢慢聽了，好像遇到了救星，她激動地說：「我，我要去爬樹。

可是，可是...」

「爬樹？」老松樹記起了什麼，說：「噢！剛剛有一群人熱熱鬧鬧地從這邊走過去了。你...遲到了，對不對？」

「.....」慢慢點點頭。

「嗯！別慌，爬樹有什麼困難？」老松樹勉勵她：「爬樹只需要大膽、勇敢還有毅力就行了。我教妳，現在，你就一步一步小心地慢慢地爬上來吧。告訴妳，上面的風景很美，空氣也很清新呵！」

小螞蟻慢慢聽了老松樹的話，果真打起精神來，大膽、勇敢地邁出第一步，然後再一小步接著一小步慢慢往上爬。她不曾爬過這麼高大的樹，但是想到可以近一點欣賞到她喜愛的藍天白雲，也就忘了害怕，反而更加認真，更加努力的往樹梢上爬了。

嘿哟！嘿哟！

儘管她手心和腳底都在冒汗，可是她一點也不想放棄，一點也不想停下來。

嘿哟！嘿哟！

她勇往直前，沒有回頭望。而且流了汗之後，感覺全身舒暢極了。爬樹，果然是不一樣啊。

老松樹也一邊唱著歌兒幫她打氣：

「爬呀！爬呀！慢慢往上爬呀。」

「爬哟！爬哟！慢慢在爬樹哟。」

這時，她彷彿聽到了哥哥的聲音：「做什麼事都要專心。」所以，她什麼也不擔心，只是專心一致，手腳並用，全心全意往上爬。而且目標就在前方，她應該不怕辛苦，不畏困難才對。

雖然途中遇到了障礙物，有幾次兩腳打滑差點掉了下去；不過還好，慢慢反應很快，及時站穩腳跟，才不致於一頭翻落到地上。

當一片廣大無垠的藍天，和千千萬萬朵白雲對著慢慢招手的時候，不知不覺間，她已經來到了老松樹的最頂端，站在最高處眺望遠方的山巒了。

登上最高點，眼界果然變遼濶了。

她忍不住為原本膽小的自己歡呼：

「好棒啊！我會爬樹了。」

慢慢並沒有忘記老松樹，她低下頭大聲喊：

「謝謝您呀！老松樹。」

老松樹沒有回答，只是微微舞動枝椏。這時一陣清風吹來，小螞蟻慢慢仰望天空張開雙臂，讓風兒拂過她的臉頰。

這感覺好棒，她閉上眼睛，喊：「好舒服的風啊！」。

## 評語

邱各容

整篇故事節奏緩慢，此正合乎螞蟻動作緩慢的天性。以「慢慢」為小螞蟻取名，也符合螞蟻這種昆蟲的特性。

宇宙萬物生而平等，同為生命體，理應受到同等的尊重。本篇故事的鋪陳，彷彿在闡述這樣的道理。

故事以小螞蟻「慢慢」為主角，以「到公園爬樹」為軸心，整篇故事在描述今天是「慢慢」的第一次爬樹，卻因為「慢慢」賴床趕不上和家人一起行動，以致他必須單獨行動，也就是說，今天的第一次爬樹，對「慢慢」而言，意義重大，因為這是他人生的初體驗。

過程中的幾個橋段，在在彰顯「慢慢」和蝸牛爺爺、金龜子奶奶、蜘蛛阿德、老松樹等的互動，是良性的，就植根於這樣的良性互動，雖然幾經折騰，終究還是到達目的地，完成「第一次爬樹」的初體驗。

雖然故事的鋪陳略有瑕疵，「教育性」可以隱而不顯；但是，不可否認的，其中也有逗趣的「童趣」在內。

## 童話 | 佳作 | 盡情畫吧，蠟筆小白！

陳佩萱

簡介



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愛遊山玩水、閱讀各地風土民情和自然景觀，以開拓自己的寫作題材。曾獲牧笛獎、臺中文學獎、柔蘭文學獎、兩屆文建會兒歌一百、三屆臺灣省兒童文學獎及其他大大小小獎項。雖然是教師，卻很喜歡看故事、說故事、寫故事，更喜歡寫出讓讀者讚賞的好故事。著有《畢卡索：藝術探險家》、《驚悚大導演：希區考克》、《天文巨星：張衡》、《本草藥王：李時珍》、《黑雪公主》、《醜狼杜美力》……

### 得獎感言

《盡情畫吧，蠟筆小白！盡情畫吧，蠟筆小白盡情畫吧，蠟筆小白盡情畫吧，蠟筆小白》除了融合我多年的教學經驗，更是我從事創作以來的心境的寫照。因此，它能獲得評審們的青睞，我的心情就像文中的蠟筆小白一樣，覺得終於被看到、被肯定。

我知道自己不是聰慧的筆耕者，但因為興趣，故將文學創作當成一生職志，就算在這條路上跌跌撞撞，就算有怨有悔，仍然努力不懈。

很高興多年的心聲，能藉由文中的蠟筆小白來表達：「雖然我是蠟筆小白，卻不願就這麼白白的過這一生。」、「……我更享受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就算我的生命快走到盡頭，也無怨無悔，因為那讓我有滿滿的成就。」

這次能得獎，謝謝評審老師和長久以來給我加油打氣的家人、師長和好友們，尤其是媽咪林貴美女士。媽咪，愛您喔！啾咪！

# 盡情畫吧，蠟筆小白！

## 為畫畫而生

「我是為了畫畫而生，就算我的生命只剩下一點一滴，我也要盡心的畫，盡情的揮灑。」

這是我誕生在這個世界上時，對自己的深深期許。

我是眾多白蠟筆中的一隻，更是蠟筆家族中極渺小的一份子。

縱然如此，我還是希望能有個厲害的畫家當主人，讓我協助他畫出曠世巨作，流傳千古，讓我最美麗的姿態留在這個世界上。

當我和其他夥伴一起住進十二色蠟筆盒時，我很高興我是其中唯一的白。雖然蠟筆盒並不是寬敞的家，但我們都乖巧筆直的站好，因此並不顯得擁擠，反而覺得舒適。

當我們離開蠟筆工廠，擺放在文具店的貨架上時，我們天天期盼我們的主人趕快出現。

大概是我們的誠意感動天，沒多久，我們就得償所願。

我們一個個筆直站好，期待蠟筆盒打開的剎那，能給我們初次見面的畫家主人留下最好的印象。可是，當蠟筆盒揭開時，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張張稚嫩的臉。

「咦——這是什麼狀況？」我們心裡納悶著。

拿著我們的主人，開口對臺下的小朋友說：「各位同學，今天的繪畫主題是『畫我家鄉』，希望同學們能將你腦海裡印象最深的家鄉景物畫出來。老師放了一盒新的蠟筆在講臺，忘了帶著色用具的同學可以自動來講臺拿，用完後要記得歸還喔！」

我們頓時明白，我們的主人不是畫家，只是位繪畫老師；我們協助作畫的對象不是她，而是眼前這些小朋友。

「看來，我們別想畫出流傳千苦的曠世畫作了！」蠟筆小黑說出大家的心聲。

### 圖畫紙是個神奇的地方

當我們正為夢想幻滅而嘆氣時，一隻隻小手卻伸了過來。

轉眼間，同伴們都去工作，只剩下我動也沒動過。

這時，我忍不住想：「為何小朋友們都不選我呢？」

下課後，夥伴們一一回來了。

我看他們有的身體髒了、有的衣服破了，還有的不只歪了頭，還缺了腳。但，最令我瞠目結舌的是蠟筆小黑，因為他的腰斷了。

「你還好吧？」他一躺進我身邊的位置，我立刻小聲的關心問。

沒想到只靠破掉的衣服勉強連結兩段身體的蠟筆小黑，竟然笑嘻嘻的說：「我還好！雖然小男孩不小心把我摔得腰斷背痛，但他圖畫紙上的桃園機場大廈卻因為有我幫忙描邊，輪廓變得更加清晰立體。」

看蠟筆小黑心滿意足的模樣，令我有些羨慕。

「圖畫紙真是個好玩的溜冰場啊！我只是在上面快樂的溜來溜去，就溜成一片湛藍的臺灣海峽。」蠟筆小藍得意的說，一點也不因他個子變矮而難過。

「圖畫紙真是個翻滾的好地方啊！因為我只是盡情的在上面滾來滾去，就滾成翠綠的角板山公園。」蠟筆小綠驕傲的說，一點也不為他扁了的身形傷心。

蠟筆小紅開心的說：「圖畫紙是個玩跳跳樂的好地方，因為我只是開心的在上跳一跳，就跳成了桃花一朵朵。」

蠟筆小黑說：「我深深覺得圖畫紙是個神奇的地方啊！我們只要在上面快樂的奔馳、自在的跳躍、盡情的揮灑，一朵朵小花、一棟棟樓房、一片片大海，甚至是浩瀚無窮的宇宙，就在我們的腳下完成。」

蠟筆小棕贊同的說：「今天的繪畫經驗，讓我覺得只要能在圖畫紙上作畫，就算握著我的只是小朋友的手，不是大畫家的手，仍讓我覺得自己好厲害喔！」

「對呀！我們也這麼覺得耶！」

看他們神采飛揚的分享自己的繪畫經驗和心得，在旁插不上話的我，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僵，心中不禁湧起濃濃的嫉妒。因為——我多麼想像他們一樣啊！

### 終於輪到我上場

每次上繪畫課時，只要蠟筆盒的蓋子打開，看到小朋友們在挑選蠟筆時，我總是在心中喊著：「選我！選我！選我！」

可是每次被選中的，都不是我；最後剩下的，卻都是我。

一次如此，兩次如此，無數次都如此，我不由得心慌了起來。

「我既然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就表示這世界需要我。可是，為何小朋友們都不選我呢？」

沒有人可以給我答案，我自己更是想不通、想不透。

日子一天天過去，夥伴們一個個變短變舊，甚至生命快走到盡頭，我卻依然亮麗如新。

有一天下課後，大家又拿彼此的狼狽模樣開玩笑。這時，蠟筆小紅突然對我說：「你好像沒離開這個家過？」

「對耶！你好像都待在家裡閒閒沒事做咧！」

「我也不願這樣啊……」我難過的低聲說。

大家見我快哭了，嚇得不敢再說什麼。

蠟筆小灰說：「我相信只要有機會，蠟筆小白一定會跟我們一樣認真作畫的。」

蠟筆小棕也說：「是啊！我們能一展所長，那是剛好有人需要我們。畢竟，我們的命運並不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

個兒只剩一小截的蠟筆小黑，抬頭安慰我說：「別急，總有用到你的一天。」

「是哪一天？」我急切的問。

我的問題不只蠟筆小黑無解，其他夥伴也回答不出來。

當我越來越灰心喪志、對未來不再抱持任何希望時，一個小男孩竟然帶我離開蠟筆盒，讓我嘗到在圖畫紙上作畫的奇妙感覺。

當我順著小男孩的手勁，賣力的為圖畫紙上的雲朵上色時，卻聽到一個小女孩說：「魏智，你這朵白雲有上色和沒上色還不是都一樣。」

小男孩看了看，說：「好像是耶！那我就不塗了！」

我聽了呆愣住，熾熱的心頓時涼了，連何時回到蠟筆盒都不知道。

## 白蠟筆之家

「我明明是蠟筆家族中獨一無二的白，為何那應該是我盡情揮灑生命的圖畫紙，要跟我同顏色呢？」

這個問題我日日夜夜想著，卻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蠟筆小黑對我說：「我先跟你告別了！」

「為什麼？」

「你看我這矮小的個子，就知道我的生命快走到盡頭。」

這天，與我告別後的蠟筆小黑果然沒再回來。

後來，越來越多夥伴跟我道別。

再後來，整個家不論白天或黑夜，都顯得空盪盪的。

到最後只剩下孤孤單單的我，守著這個不再有夥伴回來的家。

有一天，當我又無聊得失神發呆時，主人卻拿起我，說：「唉！每次都剩下白蠟筆。看來，我得想想辦法，好讓白蠟筆發揮所長。」

我聽了還來不及高興，就被送到一個叫「白蠟筆之家」的透明塑膠盒裡，那裏雖然比蠟筆盒大，卻聚集了許多白蠟筆。

他們一看到我，便說：「咱們又增加一個同伴了！」

乍然處在眾多白蠟筆中的我，有些不知所措。

「你好啊，蠟筆小白！」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因為這兒原本是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蠟筆小白』；現在你來了，我當然升級了，而最小的你，當然是這兒的『蠟筆小白』囉！」

我頓時明白，這裡的每一支蠟筆，都曾經是「蠟筆小白」。由於無法發揮所長，便在這兒虛度光陰，慢慢成為「蠟筆中白」、「蠟筆老白」、「蠟筆太白」……

想到今後我要無所事事的待在「白蠟筆之家」，隨著歲月的流逝，慢慢變成無法畫出顏色的「蠟筆太太太白」，我不由得難過了起來。

突然，臨行時主人所說的話，重新燃起我的希望。

我興奮的對大家說：「在我來這裡之前曾聽主人說，她會想辦法讓我們發揮所長。」

一個蒼老沙啞的聲音說：「喔，這句話啊，在我還是蠟筆小白時，就聽主人說過。」

我循聲望去，發現講話的是快成「木乃伊」的白蠟筆長老，心頓時涼了一半。

「是啊！這句話在我們來『白蠟筆之家』前，都曾聽主人說過。」

「而現在多少日子過去了，我們依然還在這裡。」

蠟筆老白和蠟筆太白的話，讓我的心整個涼透了。

### 流浪筆

雖然我是蠟筆小白，卻不願就這麼白白的過這一生。

但，我要如何擺脫現在的困境呢？

「如果我有腿或翅膀，就可以離開這裡，去開創自己的新生活了。」

可惜我沒有，所以只能一直困在這裡了。

有一天，「白蠟筆之家」發生大地震，震得我們這群老的、小的白蠟筆東倒西歪，有的甚至還滾了出去。

滾到地上的我定睛一看，發現是魏智爬上置物櫃擦窗戶時，不小心把放在置物櫃上的「白蠟筆之家」給踢倒了，才發生這場地震。

魏智將滾出來的白蠟筆們一一撿起來，送回「白蠟筆之家」去。可是，他卻沒發現滾到門邊的我。

「我該不會一直待在這個角落，然後發臭發硬的漸漸老去吧？」

突然，一隻追捕獵物的蜥蜴踢了我一腳，讓我滾出了教室。

我滾啊滾，滾過了走廊，滾下了階梯，眼見就要滾進水溝裡去了，卻嘎然停住——原來是水溝邊的小石頭擋住了我。

「哇！好險啊！」我喘著氣說。

這時，一陣強風吹來，使得小石頭鬆動了，讓剛逃過一劫的我再度墜入險境。

「啊——救命啊！」

忽然有人拉住我，止住了我下墜的趨勢。

我回頭一看，一雙潔白的翅膀在我頭上逆光揮舞著。

「天使！」我激動的說。

「謝謝你的讚美！不過，我不是天使，只是一隻白鴿。」

仔細一看，我才發現，抓住我的真的只是白鴿，但我卻不失望。

「你擁有我夢寐以求的翅膀，好羨慕喔！」

白鴿好奇的問：「你一隻蠟筆要翅膀做什麼？」

「我想飛離這裡，找尋一個能讓我盡情作畫的地方。」

「這簡單。雖然我不是天使，卻能帶你一起飛翔。」

一說完，白鴿便抓著我往天空飛去。

在白鴿的介紹下，我見到了古色古香的范姜古厝、矗立在海邊的白沙岬燈塔、蒼翠的角板山公園、壯觀的桃園機場……，原來小朋友筆下的家鄉這麼美，我多想將他們一一畫下來。

「對了！我忘了問你要去哪兒？」白鴿問。

這問題把我給問住了，因為我只想要找個能畫畫的地方，卻沒想過要去哪兒。

白鴿看了說：「既然你不知要往哪兒去，還是先回家吧！」

我點點頭，心中暗自期盼主人能記得她說過的話——

想想辦法，好讓白蠟筆發揮所長。

### 天生我材果然有用

「咦？我桌子上怎麼有一支白蠟筆？」

白鴿將我送回到我主人的辦公桌上，而主人見到了我，終於記起曾閃過她腦海裡的點子。

上課時，主人拿起整盒「白蠟筆之家」對全班小朋友說：「今天我們就用白蠟筆來畫『一色畫』吧！」

聽到這話，我們白蠟筆家族還來不及露出笑容，就聽到小朋友們說：「不要用白蠟筆啦！畫起來根本就不明顯！」

「白粉筆在黑板上所寫的字也不明顯嗎？」主人問。

「喔——」小朋友們露出頓悟的表情，紛紛上前來搶著拿白蠟筆。

我們白蠟筆家族紛紛在黑色、藍色、紅色等雲彩紙上作畫，享受在畫紙上快樂奔馳、自在跳躍、盡情揮灑的樂趣。此外，我們更享受這種被需要的感覺。

現在我每天忙得不得了，卻忙得很開心，因為我正在做自己最喜歡的事——畫畫，就算我的生命快走到盡頭，也無怨無悔，因為那讓我有滿滿的成就。

## 評語

傅林統

認知多元智慧的存在，並給予適性成長的機會為主題。兒童的世界，有很多孩子遭到「沒有機會」、「沒有空間」、「不受注目」、「被冷落」的境遇。作者藉蠟筆小白的故事，把這些兒童的心願，神氣活現的表達出來。

天生我材必有用！小白在一連串的被忽視和挫折的過程中，始終抱著希望，終於遇到揚眉吐氣，盡情揮灑的機會，不禁叫人為之擊掌叫好！

生動的筆調，貼近兒童的素材，對許多在情緒上有自卑傾向的孩子，具有深刻的心理輔導作用。

## 童話 | 評審紀實

時間：2015 年 10 月 30 日（五）下午一時

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

會議主持人：張靜茹

決審會議主席：趙天儀

決審委員：鄭清文、邱各容、馮輝岳、傅林統、趙天儀

列席：溫琳琳、陳怡伶

會議記錄：黃琳雅

### 業務報告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童話類共收到 134 件來稿，經初審合格的作品，有 125 篇進入複審，複審由委員各選出 9 篇作品，共計 36 篇進入決審。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票數	篇名
3 票	〈慢慢爬樹〉
2 票	〈安咕與榕奶奶〉、〈尋找星星的詩人〉、〈烏靡癡〉、〈馴獸師〉、〈泰姆的小屋〉、〈星星咬一口〉、〈快樂島〉
1 票	〈樹屋實驗室裡的秘密〉、〈彩虹河童〉、〈濕地大聯盟〉、〈鼠禍七部曲〉、〈黑熊森林的圖書館〉、〈魔法幸福蛋糕〉、〈萬頭牲〉、〈熊熊超人〉、〈耳廓狐要報仇〉、〈覓相找〉、〈筋斗雲快快飛〉、〈盡情畫吧，蠟筆小白〉、〈紅舞鞋〉、〈送禮接班人〉、〈玻璃瓶的心願〉、〈赤蛙王子〉、〈太陽先生要結婚〉、〈逗號的新計畫〉、〈風的顏色〉、〈貓乙真人〉、〈巫婆

與國王〉、〈跳一下〉、〈沒路用的小托〉、〈籬笆〉、〈生日快樂〉、〈卡夫卡的神秘禮物〉、〈跟夸父約好了〉、〈可愛的小怪獸〉
--

## 決審過程

決審委員推選趙天儀委員為主席，經委員議決，每位評審委員可從進入決選的 36 篇作品中，挑選 6 篇進行第一輪投票，獲 2 位以上委員肯定之作品，經統計後共有 16 篇，分別為：〈慢慢爬樹〉、〈安咕與榕奶奶〉、〈彩虹河童〉、〈萬頭牲〉、〈尋找星星的詩人〉、〈盡情畫吧，蠟筆小白〉、〈送禮接班人〉、〈烏靡靡〉、〈赤蛙王子〉、〈馴獸師〉、〈泰姆的小屋〉、〈巫婆與國王〉、〈沒路用的小托〉、〈可愛的小怪獸〉、〈星星咬一口〉、〈快樂島〉。評審委員對作品逐一發表看法進行討論，過程如下：

鄭清文：我要特別推薦〈萬頭牲〉，因為土地婆希望也能像土地公一樣被人祭拜，便爭取做事的機會，但她好事做的太好，不應該做的也做、不應該賞的也賞，後來便被取消了被祭拜的資格，從倫理道德來說這是非常恰當的做法。此外，這是一個神話的改寫，重新讓大眾知道民間有一個這樣的客家故事，並且把習俗寫得相當清楚，因此要特別推薦。我來講〈馴獸師〉，這篇的一開始獅子把馴獸師關進籠子裡面是幽默的手法，後來動物們從控訴自己在馬戲團的遭遇到轉而感謝馴獸師的照顧，這是相當溫馨的部分，不過作品整個過程寫的不是那麼順暢。〈送禮接班人〉的最後一句寫的很好，以後不要再戴面具，那表示我知道你是假的，但我仍舊選你因為我知道還是你最好，用一句很簡單

的話把整個文章的精髓表現出來是非常棒的。

邱各容：我要談那個〈尋找星星的詩人〉，這篇我剛看了又看，覺得有安徒生童話的影子在裡面，雖然我很喜歡，但是我還是有一些小小得意見，明明是我們自己原創的東西，但讓人直覺就是一個翻譯的作品，這些年來這樣的情況很普遍，受外國影響相當深。但是整個故事性是很強的，我推薦這篇。

馮輝岳：我要講〈馴獸師〉，我覺得文字各面都很不錯，但是其中有一段，馴獸師回憶以前，這部分的銜接就不好，他一直在籠子裡，但他又忽然回憶從前，除這部分外其他都不錯。

另外〈安咕和榕奶奶〉它好像兩線進行，是小說的寫法，小朋友可能不懂，但文字是不錯。另外我比較推薦〈送禮接班人〉我覺得寫的滿好的。

傅林統：我現在看〈盡情畫吧，蠟筆小白〉我還是滿喜歡它的，因為我自己在小學裡面跟小學生接觸，有很多小學生是被忽視的，同學忽視他老師也忽視他，他並不是一點都不可取，有的有這樣的情況，好像是蠟筆小白一樣，如果說我們有給他一個環境、背景，他可以發揮的時候，他還是很有用，他寫的就是這樣一個主題，我覺得是一個滿好的主題、很用心，並且文筆相當流暢，語言兒童化，很適合兒童閱讀，沒有被重視的小孩子給他一個安慰跟鼓勵，特別推薦此篇作品。有一個〈烏靡嬖〉覺得好像有本土的意味，含意也相當好。〈慢慢爬樹〉的教育意味較濃厚，並沒有把教育藝術化，易流於說教。另外還要再推薦，〈萬頭牲〉相當有本土性，但是我擔心它是不是創作性比較低，改寫故事

一般講說要舊瓶裝新酒，這個成分是不是比較低，但我還是要推薦它。

鄭清文：我要回應傅委員的看法，土地婆她做好事的題材，以前沒有人寫過，所以這個不是舊有的，完全是創作。民間的習俗對土地婆印象不好，認為她小氣、善妒，因為這樣子所以不好，現在因為她做得過分的好，所以這是完全創新，這點要特別說明。第一點是鄉土味很濃，第二個它有神話改寫的味道，第三個主題寫得非常的好，她做了過多的好事所以人家不選她，其實這個是更大的問題，上面是閻羅王在決定誰可以被祭拜，上面的神不對，這個含有批評在裡面，所以非常深刻。

趙天儀：認同前面各位委員所說，沒有要再補充說明之處。可以開始進行最後投票選出得獎作品。

## 決審投票

第一次投票的 16 篇作品，經委員們討論後，進行第二輪投票，每位委員挑選 6 篇作品以 1 至 6 分進行評比，得分結果如附：

作品名稱	得分
〈慢慢爬樹〉	11
〈安咕與榕奶奶〉	9
〈彩虹河童〉	2
〈萬頭牲〉	12
〈尋找星星的詩人〉	14
〈盡情畫吧，蠟筆小白〉	9
〈送禮接班人〉	21
〈烏靡嬖〉	9
〈赤蛙王子〉	0
〈馴獸師〉	15
〈泰姆的小屋〉	3
〈巫婆與國王〉	0
〈沒路用的小托〉	0
〈可愛的小怪獸〉	0
〈星星咬一口〉	0
〈快樂島〉	0

因〈安咕與榕奶奶〉、〈盡情畫吧，蠟筆小白〉、〈烏靡嬖〉3 篇同為 9 分，遂由評審委員再進行投票，投票結果：〈安咕與榕奶奶〉獲得 1 票、〈盡情畫吧，蠟筆小白〉3 票、〈烏靡嬖〉1 票，由〈盡情畫吧，蠟筆小白〉勝出。

## 決審結果

一、首獎：〈送禮接班人〉

二、貳獎：〈馴獸師〉

三、參獎：〈尋找星星的詩人〉

四、佳作：〈萬頭牲〉、〈慢慢爬樹〉、〈盡情畫吧，蠟筆小白〉

## 2015 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主 編：彭瑞金

作 者：吳佳穎、吳高勝、林金玉、林惠珍、施綉好、夏婉雲、翁建道、翁  
繪棻、張任雄、張捷明、莊華堂、許雅雯、陳利成、陳宏銘、陳佩  
萱、曾元耀、湯松霖、黃奕濛、黃暉婷、楊智傑、劉曙彰、蔡宜汎、  
蔡明翰、盧誌明、鍾鐵鈞（按筆畫序）

發行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發 行 人：邱莊秀美

企劃督導：蔡志揚、溫琳琳

出版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

地 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電 話：(03) 2868868 傳真：(03) 3392450

網 址：<http://www.typl.gov.tw>

規劃執行：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彭瑞金

企劃執行：溫宗翰、陳怡伶

專案助理：張薰云、黃琳雅

美術編輯：歐米創意設計工作室

印 刷：泰銘照相製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 12 月

ISBN：978-986-04-7164-9 GPN：1010402861

定價：新臺幣 300 元